

劫火鸳鸯
(下)

十五

这一天，晚风夕阳里，武同春回到了庄房。

门楣上的古钱仍在，是灰衣人赠与华锦芳避凶的，这还是个不解之谜。

望着庄门，他的心沉重得像铅块，如何处置华锦芳，他还没打好主意，杀了她还是休了她？要不要暴露身份？想着，想着，杀机冲胸而起，身形一飘，越墙而入。院子里静荡荡的，不见人影，本来武家也就没什么人。他缓缓挪步，走向上房。

突地，一阵喁喁细语，夹着吃吃地窃笑声，从房里传出，他的心登时收缩了。窗门是敞开的，走近一看，宛如五雷轰顶，震得他几乎晕倒。

房间内，白石玉与华锦芳对坐谈心，有说有笑，状极亲热，大天白日，居然毫无忌惮，真是色胆包天了。

“滚出来！”这一声狂吼，连他也听不出是什么腔调。人影一晃，首先出来的是白石玉，然后是华锦芳。华锦芳粉腮一变，厉声道：“原来是你，你居然敢找上门来？”

白石玉一副根本不在乎的样子，淡淡地道：“兄台，久违了！”

武同春双目喷火，气得簌簌直抖，霍地拔剑在手，厉声道：“好一对狗男女，该死一百次！”

华锦芳咬牙道：“你在骂谁？”

“骂你这不要脸的贱人，玷辱武氏门风。”

“你有什么资格？”

“宰你的资格！”

白石玉皱眉道：“兄台怎可出口伤人？这……”

武同春恨极而笑道：“姓白的，我不把你寸磔寸刷，誓不为人。”

白石玉转向华锦芳道：“芳妹，你避开！”他竟然称她为芳妹。

武同春五腑欲裂，猛挫牙，一剑挥向白石玉。

白石玉鬼魅般飘了开去，口里道：“兄台，怎么上门欺人？”武同春已迹近疯狂，跟踪而上，霜刃再次扫出，他存心一剑把白石玉劈碎，白石玉闪了开去，身法玄妙无方。“哗啦！”芒尾扫处，窗棂尽碎，木屑纷飞。

这一转动，却面对了华锦芳，武同春挥剑狂扫。

华锦芳闪避不及，尖叫出声。

武同春在怨毒攻心之下，出手无情，眼看华锦芳就要毁在他的剑下。

杀妻，这是天大的悲剧。

手肘一麻，长剑中途垂了下来，几乎脱手掉落地面。华锦芳惊魂出窍，倒退了数步，花容一片苍白。

出手解厄的，当然是白石玉，因为此地没别人，但不知用的是什么手法。

仅只是一麻，穴道并未受制，武同春对华锦芳毫无矜怜之意，除了恨，什么也没有，较之当年发现吴凝碧与许中和的事时更甚，因为当年只是经由判断而知道的，并非是面对丑事。白石玉冷冰冰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凭什么杀人，吃醋么？”

这句话不啻火上加油，奸夫竟然指本夫吃醋，武同春气得发昏，侧转身，面对两丈外的白石玉，目眦欲裂地道：“白石玉，你不是人，是狗，杀你等于宰一只畜生。”

华锦芳厉叫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如果你是人的话，便说出实话，你是不

是杀了武同春？”

武同春怨毒至极地道：“你已经没资格问这句话了。我代表武同春杀你们这双狗男女。”

白石玉冷哼了一声，接口道：“本人却是代武大哥照料他的妻子！”

武同春身形暴退，霜刃划出，快如电闪。

白石玉生来文弱，但身法却相当惊人，居然轻易地又闪了开去，到了院地中央，寒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敢打赌，如果你伤了武大嫂一丝一发，武大哥决饶不了你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这句莫测高深的话，使武同春怔了怔，怒极之下，口不择言地道：“你是说武同春甘戴这顶绿头巾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可能的，如果他知道个中真相。”

对方的诡诈，武同春已领教多多，弹身迫入院地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白石玉，休想以鬼话蒙人，企图脱身，如果你还算个男人，就别光躲闪，咱们拼上一拼。”

白石玉悠闲地道：“本人一向和平处世，你说我是女人也无妨。”

这种话都能出口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，一个武士，被人骂为不是男人，可说是奇耻大辱，而他竟然甘之如饴，一点也不在乎。

武同春“呸”了一声道：“白石玉，你是无耻之尤，是小人中的小人，唯有你这种人，才能做得出禽兽之行，让你这种人活

在世间，简直是没有天理。”

白石玉反唇相讥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遮掩本来面目，隐秘真实身份，同样也是见不得人的人，你以为你了不起。哼！见不得天日的人。”

武同春全身的血管似乎要爆炸了，心里有烈火在烧，面对奸夫淫妇，却不能一泄心头之恨，狂声道：“跟你这种人说话，简直是一种耻辱！”

白石玉针锋相对地道：“这话应该是由我来说才对，你没资格，你是见不得人的人。”

一个剑道高手，应敌时讲究的是心平气和，武同春可说已犯了大忌，但难处在他此刻的立场，气绝对平不下来，虎吼一声，挥剑虎扑。

乱披风，剑芒织成了幕，控制了每一寸空间。

白石玉连闪疾晃，依然还是脱出剑幕之外，形同鬼魅。

武同春停了手，喘息着，并非力乏，而是气极，他恨不能把对方片片撕碎，可是那鬼身法却使他莫奈其何。

华锦芳进入场子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武同春霜刃一横，厉声道：“先宰了你这败德的贱人！”

白石玉大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只要你敢出手，我就要你躺下。”他说的像极有把握。

武同春不做思索地道：“你无妨试试看！”话声中，如霜白刃划向华锦芳。

华锦芳厉叫道：“我跟你拼了！”双掌一错……

武同春突觉背后“灵台穴”被针扎了一下，闷哼声中，栽了下去，手中剑摔落八尺之外，华锦芳转身把剑抄在手中。

白石玉近前道：“如何，我说要你躺下，不是虚声恫吓吧？”武同春愤恨欲狂，他忽然想起那次在墓园中，白石玉曾以一种古怪的暗器对付过自己，像一线银丝，无声无息，防不胜防，只怪自己怒火攻心，没想到这一点，不

然对方不会如此容易得手。

华锦芳扬剑止步，咬着牙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这是我丈夫的兵刃，现在我要用它取你的性命……”

武同春失去了反抗之力，厉叫道：“贱人，你尽管下手杀……”

“住口，你口口声声贱人，淫妇，凭什么？”

“凭与武同春的交情！”

“鬼话，武同春早已遭了不幸，你取了他的兵刃……”“哦！你现在是寡妇，所以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偷男人？”“你放屁！”

“贱人！”

华锦芳双目尽赤，猛挫牙，手中剑朝武同春心窝扎下。武同春避无可避，他不甘心死在淫妇手中，狂叫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
“住手！”喝声中，白石玉一把捉住华锦芳握剑的手臂。剑尖距武同春心窝不及三寸。

华锦芳厉叫道：“为什么要阻止我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真的想当寡妇？”

华锦芳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激动地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心弦一颤，难道这鬼诈百出的败类，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？

白石玉冰冷的目光在武同春面上一绕，道：“武大嫂，事情还没澄清呢。”

“澄清什么？”

“武大哥的真实遭遇。”

“他不是……”

“剑在他手上，他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，杀了他，谜底就永远无法揭晓了。就算武大哥真的不幸，至少该找到他的遗骸，对么？”

“同春死了，我……也不想活了！”眸中闪出泪光。武同春狠毒地在心里道：“这淫妇当着奸夫的面，居然还要演戏。”

白石玉放开抓住华锦芳玉臂的手，沉声道：“大嫂，不管怎样，总要把事实真相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华锦芳用衣袖拭了拭泪痕，哀声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白石玉冷酷地道：“先废他的武功，然后要他带路出山，找不到人也要找到骨头。”

华锦芳咬牙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，白兄弟……”

武同春狂叫道：“姓白的，你杀了我，一切称心。”

白石玉诡谲地笑了笑，道：“你曾自称与武同春大哥是同宗，小弟就称你一声武兄……”

武同春目眦欲裂地道：“呸！谁跟你称兄道弟，你这吃人不吐骨的恶狼。”

华锦芳挪步道：“我先废了他……”

白石玉伸手拦住道：“由我来！”

空负一身武功，现在却任由这对狗男女摆布，武同春发着喘道：“我死了变厉鬼也不放过你两个狗男女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谁知道死了会不会变鬼，就算会，你不死就变不了，对么？”

武同春又喷出一口鲜血。

白石玉弹指射出一道指风，武同春全身猛震，其气顿泄。功力被废，这辈子算结束了，生不如死，武同春像被活活支解，又像灵魂被硬生生剥离躯壳，那份痛苦，没有言语可以形容，尤其是毁在奸夫手下，死后也无法瞑目。他嘶叫道：“白石玉，华锦芳，我恨不能饮你们的血，啖你们的肉。”

白石玉无情地道：“恨吧！叫吧！反正你永远办不到了。”武同春狂喘着，像一头重伤的猛兽。

华锦芳咬牙道：“现在问他吧？”

白石玉点点头，目注武同春道：“兄台，你似乎非说实话不可了？”

恨到了极致，便成麻木，武同春突然生出求死之念，喘息着道：“他死了，武同春是死了……”

华锦芳花容惨变，厉叫道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本人杀的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悬岩下可以找到他的枯骨。”

华锦芳狂吼一声，抡剑前扑，哭叫道：“我把你碎尸万段！”白石玉一把抱住华锦芳的娇躯，道：“大嫂，冷静些！”华锦芳挣扎着道：“不要阻止我，我……非杀他不可！”白石玉道：“大嫂，他功力被废，想求速死，别中他的计，找骨头也得他带路。”

华锦芳瘫坐下去，泪如泉涌，抽咽起来。

武同春歇斯底里地道：“狗贱人，杀呀！你可以跟姓白的双宿双飞。白夫人，哈哈……”

凄厉的狂笑，怨毒充盈。

华锦芳又站起身来，粉腮苍白得可怕，娇躯簌簌抖个不停。

白石玉显得深情款款地道：“我扶你进去歇会！”武同春闭上眼，他不愿看这一双狗男女的恶心表演，千百把刀，在挖心肝，痛苦已到了极限，神志陷入模糊。暮在此刻，两条人影自屋面泻落院地，是一男一女，男的英俊挺拔，女的却丑若无盐嫫母。

华锦芳惊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武同春睁开眼，一看，来的是童光武与“魔音女”，此刻，他连震惊都没有了，功力被废，只是半死人一个。童光武目光一转，扫到武同春，登时脸色一变，栗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？怎么回事？”

“魔音女”的目光，却盯在白石玉面上，脸上似笑非笑，隐带杀机。

童光武怔了片刻之后，狞笑道：“真是天假其便！”说着，迫向武同春。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喂！朋友，拣现成么？”

童光武止步道：“朋友是谁？”

“江湖小卒白石玉。朋友是天地会新任巡监童光武？”“不错，你还有点见识！”

“童巡监意欲何为？”

“‘冷面客’是本会我找的人……”

“可是现在他是在下的。”

童光武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看来白朋友只有割爱了！”

“魔音女”的目光移到华锦芳面上，脆生生地道：“你是武少堡主的未亡人？”

华锦芳呼吸一窒，脱口道：“未亡人？”

“丈夫死了，不称未亡人，该叫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怎么知道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算了，我不想跟你亲近，也不想跟你作对。”“你们……撞闯别人私宅……”

“哟……这算什么，打什么紧？”

“又想寻衅？”

“不，路过，顺便瞧瞧。”

“有什么好瞧的？”

“这不是么？”说着，手指向躺着的武同春。

童光武转身又要迫向武同春。

白石玉抬手道：“此地不许杀人！”

童光武意带不屑地道：“你想阻止？”

“魔音女”侧过身道：“光武哥，先杀了这姓白的！”白石玉大声道：“姑娘是什么意思？虽然以前在下曾蒙垂青，但感情是不能勉强的，现在姑娘已经选到了如意郎，两位堪称男才女貌，天生佳偶……”

语带讥诮，“魔音女”丑脸大变，厉叫道：“你找死！”虽是厉叫，声音仍不觉刺耳，外号魔音，人如其名，如果光听声音不看人，的确是挺迷人的。

白石玉嘻嘻一笑道：“这怎么是找死？本来嘛！”“魔音女”怒哼一声，欺身上步，出手便抓。

白石玉飘了开去，身法利落而美妙。

童光武拔出剑来，寒声道：“白朋友口出不逊，随便侮辱人，该付代价。”

白石玉高声道：“在下说两位是男才女貌，怎能指之为辱人？”

童光武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不必解释，朋友是自己找死，怨不得别人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在下收回刚才的话，如何？”

童光武道：“出口的话，怎能收回，迟了，白朋友用什么兵刃？区区不愿杀徒手的人，快亮兵刃吧。”

白石玉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在下一向和平处世，不带凶器的。”

童光武扬剑道：“那朋友就认命吧！”

华锦芳大叫一声：“兄弟，接着！”话声中，把武同春的剑掷与白石玉。

白石玉抄住华锦芳抛来的剑，在手中抖了抖，道：“童大巡监，我们真的有动手的必要么？”

“魔音女”道：“不动手也可以，你自裁。”

白石玉扫了“魔音女”一眼，道：“这又何必呢！动手就得流血，而在下生来就怕见红。”

童光武冷哼一声道：“姓白的，闲话少说，准备自卫吧！”白石玉眸光一转，道：“真的要打？”

“不是打，是区区要杀你，准你自卫。”

“酒可以斟满，话可不能说满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童大巡监个功力，较之‘冷面客’如何？”

童光武面色一变，下意识地扫了躺在地上的武同春一眼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白石玉从容地道：“在下不才，但能在一招之内击倒‘冷面客’，童大巡监是否考虑过？”淡淡一句话，却是分量十足。

童光武面色再变，他曾是“冷面客”手下败将，来时自恃身份，没有深

想，经白石玉这一提才猛醒过来，既然对方能一招击倒“冷面客”，自己说什么也不是对手，可是大话已经出口，如何下台呢？

“魔音女”的想法不一样，因为白石玉曾被她与左护法“魁星娘娘”弄得大叫救命，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姓白的，别大言不惭，记得你曾对本姑娘乞过命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那是因为在下不愿跟妇人女子打交道的缘故。”

“魔音女”默然，她也拿不定主意了，“冷面客”躺在地上不是假的。武同春不开口，任凭双方去斗，谁赢了对他都是不利的。

童光武见风转舵地道：“白朋友，你不会有意跟本会敌对吧？”

“那得看情形而定。”

“我们打个商量。”

“什么商量？”

“‘冷面客’由区区带走，咱们河井不相犯，如何？”

“那不成！”

“白朋友……”

白石玉口角一撇，道：“他是在下的人，在下在他身上下了大本钱，怎能平白让你带走。”

童光武目芒一闪道：“白朋友的意思是想索取一份代价？”白石玉略作沉吟道：“是有这意思！”

“魔音女”道：“什么代价？”

白石玉目光连闪，道：“算了，代价太昂贵，贵会可能付不起。”

童光武接回答道：“朋友何妨说说看？”

白石玉冷沉地道：“说出贵会主的来历，人便可以带走！”“魔音女”脱口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白石玉冷冷一晒，道：“在下早知道两位付不起这代价，请便吧！”

童光武剑眉一挑，道：“朋友倒是一厢情愿，没这么便当的事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

童光武扬剑道：“手底下见真章！”说完，向“魔音女”施了一个眼色。

白石玉吐口气，道：“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好，打吧！”手中剑作出了应战之势。

就在此刻，“魔音女”一折娇躯，闪电般扑向武同春，惊叫声中，华锦芳上步发掌，袭向“魔音女”，她也不明白为何出手，可能是本能上的反应，出手护卫本来是她要杀的人。“嘭”地一声，双双弹开。

同一时间，童光武剑挟雷霆之威，劈向白石玉。雪芒乍闪，白石玉尽力封出，招式相当诡辣。

金铁交鸣声中，乍合即分，竟是势均力敌。

旁边，“魔音女”出手无功，怒火倏炽，怒喝一声，猛扑华锦芳。

双方展开了徒手激斗。

童光武在与白石玉对了一剑之后，发觉对方的身手并不如想象的可怕，信心大增，剑出如风，发动猛攻。武同春什么也不去想，反正他已成了俎上之肉，双方都想要他的命。

毕竟，“魔音女”技高一筹，只三五个照面，华锦芳招架无力，主动退出圈子，“魔音女”没有进逼，转身迫向武同春。白石玉怪叫一声，展出了一记怪招，诡厉得令人咋舌，童光武破解不了，心头大凜，抽身弹退丈外。

“魔音女”的手掌，击向武同春的脑袋，这一掌击实，武同春有一百条命也活不了。

白芒疾闪而至，撕风有声。

“魔音女”被迫撤掌闪避。

白石玉横剑挡在武同春身前。

童光武摇剑进逼，“魔音女”也跟着从侧方欺近。白石玉冷厉地道：“两位真的要迫在下杀人？”

童光武与“魔音女”充耳不闻，进迫如故。

场面紧张到无以复加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震耳暴喝，倏告传来，人随声现，来的赫然是神秘莫测的灰衣人。

华锦芳急叫了一声：“世伯！”

童光武与“魔音女”双双后退。

灰衣人目光一扫全场，然后向童光武与“魔音女”道：“你俩没看到门首的古钱号志？”

童光武躬了躬身，脸上的表情很怪异。

“魔音女”正要开口，灰衣人抬手止住道：“念在初犯，老夫网开一面，快走！”

两人互望了一眼，片言不发，双双驰去。

灰衣人到底是什么来路，居然只言片语，便打发走了童光武与“魔音女”？他不怕天地会报复？

武同春再也不存任何希望了，灰衣人处心积虑要杀他，凭白石玉绝对阻止不了，而他是在束手待毙的状态。灰衣人先深深扫了地上的武同春一眼，然后转向白石玉，道：“你怎么回事？”

华锦芳接口道：“他叫白石玉，是我请他来的。”灰衣人眉头一紧，道：“你……请他来的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我喜欢他。”

“你喜欢他？哦！老夫明白了，很好，很好，哈哈……”“世伯，他……”

“我明白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不反对你跟他交往。”华锦芳欲言又止，最后，面容一惨，道：“世伯，同春……他真的……”

灰衣人目光扫向武同春，沉声道：“由他来证实！”说着，目光偏向白石玉道：“是你制住了他？”

白石玉淡淡地道：“不错！”

灰衣人一摆手，道：“你闪开，交给老夫来处理。”白石玉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要亲自处理。”灰衣人老脸一变，道：“你准备如何处理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在下要带他到现场查证武同春的真实下落。”灰衣人寒声道：“不必多此一举，现在就可以要他交代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那不可靠，他前言不对后语，非到现场查证不可，就算人死了，也得找到遗骨，不能听他片面之词。”灰衣人眸光连闪，道：“好，这件事由老夫去办，现在就带他走。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请阁下海涵，在下已经决定亲自去办。”

“你到不了地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天地会首先就不会放过他，同时，他身后定然有人，也会救他。”

“在下自有打算。”

灰衣人老脸一沉，道：“你平安在此照顾锦芳不好么？”白石玉笑道：“那倒是不必，华锦芳同样要确定她丈夫的生死。”

灰衣人道：“老夫会比你办得更妥当。”

白石玉断然地道：“在下一向言出必行，从不中途改变主意。”

华锦芳插口道：“白少侠，由我这位世伯去办更妥当，何必一定……”

白石玉摇头道：“在下只相信自己！”

灰衣人作色道：“你的意思是不相信老夫？”

白石玉分毫不让地道：“人心难测！”

灰衣人怒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敢对老夫不敬？听着，华锦芳是老夫世交之女，她的事老夫可以作主，老夫也不相信你。”白石玉口角一撇，道：“人是在下制服的，在下有权决定，不想假手他人。”

灰衣人声音一冷，道：“如果老夫坚持呢？”

白石玉针锋相对地道：“在下一样坚持。”

“你太不自量力！”

“好说！”

“闪开！”

“对不起，办不到。”

“如果不是看在华锦芳份上，老夫不会跟你费这多口舌。”“阁下的意思……”

“最好是不伤和气。”

“难道要动武？”

“必要时就会。”

武同春脑海一片空白，连恨都没有了，生既无望，他盼着早点解脱。

华锦芳期期地道：“世伯定要坚持？”

灰衣人点点头，神态之间显示出绝不改变主意。华锦芳又向白石玉道：“白少侠，你……不能委曲一点么？”

白石玉以断然的口吻道：“我不想委曲自己，这并非委曲的事。”

华锦芳默然，她也失去了主意。

灰衣人转动着目珠，经过一阵盘算之后，凝重地道：“白少侠，说来说去，你跟老夫同样是为了锦芳好，如果真的动上了手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总是件憾事，老夫有个主意……”白石玉道：“阁下有什么主意？”

灰衣人道：“由锦芳当证人，我们比斗三招，点到为止，赢的就带人，如何？”

华锦芳大声道：“这是可行之法，白少侠……”白石玉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妥！”

灰衣人瞪眼道：“什么不妥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由‘冷面客’自己来解决争端，岂不更好？”灰衣人老脸一变，厉声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白石玉目芒一闪道：“据在下所知，阁下的目的在取‘冷面客’的性命，如果在下不幸输了，事情根本就无法解决。赢了，阁下一样不会放过，所以由他本人来解决万事大吉，最好不过。”

华锦芳激声道：“你要解开他的穴道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他的功力不是被你废了么？”

“只是封住而已！”

“你疯了？”

“什么？在下十分清醒。”

“他的功禁一解，首先要杀的便是你。”

“不见得！”

“你拿生命开玩笑？”

“在下不做没把握的事，敢放他，就有能耐制他。”一线生机，自武同春心头升起，他希望白石玉真的这样做，至少，可以先了灰衣人这笔债。

灰衣人厉哼了一声道：“胡来，老夫反对！”说着，举步前欺。

白石玉立即意识到灰衣人的企图，身形侧闪，飞指点出。灰衣人拔剑，弹身，出手，三个动作快如一瞬，他是存心要杀武同春，白石玉忙挥剑拦阻。

金刃交击，灰衣人一窒，白石玉却退了三四步。

灰衣人略不雷停，回剑刺向武同春。

华锦芳脱口惊呼出声。

武同春禁制已解，就在灰衣人长剑刺落之际，翻出八尺，挺身站起，随手劈出一掌，这一着，大大出乎灰衣人意料之外，猝不及提防，被震得连退三步。

“接着！”喝话声中，白石玉把剑掷还武同春。

武同春接剑在手，为之一愕，他实在摸不清白石玉到底安的什么心，反反复复，令人莫衷一是。

华锦芳惊声道：“白少侠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石玉淡淡地道：“没什么，解决问题而已！”

灰衣人怒视着白石玉道：“姓白的，你会后悔！”白石玉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后悔是以后的事，眼前的问题必须解决。”

武同春霜刃横胸，目爆煞芒，挪步向灰衣人迫去。人影一闪，疾逾飚风，灰衣人竟然走了。

武同春正待追去，心念一转，回过身来，面对白石玉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

白石玉大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讲不讲理，我刚刚救了你，你却以怨报德？”

怒哼了一声，武同春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何谓以怨报德？你鸠占鹊巢，夺人之妻，这种行为，狗都不如，这叫德么？”口角一撇，白石玉道：“妙哉！这种话似乎不应该你说，你又不是武同春，在下也没占你的妻子，你是找藉口，还是信口乱吠？”

武同春挫牙道：“随你怎么说，我就是要杀你。”

华锦芳栗声道：“白少侠，你不是说还能制住他？”武同春目芒侧扫道：“他死，你得作陪，好做地下野鸳鸯。”华锦芳厉叱道：“你放屁！”

白石玉接上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就算是绿头巾，可没戴在你头上，你发的那门子疯？”

这一说破，武同春心如刀扎，双目尽赤，激动地道：“我与武同春生死至交，感同身受。”

“你还是坚持这句话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可是面对武大嫂，你说过实话没有？”

“现在已经不必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该死！”

华锦芳气得花枝乱颤，粉腮煞白。

白石玉挑眉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不够武士风度……”“跟你这种人讲风度？哼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你根本不能算是人。”

“‘冷面客’，别太嚣张，我如果要你的命，你现在还能站着说话？”

“任你舌粲莲花，我还是要杀你。”

“你办不到，倒是我要你躺下，只是举手之劳。”武同春心中一凛，对方那银线似的鬼东西，可以远距离出手制人，无声无息，防不胜防，但不杀这对狗男女，如何消心头之恨。

白石玉目芒一闪，又道：“我们换个地方去拼，如何？”

“为什么要换地方？”

“这里不妥！”

“你打什么鬼主意，想找脱身的机会？”

“嗨！那你就错了，我要溜，随时可以，不必找机会！”“为了保全这贱人？”

华锦芳厉哼一声，就要采取行动，却为白石玉用手势止住，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大丈夫男子汉，流血拼命，断头丧生，也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何必口出恶言，争口舌之胜，我们到没人的地方，凭真实功力决斗，谁死埋谁，在此地……别忘了灰衣人随时会横岔一枝，吃亏的是你不是我。”

武同春倏地想到自己面容已复，万一不幸倒地，真面目便被揭开，而灰衣人不甘心是意料中事，到外面去也好。心念之中，道：“你说到外面凭真功实力决斗？”“不错，是我说的！”

“算话么？”

“笑话，如果反悔，我就不是男人。”

“好，走！”

华锦芳大声道：“白少侠，你真的要……”

白石玉从容自若地道：“大嫂放心，小弟从不作荒唐事！”恋奸情热，竟然如此关切，武同春心在滴血，再次自誓，不杀这双狗男女，绝不为人，下意识地狠盯了华锦芳一眼，目光中的怨毒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白石玉一摆手，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两人双双弹起身形，越屋而出，朝荒野奔去。

白石玉边行边道：“留神，别让人盯踪！”

以两人的功力而论，一般高手是无法盯梢的，除非是“黑纱女”，灰衣人一流的人物。快捷，如两抹轻烟，夜幕已垂，即使被人看到，也定以为是眼花。

正行之间，一阵呼喝声倏告传来。

白石玉急刹身形，道：“有人在打斗！”

武同春也刹住身形，寒声道：“别人的闲事不必管，走，办我们的事。”

突地，一个十分厮熟的声音随风飘至：“我老要饭的今晚要破戒杀人，上吧！”

武同春一听，是“鬼叫化”的声音，照丐帮规矩，非必要绝不与人动手，老叫化竟然要破戒杀人，显然不是小事，他不能不管了，略一踌躇，道：“我得去瞧瞧，你可别趁机开溜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笑话，我怎会开溜，问题总是要了断的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好，你在此地等我！”说完，循声音方向掠去。

路边草坪上，数条人影环立，武同春隐身树后，放眼望去，只见六名黑衣人围成了一个圈，圈子中央，两条人影对立，一个是“鬼叫化”，另一个黑衫老者，赫然是在关帝庙见过一面的天地会右护法。

黑衫老者冷森森地道：“老要饭的，你可先想清楚，跟本会作对的后果，丐帮弟子到处都是，遭到报复的相当可怕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厉声道：“这是老叫化个人的事。”

“但你是丐帮首座长老，城门失火，池鱼免不了遭殃！”

“老叫化今晚豁出去了。”

“话已说在头里，听不听悉由尊便，丐帮一向不干预江湖是非，所以本座才不惜费口舌良言忠告。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老叫化口里的老友，定指的是“无我大师”。

黑衫老者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要饭的一定不想活，旁人可没办法。”

“鬼叫化”冷厉地道：“欧阳一凡，你快说谋害‘无我’和尚的主凶？”

原来这黑衫老者叫欧阳一凡，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黑衫老者既是天地会右护法，那杀害“无我大师”师徒与迫害西门尧的凶手，当属同一人，而且是天地会的人无疑，主谋也许就是天地会主。

欧阳一凡嘿嘿一笑道：“你到底根据什么如此说？”

“鬼叫化”激动地道：“你们杀害西门尧，目的在追‘玄黄经’，杀人时你在场，而‘无我’被害，是同一理由，是你们会主下的令，对不对？”

欧阳一凡沉声道：“看来本座已别无选择！”

武同春再无法忍耐了，虎吼一声，掠入现场。

人圈裂开，惊呼骤起。

欧阳一凡栗叫道：“冷面客！”

“鬼叫化”双眸一亮，激动地道：“老弟，你来得太好了！”

武同春胸中杀机炽烈，咬牙道：“您老方才说，西门前辈也遇害了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是的，三天前，死的很惨，对方向他迫索‘玄黄经’！”

武同春霜刃离鞘，盯着欧阳一凡，寒声道：“你说不说都是一样，主凶就是你们会主，天地会必须付出血的代价，本人郑重声明，有生之日，誓使天地会除名江湖！”

欧阳一凡大喝道：“狂妄，大言炎炎！”

武同春偏了偏头，向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您老请退出圈子，这几个人由在下料理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老弟，留个活口问话！”说完，依言退出圈子。

欧阳一凡暴喝一声：“上！”

六名武士挺剑进迫，会规严厉，怯敌者死，明明知道是白搭，也得硬着头皮上，转眼迫到八尺距离，六支剑从六个方位攻出。

白光乍闪，惨号随之，只那么短暂的一瞬，场面便告停止。

三名武士横尸，另三名亡魂失魄，呆若木鸡。

武同春恨火中烧，杀机如狂，因为导致杀劫的“玄黄经”，是“无我大师”遗赠给他的，为死者复仇，完成死者除魔卫道安靖武林的遗愿，他责无旁贷，一个弹步，迫到欧阳一凡身前。

人，绝大多数是怕死的，眼前死亡的恐怖，远超过严厉的会律，那三名幸存的武士，弹身便逃。

白光绕空一匝，惨号再起，三名武士最远的奔出不到两丈，几乎是同一时间倒下，仅只是片刻工夫，六名武士便成了六具尸体。

也就在惨号传出之际，欧阳一凡电闪飞遁，身形一起一落，“鬼叫化”已拦在他身前。

武同春随即迫上，冰声道：“你长翅膀也飞不了。只问你一句话，你们会主是何来历？”

欧阳一凡片言不发，迅厉无伦地出剑攻向武同春。

白光腾起，金铁交鸣，欧阳一凡退了三步。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对方能接自己十成功力反击而夷然无损，显示功力并非泛泛。

当然，转念只是那么一瞬，杀人的决心可没改变丝毫，沉

哼一声，以十二成功力发剑疾攻，剑气裂空有声。

惨哼声中，欧阳一凡踉跄退了四五步，“砰”然跌坐下去，前胸一片殷红。

武同春剑指对方心窝，冷厉地道：“说，你们会主是何来历？”

欧阳一凡圆瞪双目道：“下手吧，老夫认了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你认了也不成，不说就休想痛快地死。”欧阳一凡狂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准备把老夫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冷酷地道：“不怎么样，你不说的话，便无法全尸。”欧阳一凡喘息着道：“你有什么残暴手段尽管使，老夫不在乎！”

“鬼叫化”插口道：“老小子，天地会荼毒武林，对同道生杀予夺，中原道上的帮派悉被吞并，你助纣为虐，死有余辜，没有人会说你有骨气。”

武同春微一送剑，剑尖破入肉。

欧阳一凡凄哼出声。

武同春转头道：“问不问也是如此，反正已经知道是天地会的杰作，您老以为如何？”

“鬼叫化”点头道：“好，送他上路吧！”

欧阳一凡突地仰天悲叫道：“大愿未偿身先死，我……死不瞑目啊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道：“你有什么大愿未偿？”

欧阳一凡狠瞪着武同春道：“下手吧！”

武同春一挫牙，正待……

“鬼叫化”突地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

武同春收剑回身，只见一条人影，朝草坪缓缓走来，心想：“是天地会的人么？”

渐行渐近，看出来人十分面熟，但一下想不起是谁。来人可能是发现地上的死尸而惊叫出声，随即止了步。武同春仔细一辨认，忽地想起来了，脱口道：“是魏士廷兄么？”

来的，正是不久前向武同春挑战比剑，以武同春家传“无敌剑法”应战

的魏士廷。魏士廷认出了武同春，疾进数步，喜孜孜地抱拳道：“兄台，幸会啊！”

“魏兄怎会到此地来？”

“路过，见有人影，一念好奇过来看看，这位……”“啊！这位是……在下一位忘年交。”

“怎么称呼？”

武同春一时答不上来。

“鬼叫化”接口道：“要饭的，随便什么称呼都行。”武同春道：“魏兄与嫂夫人……”

魏士廷讪讪地道：“已经和好了，内子对兄台的德意，十分感激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好说！”

魏士廷的目光，扫向坐地的欧阳一凡，突地惊呼道：“前辈，是您……”

武同春一愣，道：“怎么，魏兄认得他？”

魏士廷激声道：“这位前辈便是传小弟那招剑法的无名老人。”

闻言之下，武同春心头剧震，天地会的右护法，就是传魏士廷“无敌剑法”的人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内中有什么蹊跷？

魏士廷上前道：“前辈，您……”说了半句，回头向武同春厉声道：“是兄台伤了这位前辈？……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武同春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他在想欧阳一凡何以会“无敌剑法”，这是无双堡的独门绝学，怎会流到别人手上，这当中有什么文章？

“鬼叫化”根本不知道武同春与魏士廷决斗的事，是以插不上口。

魏士廷再次道：“武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冷极地道：“他是天地会右护法欧阳一凡！”魏士廷面色大变，讷讷不能出声。

欧阳一凡厉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……姓武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与无双堡有渊源么？”

“你为什么要问这个？”

“当然是有道理的。”

“我可以告诉你，本人与无双堡少堡主是同宗，也是生死之交。”

“噢！少堡主于今何在？”

“本人先问你，你曾经传了无双堡的独门剑法给这位魏兄，剑法怎么来的？”

欧阳一凡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，好半晌才瞪着魏士廷道：“老夫当初怎么交代你的，你为什么要炫露？”魏士廷期期地道：“这……晚辈一时之错！”

武同春大声道：“本人在问你，请据实回答！”欧阳一凡道：“除非见到武少堡主本人，否则无可奉告。”武同春一时没了主意，他不能抖露身份，但这谜底又非揭

开不可，事实上现在已不能用强硬手段逼供。

一个声音倏告传来：“这种事不宜公开谈，天地会的人马上到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他听出传声的是“黑纱女”，而“黑纱女”是唯一知道他身份的人，想不到她竟也来到此地。魏士廷惊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“鬼叫化”冷冷地道：“不知道最好少问！”

武同春心念数转之后，沉声道：“阁下能行动么？”欧阳一凡撑持着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勉强可以，怎么样？”武同春道：“我们换个地方单独谈谈。”

欧阳一凡点头道：“可以！”

武同春转向“鬼叫化”与魏士廷道：“对不起两位，暂时失陪！”

这是个河滩，十丈之内一片光坦，武同春与欧阳一凡背河对坐一块巨石之后，这是个秘密谈话的好地方，绝对不怕被人迫近窃听。

武同春先开口道：“现在可以说话了。”

欧阳一凡沉重地道：“你先交代真实身份。”

武同春心念电转，为了要对方说实话，抖出身份也无妨，反正对方插翅难逃，当下缓缓扯落面具，道：“本人就是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！”

欧阳一凡面色剧变，目暴骇人厉芒，激越无比地道：“真的是你！”

武同春一目不瞬地瞪着对方道：“不错！”

欧阳一凡天道：“啊！皇天有眼，师兄当可瞑目九泉了！”

如中雷殛，武同春全身猛震，栗声道：“什么？”“我是你师叔欧化雨。”

“师叔……欧化雨？”武同春星目圆睁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对，欧阳一凡是化名！”

“这……从没听说……”

“你父亲当然不会提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你师祖的严命，江湖诡谲，出江湖难免招仇结怨，为了防患未然，所以不许提及师门！”

一时之间，武同春当然无法接受这事实，想了想，道：“师叔为何会投入天地会？”

“为了你父亲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父亲死因不明，而天地会势大通天，投入该会，便于追查此案。”

“有眉目么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武同春几乎想说出父亲留有遗书，凶手是“至上剑客”华容，话到口边，立即止住，华容已客死南荒，而那不守妇道的妻子是华容之女，这一说出来，徒增懊恼，同时，凭对方一面之词，真假难辨，还是保留的好，当下转了话题道：“师叔为什么要把师门剑法传与外人？”

欧化雨吐口气道：“这是我的错，当初是见姓魏的资质不错，想预布一着棋，想不到他违背我的叮嘱，抖露出来。”武同春点点头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欧化雨突地厉声道：“不对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武同春一怔神，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欧化雨目芒一闪，道：“‘冷面客’就是‘鬼脸客’，而你……”

武同春还不敢说实话，故作平静地道：“说来话长，容小侄慢慢奉告！”

姜是老的辣，欧化雨声音一冷，道：“你不交代清楚，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。”

武同春无奈，只好把复容的经过，简单地说了。欧化雨仔细端详了武同春的面孔几眼，激声道：“术参造化，实在令人难信，贤侄可说机缘凑巧！”

武同春话回正题道：“师叔，‘无我大师’……”欧化雨双睛一亮，道：“贤侄已经得到了‘玄黄经’？”心头一震，武同春道：“师叔何以知道？”

欧化雨道：“是我故意留在他身上的。”

更加令人莫测，武同春惊震地道：“师叔留在他身上？”欧化雨道：“不错，是我冒生命之险留在圣僧身上！”“这……”

“你早该想到，人既然遇害，东西还会不被搜去？我当时奉命收尸，已经发现东西在对方身上，却谎称没有，本打算另找机会取来，见你与一个蓝衫书生到场，你得到了东西，我才悄然离开。”

“是，是早该想到这点的！”“贤侄已练成上面的武功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太好了！”

这么一说，欧化雨的身份，毫无疑问了，武同春扑地跪倒，

激声道：“叩见师叔，请恕小侄无状！”

欧化雨扶起武同春道：“不知不罪，没酿成惨剧，便是天大的幸事了！”

武同春定了定神，道：“杀害‘无我大师’的是谁？”“副会主牟英山！”

“牟英山？”

“不错，会主的血盟兄弟！”

“此人生做什么样？”

“你应该不陌生，就是那喜着灰袍的人，你跟他动过手。”武同春栗呼了一声：“灰衣人！”登时狂激起来，想不到灰衣人会是天地会的副会主，他自称是华锦芳的父执，处处加以维护，难怪他能控制天地会的高手，可是该会的巡监司马一夫是他下手杀害的，这应作何解释？

欧化雨道：“姓牟的为人残狠，身手惊人，能在八尺之内杀人于无形……”

武同春激颤地道：“古钱是他的标记么？”

“不错，他是南方一奇‘财神’的传人！”

“哦！这就难怪了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他杀了司马一夫，为什么？”

欧化雨骇然大震，栗声道：“这我不知道，会中一般认为巡监司马一夫是‘黑纱女’下的手，太可怕了，为什么呢？”看样子欧化雨真的不知情。

武同春沉然了片刻，道：“会主是谁？”

突地欧化雨惊声道：“有人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紧，举目望去，只见一灰衣人，兀立在五丈之外。

欧化雨道：“是他，牟英山，不能让他发现我们在一道。”杀机从胸而起，武同春迅快地戴面具，一长身，电闪掠去，疾如飓风，一个起落，便到了灰衣人面前。

灰衣人下意识地向后挪步，狞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想不到会在此地碰上你！”

武同春冷厉地道：“牟英山，你的死期到了！”

灰衣人大骇，想不到武同春竟然叫出他的名字，后飘八尺，栗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武同春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牟副会主，圣僧师徒与西门尧的血债，你得偿付！”

灰衣人目中厉芒一闪，道：“谁告诉你这些？”武同春横起霜刃道：“这你就不必管了，我非把你碎尸不可！”

灰衣人寒声道：“先把话说清楚，你与‘无我’他们是什么渊源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不必告诉你，杀人者死，这就够了。”灰衣人嘿嘿一声冷笑，道：“你有这份能耐么？”武同春迫近数尺，道：“试试看！”

灰衣人暴笑一声，道：“小子，你少张狂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双掌倏登。

武同春霜刃划出，但慢了一丝丝，他忽略了对方面能在八尺之内毁人于无形这一点，招式只发出一半，阴风袭体，寒气直钻心胸，招式顿然滞住，急以至上心法，驱迫寒气……就只这一滞的瞬间，灰影电闪而去，晃眼即没。

武同春生死玄关之窍已通，驱迫寒气只是刹那间事，大喝

一声，弹身疾追，但对方身法太快，一步之差，踪影全无。他不死心，顺方向紧追了一程，眼看是追不到了，只好刹住身形，恨恨地道：“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，此后我看到天地会的人就杀。”

一条人影，从斜里掠来。

武同春看都不看便扑迫上去……

人影侧闪，道：“老弟，是我！”来的是“鬼叫化”。武同春刹住势，激动地道：“是您老！”

“鬼叫化”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欧阳一凡招供了？”武同春赤红着双目道：“他就是杀害‘无我大师’师徒与西门尧前辈的凶手。”

“鬼叫化”栗声道：“欧阳一凡？”

“不，灰衣人！”

“灰衣人？”

“是的，他叫牟英山，‘财神’的传人，也就是天地会的副会主！”

“噢！是欧阳一凡说的？”

武同春机警地四下一阵扫瞄，如果被天地会的人听到这句话，欧化雨准死，确定无人之后，才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是他透露的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一定要守口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欧阳一凡人呢？”

武同春不想说出欧化雨的真名，因为怕节外生枝，忽地想起还未问出天地会的来历，急声道：“您老在此等会！”不等“鬼叫化”的反应，立即弹身反奔，到了沙滩现场一看，不由呆了。

十六

欧化雨竟然已鸿飞冥冥，他为什么要离开？

武同春窒在当场，一个意念，闪现脑海，使他心情顿形杂乱起来，安知欧化雨不是信口胡诌，企图脱身。

不然，在刚刚问到天地会主的时候，他便发现灰衣人牟英山现身？可是，他会施展“无敌剑法”是事实，又当何解？真假难辨，除非再找到他。

“鬼叫化”可能不耐久等，跟踪而至，开口道：“怎么样？”武同春沮丧地道：“人不见了！”

“你是说欧阳一凡？”

“早的！”

“嗨！你为何要离开他？”

“在下去追灰衣人牟英山，把他留在此地，他却失了踪。”

“你问出天地会主的来历了么？”

“没有，就只差这么一点。”

“鬼叫化”吐了口气，道：“算了，能知道这么多已经够幸运了，另谋别策吧！”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老弟，你传话到底传到没有，怎不见武少堡主露面？”

武同春真想抖露真面目，但想到帷薄不修，家中发生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，还称什么雄，道什么义，当下含糊以应道：“话已传到，他还不能离山，只嘱在下能办的便代他办！”

“鬼叫化”颌首不语。

武同春想到了白石玉，暗暗一咬牙，道：“在下还有个约会，必须即刻去赴。”

“鬼叫化”瞪眼道：“什么约会？”

武同春不便明言，期期地道：“是一个私人过节！”

“鬼叫化”不再追问，一抬手道：“你去吧！”

武同春想了想，道：“关于‘无我大师’师徒与西门尧前辈的血债，在下誓要连本带利索讨，您老尽管放心，武同春的事，就是在下的事！”说完，拱手一揖，弹身离去，现在，他只有一个意念，杀白石玉。

不久，来到与白石玉分手的地方，却不见人影，暗忖：“这小子莫不成真的溜了？十足的小人，说的话是不可信的。”

恨火，在心头股股直冒。

“黑纱女”的声音倏告传来：“武同春，为了保持你身份的秘密，以后我仍叫你‘冷面客’。你在找白石玉，是吗？”

真是阴魂不散，武同春心绪恶劣，没好气地道：“不错，你怎么也知道？”

“黑纱女”的声音道：“我当然知道，你的家事我能不关心么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笑声尖刻充满了嘲讽的意味，这是恶毒的报复。

武同春忍受不了，当初凝碧是被冤枉，而现在华锦芳却是事实，这丑事使他见不得人，对“黑纱女”来说，是最好的报复机会了。

“黑纱女”又道：“怎么不说话了？我很同情你的遭遇，脸孔被毁，妻子又红杏出墙，也真够你受的……”

她还不知道武同春被毁的容貌业已恢复。

武同春咬牙道：“笑吧，尽量地讥讽吧，我全认了。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这不都是事实么，难道是我无中生有？我愈想愈替凝碧不值，生前名节受污，又遭惨死，她……太可怜了，她是瞎了眼才嫁给你这……”

武同春狂叫道：“够了，不要说了！”

“你不想听？”

“你何不杀了我，干干净净……”

“不，我要你活下去，让你的良心杀你。”

“我的女儿遗珠呢，你把她怎么样？”

“她过得很好！”

“活生生拆散人家骨肉，不嫌太残忍么？”

“残忍？哈哈，她知道她娘是怎么死的，她会恨你一辈子。”

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武同春厉声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这种手段太不人道了！”身躯晃了两晃，几乎站立不稳。

“黑纱女”冷酷地道：“你很人道，是吗？”

近乎哀求地，武同春凄声道：“把遗珠还给我，我……要在她身上补偿对她娘的亏欠，我求你，让我父女生活在一起。”

一声冷笑，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她不要跟你生活，八年来，你没爱过她，关心过她，再说，她如何跟你生活？把她交给那不守妇道的继娘么？哼，办不到！”

武同春的心又一次被撕碎，痛苦使他喘息不止。

久久，才进出话声道：“很好，你不给我赎罪的机会，报复吧，把残酷的手段使出来，尽量加在我身上，反正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活着的是个躯壳，我受得了，什么都无所谓了……”身形又是一个踉跄。

丝毫不为所动，“黑纱女”道：“这算得了什么，你可曾想象到凝碧在死前内心有多痛苦？”

武同春努力一咬牙道：“话到这里为止，我认命。白石玉人呢？”

“走了！”

“走了？”

“不错，是我要他走的。”

“你……凭什么要他走？”

“因为我要你活下去，不想你死在他手下。”

武同春气极狂吼道：“我要杀他，杀他，杀……”“黑纱女”冰声道：“你杀不了他，你无法接近他身前三丈，他杀你倒是很容易。”

武同春赤红着双目道：“他自己答应愿跟我凭真功实力一拼生死……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别一厢情愿，不会有这种事的，说归说，动剑他不是你的对手，他不会睁着眼送死，而且……他青春正盛，还想好好享受人生哩！”

武同春目眦欲裂地道：“享受别人的妻子？”

“黑纱女”无情地道：“华锦芳甘愿，你又能怎样？”武同春不愿再听下去了，否则他会发狂，这种事，“黑纱女”是拍手称快的，等于帮助她报复，厉哼一声，道：“我会找到他的，他逃不了……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他如果不想见你，你绝对找不到他！”语声渐渐远去。

这是条废弃了的驿道，路面全为野草覆盖，但仍有路的轮廓，行人在大路中央走出了另一条小路。

日正当中，前后不见人影。

武同春自己也不明白，何以走上这条驮负在弃道中的荒凉小路，此刻，他像个游魂，没有目的，没有思想，过重的心灵负荷，使他变成了麻木。

正行之间，一阵“沙！沙”之声传入耳鼓，武同春从迷茫中回过神来，转头举目望去，只见一顶绿色大轿，由四名壮汉抬着，自后冉冉而至。

从稳健的脚步看来，四名壮汉是江湖人物，而非一般的轿夫。

武同春侧身让路，轿子擦身而过。

别人抬轿路过，根本与他无涉，他没有理会的必要。几句极轻的对话，传了过来——

“存心避邪，偏逢煞星，那就是他。”

“‘冷面客’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

“快走，别让他看出破绽。”

“他又不是千里眼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声音极低，换了旁人，绝对听不到。

但武同春功力深厚，三丈之内可辨飞花落叶，听了一个字不漏，登时心中疑云大起，清叱声：“站住！”八步赶蝉，超到头里，返身拦住。

四名抬轿的壮汉脸色大变。

武同春再次道：“轿子放下！”

语冷如冰，含有使人无法抗拒的威力，四壮汉乖乖放下轿子，其中之一道：“朋友意欲为何？”完全是江湖人的口吻。武同春目芒一闪，道：“轿子里是什么人？”

四壮汉瞪着眼，没一人答腔。

轿子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道：“什么人阻路？”最先头的一个道：“是……是一位江湖朋友！”武同春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们方才曾提本人的外号，什么江湖朋友？”

女人的声音道：“是‘冷面客’么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因何阻路？”

“芳驾何人？”

“怪了，天下人走天下路，这不是无理取闹么？”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彼此河井不相犯，朋友算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大感为难，凭对方的几句话，拦下了人家，连人家的来路都不知道，而且，轿中人的声音很陌生，不过，照抬轿人口气，内中心有蹊跷，不会说“别让他看出破绽”这句话，不管怎么样，非弄明白不可。

当下硬起头皮道：“这轿子里藏有蹊跷，在下要过目。”“什么，你要过目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无理取闹么？”

“就算是也无妨！”

“‘冷面客’，你是恃技凌人么？”

“随你怎么想好了！”

“我是个妇道人家，你……居心何为？”

“先报上来路？”

“回娘家省亲的，报什么来路？”

“如此打开轿门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势成骑虎，武同春把心一横，道：“要在下动手么？”四个抬轿的，看来都有两下子，但人的名，树的影，碰上了“冷面客”，岂敢妄动，只眼巴巴地望着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轿帘陡地飘起，卷上轿顶，轿子里坐的是一个芙蓉美面的少妇。

武同春眼前一亮，心却沉了下来，轿子里没什么异样，但对方明明提到“冷面客”三个字，还说快走，别让自己看出破绽，绝不是无的放矢，寒声道：“什么来路？”

少妇柳眉一紧，道：“有这必要么？”

“是有此必要！”

“到底为什么？”

“不必告诉你。”

“你认识我么？”

“认识就不会问。”

“既然不认识，我随便捏造一个来路，你又怎能分辨真假？”

俐口伶牙，态度从容，显然不是泛泛之辈，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请下轿！”

少妇粉腮一变，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一个堂堂武士，无理欺侮一个妇道人家，不怕被人齿冷？”

武同春横着道：“齿冷由人去冷，在下不会改变主意。”少妇眸光连闪，道：“你总该说个理由呀？”

武同春冷沉地道：“你手下方才曾提及在下外号，又说别露破绽，这不是理由？”

少妇格格一阵娇笑道：“这算什么理由？你‘冷面容’名气大，谁见了不认识，怕你找麻烦，他们随便说了两句话，想不到反而招来麻烦……”

武同春已经铁定了心，冰声道：“我说下轿！”

“你……想做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，检查一下轿子。”

“这……没来由……”

“下轿！”语意坚决，是命令式的。

“好吧！反正你武功高，自可率性而为，下轿就下轿。”说着，真的飘身出轿，向旁边一侧身，手指轿内道：“请检查？”武同春目光扫向轿中，不由为之一怔，轿内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，登时大感尴尬，出不了声。

少妇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满意了么？”

武同春不死心，但又无可奈何，一摆手道：“去吧！”少妇深深吐口气，坐回轿中，拉下轿帘，四壮汉抬起，如飞而去。

武同春窒在当场，越想越不对劲，这里是有文章，可是偏偏看不出端倪，对方如是男人，可以用强，而对方是个女的，不能失了分寸。

突地，他发现轿子停放过的位置，有些刺目的斑渍，近前一看，厉呼道：“血！”

这血当然是轿子里滴落的。

武同春的心抽紧了，立即领悟过来，问题发生在垫座之下，那顶大轿，

在座位下藏一个人是非常便当的事。显然，藏的不是尸体便是重伤者，会是谁？

抬头望去，轿子已没了踪影。

当然，他不会就此放过，对方提到他的名字，极可能与他有关，当下立即弹身顺路追了下去。

一口气追了四五里，不见轿子的踪影，武同春刹住势，暗忖：“不对，以自己的速度而论对方就是飞，也不可能超出两里之外，自己耽搁的时间并没多久。”心念之中，回身四下遥扫。来路的左侧方，有座小庙的影子，余外四下都是空荡荡的，没有可资隐藏的地方，于是，他当机立断，弹身往回奔，侧向小庙。

奔到临近，一看，果然是间败落的小庙。

他迫不及待地纵身越垣，登上屋顶，目光扫处，精神大振，那顶大轿，停放在砖苔砌草的院地中。

那少妇和四个壮汉围在轿边窃窃私议，不知商量些什么。武同春飘絮般泻落院地。

惊呼声中，少妇与四壮汉纷纷弹退，惊怖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武同春扫了轿子一眼，冷极地道：“轿座下面是什么东西？”

四壮汉登时脸色变灰，目爆骇芒。

少妇目珠连转之后，厉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到底目的何在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在下问轿座之下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与你何干？”

“别浪费唇舌，坦白说出来吧！”

“才杀好的猪羊，带回娘家去的。”

武同春愕然，难道真的是猪羊？心念数转之后，道：“打开来看！”

少妇粉腮连变，寒声道：“猪羊牲体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也许就有好看！”

“我不明白，彼此素昧平生，为什么要横里找岔？”“这破庙是你娘家？”

“怪了，歇歇脚不成么？”

“好，现在打开。”

“你不信自己打开看吧！”

武同春暗暗一咬牙，拔出霜刃，把轿挑了翻卷在轿门上，一阵重浊的喘息声发自座下，心里立知有异。

探半身用手揭起座垫，登时头皮发炸，“呀”地惊叫一声，连退了三步。

座垫下，赫然蜷曲着一个血污狼藉的老人。

抬头扫去，少妇与四壮汉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武同春不遑去追赶对方，他要先明白轿子里重伤的是谁。剑挥处，轿子被劈开，扳开座板，血人舒展开来，仔细一审视，登时鼻息皆窒，血脉也停止了运行，狂叫一声：“师叔！”被塞在座厢内的血人，赫然是昨晚初逢的师叔欧化雨，遍身血污，业已奄奄一息，距死不远。

那少妇是什么来路？为什么要对欧化雨下这毒手？武同春目中几乎要喷出血来，他想去追对方，但又不能扔下垂危的师叔不管，想了想，还是救人要紧。

他把欧化雨用双手捧抱下地，平放着，只见他身上尽是创孔，皮翻肉转，像无数张婴儿的嘴，令人不忍卒睹。“师叔！师叔！……”他一迭声地叫唤

着。

欧化雨只微微动了动，没反应，暴睁着眼，像死鱼眼珠子，完全失去了神，脸上还留着痛苦的表情。

用手仔细一探，脉息已成游丝，若断若续，不单是外伤，内伤也极严重，从苍白的肤色看来，是失血太多，一颗心顿起痉挛，八成是回生乏术了。

他后悔，一时大意，纵走了对方。

欧化雨化名欧阳一凡，身任天地会右护法，是什么人敢对他下手？那少妇真有这份能耐，还是凶手另有别人？

如何施救呢？他感到束手。

一时之间，求助无门，人不能不救，照一般习惯上的做法，是以本身内元，助伤者回复生机。

但伤到这种程度，在外来的真气撞击之下，很可能反速其死，不救是准死，只有死马当作活马医，希望出现奇迹……

于是，武同春跌坐下去，手指按点“脉门”，小心翼翼地把真元由指尖迫出，徐徐注入“脉根穴”，这种独特的手法，是“玄黄经”所载的。

欧化雨鼻息粗重起来。

武同春希望大增，纵使救不活，也得问几句话。

突地，欧化雨的身躯震颤了一下，鼻息中止，断了气。

武同春陡然松手，欲哭无泪，相认不到一天的师叔，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，而且死得这样惨，没留半句话，连师门的称谓也没交代。

木然成痴，枯坐如一尊石像，心身全麻木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泪水才滚滚而下。

一阵大恼之后，他开始想：“那少妇是谁？什么来路？为什么要以如此残酷的手段杀害欧化雨师叔？是仇还是……”

凭空想是不会有结论的，必须设法摸出对方的底。

于是，他强忍悲愤，在小庙旁选了个高亢之地，埋葬了欧化雨。

阳斜夕照中，武同春站在这堆新土之前，作最后的凭吊。突地，他感觉身后来了人，这是一个拔尖高手本能上的反应，十分微妙，说不出道理，他冷冷地开了口：“什么人？”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道：“是在下！”

像是忽然被毒蛇咬了一口，武同春电疾转身，眼前站着的是白石玉，想不到他会自己找了来。

武同春血行加速，杀机玄炽，咬牙道：“姓白的，此地风水好么？”

白石玉无所事地道：“很好，是不恶！”

武同春目中煞芒一闪，道：“你喜欢此地么？”白石玉道：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好风水，兄台当然也不例外。”

武同春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俩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此地！”

白石玉摇手道：“在下不是来打架的，别说得那么难听，在下是……”

武同春双目一红，道：“我们是如何约定的，你说话是放屁么？”

白石玉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：“兄台被尊为第一剑手，应该保持风度，岂可口出恶声！”

武同春手按剑柄，怨毒至极地道：“什么风度？哼！你这败德的小人，淫人妻子，我代武同春杀你。”

白石玉挑眉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这简直不像人话……”“你根本不是人，

对你用不着说人话。”

“拿贼拿赃，捉奸捉双，你看到我跟华锦芳睡觉了？”这句粗鄙不堪的话，更使武同春受不了。

这禽兽居然恬不知耻，振振有词，“呛”地一声，霜刃出了鞘，眸中的杀机，几乎凝成有形之物，令人看了，不寒而栗。他不再开口，作成了起手之势。

白石玉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依然从容地道：“兄台目前迫切地要找到四男一女，对么？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要不是碰上他们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，怎么会知道兄台在此地？”

武同春深深吐了口气，心念电转：“目前急切要知道的是那少妇的来路，这机会不能错过，至于白石玉这笔帐，随时可以算。”心念之中，道：“你的目的是什么？”“向兄台通风报信呀！”

“对方什么来路？”

“记得以‘见血倒’毒针暗算你的‘牡丹夫人’么？”“记得，怎么样？”

“那少妇就是她的传人。”

闻言之下，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厉声道：“这么说，他们是天地会的人？”

白石玉点头道：“谁说不是？”

武同春愣住了，师叔欧化雨是天地会的右护法，他们怎会对他下毒手，难道他的身份已经被对方知道了？当下脱口道：“他们为什么要杀他？”

白石玉挑眉道：“他，他是谁？”

武同春手指眼前的新土，道：“天地会右护法！”“欧阳一凡？”

“是的”

“墓碑……欧化雨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是他的真名。”

“那他们说的不错了，是有这回事……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说他与你勾搭，吃里扒外，犯了叛逆大罪！”武同春仰首望天，痛愤交集，他想起在河滩与师叔对话时，灰衣人牟英山曾经出现，不用说，这情况是那老匹夫发现的，当时去追牟英山没追上，回头时师叔已不在，还以为悄然离去，想不到竟遭毒手。

白石玉接着又道：“听他们的口气，欧化雨曾遭酷刑，但他没招供，他们是准备带他回会坛的，却被你中途截下！”这一说，证明身份还没泄，武同春红着眼道：“那少妇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这倒不清楚，他们没提，只知道她是‘牡丹夫人’的传人。”

“人在何处？”

此刻当在数里外了。

“我非逮到她不可，什么方向？”

“往东，不过中途是否改道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那先了断我们之间的事！”白石玉摇摇头道：“这是场误会，不该兵戎相见。”星目一瞪，武同春气呼呼地道：“什么，你说这是误会？”白石玉道：“不信可以去问华锦芳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不必，先杀你，再杀她！”

白石玉喘口气，道：“你这样任性而为，必贻终生之憾！”武同春杀气蒸腾地道：“你自己说的，我们凭真功夫力一决生死，不算话？”

白石玉淡漠地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在下后来想通了，实在犯不上。”

“你到底是不是男子汉？”

“就说是女人也无妨！”

“你知道羞耻二字怎么写？”

“在下曾读诗书，当然会写，兄台未免太小看在了下。”

武同春气得两眼发蓝，切齿道：“姓白的，装佯救不了你。”

说着，霜刃横了起来，又道：“你这种人死了不必埋！该曝尸以儆效尤。”

冷笑数声，脸色一沉，白石玉眸中厉芒一闪，道：“别以为我怕了你，只是不愿杀你，你并没什么了不起，我要下手，你没机会出剑！”

他是头一次用这种口吻说话。

武同春目中杀芒暴射，正待……

白石玉鬼魅般倒飘到三丈之外，寒声道：“在这个距离之内，看是谁出手快？”

武同春恨极欲狂，他又失算了，不该跟对方斗口，应该早早下手的，对方所恃的是身法与银线般的奇诡暗器，能在三丈之外出手，而这距离，对用剑是致命伤，因为够不上部位，上步出剑，说什么也没对方的暗器快，但就这样任由对方弄鬼么？当然不，沉吟一声，弹身出剑，快如电闪。

人影一晃，白石玉幽灵般变换了位置，仍是三丈距离，剑术再高也没用。

气极之下，武同春口不择言道：“白石玉，你不敢打便是杂种！”

白石玉以牙还牙地道：“你连姓名都不敢报出来，是什么种？”

蓦在此刻，一个苍洪的声音道：“哪位是第一剑高手？”武同春与白石玉同感一窒。

一个五十出头的半百老者现身出来。

武同春一看不认识，心里不由嘀咕起来，不知是哪一个好事的给自己安上了“第一剑手”这外号，今后的事情可多了。白石玉插口道：“就是这位‘冷面容’！”

武同春遥遥瞪了白石玉一眼。

老者朝武同春打量了几眼，拱手道：“少侠，幸会！”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阁下有何指教？”

老者沉声道：“奉家主母之命，寻访少侠……”

武同春愕然道：“令主是谁？”

老者神秘地道：“见了就知道。”

武同春淡淡地道：“阁下不说明事因，在下不准备加以考虑。”

老者微一皱眉，道：“小老儿只奉命相邀，别的不便饶舌。”武同春道：“如果在下不应命呢？”

老者再次拱手道：“希望少侠俯允，以免小老儿为难，家主母奉邀，可以说是请求。”

武同春颇感为难，这种无头约会，根本无法判断内里的文章，当然，他可以一口拒绝，但又捺不住那好奇之心。而且看这老者，是个正派人物，目光正而不邪，神情也很开朗，不过，人心险恶，谁能料得定呢？

白石玉仍远远站着，冷声接口道：“好歹总得说出理由，哪有闷葫芦卖药，强要人买的道理。”

老者看看白石玉，又看看武同春，根本摸不透两人之间的关系，刚才的情况，显示双方在动手，而言语间，似乎又互相关切，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小老儿只能说一点，家主母有极重要的事奉恳，非少侠莫办。”

武同春有些茫然地道：“贵主母认识在下？”

老者道：“仅是闻名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既然素昧平生，怎知在下能予效劳？”老者眉毛一掀，道：“就凭‘第一剑手’四个字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敝上草居，离此并不太远，无论如何，请少侠枉驾一行。”

白石玉又接口道：“既然人家是诚意相邀，兄台何妨走上一趟？”

武同春转头道：“我们的事呢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有的是时间解决，不争这一时半刻。”武同春着实不甘心，但白石玉滑似游鱼，鬼诈百出，而且这过节是不能当第三者之面抖露的。

心念之中，暗暗一挫牙，道：“下次什么地方找你？”白石玉似乎早有定见，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在下不会走远，明天日午为限，不离附近五里，如何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好吧！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其实这句话是多余，白石玉的字典里没有“信”字，他明明知道，但不能不说。

白石玉道：“一言为定！”

语意倒是满坚决的。

老者侧身道：“小老儿有僭带路，少侠请！”说完，挪动脚步。

武同春怀着既好奇，又困惑的心情，随着老者上路。

这是一座孤立野旷中的巨宅，四周古柏围环，一条宽阔的马道，在古柏夹峙中直通庄门。

武同春随着老者来到庄门前，已是起更时分。

巍峨的门楼很够气派，但显得有些古旧。

老者叩开了庄门，领着武同春迳入深深庭院，穿门入户，一路静悄悄不见人影，武同春在想：“这是什么人家，女主人是谁，巴巴地派人找自己来，到底为了什么？……”到了第三重院落，老者才停下身来。

迎面是大厅，厅里灯火通明，但依然不见人影，武同春下意识地感到气氛迫人，从进大门以来，除了应门的，没见到第三个人。

老者开口道：“屈驾稍候，容小老儿入内通禀！”说完，拱了拱手，上阶绕过长廊，消失在角门里。

厅门是敞开的，从外面可以看到堂皇的布置，表面上看来，不是致仕的显宦，便是退休的富豪，没有江湖气。

工夫不大，厅内人影浮动，老者随之出现，侧身肃容道：“累少侠久候了，敝女主人请少侠入厅相见！”

武同春定了定神，昂首举步，上阶、跨入厅中，目光扫处，不由窒住了，一个贵妇打扮的白发老姬，端坐居中，手里拄着一根黑黝黝的藤杖，两名青衣婢女侍立身后，这老姬并不陌生，赫然是曾有一面之缘的“墨杖夫人”。

不久前的一幕，电映心头，“九尺二”拣选传人，四下搜罗资质好的年轻人，不合意就予以杀害。

“墨杖夫人”的一个远房侄孙，便是受害者之一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“墨杖夫人”悠悠开口道：“少侠请坐！”武同春回过神来，忙抱拳道：“夫人相召，不知有何指教？”“墨杖夫人”抬手道：“请先坐下，再慢慢地谈！”武同春挪步到侧方，告了坐。

另一名小婢从屏风后走出，献上香茗，然后退去。武同春忍不住又道：“夫人有话就请明示，晚辈不能耽延太久，另外有事待办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略作沉吟，道：“先容老身略尽地主之谊，喝杯水酒……”

武同春立即欠身道：“盛情心头，不必了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上次匆匆一面，未曾问得少侠姓名……”

心念一转，武同春道：“晚辈一向以‘冷面客’为号，因某种原因，未便奉告姓氏，请夫人海涵！”说完，又欠了欠身。“墨杖夫人”微一皱眉，道：“那就算了，少侠号称第一剑手，传闻中，剑法无敌……”

讪讪一笑，武同春道：“那是好事的同道谬加之词，晚辈绝对不敢以第一剑手自居。”

“墨杖夫人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少侠太谦了！”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如老身眼目尚未昏花，少侠是戴了面具的，是么？”心头一震，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夫人法眼不讹，晚辈是戴了面具。”

点点头，“墨杖夫人”道：“好，我们言归正传……”武同春巴不得这一声，立即接口道：“晚辈洗耳恭听！”“墨杖夫人”一字一句地道：“老身着人寻访少侠，目的在借重少侠救活一个人！”

武同春大感错愕，眉头一紧，道：“救治人当请岐黄圣手，晚辈对此道是门外汉。”

“墨杖夫人”笑笑道：“岐黄圣手无能为力，少侠是老身所知最佳人选。”

武同春茫然道：“这……晚辈就不解了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一本正经地道：“这病人得的是怪症，真正的岐黄高手无能为力，唯有你‘第一剑手’，只消一出手，便可回春。”

“这……晚辈仍是不解？”

“说明了少侠就懂！”

“那就请明言了吧。”

“少侠听说过‘乾坤一剑’这名号么？”

武同春怔了怔，深深一想，双睛发亮道：“听说过，‘乾坤一剑’是数十年前的剑道翘楚，剑下没有二招之敌，但早已失踪，在武林中如奇葩一现，夫人因何提起他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沉重地道：“他没失踪，几十年来，禁锢在狱中。”

武同春惊声道：“禁锢在狱中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颌首道：“不错，是在狱中，所以特请少侠破狱救人。”

武同春困惑至极，窒了片刻才道：“是官府大牢？”“不，是心狱！”

“心狱？”

“是的，他自己造的牢狱，无以自拔！”

“这……晚辈不懂？”

“索性告诉你，‘乾坤一剑’便是拙夫！”

“噢！”

“他是剑癡！”

世间听说有“花癡”，却从来没听说过“剑癡”这名称，不由瞠目道：

“剑癡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道：“不错，剑癡，嗜剑成癖，由癖转癡！”

武同春睁大了眼不知所对。

“墨杖夫人”接着又道：“拙夫行走江湖，不过短短三年，走遍大江南北，没碰到过两招以上的对手，于是，他郁郁寡欢，性格大变，回家来连老身都不与交谈……”

武同春摇头道：“这可就是奇绝武林的怪事了，既然打遍天下无敌手，证明剑术已经登峰造极，这是一般武林人梦寐以求的至高境界，如凤毛麟角，百年难见一二人，其欲得之不暇，为何反而不乐呢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吐口气，道：“人各有性，许多事是不能以常理次衡的，武林人，在先头唯恐技不如人，夙夜匪懈，努力追求，等到有所成就，却找不到对手，于是，又感到孤独、乏味、空虚……”。

轻轻一咬下唇，武同春凝重地道：“这看似悖理，但好像又合情，难道说……几十年来都没碰到堪与颉颃的对手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道：“真的没有！”

武同春若有深意地道：“中原武林在此数十年间，并不乏杰出的剑手，比如‘至上剑客’华容，就不是庸手……”

“话是不错，但仍非拙夫一招之敌。”

“‘无敌剑’武进呢？”

“不是对手！”

“较量过？”

“嗯！”

武同春的情绪略显激动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武堡主仍非一招之敌？”

“不，唯一的例外。”

“什么例外？”

“武堡主两招才落败。”

“两招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武同春真正地激动了，想不到父亲号称“无敌剑”，竟然只能接“乾坤一剑”两招。他同时也明白所谓救治人的原因了。以自己目前的修为，能与“乾坤一剑”放手一搏么？心念之中，将头连点，道：“晚辈明白夫人的意思了，是要晚辈与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不知道如何称呼“乾坤一剑”，因为他连对方的姓都不知道。

“墨杖夫人”接话道：“老身把话说明白些，拙夫回家之后，老身便禁止他再出江湖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树大招风，名高遭忌，防止被人暗算。”

“他……”一个字出，觉得不妥，改口又道：“老前辈肯么？”“当然不肯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是老身想出了一个妙法，每年派人到江湖上打听一次，如发现杰出剑手，便邀来印证一次……”

“几十年来都这样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结果仍然没有对手？”

“是如此，他的目的并非为名，而是为了满足剑癖。”“晚辈蒙召就是为了这个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晚辈该如何做？”

“尽量胜他，让他息了找相当对手放开一搏的念头，也可以说是让他了却这生平之愿，安下心来度晚年。”

武同春本来没有争胜斗强之心，但为了当年父亲两招落败这句话，他要尽力一试，否则，无双堡这三个字便成了讽刺了，当下沉声道：“晚辈成么？”

“少侠既被称许为‘第一剑手’，不会是浪得虚名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有句话先说明，以免发生不良的后果。”

“夫人明示？”

“拙夫蛰伏了这多年，性格变得更加怪癖，话虽是印证剑术，不过……他很可能收不住手……”

武同春心头一紧，道：“难道会演成流血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沉凝地道：“有此可能，少侠如果不愿冒这险，可以离开，此事作为罢论。”

武同春笑笑道：“身为武士，有些险是必须冒的，而且这是相对的问题……”

“墨杖夫人”垂眉想了想，道：“少侠，老身有个无礼之请。”“夫人请讲？”

“如果少侠功力胜过拙夫，请点到为止。”

“当然！不过……”

“少侠不必说老身也知道，这请求迹近自私，如果万一少侠力有不逮，老身会全力阻止发生不愉快的事。”“好，就此一言为定！”四支牛油巨烛，把小小的角院照得通明如昼。

武同春岳峙渊停，与“乾坤一剑”对立。

阶沿上，“墨杖夫人”拄杖而立，神情相当凝重。现场只三人。

“乾坤一剑”白发萧萧，但神充气足，只是面目冷漠得怕人。

武同春沉吟地开口道：“能有这机会向老前辈讨教，晚辈深感荣幸。”

“乾坤一剑”声音不带半点感情地道：“什么荣幸不荣幸，这些套语少说。你今年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三十不到！”

“老夫比你大了一倍有奇，如果你没把握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老夫落个以大欺小的污名。”

“在没讨教之前，无法判定有没把握。”

“那你是定意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号称‘第一剑手’？”

“那是别人胡乱加的头衔，晚辈从未以此自居。”“老夫生平最恨沽名钓誉，浪得虚名之徒，那对剑道是一种玷辱。你听清楚，今夜之斗并非印证。”

“墨杖夫人”老脸为之一变。

武同春胸有成竹，淡淡地道：“那该是什么？”“乾坤一剑”一字字有

力地道：“如果你虚有其表，可能会流血五步。”

笑了笑，武同春道：“如果晚辈侥幸能接下老前辈几手呢？”

“乾坤一剑”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你能接得下三剑，从此武林中将再没有‘乾坤一剑’之名。”

武同春气定神闲地道：“那大可不必，武学无止境，名手代有所出，根本就不可能所谓天下第一，何必斤斤计较得失呢？”

“乾坤一剑”瞪眼道：“你还不配教训老夫！”

武同春口角一撇，道：“据理而言罢了，怎能称之为教训。”

“乾坤一剑”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少逞口舌之利，拔剑！”随说，手中剑出了鞘。

武同春徐徐亮出霜刃，作出了大异一般剑术的起手式。

“乾坤一剑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慢着，你得先交代门户，老夫至少要知道你的份量？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，据“墨杖夫人”说，当年父亲在对方手下两招落败，自己纵然不争名，但对父亲而言，总是件生平憾事，身为人子，自不能无动于衷，当下沉声道：“无双堡门下！”

“乾坤一剑”显然很震惊，栗声道：“你是‘无敌剑’武进门下？”

一咬牙，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乾坤一剑”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好，很好，你真是名门出身，还够份量，准备！”

武同春胸中豪气大盛，他决心要扳回父亲“无敌剑”的名誉，凝声道：“请！”

双方闭上口，凝神对峙。

场面冷寂下来，但空气却紧张到了极限，武同春丝毫也不敢松懈，他面对的，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只要些微失误，便将遗恨。

双方成了雕像，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，人与剑已成为一体。

“墨杖夫人”似乎也同化了。

空气冻结了，谁也无法逆料结果是什么。

时间一分一秒地消逝。

场面充满了萧杀之气，剑身映着烛光，泛出可怕的冷芒。双方的气势，都无懈可击。

彼此心里明白，碰上了生平劲敌，胜负取决于刹那之间。半个时辰！

一个时辰！

在比斗的双方，没感觉到长时间的消逝，因为心无二念，而旁观的“墨杖夫人”可不不然了，一个时辰有十年那么长，尤其有一个是她的老伴，她当然关切，堆满皱纹的前额，缀满了汗珠。

“呀！”

“呀！”

暴喝声撞破了凝冻的空气，不知是谁先出的手，当然出手是有先后的，但太微了，简直分不出来。

只见两道不同色的剑光，闪耀绞扭，乍起倏灭，碰击声清越绕空，久久不绝，令人心胆俱寒。

双方的距离，拉长到一丈，不知到底是谁退了多少步。太快了，只那么

一瞬，场面又是静止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武同春戴着面具，看不出脸上是什么表情。

“乾坤一剑”老脸可就难看了，连连抽动之后，狂声大叫道：“我输了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深深透了一口气，脱口道：“天啊！多美好的结局。”

武同春内心激荡如涛，他胜了，还好像是在梦中，能一招而胜“乾坤一剑”，他自己也不敢相信。

半晌，他才冷冷地吐出了几个字：“晚辈侥幸了！”

“锵”地一声，“乾坤一剑”的兵刃，成为两截，掉在地上。

武同春为之瞿然而震，同时也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怅惘，折剑，表示从此不再谈剑，事实上，“乾坤一剑”的确是一位相当超卓的剑手，自己如不是奇缘辐辏，这辈子休想与他对剑，当下期期地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……十分惶恐！”

“乾坤一剑”仰天狂笑数声，道：“老夫算了生平大愿。‘冷面客’，你是百年来第一剑手，老夫从此以后再不谈剑了！”话说的很豪迈，但掩不住失败者落寞之情。

武同春很想安慰对方几句，可是不知如何措辞，怔在了当场。

“乾坤一剑”缓缓转身，离去。

一个无敌剑手，就如此结束了武士生涯。

“墨杖夫人”略显激动地道：“心狱已破，他可以安享余年了，老身谨此致谢！”

武同春收起了剑，道：“不敢当夫人谢字，晚辈放肆了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展颜一笑道：“少侠的确是百年罕见奇材，不愧第一剑手之称，老身折服。”

武同春讷讷地道：“夫人谬赞，晚辈不胜惶恐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侧身肃客，道：“大厅里坐，容老身稍尽地主之谊！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地道：“晚辈尚有约会，就此告辞！”

“少侠如此就走，岂非令老身不安？”

“往后如有机会时，当再拜谢。”

“少侠一定要走？”

“是的，请恕失礼！”

“此番借重少侠鼎力，治愈了拙夫剑癡之症，使其得以自心狱之中解脱，成为正常人，这是殊恩大情，老身愧无以报……”

严格说起来，这种治法，近于残忍，一个盖世剑手，硬设法要他落败，实在是空前绝后的怪事。

武同春笑笑道：“这是晚辈愿意的，说不上恩，也谈不上情。”

“墨杖夫人”情意殷殷地道：“此刻距天明已经不远，无论如何屈驾容老身敬一杯水酒，少侠如要坚拒，便是不赏面了。”

武同春暗付：“白石玉说过，等候到日午前，现在已将黎明，他很可能不在原处，而且‘墨杖夫人’留客情殷，不答应便是无情！”心念之中，道：“晚辈应命！”

“墨杖夫人”下阶落院，拣起地上断剑，凝视了片刻，老脸泛起了一阵异样的表情，显然，她表面上故作无事，内心仍然不免有所感触，武人好名，千古定例，而她却毁了丈夫的名。

武同春胜了“乾坤一剑”，并没有欣喜的感觉，反而觉得空虚，他也无法分析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。

久久，“墨杖夫人”才回过神来，道：“请随老身来！”

刚刚进入厅中坐定，那管家老者随即出现。

“墨杖夫人”道：“李管家，有事么？”

老者躬身道：“酒菜业已齐备，该摆在何处？”

“墨杖夫人”想了想，道：“就搬来此地吧！”

老者应命而去，不一刻，原先的两名侍女和两名粗婢，端来了酒菜器皿，拉桌布椅，只片刻便已舒齐，粗婢退下，两名侍女留侍。

“墨杖夫人”肃客入座，开始饮宴，富豪人家的派头，高贵的器物，配以精致的菜肴，在一般的酒店是享受不到的。天明、日出，酒兴阑珊。

武同春正待开口告辞……

管家的老者，形色仓惶，匆匆走了进来，栗声道：“禀夫人，天地会特使在外厅求见！”

武同春意外地一震。

“墨杖夫人”变色道：“什么，天地会特使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要面见夫人！”

“奇怪，老身从不干预江湖事，天地会怎会找上门来？”“夫人能接见么？”

“好，老身马上到！”

老者躬身退了出去。

武同春忍不住道：“天地会特使上门，准没什么好事！”“墨杖夫人”皱了皱眉头，道：“少侠宽坐片刻，老身去去就来！”

武同春欠身道：“夫人只管请便！”

他本待要走，听说天地会遣特使来到，他不想走了，好歹得知道下文，说不定与自己有关。

两名侍女伴随“墨杖夫人”离去。

武同春枯坐了片刻，起身到小院中踱步，猜不透其中蹊跷，想出去看看，又怕节外生枝，给主人带来麻烦，因为他与大地会之间水火不容。

突地，侍女之一匆匆奔来，抓起“乾坤一剑”自折的两截断剑便走。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开口道：“姑娘，怎么回事？”侍女吐口气，道：“对方要逼迫主人加入天地会！”目芒一闪，武同春道：“要这断剑何用？”

侍女道：“夫人要以此证明家主人已经退出江湖！”说完，掉头疾去。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尾随而出，到了外厅边，只听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：“夫人，本特使奉命以礼敬请，请夫人三思！”话声入耳，不由血脉贲张起来，他听出是天地会巡监童光武的声音。

“墨杖夫人”悻悻的声音道：“重特使，请上覆贵会主，拙夫已折剑为誓，退出江湖。”

“这很难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敝会主一旦决定一件事，从不更改！”

“这……岂非强人所难？”

“尊夫当年名震寰宇，剑下无二招之敌！这等身手，弃之太可惜，该在武林中一展雄才，共襄伟业。”

“老身无法应命！”

“夫人可要想好了，本使重说一遍，敝会主不会改变已经决定的事。”

“又怎么样？”

“本会一向的原则是，非友即敌，而本会不轻易放过敌“是威胁么？”

“随便夫人怎么解释，本使告辞，明日午正，将再造府聆取回音。”

“不送！”

“免！”

武同春意念一转，赶紧闪入角门，他不愿在此地现身动手，以免增加“墨杖夫人”夫妇的麻烦。

童光武昂首而去。

武同春疾趋厅门，抱拳道：“夫人，晚辈告辞，有急事待办！”

不等“墨杖夫人”的反应，立即转身向外走去，到了庄门外，只见五骑马已在十丈之外了。

审视了一下形势，武同春斜里掠身抄截，疾逾鹰隼。童光武一行五骑，奔到了岔道口。

“停住！”喝话声中，武同春现身出来。

童光武厉叫一声：“冷面客！”

四名随行武士，一听“冷面客”之名，登时面色惨变。武同春冷极地道：“下马！”

童光武陡地一夹马腹，那匹坐骑拨开四蹄，狂奔而去，四名手下也跟着催马，武同春冷哼一声，展开身法，两个起落，与童光武的坐骑驰了个并齐。

手掌挥处，童光武离鞍而起，飘落地面，那骑空马，眨眼便没了影儿，四名手下，那敢停当，乘机溜去。

武同春兀立在童光武身前，寒声道：“姓童的，拔剑自卫！”童光武自忖不是武同春的对手，但却脱不了身，硬起头皮道：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从牙缝里进出两个字道：“杀你！”

童光武虽说不是武同春的对手，但也并非庸手，而且身为江湖第一大帮会的巡监，当然不能表现得太窝囊。“呛”地拔出剑来，冷厉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少张狂！”霜刃徐徐出鞘、横起。

随着武同春的霜刃出鞘，现场顿时充斥恐怖的杀机。走不脱，只有拼命一搏，童光武聚气凝神，准备全力以赴，现在，他唯一的希望是有援手来到。

但，这只是梦想，事实上不可能，天地会中除了会主没与武同春交过手外，找不出堪与匹敌的高手。

武同春冷酷地道：“童光武，本人特别让你先出手，免得你死不瞑目。”

事实如此，童光武也不想口头上相斗，沉哼一声，手中剑倏然划出，意存拼命，出手的势道相当惊人。

他曾挑战过武同春，但当时武同春并未施展玄黄剑法。白光腾起，闷哼倏传，童光武连退了四五步，脸孔起了抽扭，长剑下垂，持剑的手鲜血长流。

武同春欣身上步，寒声道：“姓童的，现在你死而无怨了！”情急拼命，童光武猛然挥剑。

“锵”地一声，童光武的兵刃脱手飞去，武同春的剑尖，抵上他的心窝。

童光武面色倏呈死灰。

暮在此刻，一个声音道：“你不能杀他！”

武同春收剑回身，一看，来的竟然是白石玉，登时杀机更炽，怒声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我说你不能杀他！”

武同春咬牙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然有极大的理由！”

“什么理由？”

“将来你就知道。”

“白石玉，你也是本人要杀的对象，你自身难保，还庇护别人？”

“那是另外一回事！”

武同春冷极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先杀他再宰你。”

白石玉面不改色地道：“你绝对办不到，你下手，我便出手，现在我俩之间的距离是三丈，但我不会比你慢，他倒下，你一样倒下。”

武同春愤怒交迸，但也十分困惑，他想不透白石玉为什么要维护童光武，当下一挫牙道：“你无妨试试看？”说着转身……

白石玉厉叫一声：“躺下！”

武同春曾吃过他的亏，可真的不敢大意，闻声之下，藉转身之势，斜斜闪出两丈之外。

童光武乘机电闪而遁。

白石玉面带冷笑，看样子他没真的出手。

只是虚张声势，制造童光武脱身的机会。

武同春恨到了极处，一个飞弹，迫到白石玉身前八尺之地，半话不吭出手就是一剑。

白石玉似看准了武同春会来这一手，在剑芒闪动的同时，

划了开去，动作快捷得似幽灵般。

套一句俗话，武同春气得七窍冒烟，对方凭仗身法，不肯正面应战，功力再高也是枉然，气极狂吼道：“白石玉，你是男子汉么？”

白石玉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：“随便，男人、女人，不都一样是人。”

武同春牙痒痒地道：“你庇护童光武的目的何在？”白石玉道：“受人之托！”

武同春瞪眼道：“谁？”

白石玉一字字地道：“黑纱女！”

武同春心头狂震，张着口说不出话来。

“黑纱女”竟然会托白石玉庇护童光武，这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怪事，“黑纱女”是天地会的敌对者，曾有不少会徒毁在她的手下。

而童光武是天地会的巡监，又是会主千金“魔音女”的爱人，这关系怎么也拉不上。

白石玉相当狡猾，一定是他信口开河，他之纵走童光武，一定另有原因。

武同春忍着气镇定了一下心神，寒声道：“白石玉，你说‘黑纱女’托你维护童光武？”

白石玉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不错，正是如此！”

“为什么！”

十七

“她没说，在下也不知道，总是有原因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，而你答应了？”

“那是没办法的事，在下不敢拒绝她。”

“真的是如此？”

“假不了！”

武同春冷极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答应替她保护别人，她有没有答应保护你？”

白石玉眉毛一扬，道：“有的，有的，这是条件互惠。”目中杀芒一闪，武同春脚步一挪，道：“我现在杀你，她也会现身保护？”

白石玉耸耸肩，微一莞尔，道：“兄台，如果在下不跟你正面交手，你便杀不了在下，而在下之所以改变当初的诺言，是‘黑纱女’一再交代的，并非在下出尔反尔。”

武同春不屑地道：“当然，很好的藉口，但那是你与她之间的事，跟本人无涉，她保护你，本人杀你，是两回事，对么？”白石玉声音一冷，道：“在下说过这件事是场天大的误会，兄台何不先问问华锦芳本人，明白情况之后，再找在下理论？”

武同春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眼见是实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你们可以诡词以辩……”

白石玉道：“兄台的心意在下明白，其实何必替武同春操心，他不会戴绿头巾的！”

这句话，像一柄利剑直插入武同春的心房，这是他心灵上无法弥缝的巨创，这巨创使生命对他失去了意义。他曾经考虑到解脱，只是为了女儿遗珠，以及欠人的，人欠的，他必须有所交代，所以才活下去。

他开始发抖，目中的厉芒似乎锐利得可以杀人，一颗心在滴血……

白石玉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大丈夫难免妻不贤，子不肖，看开些，不必太认真。”

每一个字，都像钻心的利箭，这是有意而恶毒的讥讽，武同春双目几乎要喷出血来，狂叫一声，霜刃暴然挥出，森寒的剑气，裂空电卷。

一声惊叫，白石玉退射两丈之外，胸衣已裂了口。武同春揉身疾进，又是一剑扫出。

白石玉飞泻而去，翩若惊鸿。

武同春狂喘着，是激愤过度的缘故，他没追去，他自知在身法上斗不过白石玉，追去是白费气力。

太阳已升得老高，武同春像置身在黑暗的激流中，旋转，升沉、撞击、昏昧，又像被宰割，撕碎，这是无形的炼狱。“得！得！”是杖头点地的声音。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回到现实，抬头望去，来的竟然是“鬼叫化”，忙迎了上前，拱拱手道：“您老怎么会到此地来？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找您老弟呀！”

武同春收了剑，道：“您老找在下有什么指教？”“鬼叫化”左右一张顾，显得很神秘地道：“附耳过来！”到底什么事如此神秘？武同春挪步靠近前去，只觉穴道猝然一麻，连意念都不及转，便栽了下去。

“鬼叫化”老脸倏沉，再伸杖加点了武同春三处大穴。武同春骇异莫名，他做梦也估不到老化的子会对他猝然施袭，穴道被制，但口还能开，厉声道：“您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鬼叫化”语冷如冰地道：“小子，我老要饭的终生打雁，却被雁啄瞎了眼，错把你小子当一个人看待，今天非宰了你不可！”

武同春满头玄雾，激动地道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“鬼叫化”厉声道：“别跟我老要饭的装佯，侈自己做的事自己明白！”

武同春瞪眼道：“在下做了什么？”

人影闪晃中，三名老丐与一名中年魁梧丐者，武同春认得这中年丐是“鬼叫化”的传人“大力丐”，膂力相当惊人。四人现身之后，立即各占位置，每个人的脸色都相当难看。

“鬼叫化”一挫牙，道：“你为什么对本帮邱长老下毒手？”心头猛然剧震，武同春惊叫道：“邱长老……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其中一个额有疤痕的老丐冷厉地道：“本帮规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你杀害本帮长老，就得偿命。”

武同春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这实在是黑天的冤枉。“鬼叫化”一顿手中打狗棒，狠瞪着武同春道：“你小子不承认也得承认，看这个……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一声破布，展开亮在武同春眼前。

破布上赫然是五个血字：“凶手‘冷面容’！”

武同春狂激地大叫道：“这从何说起？”

“大力丐”悲愤至极地道：“这是邱长老遇害临死前写在衣襟上的，我们在善后时发现撕下。铁证如山，老子今天要活割你。”

另一老丐接着道：“死人当不会说谎！”

“鬼叫化”紧跟着道：“杀人必有原因，小子，你杀人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武同春哭笑不得，喘了口大气，道：“根本就没这回事，您老何不静静地想想，在下有什么理由杀害贵帮长老？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现在就是问你理由。”

“没这回事，那来理由！”

“那是说死老诬栽你？”

“这当中……定有蹊跷！”

“你承不承认都是一样，反正罪证确凿，赖不掉的。”武同春气极大吼道：“在下没杀人！”

“大力丐”脚步一挪，道：“师父，让弟子活裂了这狠子！”“鬼叫化”抬了抬手，道：“且慢，反正他逃不了，非要他说出原因不可。”

武同春心乱如麻，怎么也想不通邱长老何以会留字指自己是凶手，深深一想之后，力持镇定道：“贵帮邱长老在何处被杀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离三十里的龙头驿。”

“龙头驿？……在下根本没去过。”

“你还要狡辩？”

“怎么能硬指在下是凶手？”

“血字，还有……邱长老身上仅中一剑，没有反抗迹象，只你有这份能耐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“昨晚。”

“昨晚？”

“不错，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松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下打从昨天下午起到现在，在替人办事，有人可以证明。”

“鬼叫化”眉毛一挑，道：“你替谁办事？”

武同春略一踌躇，为了洗冤，只好据实道：“墨杖夫人！”“鬼叫化”动容道：“墨杖夫人，你替她办什么事？”武同春道：“事关别人隐私，您老可以找她问问，在下不便绕舌。”

“她住在哪里？”

“离此不远，向西北行，可以看到一幢巨宅，那便是她夫妻住处。”

“夫妻……你是说她丈夫‘乾坤一剑’还在人世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好，老要饭的马上去查，在事实真相未明之前，仍得要委曲你一下，先放开你三成功力……”说着，用杖头在武同春身上点了两点。

武同春站起身来，功力是回复了些许，但只能帮他行动，谈不上反抗或交手，他并不恨“鬼叫化”。“鬼叫化”对他如此。已经算是很宽大了。

“鬼叫化”一摆手，道：“你们在附近待命！”四个丐帮高手，齐齐应了一声，施礼而退。

“鬼叫化”这才偏头问武同春道：“你带路，走吧！”武同春无话可说，举步便走，他只希望“墨杖夫人”能证明他的无辜，然后再追查这桩公案。

如果死者所留血字是真，那无疑是有人冒名行凶。不到半个时辰，来到了“墨杖夫人”居住的巨宅，武同春上前扣动门环。

奇怪，许久没人应门，连半点回响都没有。

“鬼叫化”冷冷地道：“你如果玩花样，老化子要你好受。”武同春报以一声苦笑，继续叩门，久久，仍无任何反应。“鬼叫化”不耐烦地道：“你到底捣什么鬼？”

武同春不答他的腔，心里想：“自己离开此地到现在，至多是两个多时辰，大白天又不是晚上，是不愿见客么？”心念之中，报出了名号，还是寂然。

“鬼叫化”又开口道：“这真是‘墨杖夫人’的住处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为何没反应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别敲了，越墙而入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别这那的，我们进去！”

两人越墙进入。

武同春凭记忆穿门入户，一路不见人影，心里大为嘀咕，不久，来到与“乾坤一剑”较量的小院，仍是一片死寂。入厅一看，只剩下些粗重家俱，那些精致值钱的摆设，全不见了，窒了窒，脱口道：“搬了家了！”

“鬼叫化”冷冷地道：“你是说宅主人弃家他去了？”“除此别无解释。”

“这证明了什么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有？”

“在下可以发誓，绝无半句虚语。”

“那本帮的邱长老，是死说谎的了？”

武同春木然呆立。

“墨杖夫人”夫妻会弃庄而去，这是做梦也估不到的事，没了人证，说什么也不能使人采信。

“鬼叫化”冷森森地道：“这里本是个空无人住的庄宅，你故意信口编了这故事，企图脱罪，是吗？嘿嘿，你未免太幼稚了。”

武同春努力一咬牙，喃喃地道：“怪事，三个时辰不到，人去宅空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怒声道：“你到底想打什么歪主意？”

武同春万般无奈，只好把昨夜入庄之后所发生的一切，及迄童光武以天地会特使的身份，来此威迫“乾坤一剑”加盟的经过，说了出来。

“鬼叫化”眉头连皱，思索了片刻，道：“你等着别离开！”立即越屋而去。

真是人如其号，形同鬼魅，武同春没有逃的念头，他知道丐帮弟子遍天下任何人也逃不过追踪，事出蹊跷，逃不能解决问题。

目前，他急于要做的是自解穴道，恢复功力。

于是，他就地趺坐，急运“玄黄经”所载的至上心法，仅仅盏茶工夫，被制的穴道竟然冲开，他喜不自胜地站起身来。“鬼叫化”去而复返，紧锁着眉头道：“老要饭的相信你的话！”

武同春大感惊奇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各厅房箱笼什物不少，而且很干净，没有积尘，证明不是空屋，厨下还有酒菜剩余，证明是匆匆离去。“你不逃走，证明你胸怀坦荡……嗯，如果老叫化的判断不错，宅主人是为了逃避天地会的凶焰。”

武同春大为叹服“鬼叫化”的观察入微，析理合情，点头道：“在下拜服您老的察微观理！”

“鬼叫化”冷冷地道：“这只是说你小子所说的关于宅主人的话不假，并非相信你没杀邱长老。”

武同春从鼻孔里嘘口气，道：“在下与邱长老无半面之缘，连听都没听说过，有什么理由杀他？”

“鬼叫化”凌厉的目芒直照在武同春面上，沉疑地道：“邱长老在本帮中号称智多星，做人修养都到了家，他不会无中生有，留字陷害你。

“还有，武少堡主久不出面，而你用他的剑，又有‘玄黄经’的武功，你提不出合理的解释，老要饭的认定你是一个心怀叵测的可怕人物。”

武同春很想抖露真面目，考虑了片刻之后，又打消了这念头，淡淡地道：“您老现在准备把在下怎么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杀人者死！”

武同春功力已复，根本就不在乎了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您老的意思，是要取在下的性命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不错，就是这意思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您老恐怕难以如愿了。”

姜是老的辣，“鬼叫化”目珠一转，厉声道：“你已经自解了穴道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正是这句话。”

“鬼叫化”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，愕然望着武同春。武同春泰然地道：“关于贵帮长老遇害的事，在下认为是一项恶毒的阴谋，您老冷静地想一想。”

“鬼叫化”期期地道：“邱长老所留的血字……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便是症结所在，杀人嫁祸，必有目的。”“鬼叫化”目

中凌芒一闪，沉重地道：“你完全否认做过这件事？”

武同春断然地应道：“是的！在下郑重否认！”

“会是谁干的呢？”

“在下一定要追出嫁祸的凶手。”

“本帮也不会放过！”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话说在头里，在真凶没追出之前，你老弟仍脱不了嫌疑。”

“当然，这点在下明白。”

“鬼叫化”闭口锁眉，脸色不断变幻，似在考虑一件重大的事，半晌之后突地一拍脑袋，道：“对，只有这么办！”武同春迷茫地道：“您老想到了什么？”

“一个妙策，可以使对方自动现形。”

“噢！什么妙策？”

“你必须死一次！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栗声道：“死一次？……人，能死几次？”“鬼叫化”趋近武同春身边，低语了一阵，道：“如何？”武同春深深一想，道：“好是好，不过……如果对方不上钩呢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好歹总得要试上一试，行不通再想别的办法。”

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好，就这么办吧！”

“鬼叫化”吐口气，道：“老要饭的这就去安排，你也开始行动，记住时间地点，如果中途情况有所改变，老要饭的会着人通知你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您老请吧！”

官道上，武同春踽踽独行，他保持最高警觉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行人。不久，果然发现被人盯上了梢，暗忖：“这第一步算成功了，希望不露破绽。”

正行之间，一个黄衣白发拄杖老人，迎面而至，他立即明白这是行动的第二步，这场戏必须演得逼真。

双方接近，黄衣老人沉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武同春停了下来，他身后跟踪的人也停下来，趑趄向道边林中窥机。

黄衣老人上下打量了武同春几眼，宏声道：“你……莫非就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武同春冷冰冰地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，您老有何指教？”黄衣老人脸色一沉，道：“两月之前，有个叫裴永昌的年轻剑手，死在你的剑下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有这回事，但那是公平决斗。”

“公平么？”

“当然，各凭艺业，并未使任何手段。”

“不对吧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比武较技，旨在互相切磋，应该点到为止，你为何杀人？”“兵凶战危，难免有失手。”

“他已经认输，你不放过他，继续施杀手，这并非失手，是有意杀人。”

武同春目芒大张，寒声道：“您老是兴师问罪之？”黄衣老人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不错，老夫要替爱徒讨回公道。”

武同春故意大声道：“裴永昌是您老的传人？”

“嗯！唯一的传人。”

“这公道如何讨法？”

“你自己说过的，各凭艺业，生死不计。”

“那是死亡挑战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您老如何称呼？”

“黄衣修罗！”

武同春怔了怔，向后挪了一个人步，振声狂笑起来。黄衣老人怒喝道：“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武同春敛住笑声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您老真的是‘黄衣修罗’？”

“为什么不是？”

“听闻传言，‘黄衣修罗’三十年前，死于东天目主峰之顶，难道说死了的人还会复活？”

“那是以讹传讹，老夫只是藉此归隐而已。”

“您老真的是……”

“半点不假。”

“就在此地解决么？”

“不，那会惊世骇俗，同时老夫也不希望这事传出江湖。”“那……”

“三日之后，老人在伏牛山通天岩等你，不见不散，不死不休，你敢来么？”

“笑话！”

“一言为定，三日后在通天岩头见面，老夫再说一遍，不许第三者知道此事，希望你不会怕死而失约。”

“怕死？哈哈哈哈，到底死的是谁，现在言之过早。”“很好，三日后见！”

黄衣老人扬长而去，武同春也举步离开。

那盯梢的从林中现身出来，点点头，从侧方狂奔而去，武同春有意无意地回头瞟了一眼，顺官道缓缓行去。日头歇山，万道霞光染得通天岩一片璀璨。

岩头寸草不生，朝西的一面下临绝壑。

此刻，一个黄衣老人兀立在岩顶上，映着晚霞，仿佛一尊全身神像。

这老人，正是“鬼叫化”所安排，化身“黄衣修罗”，与武同春约斗的一位丐门长老。

在另一边的峰头林间，隐伏着三条人影，在监视岩上的动静，相距约莫三十丈，中间是一个马鞍形的山凹。不久，一个儒衫飘飘的人影，轻登巧纵，上了通天岩，他就是践约的武同春。

双方对立，不知交谈些什么。

然后双方对峙，作出准备交手之势。

黄衣老人用的是杖。

两条人影，在晚霞中僵化了，绝顶高手决斗，是不同凡响。良久，日头沉落山巅，剩下山头一片返照，岩头顿呈黝暗。剑杖交挥，双方终于动了手。

远望，分不清招式，但可以看出打得相当激烈，杖剑碰击之声，遥遥可闻，这是一场生与死的决斗。

约莫盏茶工夫，剑杖突然交叉胶着，激烈的场面，顿时变成冷寂，双方

拼上了内力，人影移动，互有进退，显示功力相等。

在没结束前，无法预测究竟鹿死谁手，可惜的是岩头光秃，藏不住人，没有人能近观，只能遥望。

人影逐渐逼近岩边，从拉锯的情形看，双方有意把对手迫落悬崖。

又僵持了盏茶时间，变化突起，剑杖分开，交击，人影踉跄，分而又合，然后，双双坠落绝壑，一切寂然。

剩下空落落的岩头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。

暮色苍茫中，三条人影登上了岩头，探视了一阵之后，也离开了。

岩下约莫三丈的壁间，是一个凹入的石窟，无论上望下视，都看不出来。

窟里，武同春、“鬼叫化”、“大力丐”和黄衣老人围坐。黄衣老人已去了化装，回复了乞丐的本相，他是丐帮排行第三的长老“千面神乞”尤五常。

武同春显得余悸犹存地道：“在下实在担心万一下面的绳网没兜住，那可真的要假戏真做了。”

“鬼叫化”笑笑道：“人命关天，哪能马虎！”

“千面神乞”道：“虽说是表演，老叫化可真捏了把冷汗，剑是不长眼睛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耸耸肩，道：“总算过去了！”

目光扫向“大力丐”，又道：“你陪尤长老先离开此地，连络小子们，看看这一着棋的结局。”

“大力丐”应声站了起来，“千面神乞”相继起身，拿起备好的飞抓，出窟揉升而去，窟里剩下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。

武同春开口道：“下一步棋怎么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沉声道：“得等知道结果之后才能安排。老弟，现在江湖中已经没有‘冷面客’其人了，你得改头换面，先把面具取下。”

武同春登时大感为难，面具一除，真面目便将暴露，而自己帷薄不修，实在不愿以真面目出现江湖。

但，如何拒绝呢？

“鬼叫化”察微知隐，立即接下去道：“老弟别担心疤痕见不得人，老要饭的这儿另有面具代替。”

打蛇随棍上，武同春硬着头皮道：“那就请您老先赐面具！”

显然，“鬼叫化”并不知道武同春已经复容，还认定他是“鬼脸客”，当下从怀中取出一副带须的面具，递与武同春。

武同春背转身去，换下了原来的面具，交还“鬼叫化”。

“鬼叫化”端详了武同春几眼，道：“很好，像个落寞的老秀才，把衣衫也换换，在你身后，早预备好了。”

武同春用手一摸，身后果然有包衣物，当下依言交换了，然后两人攀登岩顶，初升的月亮，照得岩头一片通红。

武同春这才有机会看到自己的打扮，换上的是一袭失去了本色的古旧蓝衫，皱且不说，肩头还有补钉。

脸看不到，但摸到的像一辈子没梳理过虬结须子，就知道绝高明不到那里。

“大力丐”迎了上前，冲着武同春一笑，道：“有意思，老而走落末路，够可怜，差不多可以加入本帮了。”

“鬼叫化”大声道：“少废话，情况如何？”

“大力丐”赶紧躬身道：“禀师父，事后曾有三个人来到现场。”

“鬼叫化”双睛一亮，道：“什么样的人？”大力丐”道：“大有来头，天地会总护法‘东海大豪’江浪，巡监‘天南一剑’童光武，另一个是神出鬼没的灰袍老者。”

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脱口道：“灰袍老者便是天地会副会主牟英山。”

“鬼叫化”栗声道：“这么说，是天地会的阴谋……”

武同春咬牙道：“早该想到，对方对在下是志在必得，所以才施展这借刀杀人之计。”

“鬼叫化”激动地道：“策谋是天地会，直接下手杀害邱长老的该是谁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不出他们三人之一。”

“鬼叫化”沉思了片刻，悠悠地道：“这事还得要深入查证，目前不能遽下断语，对方之来，也许是跟踪‘冷面容’者弟，说不定与邱长老之被害无关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他意识到“鬼叫化”的话含有深意，邱长老临死前留血字，指自己是凶手。

在真凶未追出之前，自己仍脱不了嫌疑，心念一转，道：“邱长老留在衣襟上的血字，安知不是凶手所为？”

“鬼叫化”冷冷地道：“是邱长老亲自指书。”

武同春不解地道：“指书也能看出笔迹？”

“大力丐”接话道：“不是笔迹问题，一垂死的人，就是用笔也无法从容书写，是暗符，那暗符除了掌门和各长老之外，没人认得，各长老皆有其独特的符志，旁人是冒充不来的。”

武同春顿口无言，事实可以想见，下手者定是化装成自己的形象。

“鬼叫化”又道：“此地不能久留，以防功亏一篑，现在江湖上将再没有‘冷面容’其人，如果再出现，便是冒充者，也就是凶手。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会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瞪眼道：“小子，多用用头脑，‘冷面容’与‘黄衣修罗’秘密决斗，两败俱亡，在对方心目中，没有别人知道，第一剑手这名头大可利用！”

“大力丐”想了想，道：“如果真有‘冷面容’出现，本帮该采什么行动？”

“鬼叫化”吹口气，道：“你小子就是不用心去想，讨债，那还用说。”

“大力丐”脱口又道：“如果不出现呢？”

“鬼叫化”不耐烦地道：“你怎么问个没完？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难道这不该问？”

“鬼叫化”白了“大力丐”一眼，转向武同春道：“老弟，离开此地之后，我们分头追凶，你可千万不能露出破绽，以你的内功修为而言，改变声音当不难。”

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这点在下省得！”

“鬼叫化”又道：“还有，遇事谋而后动，不要操之过急！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目前，我们暂时认定这桩血案是天地会的杰作，可以朝这方向去查探，如果今晚的棋子不落空，对方一定有所行动”

“在下该用个什么称呼才切合身份？”

“你是说配合面具与装束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这倒可随便，你戴的面具是老要饭的刚刚出道，还没加入丐帮之时，得自一个江湖怪人，一共有五副之多，并非剥自什么有名头的人物，你看着办好了。”

“大力丐”接口道：“师父，看他这副德性，弟子想起一个人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嗯了一声道：“你想起谁来了？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记得五年前，弟子伴随师父北上主持支舵立坛大典，在半路上碰见一个路倒，是弟子掩埋的，叫什么……真要命……”

武同春忍不住道：“真要命，是外号么？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两样都是！”

“什么两样都是？”

“也是名，也是号，不过，我……说不下来。”

“鬼叫化”偏头望望武同春，道：“你小子不提，我倒忘了，是有六七分相像，不过绝不可冒这名号，否则麻烦大了，犯不着去替死人顶缸。”

武同春好奇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真要命是甄耀明的谐音，所以亦名亦号，为人忽正忽邪，是个令人头痛的人物，不常现身露面。所以知道他的人不多，但凡是跟他打过交道的，不是恩便是怨，生前结的仇家不少，尽是知名人物。”

“老要饭师徒碰到他时，他已经离死不远，是被仇杀重伤

致死。”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此地不可久留，我们走吧，如果被人发现，这妙计便不灵了。”

三人下了通天岩，分道向山外奔去。

傍午时分，一个潦倒不堪的老秀才，来到了青莲居大酒楼的门前，望着那排场和进出人等的气派，有些胆怯，欲前又止。青莲居比起大城镇码头的酒馆，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但在新野，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饮食去处了。

这老穷酸，正是再次易寄的武同春，为了不惹眼，长剑用旧衣包裹了横提在手里，像这种大酒楼，并不适合他的身份。他是发现曾有过瓜葛的素心主婢进入此间，才跟踪来的。在门口专司迎送的小二走近前来，打量了武同春几眼，冷冷地道：“您老……别直挺挺站在门口挡路，找人么？”武同春故作有气无力地道：“想喝杯酒！”

小二不屑地再次打量了武同春一眼，用手遥指道：“那边街角有间小店，物美价廉……”

武同春气往上冲，瞪眼道：“怎么，你们要歇业了？”小二怔了怔，口角一撇，道：“您老脾气可是不小，我是好意！”

“什么好意？”

“一句话，此地不卖小吃，在这里吃一顿不上算。”“你以为老夫吃不起？狗眼看人低，老夫今天要大吃。”“大吃？”

“不错，大吃大喝一顿！”

“就……您老一个人？”

“难道还要宴客不成？废话。”

小二势利地道：“您老可得要先问问自己的荷包，答不答应。”

武同春气他不过，伸手摸出一个金镲子，亮了亮，揣回去，道：“够了”

么？”

小二直了眼，半晌才道：“您老请，小的引座！”进入大门，武同春一看，楼下座间没素心主婢的影子，大声道：“小二，老夫要上楼，找个清静的座位。”看在那金镬子份上，小二引武同春上了楼。

武同春一眼瞥见西耳小楼座位全空着，仅有素心主婢在座，正中下怀，用手一指道：“那边清静，就那里吧！”“不成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有位姑娘包了，不许人打扰。”

“宴客？”

“不，是小吃！”

“好哇！人家小吃可以，老夫大吃就不可以，没这样的道理，老夫非要那里不可！”说着，大步走去。

小二发了急，伸手去拉，但就是差那么几寸拉不到，追逐着，武同春已进入楼门，大刺刺地择座坐了。

素心与小青皱起了眉头。

小二忙趋近哈腰，尴尬地道：“请小姐包涵，这位……一定要坐这里，小的挡不住。”

素心望了武同春一眼，道：“算了，是位老人家，不打紧，反正我快吃好了。”

小二再次哈腰，连连致歉，然后才转到武同春座边，冷声道：“您老吃些什么？”

“一个冷盘，一壶花雕。”

“您老……不是要大吃么？”

“大吃也得一样一样来，摆多了倒胃！”

“晦气！”

“你放什么屁？”

“您老开口骂人？”

“骂你又怎样？你们到底卖不卖，欺我老人家有穷味是不是，不卖拉倒，我老人家歇会脚，照样付钱。”

婢女小青掩口而笑。

小二无可奈何，只好布上杯筷，嘟着嘴去了。

不久，端上了酒菜，又道：“您老还点什么？”

武同春白了小二一眼，道：“吃完再说！”

小二转身……

武同春大声道：“慢着，依规矩来，替老夫斟上第一杯酒。”小二转回身，那脸色可就难看了，万分不情愿地执壶斟酒。

武同春用筷子夹了一片肉在鼻孔前嗅了嗅，放回盘里，道：“这算什么味道，令人恶心，端走！”

小二瞪大了眼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

武同春也瞪眼道：“你没长耳朵，要你端走，钱照算，拣四个你们拿手的热炒，外带一蒸一炖，要上等的，可别打马虎眼。”

小二吐口气，强挤出一丝笑容，端了冷盘便走。

武同春放大了声音自语道：“狗眼看人低，只重衣冠不重人，人实在不能穷，穷了就不是人。”

素心侧头望武同春一眼。

武同春故作不知，端起杯子啜寡酒。

也只片刻工夫，小二用一个大托盘，把四碟二碗一次端上。

武同春悠闲地自斟自饮，心里在想：素心主婢，怎会出现新野？她是天地会主的女儿，但父女之间没有往来。她曾以彩玉牌解过自己的困，是个好女子，用什么方法能从她口里套出天地会主的来历呢？

一声幽幽长叹，素心开了口：“小青，你认为无双堡武少堡主还在人间么？”

武同春心弦为之一颤。

小青撇了撇嘴道：“小姐，忘了他吧，人家是有家室的人，在又怎样？不在又怎样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您就是忘不了？”

“唉！我何尝不知道这段情……只是场虚幻的梦，可是……一年多来，我抹不掉他的影子。”

“小青，也许我自幼丧母，也没有父爱，所以才特别重感情，我……一定要查出武同春的生死下落。”

最难消受美人恩，武同春大感惆怅，妻子死了，续弦华锦芳不守妇道，这段情未始不可接受。

可是想到“黑纱女”替亡妻向自己讨债，天地会与自己水火不容，一颗心登时凉了下来，下意识地猛灌一杯酒。就在此刻，脚步声起，一条人影，出现门边。

武同春抬起头，与对方目光相照，不由血行加速，来的赫然是天地会巡监童光武，忙收回目光，低头暗忖：“据‘大力丐’得到的消息，那晚在通天岩头，假作与‘黄衣修罗’决斗，双双

坠岩，事后童光武、灰衣人与该会太上护法曾现身当场查探，如跟定姓童的，也许能轧出苗头。”

童光武走近素心桌前，深深一揖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大小姐，想不到你在这里，真是幸会！”

小二跟了进来，堆着笑脸道：“公子爷，您赏光，是不是也在这里设座……”

童光武直勾勾地望着素心道：“大小姐，区区有这份荣幸能与你共桌么？”

素心冷冷地道：“我快要走了！”

童光武嬉皮涎脸地道：“区区希望敬大小姐一杯酒。”小青小嘴一撇，道：“童巡监，您不是快要与二小姐成亲了么？”

二小姐，指的当然是“魔音女”，这点武同春很明白。童光武尴尬地一笑，道：“区区对大小姐万分仰慕，常常梦想能有机会亲近……”

素心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小青，付帐，我们走！”

童光武厚着脸皮道：“大小姐对区区不屑一顾？”素心扳着脸道：“童大侠，我有事得马上走，对不起，失陪。不过有句话奉劝，如果大侠对舍妹三心二意的话，恐怕后果不太好！”

说完离座。

小青把一锭银子放在桌上，道：“小二，够么？”小二上前拿起银子掂

了掂，道：“太多了！”

小青道：“多的赏你！”

小二眼笑眉开，连连哈腰道：“谢小姐重赏！”

素心与小青相偕而去。

童光武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但仍厚着脸皮道：“大小姐走好，区区不送。”

小二又转身哈腰道：“请公子爷示下。”

童光武凶巴巴地瞪着小二道：“少噜嗦！滚开！”小二连连后退，口里道：“是！是！”

武同春心里暗自好笑。

童光武鼻子碰了灰，却把气出在小二的身上，恶恶臭，好好色，乃人之常情。

他对“魔音女”是虚与委蛇，主意却打在素心头上，如果“魔音女”知道他的用心，准有好戏上场。

笑声起处，一条蓝色人影出现门边。

武同春目光扫处，呼吸为之一窒。

来的竟然是白石玉，真的是阴魂不散。

这小子也现身此间，绝非偶然，不久前要杀童光武，被这小子所阻，声称是受“黑纱女”之托，这是个令人猜不透的谜。童光武一抬头，忙拱手道：“白兄，幸会！”白石玉哈哈一笑道：“童兄，的确是幸会，怎么，席终人散？”

目光扫向残席。

童光武讪讪地道：“不，区区刚到不久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小弟尚以为童兄是与刚出门的那位紫衣姑娘一路哩！既是如此，小弟作东，我们喝上两盅，如何？”童光武道：“哪里话，理应由区区作东！”

说着，转向远在一边的小二道：“拣你们拿手的精细菜做几样来，酒要上好的，快！”

小二连连打躬，挪了另一副桌椅，请二人坐下，然后狗颠屁股地去了。

白石玉坐的方向，正对武同春，不知是有意或无心，冲着武同春微微一笑。

武同春心里打了一个结，但想到自己再次易容，对方不是神仙，不会看穿的，心里随即也就泰然了。

童光武开口道：“白兄是路过么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可不是，真巧，碰上了童兄。”

“能结识白兄，真是三生有幸！”

“彼此！彼此！”

“白兄意欲何往？”

“赶场热闹。”

“赶热闹？”

“是的，小弟一向怕事，但却好事，所以喜欢赶热闹。”打了个哈哈，白石玉闪烁着目芒道：“童兄何必明知故问。”

童光武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白兄是指五月十五日，三官庙的事而言？”

白石玉颌首道：“这是大事，百里之内全传遍了，‘冷面客’约斗贵会

主，的确是震惊江湖之举，童兄当也是为此而来？”童光武点点头。

武同春骇然大震，但也兴奋欲狂，冒充自己行凶的，居然现身了，公然敢约斗天地会主了。

转念一想，觉得不对，这事大有蹊跷，难道是一项阴谋？据白石玉说，已然传遍百里，“鬼叫化”他们定会闻风而来。

小二端来了酒菜，替二人斟上酒，然后退下！

武同春再无法安静了，他必须研判这件事，想好行动的步骤。

五月十五，算来还有六天，既有这事发生，白石玉与童光武只好暂时放过，以免暴露身份，打草惊蛇。

因为自己一出事，必为白石玉认出无疑。

白石玉会与童光武搅在一起，的确是想不到的事，这小子诡计多端，花样百出，从不与人正面交手，但暗器和身法堪称绝顶。

“砰”白石玉拍了一下桌子，大声道：“真是知人知心不知面！”

童光武瞠目道：“白兄是在说谁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冷面容！”

武同春的心随之“咚”地一跳。

童光武皱皱眉头，道：“白兄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？”白石玉道：“不，小弟说的是知人知心不知面。”“这……怎么个说法？”

“知其人，知其心，不知其面，因为他戴了面具。”“他本身是‘鬼脸客’，难道白兄……”

“这可难说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说不定全是假的。”

武同春这一惊非同小可，难道姓白的已经看穿了自己的身份？

可是，怎么会呢？

心念之中，下意识地投过目光，可巧，白石玉也向这边瞥来，四目交投，白石玉又是一笑，这一笑，令人莫测高深。

武同春收回目光，惊疑不定，这小子简直是只成了精的狐狸，没跟他接触，不知道他的可怕，他缠上了童光武，必有用心，不知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

童光武笑了笑，道：“白兄与‘冷面容’相较，谁强谁弱？”白石玉大刺刺地道：“将在谋而不在勇，兵在精而不在多。小弟一向主张和平，不喜动剑抡掌，不过，有样不争的事实，‘冷面容’没奈我何！”

童光武挑眉道：“白兄是深藏不露，区区看得出，‘冷面容’绝非白兄对手。”

白石玉笑笑道：“过奖了，略胜一筹而已！”

武同春啼笑皆非，真想过去赏他一剑。

童光武眸光一闪，道：“区区有句话不便启齿，不知……”白石玉爽朗地道：“童兄有话但说无妨。”

童光武正色道：“敝会主求贤若渴，最是爱才，不知白兄是否愿加盟本会？区区愿作引荐之人，必获重用。”白石玉摇手道：“小弟既不贤，也不才，而且……”“而且什么？”

“兄台当知道会主千金有对小弟不谅之处！”

“哈哈，那已经过去。”

“不，男女之间的过节，是化解不了的。”

“难道连敝会主也作不了主？”

“此事以后再谈吧，现在且尽一杯酒，来，请！”两人互相照杯。

武同春闻言之下，不由心中一动，难道白石玉真的有意要加入天地会，故意以退为进，利用童光武作进身之阶，但又为了什么？

白石玉突地离座，道：“童兄，失陪片刻！”

说完，迳直走向武同春座前。

武同春心头大震，暗忖：“这小子又想捣什么鬼？”白石玉作了一揖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在下冒昧，看阁下十分厮熟，想不起何处见过，阁下……”

武同春眸光煞芒一闪，但随即警觉不能坏大事，故意“哦”了一声，把声音变得苍老些，目芒尽敛，像个寻常老人，淡淡地道：“小哥是……”

“在下白石玉！”

“啊！白小哥，我们……见过么？”

“是见过，让在下想想……”

“老夫对小哥却很陌生。”

白石玉苦苦一阵思索，面容突展，拍手道：“对，在下想起来了，阁下姓甄……”

武同春心头为之剧震，是自己的形象的确像甄耀明，还是这小子知悉了自己的底蕴？这怎么可能呢？

自己与“鬼叫化”师徒在通天岩头交谈时，视野很广，没人能迫近窃听。一时之间，答不上话来。

白石玉接着又道：“那年在岳阳楼头，萍水相逢，杯酒畅论古今，老先生记起了么？”

这话是真是假，无从判断。

武同春信口“噢”了一声道：“半生潦倒，如烟往事已不复记忆，小哥如初升之日，想甚得意？”

白石玉朗笑了一声道：“人生穷通有时，老先生学贯今古，气节凛然，当年一席高论，在下至今犹记忆如新，请移座一叙

如何？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自己是易了容的，面聚饮，一定会被看出破绽，不能冒这险，等三官庙事了之后，再慢慢收拾这小子。”

心念之中，淡淡地道：“老夫还有事要办，正待离去，有负小哥盛意，改期如何？”

白石玉沉吟着道：“这倒是件憾事，老先生下榻何处？”

“还没投店！”

“这……老先生不会离开新野吧？”

“嗯！可能有几天耽搁。”

“那好，在下对此地人头很熟，异日一定奉访，再聆高论。如果老先生不弃，这酒钱……由在下会会如何？”

武同春心里暗骂一声：“谁要你小子会酒帐！”故作固执地道：“不必，老夫一向不喜叨扰别人！”

白石玉略显失望地道：“那改天一定由在下作东。失礼了，老先生请便！”说完，一个长揖，转身回座，笑向童光武道：“一位忘年老友，人很古板。”

武同春可不能再呆下去了，起身下楼，在柜上会了帐，然后出门。

为了避免白石玉纠缠，武同春寻了个僻静的小店投下。

在店房里，武同春越想越觉不对，“大力丐”指出自己的形相六七分像谐号“真要命”的甄耀明。

偏巧白石玉就认识他，这小子诡诈百出，恐怕不是这会事，其中可能另有文章。

可是有人冒充“冷面客”，杀害丐帮长老，又挑战天地会主，这公案非查个水落石出不可。

天地会副会主等人，曾追踪自己到通天岩，如果说“冷面客”是天地会的人冒充，便不会有约斗会主之举，这令人想之不透？

三天过去了，白石玉没找上门，武同春虚悬的心放下一半。

这是第四天的下午，武同春在店房枯坐，为了怕节外生枝，他一直不出店门半步，好歹要捱到十五。

房门上起了叩击声，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是谁？”

一个陌生的声音道：“老友，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本？”

武同春愕然，这声音根本就不曾听过，八成是找错了门，冷冷地道：“是哪位老友？”

房门被推开，一个穷学究装束的老人现身门旁，是不认识。

武同春冷声道：“阁下找错了人！”

老者挑眉道：“老穷酸，你是穷昏了头，还是装佯，打什么哈哈？”说着放低了声音道：“岩头决斗人！”

武同春陡然省悟，来的是“千面丐”尤五常，忙顺着话意道：“我不想见你，供应不起你黄汤！”

“千面丐”打了个哈哈道：“穷酸，这次我请客，不要你破钞！”

武同春故作无奈地道：“话可是你说的，进来吧！”

“千面丐”进入房中，关上房门，先以目示意，然后大声道：“穷酸，你真不够意思，竟然躲着老友。”

武同春会意，冷冷地道：“你非要把我的一点盘费喝光么？”

“告诉你这回不了！”

“你走老运，发了财？”

“那倒没有，只是碰上了一个远房侄子，在此地经商，打了些秋风，你我酒坛之交，能不共享么？”

“嗯！这还像句人话。”

两人一唱一和，像煞有介事。

果然，房门外有脚步声远去。

“千面丐”这才移近桌边，捱着武同春坐下，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你听说三官庙的传言了么？”

武同春也悄声应道：“听说了，在下因此而留下，您老也……”

“正为此而来！”

“事实真相如何？”

“不得而知，到时才能揭晓，老要饭的已着弟子详细打探。”

“只您老一人来此？”

“不，来了五六个，首席长老师徒也来了，目前新野相当热闹，不少好事的闻风而至，堪称卧虎藏龙。”

“在下想不透对方冒名挑战的目的何在。”

“情况相当诡谲，不到时候不知道，希望老弟一定要沉住气，少露面，

到时候见机行事。依老要饭的看法，有两个可能，第一，对方想藉此引出老弟，除心腹之患，这将是天地会的阴谋。

第二，对方可能知道通天岩之事，决斗的双方俱已坠岩而死，没人知道，可以明目张胆冒充，反正‘冷面客’戴的是面具，没人能指证真假。……”

“可是为何要向天地会主挑战呢？”

“这就是要证实之点。”

“空气是故意放出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天地会主会出面么？”

“难说，如果是他所设的阴谋便不会，如果真的是第三者挑战，为了维护名声，他便非出面不可。”

“如果所谓‘冷面客’只是虚张声势，不出面呢？”“千面丐”以异样的目光，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悠悠地道：“希望不会这样，本帮邱长老不能白死！”言下之意，武同春立即领悟到了。

邱长老的血字，指自己是凶手，在其凶没查出之前，自己仍不脱嫌疑，如果冒充者不现身，则自己又加上了故布疑阵，企图脱罪之嫌。

就在此刻，门外传来小二的声音道：“客官，有位公子要见您。”

武同春一怔神，公子，会是谁？

“千面丐”起身道：“我们得走了，后天三官庙见！”说完，启门自去。

武同春探头一看，登时一窒，阴魂不散的白石玉已缓缓走来。这小子太可怕了，他竟然会找到这里来。

店小二用手比了比，转身离开。

白石玉遥遥拱手道：“老先生好啊！”

武同春恨得牙痒痒，却无可奈何。

白石玉来到，老实不客气地进入房中。

武同春暗一咬牙，把房门关上拴牢。

白石玉笑嘻嘻地道：“在下作东，老先生肯赏光么？”

武同春哭笑不得，冷声道：“免了！”

白石玉在桌边椅上落座。

武同春退到床边站立，冰凉地道：“老夫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到底目的何在？”

白石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道：“老先生别这么说，让人听到了不好！”

话中有话，武同春一挫牙，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泄了行藏，那就真的要命了。”

毫无疑问，白石玉已经尽知通天岩头的秘密，武同春的心收紧了，杀机随之而起，眸中煞芒立现，一把抓起床头用旧衫包裹着的霜刃，撕开一端，握住剑柄，厉声道：“你迫我在此地杀你！”

白石玉面不改色，安然端坐，低声道：“别这么大声，会坏你自己的大事。”

武同春拔出剑来，咬着牙道：“在这房间内，你飞不了，除非你会隐形之术。”

白石玉淡然道：“在下不会隐形，但有护身之术。”

武同春重重地哼了一声道：“你是如何知道底细的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很简单，人盯踪你，在下盯踪人，岩头上曲终人散，在下

一向富于耐心，留了下来，如此而已。”

武同春心头大凛，想不到这被认为万分保险的秘密，仍然被人知道，当下暗中凝劲，口里道：“白石玉，我本想让你多活几天，你却自来送死……”

白石玉从容地道：“你只消一动手，老叫化的计谋便前功尽弃，而且，在下已有安排，盍茶时间之内，在下如不出去，便

有人来找你，同时公开你的身份。”

武同春怒发如狂，厉声道：“不管，杀了你再说……”

白石玉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你不想知道三官庙事件的真相？”

这句话打动了武同春的心，振起一半的剑徐徐放下，厉声道：“什么真相？”

白石玉悠悠地道：“届时才能全部揭晓，目前只知道是一个阴谋，极大的阴谋，在下已经布了线，明晚收线之后，便知内里文章。

“你恨在下，是为了华锦芳，但那只是个误会，在下是诚心帮助你，不使你中计丧命。坦白一句话，在下是受‘黑纱女’之命行事，她不要你死，明白了么？”

武同春激动得簌簌发起抖来，最早的猜测不错，白石玉果然是“黑纱女”的同路人，目的在活活折磨自己，这种讨债的手法太残酷了，但自己能不付么？

心念之间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……总算明白了，白石玉，你不觉得这样做太不人道了么？”

白石玉声音突地变得森冷地道：“武同春，什么叫不人道？”

武同春目眦欲裂地道：“你受她的唆使，勾引华锦芳，作为对我的报复，对不对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只说对了一半！”

“一半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男女之间，必须两厢情愿，如果她不愿意，能勾引得上么？”

“你……承认了？”

“我说一半。”

“另一半是什么？”

“是误会！”

“什么误会？”

“我不是早说过要你去问华锦芳本人么？”

“我……就要问你。”

“对不起，无法奉告。”

人，在心灵上遭受的压力超过了负荷，或是情绪上的打击越过了某一限度，便会趋向极端，再坚强的理智堤防，也有崩溃。

武同春眼前便是如此，因为他已无法承受了。

一切的恩怨情仇，已不再发生作用，目为心之表，那份怨毒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凝成了两道如刃利芒，直照在白石玉面上。白石玉业已察觉，向后踢开椅子，退到壁边，他不再镇静了，厉声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武同春从半开的唇间进出话声道：“先杀你，再杀贱妇华锦芳，然后是‘黑纱女’，之后，本人自决！”白石玉面皮抽动了数下，道：“你决心要这样做？”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绝不改变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谁也杀不了，自杀也不可能。”霜刃暴扬，武同春狂声

道：“你就试试看，此地并非旷野，由你施展身法，破窗破门而逃，没有我的剑快。”白石玉色厉内荏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可想清楚了，你的剑虽快，我的夺命神针也不慢，至多是两人同归于尽，但你留下的许多未了之事，何人善后？遗珠么？你要她丧失母又丧父？凝碧的阴魂不会饶你的。”

遗珠两个字，像当头一棒，武同春有如鼓胀的球被戳了一针，冲天的怨气登时泄了一半，横起的剑划不出去，白石玉说的并非空话，结局很可能是同归于尽，遗珠将成孤女，摆在眼前的恩怨无法了结，死后面目揭开，将更窝囊，数世代为同道所不齿。

其实，白石玉何尝不悻怖，如果武同春不顾一切出手，他仍然无法在剑下破门逃生，的确只有同归于尽一途。他见武同春心动，紧接着又道：“如果‘黑纱女’真要你的命，你早死了，她也是为了遗珠是凝碧留在世间的骨肉，所以不忍下狠心……”

武同春痛苦地道：“她的手段，比杀人更残忍。”白石玉吐了口气，道：“为了传言中‘冷面客’挑战天地会主的事，她赶来此地，费尽心机，调查真相。她恨你害死了凝碧，但未尝不同情你是无心之失……”

武同春的剑放了下来，咬牙道：“她到底是谁？”白石玉道：“这点我真的不知道，她没告诉我。”武同春挥手，厉声道：“你滚吧，乘我还没改变主意。”白石玉耸耸肩，开门离去。

武同春颓然坐在床上，心乱如麻。

此刻，如果有人看到他的情状，必定会觉得相当可笑。三官庙，座落在新野城西南面的山旁，供奉的是天、地、水

三官。庙不大，但占地却很广。

庙前的广场，足可容数百人，平时没有香火，只有一年一度的会期才有善男信女来进香膜拜。

由于传出了“冷面客”约斗天地会主的消息，三天前便已有各色江湖人物出入，谁不想赶这一场震颤武林的盛会，瞻仰一下第一剑手和江湖第一大首领的风采呢？有的人干脆就住在庙里等候。

广场旁靠庙门，搭建了十座高台。

今天，是决斗之日，一大早广场上便人来人往。

武同春仍旧是老穷酸装束，夹杂在人群中，望着高台，心里既纳闷又紧张，既然搭了台，表示是公开决斗。

但“冷面客”是冒充的，竟然如此明目张胆，实在令人莫测高深。

一个村俗打扮的长衫老者挨了过来，武同春侧目一看，看出是丐帮排行第三的长老“千面丐”，不便明里招呼，只用眼色表示了一下，算是见面之礼。

“千面丐”低声道：“查不出是谁鸠工搭建这台子，听说是个陌生汉子付的工钱。”

武同春点点头，不看“千面丐”，口里道：“只有静待下文了！”

日上三竿，台上静悄悄地不见人影。台下的人群，喧嚷成一片。

焦灼的期待中，时将傍午，仍一无徵兆，连武同春也感到不耐了。

“千面丐”喃喃地道：“会不会是有人恶作剧，开大家的心？”

他仍紧傍着武同春，这是有用意的。

因为武同春是嫌疑人物，包不定是他故布的疑阵。武同春一听，觉得有点道理，恶作剧，未始不可能。人群中传出一个声音道：“怪事，‘冷面客’是挑战者应该先到场的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可能想想不对，打退堂鼓了。”原先的道：“第一剑

手如此窝囊么？”

另外一个粗嘎的声音道：“难说，名头是虚的，老命可是实在的！”

武同春哭笑不得，这是当着和尚骂秃头。

突然，一条人影凌空划落台上，姿态妙曼而利落，显见身手不凡，台下四周一阵骚动，但随即静下来。

武同春心弦登时绷紧，定眼望去，只见上台的是个精悍的半百老者，短髭绕颊头，有如刺猬，加上浓眉巨眼，直若戏曲里的活张飞。

一个声音道：“这就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朋友是怎么看人的？这面孔不但不冷，像一堆熊熊炭火。”

“难道是天……”

以下的半句咽回去了。

“不对，风度威仪都不像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不必胡猜，看下去就知道，想来是先唱出开锣戏。”由于这老者现身台上，人群再起骚动，议论纷纷。“千面丐”朝武同春身旁靠了靠，悄声道：“你见过天地会主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一次，但等于没见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对方蒙着脸。”

“衣着身材呢？”

“衣着可以任意改变，身材类似的很多，不足为凭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他在台上现身，才能凭身形判断。”说着，朝台上扫了一眼，道：“这台上的老者是谁？”

“千面丐”沉声道：“襄阳扬武镖局总镖头‘猛金刚’杜威，专为‘冷面客’来的。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千面丐”道：“刚刚接到小子们传来的消息，‘冷面客’劫了该镖局的暗镖，副镖头与四名护镖的镖头惨遭杀害，是三天前的事。”

武同春登时发指起来，想不到冒名者居然冒自己名号，做出这种大悖江湖道义的事。

但这一来却替自己洗刷了一半冤枉，因为自己一直呆在新野，不会分身去劫镖杀人，心念之中，道：“事情发生在什么地点？”

“千面丐”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远在百里之外，老哥，事不干己，不谈也罢。”

台上的“猛金刚”杜威发了话，先抱了抱拳，声如洪钟似的道：“区区襄阳扬武镖局杜威，谨在此向各位先进朋友告罪，并非区区喧宾夺主，不懂规矩，实因‘冷面客’不顾江湖道义，劫镖杀人，是以区区藉此机会，向他讨还公道，请当事一方与各位朋友海涵！”

说完，又作了个罗圈揖。

四周人群又是一阵骚动。

四周人群又是一阵骚动。

杜威目芒四下一扫，扬头高叫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现身出来，杜某人要

讨回公道。”

话声甫落，一条人影飞身上台。

群众哗然。

“他现身了！”

“不，不是‘冷面客’……”

“咦！这不是洛阳‘宏义武馆’馆主易三江么？”“怎么回事？”

易三江两鬓现霜，体态威武，双目凌芒熠熠，冷厉地道：“‘冷面客’，你自恃剑法高明，为所欲为，无故杀害老夫爱子与儿媳，老夫今天要食你之肉，撕你之皮，为什么还龟缩着？”武同春激动非凡，冒充者居然如此胡作非为，看来在这短短的时日里，他做了不少天人共愤的事。

“千面丐”冷冷地道：“太可怕了，这是安排好了的！”蓦地，台上两人身后多了一个人，不知是如何现身的，仿佛本来就站在那里，像幽灵出现，两人懵然未觉，还在人群中流转目光。

人群中爆起了惊呼：“冷面客！”

武同春激愤欲狂，现身台上的，身形、体态、衣着、面孔，与自己一模一样，想不到面具仿制的如此精巧。

台上杜威与易三江陡地惊觉，双双回身旁闪，三人是鼎足之势。

武同春业已按捺不住，他要揭开对方的真面目，身形一动

……

“千面丐”用手一扯他的衣袖，道：“老哥，静静地看下文！”“冷面客”的现身，台下声浪顿时平息。

场面静下来，但空气却紧张无比，每一个在场的，目光凝结了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这是空前盛会的序幕。杜威与易三江面孔连连扭曲，眸中尽是杀芒。

久久，易三江才开口道：“你就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血债血还，看来什么也不必说了。”

“在下今天是特别拜会天地大会主，不及其他。”

“拔剑！”

“易馆主想第一个流血？”

“拔剑！”

“对你两位，在下还不想拔剑！”

连声音神气都模仿得维妙维肖。

武同春不自禁地发起抖来。

身后一个声音道：“事有蹊跷，不能盲动！”

武同春回头一看，身后站的竟然是白石玉，这话当然是对自己而发，口里微哼一声，转过头，不予理睬。

剑芒乍闪，杜威与易三江已掣出兵刃。

“冷面客”冷酷地道：“两位何必定要以鲜血开台？”杜威与易三江挪步取了对角之势，齐声喝道：“拔剑！”“冷面客”摇摇头，道：“两位执意要找死，也是没办法的事。”说着，缓缓抽出剑来横起。

武同春眼里迸出了火花，这冒充者不但用的剑是与众不同的白色，而且起手式也难辨真伪，太卑鄙、太恶毒了。

白石玉冷冷地自语道：“有意思，天下居然有这等怪事。”暴喝声起，

两支剑以疾风迅雷之势，罩向“冷面客”，在心怀怨毒之下，两人一出手便是杀着，劲势之强，骇人听闻。台下静得落针可闻，但每一根心弦，都紧得像引满了的弓。

白光腾起，金铁交鸣，夹着两声闷噪，然后一切止息，只那么短暂的一瞬。

“砰！”杜威首先栽了下去，接着，易三江身躯晃了晃，也倒落台上。

台下惊呼之声雷动。

武同春双目尽赤，别人不知道，只有他看得出来，冒充者使的当然不是“玄黄剑法”，但能在一照面之间，毁两名一等一的成名高手，这等剑法，足以惊世骇俗的了。

台上，“冷面客”哈哈一笑，大声道：“大会主还等什么，这台子已经开过光了。”

人群中有人道：“练了半辈子剑，今天才算开了眼界。”另一个声音接着道：“第一剑手，岂是幸致的！”对于“冷面客”，一般武林人绝大多数仅闻其名，不识其人，今天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表现了出神入化的剑术，使人在惊羨中感到恐怖。

武同春又蠢然欲动。

“千面丐”看出武同春的心意，淡淡地道：“老哥，沉住气，好戏在后头！”

白玉石竟也接话道：“压轴戏定然相当可观！”

武同春勉强忍住。

“冷面客”顾盼自豪，长剑仍然横在胸前，大有不可一世之概，扬声道：“大会主不敢应战么？”

天地会是江湖第一大帮，会主是谁无人知道，但光只名头就足以唬死人，“冷面客”居然公开叫战，的确是武林一声雷。场面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。

天地会主会应战么？

他又不应战么？

这不可一世的神秘枭雄，到底是什么形象？

每一个人的心里有共同的疑问。

“冷面客”名符其实，面冷如冰，不带半丝表情，除了偶尔闪动的凌厉目芒，当然，没几人知道他是戴着面具。一条人影，从庙门顶划空泻落台上，轻如飘絮，点尘不惊，是个瘦长的黑衫中年。

台下立起窃窃私议之声，无人能判断现身的是否是天地会主。

武同春曾与天地会主朝过相，虽然不知对方庐山真面，但从体形上一眼就看出并非天地会主。

“冷面客”阴阴地道：“阁下又是谁？”

黑衫中年以更冷的声音道：“区区天地会总香主周天龙！”“你阁下凭什么上台？”

“代表会主出面。”

“在下的对象不是阁下。”

“敝会主已经准备候教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感到一阵紧张，看来天地会主将出面应战。

这黑衫中年身为总香主，身份相当不低。

“冷面客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何必要阁下出面？”

周天龙挑眉道：“由区区先验明正身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验明正身！”

“哈哈，有意思，如何验法？”

“你试接区区一招，便可判明真伪。”

“阁下真的要先试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你拔剑吧，由你先出手。”

周天龙站好位置，拔剑出鞘。

场面再起高潮，所有的目光，全投注在两人身上。周天龙长剑一扬，道：“准备接剑！”

“冷面客”根本不当回事地道：“阁下尽管出手就是！”剑芒乍闪，周天龙出了手，天地会总香主，果然不是泛泛之辈，剑势之奇诡厉辣，令人目惊心悬。

白光暴起，一闪即灭。

惨哼声中，周天龙连打踉跄，口里狂叫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为什么……”

白光再闪，周天龙栽了下去，血泉喷起数尺之高。台下爆起一片惊呼，“冷面客”竟然杀了天地会的总香主。情况的发展，完全出乎武同春等意料之外，如果说“冷面客”是天地会故意安排的，他便不会对总香主周天龙下杀手，如果不是，那他是谁？

以冒充者的能耐而言，剑术已足可傲视武林，为什么要冒充别人呢？

他挑战天地会主，原先判断是故弄玄虚，现在看起来是真的了，冒名公开挑战，目的是什么？

“千面丐”栗声道：“怪事，简直的不可思议！”白石玉插口道：“好戏连台，有意思！”

武同春侧顾“千面丐”道：“是否该揭开他的真面目？”另一个声音代答道：“那是天地会的事，不必旁人越俎代庖。”发话的是“鬼叫化”，不知是什么时候挨近来的。武同春扫了“鬼叫化”一眼，点点头，算是招呼。人群喧嚷成一片，天地会总香主被杀，这是骇人听闻的大事，预料中，天地会主将马上现身。

这对天地会是极大的侮辱，也是严重的挑衅。

“鬼叫化”喃喃地道：“大有文章，这当中蹊跷大了！”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又有人上台了！”

一条灰影，飘落台上，赫然是自称“灰衣人”的副会主牟英山，手提一个革。

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脱口道：“我要杀他！”老管家江姥姥、“无我大师”、西门尧，还有化名欧阳一凡的右护法师叔欧化雨，全死在牟英山手下。

武同春对他，可说恨比天高，仇比海深。

“鬼叫化”再挨近些，低声道：“稍安毋躁，且看下文。”“冷面客”寒声道：“牟副会主，怎么，会主不敢应战？”牟英山阴恻恻地道：“别急，你不会活着下台的，现在先表明身份。”

“冷面客！”

“很像，但你不是！”

“阁下以为在下是谁？”

“卑鄙的冒充者。”

“冒充……阁下说在下冒充？哈哈……”

“你真的是‘冷面客’？”

“假不了！”

“你没死？”

“死，什么意思？”

狂笑数声，牟英山徐缓而惊愕地道：“要本座告诉你么？听清楚了，旬日之前，‘冷面客’与‘黄衣修罗’在通天岩决斗，双双坠岩而死，你没听说吧？”

此语一出，震惊全场，这秘闻谁也不知道。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等，倒是不在意下，那是故意安排的好戏，籍以引出凶手，牟英山与童光武等，曾隐匿偷窥，奇怪的是冒充者不知此事，何以胆敢明目冒充，公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现身，还制造了这场江湖瞩目的盛会？

“冷面客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副座，你没找到在下的尸体，怎知在下坠岩而死？”

牟英山反而怔住了，看来他没十分的把握判断真伪。武同春却是心头大凛，看来那晚坠岩的事，冒充者也知道，这么说，冒充是断定自己已死，才敢明目张胆的干，为什么？想做现成的第一剑手？

牟英山期期地道：“你……真的是……”

“冷面客”目无余子地道：“怎么，副座也想在剑下证实一番？”

语气中含有挑战的意味。

略作沉吟，牟英山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少张狂，本座会成全你的，你回答本座一个问题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向你挑战，你敢应战么？”

“哈哈，为什么不敢，无名小卒罢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，根本不是一招之敌。”

“噢！那本座呢？”

“当场就可以一试！”

哈哈一笑，牟英山沉下脸道：“武同春与‘冷面客’是生死之交，本座与‘冷面客’曾数次交手，你没摸清底，便公然冒充别人，真是无耻之尤。”

说话的声音很大，台下听得清清楚楚，又引起一阵喧动，显明的，“冷面客”居然是冒牌货，太不可思议。但冒充者所表现的剑术，仍然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冷面客”居然从容不迫地道：“副座话说完了？胡诌得有意思，在下不拟辩驳，事实将证明一切！”

这是反打一竹竿，说别人胡诌。

牟英山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你敢摘下面具么？”台下又告哗然。

因为十人中有九个不知道“冷面客”是戴面具的。情况演变得诡谲万端。

“冷面客”口角一撇，道：“在下为何要摘面具？”牟英山道：“让所有在场的江湖朋友认识一下。”“冷面客”哼了一声道：“是副座先试剑，还是请贵会主出场？在下不在乎车轮战。”

牟英山不屑地道：“对付你何须车轮战，别把自己看大了，乘你还能开口，先看一样东西，你一定大感兴趣。”“冷面客”眸中泛出惊疑之色，寒声道：“想玩花样？”牟英山手中革囊一扬道：“你看了就会知道。”

说着，革囊倒转向下一倒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一样圆忽忽的东西，滚在台上。惊呼暴起：“人头！”

武同春也为之心头大震，牟英山带这个人头来，是什么意思？

“冷面客”连退数步，身躯微见颤抖。

“看清楚了，这是你的同路人，他已经招供了。”“冷面容”眸中杀芒立闪，怒哼声中，白刃划出。这反应早在牟英山意料之中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退步扬掌。

武同春心里明白，牟英山能在八尺之内伤人于无形，他曾领教过。

一声闷哼，“冷面客”连退数步，剑势没完全展开。牟英山长剑离鞘。

人影暴闪，“冷面客”闪电般逸去，快速得令人咋舌。武同春连想都不想，便从人群中拔起身形，划空疾追，刚刚绕到庙后，一阵震天的“轰隆”巨响，声厉传来，接着是鼓噪与惊叫之声，眼前不见“冷面客”的影子，只好恨恨地蹙回现场。

骇人的场面呈现眼帘，一座木搭的高台，支离破碎，已变成了一堆木屑，四下传出阵阵呻吟之声，人影奔窜，烟硝漫空。武同春呆住了，想不到比武台下会预埋了火药。白石玉欺近道：“可怕的阴谋。”

武同春瞪大了眼道：“什么阴谋？”

白石玉大刺刺地道：“只要略加思想，事实显而易见，这是连环双杀之计。”

“何谓连环双杀？”

“对方在台下预置火药，目的在一举而除去‘冷面客’与天地会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就不得而知了，总是有道理的！”

“空话！”

“怎么是空话，灰衣人牟英山带上台的人头，正是鸠工搭台的人，是冒充者一方的，不幸被天地会的密探追出来……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此刻，所有看热闹的江湖人物，除了不能移动的死者，有的已经离去，有的远远离去，三五成群，喋喋谈论不休，白石玉与武同春近旁没有人，所以两个人能毫无顾忌地说话。白石玉淡淡一笑道：“我亲眼看到他们酷刑拷问那冒充者的同路人，但他宁死不招，否则的话，便没好戏看了。你如果冲上台，正好，此刻已肢离体解。”

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颤，武同春道：“冒充者一方是什么来路？”

“不知道，离不了是天地会主的仇家！”

“不通！”

“什么不通？”

“冒充者没理由毁丐帮长老，劫镖又杀人。”

“这……也许想造成某种情况。”

“勉强之至，冒充者没有理由故意树敌，同时……”“什么？”

“以他的能耐，何必冒充别人？”

“这就有道理在其中了，第一，‘冷面客’名气大，号称第一剑手。第二，‘冷面容’是天地会死敌，冒充他，可以诱天地会主出面。”

“可是在牟英山说出通天岩之事后，冒充者并无惊异之状，似乎早已知道这一个秘密了？”

“唔！这是个问题。”

“我非找到他不可！”

“你找不到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知道他的真面目，面具一除，他便是另外一个人。”武同春默然。

这话有道理，只要对方除去面具，假的“冷面客”便算消失了，的确无法找起，除非对方再以“冷面客”姿态出现，但经此一役，不再可能了。

白石玉又道：“丐帮不会放过他，天地会也不会，迟早谜底会揭晓的。”

武同春心里一片凌乱，不想再谈下去，他想到了台上的灰衣人牟英山，不知是否已遭了劫，当下挪动脚步，向炸毁的比武台走去……

不见“鬼叫化”一干丐帮高手的影子，想来是追凶去了。一些遭池鱼之殃的伤者，已被人扶走。

白石玉疾步跟上，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

武同春没好气地道：“找人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如果你是找灰衣人，就不必了！”

武同春止步回身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业已被人抬走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沉，道：“死的还是活的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不死也差不多了，不过，可以打听得出来的。”武同春举目望着空际，心情像一堆虬结的乱麻。

灰衣人牟英山一死，几笔血债不了自了，剩下的，便是如何乘机应变，对付天地会，完成“无我大师”的遗愿。白石玉跟自己有着夺妻之恨，而他偏又受命于“黑纱女”，这笔帐，该如何讨法呢？女儿遗珠，落在“黑纱女”手中，父女活生生被拆散，天下还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么？

白石玉自顾自地道：“其实，你可不必追究冒充者，人家的对象是天地会主，你与对方可说是同仇敌忾。

“而‘冷面客’这外号，你并无意使之传扬天下，‘冷面客’已死在通天岩，让这名号永远自武林消失吧，你……还是自己。”

武同春收回目光，道：“我要见‘黑纱女’！”

白石玉怔了怔，道：“做什么？”

猛一咬牙，武同春道：“把事情作一个彻底的了断。”“如何了断法？”

“随便她划出道来！”

“我可以把话传到。”

“你带路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这点办不到。”

“那我们的事先来个了断！”

“我们之间本来没事……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说过，是代‘黑纱女’办事，并非我主动。”“你既然做了，就得付代价。”

“现在？此地？”

“并无不可！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你不想暴露身份吧？目前这周近全是天地会的眼线。”

武同春深深吐口气，道：“我们换个地方？”

白石玉眸光一转，道：“武兄，话说回头，小弟对你的钦崇，初衷未变，兄台之所以不放过小弟，仅只是为了华锦芳的事。

“但那是误会，除此之外，我俩之间谈不上仇怨，这误会兄台可以向武大嫂亲自查证，如果查证结果认为非找小弟不可，再找也不迟。”

武同春对这狡黠人物的说词，根本无法置信，但对方一再说是误会，倒是有向华锦芳查证的必要，如她所说的，不满意再找他不迟。

可是自己如何面对华锦芳呢？她父亲“至上剑客”华容虽然早已客死南荒，但总脱不了是暗算父亲的仇人，仍能做夫妻么？只有仍以假面目相对一途。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好，我会去查证。‘黑纱女’的事怎么说？”

白石玉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小弟一定把话传到，她见不见兄台，是她的事。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人影朝两人移来，赫然是童光武。

武同春杀机又告萌动，白石玉似窥知武同春心意，低声道：“忍耐些，别误了‘黑纱女’的大事，否则你会后悔。”“黑纱女”的大事，这句话令人莫测。

武同春心里打了一个结。

童光武遥遥拱手道：“白兄，幸会！”

白石玉迎上两步，抱拳道：“童兄，真是幸会！”

童光武靠近前来，目光朝武同春一扫道：“白兄，这位……就是那天在酒楼上……”

白石玉笑笑道：“不错，童兄好记性，容小弟引介。这位是小弟数年前结识的忘年交贾老哥！”

说完，又向武同春道：“这位是童光武兄，剑道名手！”双方很勉强地互一拱手。

武同春心中暗笑，白石玉够鬼，他妄指自己姓贾，事实上本来是假的。

童光武淡淡地道：“这位贾老哥当也是江湖同道？”白石玉代答道：“可以说是，也可以说不是！”

童光武道：“怎么讲？”

白石玉一本正经地道：“贾老哥读书又学剑，志趣在山水而不在剑，是以如此说法。”

蓦地，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什么贾老哥，是真的！”武同春循声望去，心头为之大震，两丈外一条魁梧人影，赫然是天地会太上护法“东海大豪”江浪。

白石玉眉头一皱，道：“这位前辈说什么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望着武同春，冷冷地道：“甄耀明，你化成灰老夫也认得出！”

童光武栗声道：“真要命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道：“一点不错，‘真要命’便是他的外号，本名甄耀明，名号谐音。”

白石玉大声道：“他分明是贾仁，怎么会是什么真要命？”“东海大豪”目中厉芒一闪，气势凌人地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白石玉一副不在乎的样子道：“所知不多，仅识之无，不过，对贾老先生却是知之甚稔。”

童光武凝视着武同春，他曾听说过“真要命”这名号。

武同春兀立着不发一言，但心里却在想“鬼叫化”说过的话，这份打扮，与“真要命”有六七分相似，果然被人误认了。

“东海大豪”朝武同春凝视了一眼，道：“姓甄的，记得我江浪么？”

武同春冷冰冰地道：“素昧平生！”

“东海大豪”狂笑了数声，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！想不到你竟然还活着，实在是命大。这五年的命，是你白拣的，到今天为止，你休想再活下去了。”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五年前“真要命”重伤路倒，是“鬼叫化”师徒掩埋的，原来是伤在对方手下，这倒是真巧，要完成“无我大师”遗愿，使天地会除名，各个除灭，不失为上策，何不将机应势，以“真要命”的身份斗对方？

转念一想，又觉不妥，听“鬼叫化”说，“真要命”生前结的仇不少，一亮身份，势必招来无法预料的麻烦，不如来个神而化之，装个糊涂。

心念之中，悠悠地道：“区区一句也听不懂！”

“东海大豪”眉毛一挑，道：“姓甄的，你怎么变得怕死了？当年那股邪劲呢？”

武同春摇摇头，道：“张冠李戴，阁下再仔细辨认一下，贾某人是什么……真要命么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斩钉截铁地道：“没错，老夫眼目还未昏花，单你这身装束，江湖道士找不到第二人。”

白石玉大声道：“准是认错了人，在下敢以生命作赌！”

童光武皱眉道：“白兄……”

他想阻止白石玉干预这件事。

“东海大豪”侧目道：“你要以生命作赌？”

白石玉略不迟疑地道：“是的，在下与贾老哥乃是道义之交，不能袖手。”此刻，看热闹的差不多已完全散尽，现场留下零星的不足十个人，看样子是天地会的弟子。

“东海大豪”熠熠凌芒在白石玉面上一绕，道：“你最好不要管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道：“因为你管不了，何必轻贱自己的生命。”

白石玉微一莞尔，淡漠地道：“事有不得已而为者，道义重于生命！”

童光武靠近白石玉道：“白兄，你真的能证明这位老哥不是甄耀明？”

白石玉不假思索地脱口应道：“根本就不是！”

“东海大豪”阴恻恻地道：“真要命，是否五年前捡回一命，变得胆怯了？”

白石玉代答道：“在下这位贾老哥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只怕理法二字，实际上他只算半个江湖人，练过武，却从未涉及江湖恩怨……”

“东海大豪”冷哼一声，打断了白石玉的话头，道：“少卖弄口舌，今天到此地来的，全属好事的江湖人，一个不过问江湖是非的人，绝不会到此地来，你想替他开脱？”

白石玉分毫不让地道：“这倒不必要，阁下未免太小看贾老哥了。”

武同春淡淡地道：“贾某人只是不想多事，并非怕事。”

“东海大豪”打了个哈哈，脸色一沉，道：“好极了，证明给老夫看，你是如何不怕事，拔剑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霜刃出鞘，形迹非败露不可，因为这柄剑与众不同。

白石玉的确是鬼灵精，立即道：“贾老哥他不用剑！”“东海大豪”横了白石玉一眼，道：“他的话毋需你代答，他手里破衣包着的不是剑是什么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书剑漂泊，这剑只是装饰，并非可以交手的利器，用之驱邪倒可以，以之对阵，不堪一击。”

“东海大豪”怒哼了一声，不理睬白石玉，转注武同春道：“姓甄的，怎么说，你不拔剑将死得更快！”

武同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白石玉又插口道：“真的要打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狞声道：“不是打，是要杀人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阁下不用剑便无法杀人么？”

这句话是激将，但多少有些轻视的味道。

“东海大豪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不用剑将死得很惨。”武同春已经不耐烦了，沉声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！”他所习到的“玄黄掌法”，从没机会用过，如果以“东海大豪”试掌，倒是十分理想的对象。

心念之中，又道：“请！”

白石玉相当周到，伸手道：“贾老哥，您的剑由小弟暂时保管！”

武同春愣了愣，这柄剑是祖遗的无价之宝，怎能随便交给外人，何况姓白相当鬼诈，但事迫处此，不能不腾出手来。因为“东海大豪”并非泛泛之辈，必须全力以赴，于是，暗

一咬牙，把包着的剑递与白石玉。

白石玉退开。

武同春蓄势以待，这不是比武较技，而是生死之搏。童光武也挪开身形。

“东海大豪”缓缓扬掌，平胸，然后划出，动作很缓慢，没有火暴之气，像是在演练招式，而不是搏斗。

但在行家眼中，却凶险至极，因为中途不知会如何变化，也无法预估攻击的部位，似乎每一个部位都有被攻击的可能。高手过招，生死胜负取决于一瞬之间，必须在一瞬间当机立断，不能稍有犹豫。

武同春双掌一圈，划出，以攻应攻。

果然，在武同春发掌的同一时间，“东海大豪”的双掌中途变势闪电攻击。

“砰！砰！”声中，掌影翻飞，霍地分开，只这一瞬间的短兵相接，双方交换了一十八掌之多。

现场残留的人，被引了过来。

彼此心里有数，碰上了生平劲敌。

在“东海大豪”心中，仍认定武同春是“真要命”，五年前那次交手，双方用的是剑，“真要命”在十招之后，重伤倒地不起。预计中，他会血流尽而死，想不到他竟然还活着。当然，“东海大豪”做梦也估不到对手是武同春。双方短暂地互一凝注，又合在一起。

彼此都存心要对方的命，出手尽是杀着，打得惨烈无比，旁观的白石玉与童光武，也为之怵目惊心。

“玄黄掌法”仅三招十八式，攻守兼备，回环使用，奥妙无方，武同春

初次用以对付强敌，未能灵活运用，十个照面之后，

渐入得心应手之境，是以威力在不断增加，而“东海大豪”是全力出手，在互相消长之下，渐落下风。

白石玉与童光武脸色各异，白石玉是欣喜，童光武是沉重。

一声厉喝，夹着闷哼同时响起。

“东海大豪”庞大的身躯连打踉跄，退了四五步之多，老脸有如紫血，“呛”地一声，拔出剑来。

武同春一窒，在功力悬殊不大的情况下，是无法以肉掌对剑的。

白石玉俊面一变，正待有所动作……

一名黑衣武士，匆匆奔到，朝“东海大豪”与童光武分别行了一礼，道：“奉上谕，请两位立刻回去！”

“东海大豪”放落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说有重要事相商。”

“嗯！副会主情况如何？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这正是他急于要知道的。

黑衣武士恭谨地道：“业已送到，恐怕……凶多吉少。”“东海大豪”一摆手，道：“知道了！”

黑衣武士行礼退去。

“东海大豪”目注童光武道：“童巡监，我们走！”说完，回剑入鞘，狠盯着武同春，又道：“姓甄的，事情不算完，你等着！”

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随时候教！”

童光武向白石玉道：“白兄，所谈的事情作最后考虑，下次见面时，区区希望得确实回音！”

白石玉抱拳道：“好的，在下会考虑。”

童光武拱拱手，扫了武同春一眼，与“东海大豪”双双奔去。

武同春长长吐了口气，像自语般地道：“下次碰头就不让你活着离开。”

白石玉把剑交还武同春，道：“我们该离开了！”

武同春接回剑，横提在手中，想了想，道：“两件事，在下重复一遍，第一，在下要见‘黑纱女’当面了断，务请把话带到。

第二，关于你与华锦芳之间的事，在下查证之后，如果你的禽兽之行属实，在下不会放过你。”

白石玉满不在乎地道：“好，就这么说定了！”

武同春不愿再跟他缠下去，转身便走。

事情已了，没有再回客店的必要，他是一剑之外无长物，行动相当自由。

实际上，事实并未了，反而更加扑朔迷离，冒充者的身份成了谜。只有一样，对丐帮邱长老被害的冤枉，算洗脱了。

可是，由于易容改装，被指为“真要命”，意外事故将接踵而来。

如果去了易容，势必要展露真面目，而自己恢复了容貌，除了方大娘一家三口人，没别人知道，“冷面客”也随着通天岩头的假戏而消失了，冒充的“冷面客”不可能再以那身份出现，眼前该如何是好呢？

正行之间，一个粗犷的声音道：“家师请少侠速去一趟！”

武同春一听声音，便知道是“大力丐”，止步回身道：“令师在何处？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要饭的带路！”

武同春点点头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力丐”显得有些激动地道：“已经踩到了假的‘冷面客’的落脚处！”

精神一振，武同春闪动着目芒，道：“好极了，请带路！”这是个峭壁夹峙的狭谷，像一条街道，上望只见一线天，谷道幽深，在十丈之外，谷里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。四名老丐，散坐在谷口，其中三个身上业已见红。武同春与“大力丐”来到。

“鬼叫化”起身迎上，激动地道：“老弟来得好！”武同春目光扫向三名受伤坐地的老丐，他仅认得“大力丐”，这几个不曾见过，微一皱眉道：“老哥，怎么回事？”“鬼叫化”愤愤地道：“惭愧，老要饭的四人，竟不是那斯的对手！”

武同春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“谷里！”

“什么身份？”

“目前还不知道。”

“老哥进过谷了？”

“当然，不然三位长老怎么受伤。”

“对方只一个人？”

“是一个人！”

“在下进去会他！”

“我们一道！”

“大力丐”道：“师父，弟子也去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摆手道：“你守在外面，三位长老受了伤，得有个人照顾。”

说完，朝武同春偏了偏头，道：“走，我们进去！”武同春定了定神，当先步入谷道，心中不无激动，那冒充者的剑法他见过，是罕见的劲敌，四长老三受了伤，这点就可见一斑。

走完窄窄的谷道，眼前现出一片岩石地，峭壁围峙中，像一口巨井。

一条人影，由石甸后幽然出现，仍是“冷面客”的面目。武同春登时激动非凡。

“冷面客”阴阴地道：“好哇！邀来了助拳的，何方高人？”武同春迫前数步，寒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冷面客！”

“你不是！”

“在下不想争论，你阁下又是谁？”

“贾仁！”

“假人？嘿嘿，有意思，假人也好，真人也罢，在下不想杀害无辜，识相的快退出去吧！”

“没这么便当！”

“冷面客”目芒扫向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老要饭的，在下已经剑下留了情，别太不知足，如果在下一个时辰未放开手的话，你们几个要饭的连收尸的都没有。”

武同春怒哼了一声道：“别太张狂，老夫可以替你收尸，现在先报上你真实来路。”

“冷面客”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口气不小，你穷酸算老几？”武同春解开旧衫，把霜刃连鞘执在手中，冰声道：“你准备躺下去才肯吐实？”

“冷面客”吐口气，道：“你老穷酸定要找死，也是没办法的

事。”

武同春咬咬牙，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冒充‘冷面客’滥杀无辜同道？”

“冷面客”阴阴地道：“等阁下倒地时，在下一定奉告。”怒哼一声，武同春霜刃出鞘，厉声道：“拔剑！”“冷面客”突地后退一步，栗声道：“阁下用的剑……”武同春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怎么，只许你变造冒充别人的兵刃？雪刃霜寒，降魔诛妖，老夫那时准要你死得心安就是。”“冷面客”目芒连闪，道：“阁下的剑也是故意变造，还是……”

武同春借用对方刚才说过的话道：“等你躺下时，老夫也一样会据实奉告！”“冷面客”道：“慢着，这剑难道是真正‘面客’所用的那柄？”

“怎么，你承认冒充了？”

“承认，阁下先说此剑来路再动手。”

“如果老夫不说呢？”

“恐怕不行！”

“那就动手！”

“老实奉告阁下，在下要据此决定是否该下杀手。”武同春大为愣愣，对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看来此中必有文章，自己何不如此如此……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老夫与‘冷面客’乃是忘年至交。”“冷面客”目中登时爆出凌芒，厉声道：“忘年至交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阁下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当然知道，不过他与老夫有约定，不向第三者泄露。”

“鬼叫化”目芒连闪，事实上他真的不知道“冷面客”就是武同春本人，而听口气这冒充者似乎知道“冷面客”的来路，这就有些古怪了。

“冷面客”点点头，沉凝地道：“阁下所持的兵刃是他的？”武同春毫不踌躇地道：“不错！”

口里应着，目光却不稍瞬地注意对方的表情。

“冷面客”睁大了双眼，激声道：“他的兵刃怎会在阁下手中？”

武同春故意犹豫着道：“有告诉你的必要么？”

“冷面客”以断然的口吻道：“非常必要。”

武同春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是老夫给他收的尸！”

“冷面客”双目暴射厉芒，连退两步，狂激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他……他与‘黄衣修罗’决斗，同归于尽的事是确实的了？”武同春点点头，沉重地道：“半点不虚，你是因此才冒充他的么？”

“冷面客”闭口无言，双目发赤，隐见泪光，这使武同春大为困惑。

久久之后，“冷面客”才哀声道：“他真的死了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怪叫道：“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骇怪不已，自己并不认识他，他为何有这种表现，面具之下遮掩着的是什么样一副面孔？

他冒充自己的原因何在？在自己所认识的人当中，没有谁具备这高的功力，这实在令人莫测？

“冷面客”凝望着武同春道：“他……真的是决斗而死？”武同春颌首道：“这不假！”

“冷面客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没有阴谋？”

心头又是一动。

武同春道：“你似乎很关心他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

“阁下真是他的至友？”

“这假不了，老夫可以说出他的任何隐秘。”

“噢！这……阁下说说他的脸？”

“他不愿人知道。”

“是托词么？”

武同春怔住，情况越来越诡异了，他不知道该不该说实话，因为对方的身份目的不明，而目前仍是生死之敌的状态。“鬼叫化”寒声道：“你小子到底在捣什么鬼？”“冷面客”道：“在下要和这位阁下单独一谈。”“鬼叫化”双目圆睁……

武同春心念电转，略一踌躇，道：“您老暂且请回避，此事区区会妥善处理。”

“鬼叫化”无可奈何地转身出谷。

武同春这才再次迫着问道：“现在可以说实话了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阁下先说说他不愿人知道的秘密是什么？”

“好吧！他的脸业已复原，但仍以‘冷面客’面目出现。”“他的真正身份？”

“你想套取老夫的话？”

“咱们彼此彼此，在下也透露一点，他的脸得以复原，是家祖父的神术，如阁下与他是至交，应当知道家祖父是谁。”

心头狂震，武同春连退数步，陡然明白过来，脱口道：“你……是方家兄弟？”

“冷面客”全身一颤，双目凌芒大张，激越地道：“阁下……到底……是谁？”

对方竟是方大娘的儿子方桐，他是不该欺瞒的，咬咬牙，摘下面具。

方桐倏然窒住，半晌，才上前拉住武同春的手道：“武大哥，你……你究竟怎么回事啊？”

武同春立即又戴回面具，道：“兄弟，我的身份现在还没人知道，更没人知道复容的事，仍叫我贾仁吧。现在你先说说，为什么要冒充‘冷面客’杀人？”

方桐原来是故意改变了声音的，现在用本来的腔调道：“武大哥，这话说来话长，小弟简单地说吧，家祖父化了这些年的心血，隐居豚世，目的在以他平生所学，造就小弟，小弟最近成功，所以……”

武同春忍不住插口道：“怪不得你有这高的身手，以后呢？”

方桐闪动着目光道：“所以小弟开始进入江湖，查访当年的杀父仇人！”

“啊！仇人是谁？”

“对不起，家祖父叮咛，此事不许假手任何人。”

“那……”吐口气，又道：“言归正传吧！”

方桐拉回正题道：“小弟是在无意中听到传闻说，‘冷面客’恃技滥杀无辜，当时十分怀疑，全力追查之下，终于碰上

了对方，几句话便使对方露出了狐狸尾巴，严诘之下，冒充者供出是天地会的阴谋，目的是要藉此引起武林公愤，借刀杀人。”

“‘天地会’的杰作？”

“是的，小弟一怒之下，开了杀戒，斩了冒充者，然后借用对方的行动，放出空气，挑战天地会主。”

“这……不太冒险么？”

“小弟听说大哥已因决斗而与对手同归于尽，悲愤之余，有心要代大哥讨公道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兄弟根本没杀人？”

“当然！大哥决斗的事……”

武同春把“鬼叫化”设计安排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方桐激动地道：“想不到其中有这么多的周折！”

武同春沉重地道：“兄弟，天地会是不会甘休的，你还是别再以‘冷面客’面目出现，以免增添意外枝节，让‘冷面客’永远消失了吧！”

点点头，方桐道：“好的，大哥行止如何？”

武同春想了想，道：“兄弟，我还有些事要办，暂时分手，以后会见面的，现在得先把事实真相向丐帮说清楚，消除这可怕的误会。”

方桐期期地道：“可是小弟的真实身份，可不能……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我知道，‘鬼叫化’对大娘并不陌生，我会解释的。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兄弟怎会藏身在这种地方？”

眉毛一扬，方桐道：“小弟原意是要引天地会的人来这绝地，好解决这公案，现在真相已白，没这必要了。大哥……就要走么？”

武同春拍拍方桐的肩头道：“兄弟，愿不久再见！”说完，依依出谷。

到了谷口，“鬼叫化”迎了上前，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情形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悄声把经过说了一遍，并请“鬼叫化”保守方桐身世的秘密。

“鬼叫化”恨恨地咬牙道：“想不到内情是如此，很好，这笔帐本帮非向天地会讨取不可。”

武同春沉声道：“在下会全力以赴的，连‘无我大师’的老帐一起算，三位长老的伤……”

三长老与“大力丐”远站一旁，看来已无大碍。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不要紧，小事一件。”

武同春又想到了白石玉与华锦芳的窝囊事，吁口气，道：“在下尚有私事要处理，就此告辞，以后再联络！”说完，拱手一揖，又朝“大力丐”等遥一抱拳，弹身遂去。又到故里，武同春情不自禁地奔入家园废墟，面对亡妻吴凝碧的墓，忍不住又滴下了愧悔之泪。

家破人亡，骨肉离散，全在一念之间，一想到这伤心事，便觉豪气尽消，万念皆灰，人生乏味，生不如死。

人影闪动，白石玉与华锦芳双双行来。

武同春双目尽赤，血脉贲张，杀机狂炽起来。

两人行近，白石玉打了个哈哈道：“武大嫂，这就是我向你说的，武大哥的忘年交老贾先生。”

武同春在狂激之下，感到啼笑皆非。

华锦芳迟疑地望了武同春几眼，福了福，道：“贾前辈，您好！”

武同春“唔”了一声，手按上了剑柄，眸中闪射厉人杀芒。白石玉脸色一肃，悠悠地道：“贾老哥，在下一再申言这是场误会，现在三头对面，误

会应予澄清！”

说着，目注华锦芳道：“大嫂，你说吧！”

武同春的身躯簌簌而抖，杀念仍然十分炽烈。

华锦芳悠悠地道：“贾前辈与‘冷面客’都是拙夫的至友？”武同春从牙缝里迸出声音道：“不错！”

华锦芳望向白石玉道：“用行动来解释这误会吧！”白石玉笑了笑，用手抓掉头巾，如云秀发披了下来，声音一变，道：“老哥，可以释疑了吧？”声音娇脆悦耳。武同春双目暴睁，连退三步，厉声狂叫：“原来，你……是女的？”

白石玉若无其事地道：“当然，否则怎能毫无忌惮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”

武同春木住了，心里的杀机，变为狂乱，这真是做梦也估不到的事，白石玉竟然是易钗而弁。

一股难言的歉疚之感，由心底升起。

由于这误会，华锦芳的罪可受够了。

白石玉没抖出自己的身份，为什么？

深深一想，倏有所悟——

白石玉受命于“黑纱女”，这两个女的目的在于替凝碧向自己施报复，这一波平了，以后的还不知道。

两女与凝碧多半是姐妹辈，所以才会出头。

故意制造这纠纷，当然是想藉此折磨自己。

白石玉又道：“贾老哥，您不再要我的命了吧？”

武同春痛苦地哼了一声，无言以对，似乎连恨都恨不起来，因为对方这种残忍的报复手段，反被对凝碧的亏欠心理抵消了。

尤其，现在正对凝碧的墓。

华锦芳幽凄地道：“贾前辈，同春他……为什么还不回来？”

武同春心弦剧颤，暗忖：“华锦芳是仇人之女，这是一桩婚姻悲剧，能再以夫妻的名份生活在一起么？”

不能，那该怎么办？算了，认命了吧，遗珠受‘黑纱女’的保护，她会善待她的，自己此生业已注定了悲剧的下场。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尽量把语调装得冷漠地道：“老夫久已没见到他，无法作答。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在下看，这件事的内情，只有‘冷面客’真正明白。”

武同春痛苦莫名，又被扔入了无形的炼狱，他无法再呆下去了，他有一种即将要崩溃的感觉。

华锦芳低头垂泪。

就事论事，她是无辜的受害者。

白石玉面上泛起一抹异样的微笑，是嘲弄，也是幸灾乐祸。

武同春在心里道：“笑吧，得意吧！我认了，谁教我当初不辨是非。凝碧，你死得很惨，但你现在可以看我活着偿付出的代价。

“我，什么也没有，任何属于我的，都已不存在，我只是行尸走肉。锦芳，谁叫你是仇人之女，你也认命吧！”

心念之中，片言不发，缓缓回身，举步。

华锦芳凄声道：“他走了？”

白石玉若有所指地道：“他是可以走了，留下来做什么！”武同春走了，走向不可知的命运。

十九

夕阳的余晖，把大地渲染得一片绚丽。

陇陌间，农夫荷锄，妇孺呼儿唤母，牛儿卸了犁归架，疲乏而缓慢的跟在主人身后，数点帚鸦，噪空而过，是归巢的时候了。

好一副动人的晚村图。

一个衣衫敝旧的老人，蹒跚行走在村道上，像个落魄的老秀才。

他，正是易了容的武同春，没有亲人，成了江湖游魂。望着眼前的景物，不由感慨万千。

他想：这些平凡的农人多幸福，日出而作，日没而息，家人相依，与世无争，平凡中有安乐。

自己何不幸生为武林人，在诡波谲涛中翻滚浮沉，没有一刻的安宁，像陷入可怕的泥沼，一辈子无法自拔！想着，不由深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他似乎真的是个老人了。一条人影，从前面不远之处横掠而过，快极，如苍鹰低飞冲刺。

武同春心中微微一动，没理睬，照样走他的路。

又一条人影掠到，停在路上张望，似在追前面的人而失了方向。

武同春目光扫处，心头为之一震。

停在身前不远的，赫然是方大娘的儿子方桐，才分手数日，想不到这么快就碰面了。

他忙开口叫道：“兄弟，追人么？”

方桐扭头一看，先是一怔，继而认出来了。

他喜孜孜地道：“武大哥，是你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武同春走近前去，低声道：“兄弟，叫我贾老哥！”方桐笑笑道：“是的，我竟忘记老哥的嘱咐了。”“你在追人？”

“是的，老哥看到了！”

“刚过去不久，朝山区方向！”

“小弟得去追……”

“什么人？”

“仇家，贾老哥，对不住……”

声未落，人已疾驰而去。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也尾随追去。

越过田野，村落，进入山区，顺山道而奔，武同春与方桐保持了一段适当的距离，遥遥跟进。

日落，黄昏来临，山中暝气四起，较远的地方，视线已呈模糊。

山道盘旋而上，仰头望去是个马鞍形的山榧。

方桐略不稍停地穿过山榧，武同春身形一紧，连纵带奔，到达榧口，一看，业已失去了方桐的影子。

榧口之后，是下坡，山影重叠，谷道交错，在这种地方找人可就不太容易了。

武同春居高临下，目光在山谷间游动，久久，仍一无所见。他暗忖：“方桐不知道发现仇踪了没有，追到哪里去了？以他冒充‘冷面客’时所表现的功力，倒不必替他担忧，怕的是他年轻识浅，容易上当。”

“据方大娘说，他父亲遇害时，他尚在襁褓，算来已将接近二十年，不

知他是如何在这短时间内查出了仇家？”心念未已，突然发现右前下方的谷地密林中隐有屋宇，不禁心中一动，那很可能便是方桐所追仇家的落脚处。略一思索，武同春不循山路，抄近向那片隐现屋宇的谷林泻去。

到了地头，只见巨松成林。

由于天色已经昏黑，林深处的景物已看不真切了。林边，有块天生的巨石，大小如一幢小屋，上面刻有八个怵目心惊的大字：“行人止步，犯禁者死。”

武同春心头大震，看来此非善地，不知方桐是否已经闯入？

他踌躇了。

凡属这等被列为禁地的所在，必有意想不到的凶险布置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但方桐祖孙三代都对自己有恩，说什么也不能袖手。

思虑再三，他解开剑包，把剑提在手中，以防不虞，然后举步缓缓踏入林中。

入林数丈，目光所及，不由怦然心震，停下了脚步。一株巨松之下，端然坐着一对老年男女，一动不动，生像是土地祠里的土地公婆，夜色中，情况显得十分诡谲。仔细凝神细看，这一对老男女已白发苍苍。

那老者开了口：“老婆子，有人闯禁！”

老妪冷森森地道：“多半是不认得字。”

“你错了，是个老穷酸，怎会不识字？”

“那是穷昏了头。”

“也许是衣食不周，三餐不继，想求解脱。”

“唔！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规矩不可废，老头，依你看……”“当然照例成会。”

两个人一唱一和，眼睛根本不看武同春。

武同春又好气，又好笑，这一对邪门人物，不知是什么路道？

四道目芒，突地射了过来，有如午夜寒星。

老者招了招手，道：“喂！穷酸，你过来！”

武同春缓缓上步，迫近到丈许之处。

老妪目芒在武同春身上一绕，道：“你到此地来做什么？”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找人！”

“有意思，到此地来找人，找的是什么人呀？”“一个年轻人。”

“此地没年轻人。”

“刚才……是否有人来过？”

老者阴恻恻地道：“老穷酸，你自己了断吧，省得我老人家费手脚。”

目芒一闪，武同春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没看到外面石刻的字？”

“字？……没注意。”

“别装蒜，快快自了！”

“这……可就难了！”

“什么难了？”

“区区还不想死里！”

“穷酸，如果你不自了，要我老人家动手，你就不得全尸了，要你自了，算是你运气，正碰上我夫妻懒得行动，这是天大的便宜。”

武同春气极反笑道：“区区不想拣这个便宜！”

口里说，心里却在想：“方桐不知道来过没有，以方桐的身手，这双怪物要制他得费些手脚，他脱离视线的时间并不久，不可能如此寂寞无声，看来方桐没来过……”

老嫗阴阻一笑道：“老头，世代变了，居然有人敢对我夫妻如此讲话。”

老者凑趣地道：“可不是，生平第一次！”

武同春反唇相讥道：“区区活到这把年纪，也是头一次听到有人要区区自了！”

老者怪叫道：“好哇！老小子，你还挺沉得住气。你什么来路？”

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阁下何不先表明身份？”

“你不配问！”

“彼此！彼此！”

“真是反了，你老小子是吃了天雷豹胆来的，居然不知天高地厚，你说不说？”

“阁下先说！”

老者偏头向老嫗道：“老伴，这老小子不识好歹，得好好的消遣他，你说……该怎么办？”

老嫗想了想道：“老头，这么着吧，主人要是三天后不开坛祭令么，把他逮进去，留待三日后当猪羊祭品，如何？”武同春心头一震，听口气，这里是一个神秘邪门的帮派。老者道：“好是好，可是……眼前这口气抹不下。”老嫗道：“那就这样，先切他的手足掌，要他爬着走，定然有趣。”

老者抚掌道：“对，有意思！”

武同春不由的火冒三丈，这对老怪物无疑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杀之绝不放过，当下不屑地哼了一声道：“两位倒是一厢情愿啊！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”

老者忽地站起身来道：“老小子，一会你连哭都哭不出来！”

老嫗也跟着起身，道：“老头，你走开，让我来杀杀手痒。”老者侧移了一个大步，道：“老伴，出手可得轻着点，别一下子就使他完蛋，那就没意思了！”

老嫗翻眼道：“我知道，你省点嘴吧！”

武同春把剑提起，又放下，沉声道：“两位最好先表明身份，以免误杀。”

老者突然好像听到什么滑稽的事似的，耸肩挤眼的。然后哈哈大笑道：“误杀？实在有意思，老小子，你若非昏了头，便是失心疯，也罢，让你死得安心些，做个明白鬼，听说过‘嫗妇鳏夫’没有？”

武同春为之愕住。

窒了片刻才道：“两位的外号是？”

老者道：“那还用说。”

嫗妇是死了丈夫，鳏夫是丧了妻子，一嫗一鳏，却自称夫妇，天下竟然还有这等闻所未闻的怪名号。

武同春瞪大了眼道：“奇闻！没听说过。”

老者怒声道：“什么？你没听说过我们夫妻的尊号？”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是没听说过！”

事实上，他真的没听说过。

老嫗白眉倒竖，脸上的皱纹连连抽动，厉声道：“好哇！老

小子，你是耳聋目盲，孤陋寡闻，冤枉活了几十岁，我老太婆非好好的

消遣你不可！”

眸中倏射厉芒，一鸟爪也似的手缓缓扬起，卷曲的指甲笔直前伸，至少有三寸长，有如十柄小剑，狞恶之态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武同春心头大凛，“呛”地拔出霜刃，横在胸前，暗夜中，剑身泛出的白芒，益显森冷逼人。

老者厉声道：“老伴，慢着！”

老姬气呼呼地道：“什么慢着？”

“这老小子的剑……”

“剑怎么样？”

“听说江湖上新近出了个第一剑手，叫什么……‘冷面客’，用的兵刃与众不同，这老小子的兵刃，跟传言的完全一样。”

“又怎么样？反正……”

“先问问清楚。”

“罗嗦，你问吧！”

老者目芒一闪，道：“老小子，我夫妻的话你听到了，这剑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信口道：“他是区区的传人！”老者厉声道：“什么，你老穷酸是第一剑手师父？”武同春若无其事地道：“一点不错！”

老者怔了怔，道：“还真看你不出，难怪如此狂傲。老小子，你该是有名有姓的吧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报上来！”

“阁下先交代身份，以及此间主人的来历。”

“做梦！”

“彼此！”

老姬扬着的手爪一晃，道：“跟他费什么唇舌，他愿意躺着说，何必一定要他站着说呢！”

最后一个字离口，双爪已奇幻无比地抓出，快如闪电。白光腾起，迅厉疾划。

惊哼声中，老姬弹退八尺，退势与进势一样快。武同春心头又是一凛，跟着收回剑，这一个照面，显示出对方的功力已到了收发由心的地步，反应神速，也弥足惊人。暴喝声中，老者推出一掌，势如排山。

武同春侧转身，霜刃劈出，剑气与掌风激撞，发出刺耳的“波！波”声，老者横闪，武同春的身形也被掌风震得晃了两晃。

老姬柔身再进，老者配合行动，左右夹击。

武同春霜刃划出，错步旋身，分迎两个老怪物，一招二式，快得犹如一式，仿佛剑是同时朝左右挥出，快慢不差分毫，威力半点不减。

两老怪又双双退了开去。

老姬怪叫道：“老头，我们栽了！”

“什么栽了？”

“在你记忆中，有过合手联攻而不收效的事么？”“是没有，破天荒头一遭，老伴，难道破例不成？”“没这样的事，主人怪责下来你我担待不起。走第二步棋吧！”

第二步棋是什么？武同春无从想象，但他知道要杀对方不是三招两式的事，得有一场狠斗。

眼一花，两个老怪物消失在林中。

武同春一怔神，忖道：“下人如此，主人可知，自己的目的是追寻方桐，方桐既没闯来此地，也就犯不着闯别人的禁地了。”

心念之中，就转身准备离去。

一看，不由骇然，眼前景物全变，昏昧中是无穷无尽的松林，本来入林不深，一眼可以望穿的，现在全变了，那块矗立在林边的巨石也不见了。

倏地，他凛悟到已经陷入了一座奇阵之中。

阵势，如不明其理，是闯不出去的，他只好定下神来，仔细观察。看了半晌，什么路道也摸不出来，时间一久，心神开始不宁了。

现在他明白了两个老怪物所谓的第二步棋，便是把自己困在阵中。

这完全是意料所不及的事。

此地的主人，到底是什么来路的，竟然能役使“嫠妇鰥夫”这类的人物，当然，不会是好路数。

“呼！”一道强劲的掌风暴卷而至。

武同春不想盲目出手，身形电挪，避开主锋，不见人影，他感到窝囊，像这种攻击法是防不胜防的。

当下故作不屑地道：“嫠妇鰥夫，竟是这等宿小之辈，不敢现身明斗。”

这句话生了效，武林中凡是成了名的，不论正邪，多数珍惜羽毛，不甘被人轻视。

老者的声音道：“老小子，闯禁者死，我老人家不杀你你也走不了，将活活困死。”

老姬的声音接着道：“你慢慢消磨吧，至多三天，铁打的金刚也会瘫下。”

武同春不吭声，心中在盘算着如何脱困。

再没有动静，两个老怪物可能是离开了。

破阵，不是凭藉武功的，不懂便是不懂，丝毫也勉强不来。突地，武同春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很笨，但有其道理的出阵方法，未必行得通，但值得一试。

两个老怪物不在场监视，对他的行动相当有利。

凡属阵势，皆由奇门衍化，合以相生相克之理，触物而生意，由意而生幻。

武同春想到的笨主意，便是先杜意以灭幻，然后凭灵智之觉而脱困，主要的是入阵不深，又无人监视，故可以一试。于是，他故意开口道：“两位，咱们来谈谈条件如何？”没有反应，证明两个老怪物已经离开。

武同春精神一振，闭上双目，镇慑心神，然后默喘入林方位，转过身，一手持剑，一手持鞘，前伸探路，缓缓挪步。碰触到树身时，便摸索绕过，但维持方向不变。

双目不视，幻象便无由而生。

一步一步的挪移，心情是相当紧张的，万一被察觉，便功亏一篑。

他记得，入林不过数丈，如此法行得通，片刻便可脱出阵外。

每挪一步，都是提心吊胆的。

而事实上是否行得通他还毫无把握。

走着，走着！

突然触及那块刻有禁字的巨石，登时心花怒放，绕过巨石，睁眼，回身，松林依旧，了无异状。

这办法居然会成功，是想不到的。

一声惊“咦”传自林中，武同春急隐身右侧。

现在，他已无所畏惧了。

紧接着，传来了“嫠妇鰥夫”的话声。

老者的声音道：“人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”

老妪的声音道：“难道这老小子懂得这阵势？”

“不可能，看他刚被困的情形便知道。”

“可是，人不见了，怎么说？”

“我俩太托大，该引他进入阵心的。”

“现在说这话有屁用，主人要见他，人走了，如何回话？”“他必走之不远，我们追！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对方主人要见自己，为什么？对方主人是何许人物？好奇之念油然而生。

转念一想，自己的烦事已经够多了，何必节外去生枝。心念之中，正待离开。

一个森冷的声音道：“阁下不作任何交代就想走么？”武同春暗吃一惊，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文士兀立在一丈之外，竟不知何时来到的。

当下定了定神道：“朋友是谁？”

中年文士冷阴阴地反问道：“阁下是‘冷面客’的师父？”武同春信口开河在先，不得不承认，硬着头皮道：“不错！”中年文士冷电似的光芒在武同春的面上一绕，道：“如何称呼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朋友还没回答老夫的问话。”

两条人影闪现当场，赫然是“嫠妇鰥夫”一双老怪物。“嫠妇”道：“老小子，你想溜？”

“鰥夫”接着道：“你犯了禁，想这么离开，没这么便宜的事。”

中年文士阴阴地道：“随区区去见我们的主人。”武同春寒声道：“贵主人是谁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到时自知，现在不必多问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对不起！老夫没空！”

中年文士目中寒芒一闪，道：“这可由不得阁下。”武同春暗地一咬牙，道：“用强么？”

中年文士道：“必要时会的！”

“鰥夫”狞声道：“老小子，你再生双翅也飞不了，别以为你的剑术高强，一样把你搁下。”

武同春目芒逐一扫三人，冰声道：“那就试试看吧？”中年文士沉声道：“敝主人要见阁下，希望阁下能堂堂正正地走进去，区区加一个请字如何？”

武同春一时委决不下，明知对方不是好路道，可是又撇不下好奇之念。

“嫠妇”冷冷地道：“若非看在你是‘冷面客’的师父这一点上，可没这等好事。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怎么会牵扯到“冷面客”，那本是自己以前的化身，方桐冒充过一次，这内中到底有什么蹊跷？这一来好奇之念倏炽，一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请带路！”中年文士一抬手，道：“随区区来！”

说完，又向“嫠妇鰥夫”道：“两位还是请坐镇原地。”“嫠妇鰥夫”转身退走。

中年文士再次道了声：“请！”然后举步往林里走去。

武同春紧随其后，心情不免有些忐忑。

这片天生的松林，被布成了奇门阵势，进去容易，如果闹翻，出来可就难了，但现在反悔已迟，只有硬着头皮入龙潭。

松林疏密相间，穿行其间，看不出有什么异样，武同春是有心人，边行边默记中年文士的走法。

逐渐的，他看出端倪来了。

凡属独树必转弯，双树从中间穿过，三株以上树丛则绕过，屡验不爽，于是，虚悬的心便踏实些了。

不久，松林行尽，眼前是一座巨宅，大门洞开，门头两侧各吊了一盏纱灯，灯上名写了“流宗”两个大红字，代表什么，不得而知。

四个锦衣劲装佩剑武士，分立两侧，见中年文士到来，齐齐躬身为礼。

中年文士领着武同春进入大门，穿过石板铺砌光溜溜的大院，步上头一重厅屋的阶沿。

厅门外又是四名锦衣武士左右抱剑而立，面向院子。厅内灯烛如昼，椅案布置如一般江湖帮会的令厅，梁上高悬一面巨匾，刻的是“万流归宗”四个辉煌的金字，这排场显示这是神秘的江湖帮派。

到了厅门边，中年文士止步，高声道：“犯禁者带到！”

这五个字相当刺耳，武同春不由微哼出声。

两名锦袍老者，自屏风后步出，分立长案两侧，神态颇具威仪。

紧接着，一个相貌阴鸷的黄袍老人，缓缓步出，坐上长案后的高背交椅，像君王临朝似的满有那么回事。

右首的锦袍老者宏声道：“带进来！”

武同春在气恼中有些啼笑皆非之感。

中年文士侧身道：“请进！”

他还算有点客气。

武同春昂首而入，在案前略侧，约八尺之处站定。中年文士随入，先朝黄袍老人施了一礼，然后退站与武同春相对的一边。

武同春提剑拱手道：“尊驾相召，有何指教？”黄袍老人鹰隼似的目芒在武同春面上一绕，以低沉但慑人的声音道：“报上来历！”

这情形像官府升堂问话，武同春气愤在心，冷冷地应道：“贾仁，江湖无名之辈，谈不上来历。”

“假人？”

“姓氏之贾，仁义之人！”

“嗯！据报你是‘冷面客’之师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的传人被誉为第一剑手？”

“好事者的谬言，不值一道。”

“有徒如此其师绝非无名之辈，中原道上，似乎不曾听过贾仁之名？”

“本人不属于好名之列。”

黄袍老者如刃利芒在武同春面上注视着，沉默了片刻，才又开口道：“因何闯禁？”

武同春淡淡地道：“找人！”

“找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一位年轻朋友。”

“怎会找到此地来？”

“无意碰巧。”

“上见禁牌么？”

“见到了！”

“为何仍要擅闯？”

“本人说了是在找人？”

“犯禁者死，你当已明白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本座特别为你破例一次，但有条件……”

武同春心弦一颤，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你师徒投效本门。”

“贵门如何称呼？”

“流宗门！”

“万流归宗之意？”

“不错，两日后，将正式明告武林，江湖上应归于一宗。”“尊驾是说……贵门将君临天下？”

“正是如此！”

武同春深深吐了一口气，他现在才算明白这个新崛起的帮派，目的想君临天下，那面对的当是个极具野心的枭雄。但目前中原武林是天地会的天下，不言可喻，一场新的江湖风暴已在酝酿。

心念之中，脱口道：“天地会让贤么？”

黄袍老者振声大笑道：“万流归宗，天地会不能例外，该会是首先必须归宗的支流。”

武同春语带嘲讽地道：“大门主的雄图令人佩服。”黄袍老者脸色一沉，道：“据调查，‘冷面客’是天地会死

敌，而你是他的师父，自然同仇，以你师徒的能耐，本门值得予以罗致，这就是破例的原因。”

武同春暗地一咬牙，道：“如果本人方命呢？”

黄袍老者目芒连闪，语意森森地道：“那恐怕不太好！”“如何不好法？”

“照犯禁之例，有进无出。”

“本人生平不受威胁！”

两名侍立的锦袍老者，齐齐面现怒容。

黄袍老者目光转向中年文士，道：“宋掌令，该如何处置？”中年文士躬了躬身，道：“依属下之鄙见，门主一向宽宏大度，创业之目的在宏扬武道，领袖群伦，宁多交友，不树一敌，这位贾朋友或有其他顾忌，请门主大智仲裁。”

这几句简单的话，其中包含了极大意义的。

最明显的是不树强敌，因为在传闻中，“冷面客”不是等闲之辈，弄砸了便成可怕的敌人，这也表示这姓宋的掌令城府极深。

武同春秉性聪明，当然听得出来。

黄袍老者沉吟不语，显然已被说动。

中年文士接下去又道：“人有见面之情，这位贾朋友当然会慢慢地考虑。”

黄袍老者道：“掌令之意，要本座破此先例？”

中年文士欠身道：“不敢！请门主裁夺。”

黄袍老者目光扫向两锦袍老者，道：“两位护法之见呢？”左首的一个道：“掌令之言有理！”

右首的一个接着道：“请门主明鉴！”

黄袍老者抚须沉吟，良久才开口道：“姓贾的，本门行事原则，非敌即友，今晚本座特别破例，不究闯禁之举，希望你出去之后，好好考虑本座所提的问题。

“请牢记，非敌即友，非友即敌，没有中间路子可走！”言语中仍极富威胁。

武同春淡漠地道：“本人会考虑的！”

黄袍老者颌首道：“很好，本座另提醒一句，武人一生习武，具非常之艺，应不放过成非常之事业的机会。宋掌令……”

中年文士躬下身道：“属下在！”

“送客！”

“尊命！”

直起身，朝武同春道：“阁下请！”

这是意想不到的结局，武同春松了一口气，不失礼地朝黄袍老者拱拱手，然后转身出厅。

中年文士疾步赶上，并肩相随。

出了大门，进入松林奇阵，武同春暗叫一声：“侥幸！”他发现出阵的方式与来时全不一样，如果事情闹翻，照来时默记的方法，绝出不了阵。

不久，来到阵外巨石之前，两人停了下来。

中年文士笑了笑，道：“贾老兄，区区自我介绍，小姓宋，贱名天培，希望能交个朋友！”

武同春略作思索，道：“好说，贵门主说得不错，武林道上，非敌即友，本人乐于应命。”

宋天培长揖道：“荣幸之至。”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本人浅陋，从未闻贵门之名，不知……”

宋天培道：“本门开山已有十年，从未干预江湖是非，所以不为人知，两日后，将正式照诸武林，同时展开行动。“敝上之目的，并非争强图霸，乃是鉴于武道式微，各帮派扰攘不休，故此有意予以整顿，结束数十年来混乱之局。”话说得冠冕堂皇，武同春心中暗自窃笑，表面上平静地道：“有理，这是非常的抱负，震撼武林的作为，可佩！”宋天培笑笑道：“贾老兄谅有同感！”

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听说令高足‘冷面客’曾在新野搭台挑战天地会主，可惜宋某人未能恭与其盛，可惜其事未成，不过，此举已足以震惊武林了。”

武同春含糊地应道：“年少无知，事属胡闹，贻笑同道了。”宋天培大声道：“哪里话！这正表示令高足是个志向极高的武士，宋某人极希望将来能有机会结识。”

武同春随口道：“当然！机会是有的。”

宋天培稍事沉吟，道：“对了，贾老兄说是为了找人入山，但不知找的是什么人？本门在山中布有耳目，也许……能有教劳之处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方桐是追仇而来，可不能抖出他的底。他心念电似一转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乃是追寻劣徒！”宋天培似乎相当吃惊地道：“是追令高足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令高足何故入山？”

“目前尚不知道，老夫是闻风而来。”

宋天培想了想，道：“这事好办，区区当传令助寻，贾老兄有话要转告么？”

“老夫在山外镇集等他。”

“很好！一言为定。”

蓦地此刻，一条人影疾掠而至。

宋天培低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来人遥遥停身，应道：“掌令么，属下有紧急事……”宋天培急挥手道：“此地有外客，你进坛去吧！”来人急闪而没。

那人的声音极熟，武同春大为困惑，看样子，宋天培是不愿意自己看到那人，该是谁？当然，这是不便动问的。宋天培长揖道：“贾者兄请便了！”

武同春拱手辞去，边走边想那耳熟的声音，实地，他想起来了，不由心头剧震，脱口自语：“怎么会是他？”从熟悉的声音和匆匆一瞥的身形轮廓，武同春判定来的是童光武，从称谓上，证明他是“流宗门”的人，这未免太令人骇异了。

童光武是天地会新任的巡监，身份不低，同时他也是会主千金“魔音女”的爱人，想不到他竟然是“流宗门”派去卧底的外奸，看来该门早就处心积虑，安取代天地会在江湖上的地位。

虎狼相争，反过来说，未始不是武林之福。

同时，对自己完成“无我大师”遗愿的行动，有极大的帮助。

突地，他想到易钗而弁的白石玉，受“黑纱女”之托维护童光武，她似乎也在考虑加入天地会，难道他们是一夥？自己的身份，“黑纱女”与白石玉早已知道，如果他们是一路的人物，身份将很快的被拆穿。

是“流宗门”没得到情报，还是假装不知？

想到这里，不由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。

性情诡谲得令人无法思议。

他又想到了方桐，他说的所谓仇家，是否“流宗门”的人？如果是，该门在山中线眼遍布，被察觉了，定会对付他。这一想，心里又多加了一个结。

说不定方桐已经落入对方之手，那奇阵足以陷住任何外行的高手。怎么办呢？这件事非求证不可，否则如何对待方大娘和“铁心太医”？

不觉间，登上了来时追丢了方桐的山榧口。

此际已过了子夜，这种时分，除了山峦的影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寻人自然是谈不上，非逼近不能发现。

武同春心里盘算，是留此坐待天明继续追寻，还是先出山？

心念未已，榧口下方的谷地中，突然传来了暴喝之声，武同春心中一动，立即弹身朝谷地泻去。

谷地中，三条人影鼎足对峙。

武同春先隐住身形，运足目力望去，不由大感振奋，其中两个，是锦衣劲装武士，另一个赫然是方桐。

这两名武士不用说是“流宗门”的弟子了。

只听方桐冷冷地道：“两位不要相逼太甚，在下不想随便伤人。”

武士之一道：“朋友，夤夜在山中流连，定有目的？”方桐道：“在下说过了是在找人！”

那武士偏头向同伴道：“找人？刚才那姓贾的老穷酸也说是来山中找人，莫非……”

另一武士眼睛一亮，沉声道：“朋友你……是否‘冷面客’？”

方桐怔了怔，道：“什么，‘冷面客’？”

“令师是姓贾么？”

“姓贾？这……”

“朋友到底是不是‘冷面容’？”

“你看在下像么？”

“听说‘冷面容’是戴了面具的，朋友此刻当真是本来面目。”

“两位错了，在下根本不是，‘冷面客’戴面具是为了遮掩一脸的恶疤，在下可没有疤。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对了，两位刚才提到姓贾的……”“不错，朋友认识他？”

“有点交情！”

武同春怕方桐把话说砸，忙飘身入场，大声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找你！”

两武士下意识的向后一退，采戒备之势，待看清了，才垂下剑，一个道：“原来是阁下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位小兄弟是帮老夫找徒儿的，两位卖个面子如何？”

两武士互望了一眼，另一个道：“既是阁下的朋友，请便吧！”

方桐还没弄清情况，愣愣地道：“贾老哥……这……”武同春一摆手道：“我们走，赶出山大概天也亮了。”方桐不再言语，随着武同春上路。到了山外，村落里已传来鸡啼之声，两人缓下步子，四望无人。

方桐才开口道：“武大哥，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把误闯“流宗门”禁地经过，概略地说了一遍。方桐震惊地道：“小弟料不到大哥会尾随而来，更不会想到碰上这等事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你追的人呢？”

方桐气呼呼地道：“空转了一夜，根本没发现对方的影子，也许对方根本就未入山，走的另一条路。”

武同春点点头道：“是有可能，到底是什么人物？”方桐期期地道：“小弟誓要亲手诛仇，所以……请武大哥原谅！”

这一说，武同春就不再追问了。

他暗忖：“如果方桐所追是‘流宗门’的人，对方耳目众多，早已发觉，而那两个拦截他的武士，并没什么表示。“可能他说的有道理，对方根本没入山，追到山里来，只是一种臆测，没亲眼看到对方入山，他不肯说出仇家是谁，有心帮忙也帮不上。”

心念之中，还是忍不住道：“兄弟，你跟对方交过手？”“没有！”

“那你追对方……”

“事实上，对方并不知道小弟在追他。”

武同春茫然了，皱眉道：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方桐喘口气道：“事情经过是这样的——

“小弟昨天黄昏前，途径白沙湾，发现有人在交手，一时好奇，在暗中看热闹，从双方话语中，知道一个是天地会的密探统领，另一个便是小弟的仇家。

“当时并不知道是仇家，是在那密探统领被杀之际，叫出了对方的外号，才知道是小弟寻访的仇家。

“喝阻已不及，对方在杀人之后，立即离场，小弟只好尾随追去，但对方身法快得惊人，竟然没追上，不过小弟已记住对方的身形容貌……”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兄弟，你告诉我仇家的名号，也许我能替你找到线索，我绝不插手，也不惊动对方，这总可以吧？”

方桐考虑了半晌，才期期地道：“大哥不插手？”“当然，一句话。”

“对，对方叫‘萍踪剑客’！”

“‘萍踪剑客’？这倒是没听说过，什么名字？”“名字不知道！”

“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

“据家母说，当年对方报了号，没提名，经过多年打听，还是打听不出来。”

“多大年纪？”

“中年，五十不到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令先尊遇害时，对方还是个青年剑手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好，如果我得到线索我会通知你，可是……如何联络呢？”

“小弟有位亲戚，住在新野西街，开了间兴隆米店，叫方志平，不会武，有消息可以在那里留话。”

“新野西街兴隆米店方志平，好，我记下了！”话锋顿住，忽地想起件事来，又道：“对了，有件事忘了问你，那天在三官庙，你以‘冷面客’身份约战天地会主，那灰衣人携来的人头，指是你的同路人，那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什么！你……不知道？”

“小弟根本没同路人，对方那么说，我给他来个糊涂大吉。”

“这……就令人费解了，那鸠工搭台，预埋炸药的又是谁？”

“搭台是小弟化的银子，炸药却不知道是谁埋的。”这一说，情况便相当复杂了。

武同春深深地想了一阵之后，道：“只有一个可能……”“那一个可能？”

武同春沉凝地道：“极有可能，是有第三者利用上了这个机会，目的是要炸死天地会主，或者我也是对象，第三者并不知道‘冷面客’是你冒充的，可惜天地会主没出现，而副会主牟英山当了代罪羔羊。”

方桐目光一闪道：“那携人头上台的灰袍人是副会主？”武同春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他叫牟英山，听说伤得极重，可能保不住老命。”

吁了口气，又道：“反正兄弟你已恢复了本来面目，此后江湖上将再没‘冷面客’其人了。”

一撇嘴，方桐道：“大哥不再以那面目出现？”

武同春笑笑道：“我现在是贾仁！”

口里说，心里却想到通天岩头，“鬼叫化”策划的那出戏，“冷面客”已与“黄衣修罗”同归于尽，而自己的容貌已复，即使现在的面目被揭穿，也没人知道自己就是“冷面客”，因为“冷面客”的另一副面目是疤脸人。

天色业已大明，远近的村舍升起了袅袅炊烟。

武同春想到自己已被天地会总护法“东海大豪”江浪，误为“真要命”，如果被对方发现方桐与自己一道，不免横生枝节，对方桐的索仇行动当然不利。

心念之中，抬头望了望天色，道：“兄弟，我们分手吧。我的对头太多，对你不便，以后如见面，只以泛泛之交的态度相对就可以了。”

方桐心里也急着要搜寻仇家，立即道：“好，大哥，就此分手，再见了！”拱手一揖，飘然而去。

武同春目送方桐的身影消失后，才举步踏上大路，朝另一方向行去。

心里想：“两天之后，‘流宗门’将正式崛起江湖，唯一的目标‘天地会’，因为只要瓦解了‘天地会’，便算登上了江湖盟主的宝座。

“事实上是一霸取代一霸，可以预期，江湖将掀起血腥风暴，自己受有‘无我大师’遗命，卫道除魔，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。”

“流宗门”开派立舵消息，轰动了整个江湖。

许多有头面的人物，都应邀参加开坛大典。总舵设在距新野百余里的内乡山区边缘。

天地会方面，仅派一位特使参加，这使流宗门主鲍龙飞大为不快，借题发挥，将天地会特使当众折辱了一番。

这使许多有识之士，预感到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。

茶楼酒肆，一些江湖人都以流宗门的崛起，作为话题，揣测纷纷。

该门所揭示的立舵宗旨是“万流归宗”，稍有头脑的，都能想到其涵意。

天地会独霸江湖的局面，起了急遽的变化。

流宗门门主鲍龙飞，据说是数十年前一代恐怖人物“人外人”的传人。

“人外人”是一甲子前震颤武林的人物，杀人无痕，时光流逝，早已被人遗忘，仅有老一辈的，还能隐约记忆这名号。

至于鲍龙飞不知为什么，江湖没传其名，这消息的来源，是无人能证实的，更不知道是如何传出？反正是姑妄言之，姑且听之。

襄阳，江边酒店，各色人物离聚，喧嚷嘈杂，有如集市，谈论的主题，仍然是流宗门的崛起。

角落里，一个衣衫敝旧的老穷酸，静悄悄地独酌，似乎身外的任何事都与他无关，他，就是易容改装，自称贾仁的武同春。

他真的不关心么？不，他非常关心，只是不形于色，当然，这些街谈巷议之言多半是捕风捉影，不值采信。

喧闹的声音，突地静了下来，所有的目光，集中向一处。

在这种场合之下，声音会突然静止，显然事出非常，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抬眼望去，也不由大感惊奇。

只见一个美得令人目眩的紫衣少女，穿行在酒座间，一副旁若无人之态。

像这类酒店，光顾的都是贩夫走卒，江湖小脚色之流，单身女子照说是不会进来的，尤其看上去并非低三下四之人。

那紫衣少女妙目流波，左右顾盼，像是在找人。

场面静止了片刻之后，起了窃窃私议。

一个尖脸削腮的年轻汉子，实地大声道：“姑娘是找人么？”

紫衣少女扫了他一眼，没开口。

那汉子又道：“姑娘，不会是找在下吧？”

这句话，引起了一阵笑声。

本来这些人物，修养礼法是谈不上的，有人吃豆腐，大家乐得开心。

紫衣少女不怒反笑道：“不错！正是找你。”

那汉子先怔了怔，继而轻浮的耸肩打个哈哈道：“天上落豆腐，我赵二交桃花运了！”

座中又是一阵嘻笑，还夹着一些不三不四的风凉话。武同春知道这女子并非普通人，那叫赵二的汉子准有乐子。

紫衣少女进前两步，道：“你叫赵二？”

赵二嬉皮涎脸地道：“正是。襄阳一带，谁不知道我这赵二少。姑娘如有困难，一句话。”

说完，拍了拍胸脯。

紫衣少女软语莺声地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是痞子？”赵二连脸都不红，挑了挑眉，道：“姑娘是骂人么？”“不止是骂……”

“要打人？”

“凭你还不值得姑娘我动手。”

“嘻嘻，有意思，先请坐如何？”

“你说够了么？”

“你到底是哪一行的？”

紫衣少女粉腮一沉，寒声道：“你满嘴胡话，应该掌嘴！”赵二偏起头，凑过脸，色迷迷地道：“你姑娘的玉手打在脸上定然别有滋味，请打吧？”

紫衣少女道：“你自己打，重重地打！”

所有的酒客酒也不喝了，全嘻笑着看这热闹。

赵二被人欣赏，更加得意了，大声道：“自己打多没意思……”

突地，一个震耳的声音道：“赵二，你还想活的话，就赶快自己掌嘴。”

发话的，是一个黑衫老者，不知是何时进店的，全座登时噤若寒蝉，各自转回身低头吃喝。

赵二的脸一下子变小了，尖瘦的脸，收缩成了一个猢猻面。

黑衫老者目中厉芒一闪，又道：“赵二，你没听见？”赵二业已面无人色地站起，畏缩地道：“闵大爷，您……您……”

“少废话！”

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

“你是自己找死！”

武同春大为困惑，这紫衣少女究竟是什么来路？从黑衫老者出头的情形看，定非寻常人物，她来这小酒店做什么？赵二觑了冷立在侧的紫衣少女一眼，一咬牙，举手自掴嘴巴，全座寂然无声，掌嘴的声音便显得特别清脆响亮。

“拍！拍！……”

他脸颊由红而肿，口里溢出了血沫。

紫衣少女冷冷开口道：“够了！”

黑衫老者接着喝道：“赵二，算你狗点子高，滚吧！”赵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手抚脸颊，狼狈窜逃而去。

黑衫老者这才向紫衣少女道：“这些狗东西，有眼无珠……”

紫衣少女一摆手，道：“我还有事，闵老爷请便吧！”黑衫老者拱拱手，

扬长出门而去。

所有在座的，现在连眼角都不敢再扫紫衣少女一下。紫衣少女目光一阵搜巡之后，微微一笑，朝武同春座前走来。

武同春下意识的感到一阵紧张。

紫衣少女盈盈走近，笑着道：“您是贾仁贾老先生？”心头一震，武同春道：“不错，姑娘是……”

“我叫陈嫣嫣！”

“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不敢，奉主人之命相邀。”

“噢！贵主人是……”

紫衣少女陈嫣嫣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黑纱女！”武同春全身一颤，睁大了眼，愣愣地望着紫衣少女陈嫣嫣。

心想：“想不到她是‘黑纱女’的手下，大概是白石玉已把信带到，所以‘黑纱女’才派人来找，也好，把事情做一彻底的解决，以免长期的精神折磨受不了。”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陈嫣嫣道：“小女子带路！”

武同春站起身来，放了块碎银在桌上，与陈嫣嫣走出酒店。

酒客免不了在背后又是一阵猜谈论。

武同春随着陈嫣嫣，离开码头，朝僻静的荒野小道奔去，

心里可有些七上八下，他无法预测此行见面的结果是什么。他自己也没定见，只有见了面，再看事应事了。心里乱，无话可与陈嫣嫣交谈。

约莫一个时辰之后，来到一座破庙前，庙门上泥金剥蚀的匾额，隐隐约约可辨出是“江神庙”三个字。

陈嫣嫣用手一指道：“就是这里！”

武同春不以为奇，因为“黑纱女”的行径本来就是神秘的。进入庙中，入目一片破落景象，武同春下意识的皱了皱盾。

陈嫣嫣引着武同春走向一排厢房之中的一间，到了门首，轻咳一声，道：“主人，贾老先生来了。”

房里传出了一声：“唔！”

武同春一颗心不由鹿撞起来，他将要见到当今江湖中最神秘也最恐怖的女人，尤其对方是替亡妻凝碧讨债的，这层关系复杂而微妙。

跨入房门，只见一个面帏黑纱的女子，侧卧在木板床上。武同春大为惊疑，旁顾陈嫣嫣道：“这……怎么回事？”陈嫣嫣先上前摸了摸床上人的额头，然后退开两步，道：“我们的主人受了重伤！”

大大出乎意料之外，武同春栗声道：“受了重伤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伤于何人之手？”

“天地会主夫人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陈嫣嫣声音转悲道：“我家主人……恐怕万一……所以特地要我请老先生来，有几句要事话先交代！”

武同春窒了片刻，开口道：“芳驾有什么话要交代？”床上人微微转侧了一下，略抬手一抬，声音细弱地道：“你……请靠过来。”

这是做梦也占不到的事，一代魔女，竟然变成这等模样，她会死么？她

要交代什么？犹豫半晌，武同春终于走了过去。距床边三尺，略显激动地道：“芳驾有话请讲？”床上的人喘了几口气，道：“你……能坐在……床边么？”声音微弱几不可闻。

武同春踌躇了。

但想到对方是亡妻的姐妹辈，不是外人，听口气，她似乎恨意早消，于是，硬着头皮挨着床边坐下。

床上的人久久才又开口道：“听说……你阁下一定要见我……”

武同春登时一愣，对方从未称呼过自己阁下……心念未已，背后突地中了两指，连哼声都不及发出，人便栽倒在地。床上的人一跃而起，揭落面纱，赫然是个风韵十足的半老徐娘，毫不陌生，是曾见过一面的天地会主夫人。武同春立知中计，愤极欲狂，但穴道被制，连动都不能动，当然谈不上反抗二字。

这只怪他自己没有警觉性了。

在江边酒店发生的那一幕，就该想到对方的来路，紫衣少女传话时，更该盘诘一下，现在，说什么都太迟了。会主夫人阴阴一笑道：“真要命，现在可真要你的命了！”武同春咬住牙不吭声，对方仍当自己是“真要命”，想不透的是对方何以利用上“黑纱女”的名义，又何以知道自己急着要见“黑纱女”？

紫衣少女陈嫣嫣悠悠地道：“夫人，如何处置？”会主夫人说道：“由太上护法自己办吧！”

一条奇伟身影进入房中，正是天地会太上护法“东海大豪”江浪。

会主夫人笑着道：“人交给你了！”

“东海大豪”振声打了个哈哈道：“谢过夫人鼎力相助。”会主夫人道：“好说！”

转头又道：“嫣嫣，我们走，这种地方憋得难受。”两个女的，双双出门而去。

“东海大豪”上前用脚尖踢了武同春一下，狞声道：“真要命，你准备如何死法？”

武同春目眦欲裂地瞪着“东海大豪”厉声道：“姓江的，你不嫌用这种手段太卑鄙？”

“东海大豪”怪声笑道：“你到阎老五那儿去诉冤吧！上次算你命大，多活了五年，今天，本座要把你肢解，看你还会不会还阳复活。”

他精芒一闪，长剑出鞘。

武同春暗道一声：“完了，想不到如此死法。”“东海大豪”缓缓扬剑，道：“真要命，你就认命了吧！”蓦在此刻，一条人影鬼魅般出现门边，无声无息，武同春躺在地上，因为是面向门，所以首先发现。

不速而至的，竟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宋天培。

“东海大豪”是背对房门，所以没发觉，主要是由于宋天培身手超卓，不然以“东海大豪”的功力，三丈之内是可辨飞花落叶的。

武同春大为激动，根据传言，“流宗门”与“天地会”已经形成了对敌之势，宋天培的出现，当然对自己有利。

“东海大豪”的长剑倏地倒转，朝武同春的心窝扎下……

同一时间，宋天培抬手，一蓬细如牛毛的亮闪闪的晶芒，射向“东海大豪”。

武同春一震，这种暗器练成不易，相当歹毒，因为发时无声，也不会带动空气，从背后偷袭的话，功力再高的人也难逃厄运。

就在剑尖即将刺入心窝之际，“东海大豪”闷哼一声，身形踉开，回转，发现了宋天培，厉吼一声，挥剑扑击……

宋天培疾发一掌。

劲浪卷处，“东海大豪”庞大的身躯栽了下去，发出很大的声音，他可够狠，挣扎着想爬起来，但只起了一半，又倒回地面，四肢一阵抽扭，不动了。

堂堂天地会的太上护法，竟这样死于暗器偷袭之下，宋天培的手段太不光明，但江湖上虎狼争霸，是谈不上武道的。

武同春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他可以不死了。

但是奇怪宋天培何以来得这么巧？想一想，忽然明白过来了。

童光武在天地会卧底，身为巡监，消息自然灵通，而宋天培如此行动，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争霸业，杀一个高手，便少一个强敌；另一方面，认定自己是“冷面容”的师父，值得争取。

宋天培跨入房中，走近，开口道：“贾老兄，区区算来得及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老夫记下你这笔人情。”

宋天培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对方怎么会指贾老兄是‘真要命’？”

武同春反问道：“老弟认为老夫是么？”

宋天培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当然不是，只能说外貌衣着有几分相似，别人不易分辨，但区区却可一目了然，因为区区与‘真要命’曾交往过。”

“噢！”

“贾老兄身手不凡，怎会着了对方的道儿！”

“这……惭愧，一时疏忽。”

“贾老兄是穴道被制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贾老兄，在山中时，区区说过交您这个朋友，有句话区区不得不说，不过请勿误会区区是挟人情以求……”“请说？”

“上次贾老哥为了找令高足，误犯本门禁地，门主爱才尊贤，所以破例不究，目的是希望贵师徒能加入本门，共图大业，老兄答允过要考虑，不知考虑结果如何？”

分明是挟恩以求，他偏说得这么好听，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老夫尚未找到小徒，等找到之后再说如何？”宋天培笑笑，又神情沉重地道：“贾老兄，听说……令高足‘冷面容’在通天岩与‘黄衣修罗’决斗，已经与敌偕亡，老兄是不知道，还是……”

武同春心弦一颤，不用说，这是童光武的消息，因为通天岩那场假戏，童光武曾经目睹过。

心念电似一转，故作惊震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“有人目睹！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小徒不久前还在新野三官庙挑战天地会主……”“据说那‘冷面容’是冒充的！”

“啊！有这等事，老夫誓要查个明白。”

“还有，据说这桩事是天地会主安排的，目的要除去令徒。”

显然宋天培有意要激使自己与天地会对敌。

武同春故意咬牙道：“老夫会查清楚，如是，老夫与天地会誓不共日。”

宋天培沉重地道：“贾老兄，那样的话，我们是同仇，现在区区先为老兄解开穴道，离开此地之后，再从长计议！”说完，俯下身，用手指探索了一阵，久久无语。武同春觉得情况不对，寒声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宋天培期期地道：“点穴的手法太诡异，区区解不开，这么办吧，区区先带老兄离开此地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忽听外面传来一个声音道：“禀太上护法，先别处置对方，会主业已驾到，要亲自问话。”

宋天培略一犹豫，突地弹身从后面破窗而去。

武同春听出是童光武的声音，显然故意示警，一颗心倏然往下沉，天地会主来到，依然是死路一条。

破窗的声音很大，惊动了外面的人。

只听童光武的声音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话声中，人已冲进房中，一见“东海大豪”躺在地上，登时呼出声，大叫道：“太上护法遇害！”

立即穿窗追去。

这动作，当然是在演戏。

四五条人影涌入，此际已是薄暮，房里光线很暗，但武同

春久处房中，没甚感觉，一眼就认出当先的紫衫帔面人便是天地会主。

众人齐发惊呼。

其中一个中年武士俯身探了探“东海大豪”的脉息，栗声道：“禀会主，无救了，太上护法业已气绝。”天地会主重重地哼了一声，目光四下一转，手指破窗，厉声道：“追，传令兜截！”

随行的四名高手，迅速的逐一穿窗而去。

天地会主凌厉如鹰的目光，扫向武同春，踏前数步，以厉耳的声音道：“你还没死，杀人者是谁？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天地会主一把抓起武同春，朝木床上一挫，暴喝道：“你会不知道，说，是什么人？”

武同春咬牙，还是三个字：“不知道！”

宋天培曾解了他被“东海大豪”剑伤之厄，不管怎样，他不能出卖他。

天地会主怒发如狂，再次抓起武同春，切齿道：“老狗，你不说，本座要你一寸一寸地死！”

说完，又振臂把武同春掷向地面，连打两滚。

武同春的面具被擦落，现出了本来面目。

天地会主迫上前，一看，暴喝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形迹败露，否认无益。

武同春把心一横，道：“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，阁下看着办吧！”

天地会主似相当震惊，栗叫道：“武同春……你……武同春？”

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

天地会主木立无语，因为他是蒙了面的，看不出他脸上是什么表情。该死的便活不了。

武同春本以为可以不死了，想不到情况又起了变化，如果宋天培不说那么多废话，早早离开，便没事了。

现在又落入天地会主之手，算死定了。

久久，天地会主才又开口道：“武同春，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”

声调是异样的。

武同春有些困惑，但面对死亡，不遑去细想，一挫牙，道：“悉听尊便，在下全不在乎！”

天地会主喃喃地道：“冤孽！”

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，武同春大感茫然。

天地会主又道：“杀死本会太上护法的是谁？”

“在下说过不知道。”

“说谎，你是目击者，而且杀人的目的必是想救你，快说？”“在下不知道对方来路，是个中年人。”

“是真话？”

“此刻没说假话的必要。”

“嗯！武同春，如果你想活的话，本座可以网开一面……”武同春脱口道：“但有条件么？”

天地会主沉重地道：“不错，你很聪明，说对了。”武同春知道买命的条件是不可能简单的，冷冷地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天地会主沉吟了片刻，才一字一句地道：“说起来也简单，

你跟你妻子华锦芳避地而居，永不再出江湖。”提到华锦芳，武同春不由激动起来。

先前误会她不守妇道，与白石玉有私，结果证明白石玉也是个女人，误会冰释，以夫妻之义而言，自己对不起她。可是自己与“黑纱女”之间的事未了，而华锦芳是仇人之女，事实改变不了。

更重要的，自己已经誓言要完成“无我大师”遗愿消灭天地会，解救武林苍生，怎能杜绝江湖呢？

心念之中，吐口气，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天地会主大声道：“什么，你说办不到？”

武同春横定了心，道：“是办不到！”

天地会主眸中凌芒大张，厉声道：“你想死？”“死的威胁改变不了在下。”

“你什么理由？”

“人人有难言之隐，无法奉告，但在下说的是实心话，如果在下佯作答应，心口不一，那是乞命，在下不屑为。”“你想成名？”

“在下根本无视于虚名。”

“有未了之事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天地会主沉默不语，但目光却不断在变幻，显示他有所打算。

武同春心里想：“天地会主之所以如此做，可能是因了副会主牟英山的关系，因为牟英山是妻子华锦芳的父执，曾以石钱标记维护她的安全，可是牟英山先后杀了‘无我大师’，江姥姥……等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人，血债必须要讨……”

天地会主的声音突地转厉道：“你真的不想活？”“无所谓，身为武士，

何必斤斤计较于生死。”“你真正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无可奉告！”

“噢！武同春，人死了，一切落空，你能得到什么？”“原则问题。”

“你要争原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本座现在毁你，只是举手之劳，这是什么原则？”“任何人都有他做人应事的原则，杀或不杀，当也是阁下的原则。”

天地会主又告默然，久久，突地目暴凶光，手掌徐徐扬起……

此刻，武同春只消一个念头，或是一句话，就可以不死，但他不屑于这样做，他是真武士，堂堂无双堡的继承者，他虽然不好虚名，但却不能不顾先人的名声，他不愿谎言乞命，出卖人格。

死亡的阴影，再次笼上心头。

这样的死，他当然不甘心，但他没有别的路走，也无法答应对方的条件。

天地会主的手掌没有劈落，再次开口道：“你不答应？”“无法答应。”

“要与本会作对到底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武道！”

“你死了，武道何在？”

“身为武士，有为有不为，死，算得了什么！”“你是在迫本座杀你？”

“阁下尽管下手，在下绝不皱眉，不过，阁下将被普天下的同道所唾弃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‘天地会’以天下第一大帮派自居，堂堂会主竟然利用妇人女子行使诡计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“怎么？难道阁下也会脸红？”

天地会主眸中凶光倏敛，吁口气，道：“真是冤孽！”又是冤孽，武同春满腹狐疑，对方一再说“冤孽”二字是什么意思？

心念之中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什么冤孽？”

天地会主沉默了片刻，跺跺脚，道：“好！本座给你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，让你心服口服！”

说完，弹指连点，解了武同春被制的穴道。

此举，大出武同春意料之外，天地会对武林同道，生杀予夺，一向只问目的，不择手段的，而现在对方竟然一反平时作风，给可怕的敌人机会。

当下站起身来，一时不知该怎么说。

二十

天地会主垂下手道：“戴回你的面具！”

武同春又是一愕，这又为什么？但他还是照做了，从地上捡起面具戴上，然后拾回剑包。

天地会主摆手道：“到外面院子里去！”

武同春深深望了天地会主一眼，举步出房，进入院地，天地会主随之而出，在院地中隔八尺相对。

藉着星月之光，在高手眼中，不殊白昼。

一条人影，泻落院地，是巡监童光武，一见这情况，脸色突变。

天地会主沉声道：“童巡监，凶手追到了没有？”“稟会主，仍在加急搜查之中。”

“人家有本领杀死太上护法，必非等闲人物，看来搜查是白费了，传令下去，五十里之内的可疑人物，不管什么身份，一律加以调查。”

“遵令谕！”

瞟了武同春一眼，又道：“此地的事……”

“本座亲自处理，去罢，不许任何人到此地来！”

“遵令！”

童光武施一礼，再次以狐疑的眼光扫了武同春一眼，才弹身越屋而去。

武同春心念数转之后，把剑包抛在一旁，闪动着目芒道：“阁下没带剑，在下也不用剑，算是回报阁下许予公平决斗的盛意。”

天地会主沉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实在有种，本座因此而不忍杀你，现在可以谈谈条件了么？”

“仍旧是原先的条件？”

“略有更改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你如果败了，就履行原先的条件，携妻子谢绝江湖。”“如果在下胜了呢？”

“您怎么说？”

“阁下解散天地会。”

天地会主窒了窒，突地纵声一阵狂笑，道：“你太狂妄了，你本必死，但本座给你了机会，你却狂言无忌。”武同春当然不愿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暗一咬牙，道：“那只有一条路可走！”

“什么路？”

“见死方休。”

“你……仍然想找死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天地会主眸中抖露一片恐怖杀芒，厉声道：“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准备了！”

错步取势，双掌徐扬……

武同春并没十分的把握，但他非如此不可，能单独与天地会主动手拼搏，这种机会可能永远不会再有，错过了，将来能否完成“无我大师”的遗愿，便很难说了。

当下紧闭着口，提气凝神，蓄势而待，功力运到了本身所能的极限。

他曾与天地会主交过手，但那次是在车轮战损元后，所以接不了两回合，现在的情况稍有不同。

当然，天地会主并不知道号称天下第一剑手的“冷面客”，便是武同春的另一化身。

现场只敌我两个人，但空气却紧张得无以复加，杀机充盈，这是决死之斗。

天地会主的双掌缓缓向前推送，没有劲气发出。武同春心头大凛，这是功力到了某一极限的表徵，一定锐不可当。

他本身不觉得怎么样，但如传出江湖，居然有人敢与天下第一帮派之主决斗，势必震撼江湖。

四道目光，舔合在一起。

“呀！”

“呀！”

厉喝声中，四掌齐发，两道撼山栗岳的劲气，猛然相撞，发出“隆”然巨响，数丈之内，沙石飞舞，劲气余波，震得三丈外的窗灵格格作响，门扇连连开合。

双方各退了三四步，惊世骇俗的一个回合。

武同春只觉气翻血涌，眼冒金花。

天地会主的情况不得而知，但从眸中的骇芒，可以判出好不到那里。

谁也不曾开口，但彼此心里有数，这是硬碰硬的搏命，不能偷机，不能取巧，功力稍逊的一方，准死无疑。双方调匀了呼吸，挪动，到了原来的位置。

厉喝声再起，又互换了一掌，劲气裂空成漩。

人影踉跄分开，距离拉长到几近两丈，双双喘息如牛。

整整盏茶时间，双方第三度迫近。

天地会主以激颤的声音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定要见生死？”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在下决定决不改变主意。”沉寂了片刻，双方各挟毕生功力，发出了第三掌，这一回合，势况更加惊人，劲气眷扭震旋，似乎地面要被翻转过来。武同春踉踉跄跄，退了七八步，“砰”然跌坐地面，一股逆血涌到喉头，他强忍着吞了回去，甜中带涩，全身的骨骼，宛若被拆散了，眼前阵阵发黑，真气似已全部散尽。他想：“今晚可能要横尸此地了！”

天地会主也坐在相对的地方，谁能先站起来出手，谁就可以不死。

双方在疾运心法，冀能恢复些许的真气。

场面一片肃杀。

约莫是一刻工夫的光景，武同春最先站起身来，一步一步朝天地会主迫去，沙沙的脚步，充满了死亡的气息。距离逐渐缩短，武同春切盼着最后的一击。

如果是用剑，情况可能会改观。

天地会主摇摇不稳地站起身来，立定，等待。

距离缩短到八尺左右，武同春止了步。

事实显示这已是最后一击，必有一方死亡，或是两败俱亡。

双方同时扬起了手掌。

时间似乎在刹那间冻结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除了克敌求生的一念外，没

有别的任何思想，生与死只差一线。喝声乍传，是嘶哑的。

拼聚残余的一击，气势平平，但以双方目前的情况而论，是致命的一回合。

凄哼齐传，人影踉开。

天地会主整个地栽了下去。

武同春口血连喷，跌坐地面，眼前的景物顿呈模糊，他想躺下，但一念未泯，强忍着保持坐势。

此刻，如果有天地会的任何人来到，武同春准死不活，即使是一个不会武功的壮汉，也可以一击致他于死。他急运“玄黄经”上的心法，希望能活着离开此地。天地会主一阵蠕动之后，挣扎着坐了起来，目光黯淡无神。

蓦地，两声女人的尖叫，在现场响起。

武同春心弦剧颤，他知道来了两个女人，但看不真切。

“爹，您……”

“好哇！真要命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娘，爹伤得很重！”

听话声，武同春暗道一声：“休矣！”

来的是会主夫人和“魔音女”母女俩，毫无疑问，他是死定了。

极度的震惊，反而使他清醒了，视力也恢复了许多。天地会主没有开口，似乎还没有力气说话。

母女俩站在天地会主身前，会主夫人厉声道：“我点的穴道，这老鬼能自解？”

天地会主有气无力地道：“……我解的！”

会主夫人惊叫道：“什么，你解的……为什么？”天地会主摇摇头，没有答腔。

会主夫人大声道：“到底什么原因，你不杀他，反而解了他的穴道？”

“他……他不是‘真要命’！”

“噢！那他是谁？”

“他……”

“谁杀死了太上护法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会主夫人向后退了一步，激声道：“怎么，你神志不清了？”天地会主虚弱地道：“我……非常清楚。”

会主夫人用吼的声音道：“那是怎么回事，说呀？”显然，这只河东狮能控制丈夫。

天地会主道：“我……要跟他公平决斗。”

会主夫人顿足道：“你疯了！”

“魔音女”咬牙大叫道：“我先宰了他。”

天地会主厉喝道：“不许对他下手！”

“魔音女”大感怔愕，道：“爹，您这是为什么？”天地会主道：“这是公平决斗，我们有言在先。”武同春迷惘了。

天地会主是枭雄，是奸雄，还是英雄？他真的如此重诺么？这与他平素的为人大相逕庭，殊不可解。

心里想，仍在努力运心法以图复功，他必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。

会主夫人像听到了什么稀罕事般地怪笑道：“公平决斗？想不到这四个字会从你口中说出来。十几年来，我没见你对敌人发过悲慈，你知道你是在做什么吗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我非常清楚。”

会主夫人冷哼了一声：“清楚，我看你是糊涂了，你知道你是在纵虎归山么？”

天地会主不假思索地道：“我知道我在做什么，你不必过问。”

会主夫人道：“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才逮到他，你却不许杀他，还说什么公平决斗，你庆幸没死在他手下么？我非管不可天地会主厉声道：“我说不许你管。”

会主夫人激声道：“噫！你好像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？”“魔音女”也困惑地道：“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嘛？”天地会主喘口气，道：“我做事自有分寸，少说话。”玄黄心法，奇妙无方，武同春的功力已恢复了三四成，但他不敢妄动，以三四成的功力对付“魔音女”也对付不了，更别说是会主夫人了。

天地会主缓缓地站起身来，目光扫向武同春道：“你如果能行动，马上离开，机会只有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会主夫人大声道：“你真的要这么做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不错！”

会主夫人凌厉地目光在武同春面上一连几绕，道：“他到底是谁？”

天地会主迟疑了一下道：“无情剑客！”

武同春更加迷惘了。

这生死对头为什么要替自己掩饰？竟然还代自己杜撰了“无情剑客”的外号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他是另有可怕的图谋，还是……

会主夫人瞪眼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？……从来没听说过这一号人物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现在你听说了！”

“你置太上护法之死于不顾么？”

“行凶的另有其人，极可能是‘流宗派’的人乘机下手，我到时，他的穴道未解，不会是他下的手。”

“他应该看到？”

“看到了，但不认识对方。”

“你断定他不是‘流宗派’的人？”

“如果是，他已经被救走了。”

“我不想冒这个险……”

“我说让他走。”

武同春的功力已将恢复了五成，这在一般高手是办不到的，剧战内伤，亏损了真元，至少也得一天半日的工夫。他缓缓站起身，拣起剑包。

会主夫人脚步一挪……

天地会主以断然的口吻道：“让他走！”

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，一代枭雄，表现得如此的气概，会主夫人与“魔音女”四只眼全直了。

武同春不失风度的拱拱手，冷沉地道：“后会有期了！”他这句话，是别有用意的。

天地会主寒声道：“希望不再见面，把本座说过的话仔细想想！”

武同春转身举步，朝庙门走去。

会主夫人望着武同春的背影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”天地会主深深地吁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事有不得已而为者，我有我的打算。”

会主夫人冷笑一声：“对敌人仁慈，便是对自己残忍，能击伤你的，武林中并不多，你不感到可怕？”

天地会主怔立不语，目芒连连闪动，谁也测不透他的心里在盘算什么？离了江神庙，武同春走向襄阳城，短短几个时辰，他经历了一次死亡，天地会主的行为，使他百思莫解。

想来想去，除了副会主与华锦芳这一层关系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了。

至于利用“黑纱女”名义引自己上钩这一点，极可能是对方窃听到自己在无双堡废墟中与白石玉的谈话，知道自己急于要见“黑纱女”。

但这些只是臆测，也许事实全不是这回事。

没有任何拦阻，武同春到襄阳投小店住下，饮食之后，关门行功，他必须恢复全部功力，以防不测之变。

窗纱透白，天亮了，武同春收功醒转，只觉气充血盈，功力已恢复如常，下了床，净了面，准备戴回面具……

房角里一个冷冷地声音道：“好小子，你骗得老要饭的好苦！”

武同春这一声非同小可，他竟然没发觉有人在房中，但这一惊只是本能上的反应，听口声他已知道是谁了。

转目望去，只见“鬼叫化”蜷曲在房角地上，房里光线还很暗，“鬼叫化”双目灼灼，像只夜猫子。

事已至此，无话可说，武同春讷讷地道：“请您老原谅，晚辈是不得已。”

“鬼叫化”站起身来，走近武同春身前，瞪眼道：“你的脸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只好把复容的经过说了出来。

“鬼叫化”连连点头，道：“好，好，你小子的造化可真高，天亮了，老要饭的不能久留，你有话说么？”

武同春沉声道：“晚辈宗旨不变，誓要完成圣僧遗愿！”“一句话，行了！”

“还有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晚辈此后称‘无情剑客’！”

“噢！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不想说出与天地会主纠葛的经过，含糊应道：“晚辈很喜欢这外号！”

“鬼叫化”颌首道：“很好，老要饭的得溜开了，有事再连络！”

武同春又想起一件事，忙道：“晓辈还有句话，不知您老高见如何……”

“快说！”

“您老当已知道‘流宗门’崛起江湖的事……”

“当然，怎么样？”

“二虎相争，我们何不在暗中利用这机会。”

“嗯！有理，老要饭的会策划！”

说完，急急启门而去。

武同春怔怔地站着，心想：“自己的真面目已被揭穿，是否仍有掩饰的必要？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房门吱格一响，目光扫处，怔住了。

进房的，竟然是易钗而弁的白石玉。

白石玉眸光波动，紧盯在武同春面上，没有开口。

武同春忍不住道：“一大清早，你怎么会到这鸡毛小店来？”

久久，白石玉才启唇道：“我就住在隔壁房！”

“这么巧？”

“是很巧！”

“你……已经听到我与老叫化的话了？”

“我不能塞住耳朵不听。”

“我要见‘黑纱女’，话传到了没有？”

“传到了，她说……她愿意见你时自会见你。”

武同春怕再有人撞见，忙戴上面具。

白石玉悠悠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这外号对你太适合了！”言中之意，影射他对凝碧的无情。

武同春当然立即体会到了，不自禁地发出了一声苦笑，这外号是天地会主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而临时胡诌的，也好，就用它吧！

有情无情，反正悲剧已经形成，不承担也得承担，何况事实上真是自己的错。

白石玉朝门外张了一眼，道：“对华锦芳，我代你隐瞒了身份，但只是暂时，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你准备怎么办，让她守活寡？”

武同春有苦难言，他怎能说出华锦芳是仇人“至上剑客”华容的女儿这一桩秘密呢！这是不能为外人知道的隐痛。他默然无语。

白石玉接着又道：“告诉你一个消息，华锦芳三天前已到了襄阳。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脱口道：“她来襄阳做什么？”

“找你！”

“什么，找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……知道我的身份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她找的是贾仁。”

武同春欲哭无泪。

事实上华锦芳是无辜的，她并不知道上一代的仇，这该如何应付呢？躲避她？可是，永远躲避么？

转念一想，不由心乱起来，天地会主已经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无疑的，副会主牟英山也会知道，他会告诉她，这便如何是好？难道要向她明言上代的仇，后果又将如何？她父亲华容，二十年前已客死南荒，照说，人死恨消，可是如何与仇人之女共守终生呢？……

就在此刻，脚步声起，店小二探头向房里道：“有人要见您老！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店小二道：“是位小娘子！”

白石玉望着武同春道：“小娘子？”

武同春敏感的想到了华锦芳，登时心乱了起来。他脱口说道：“我不能见她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一定是华锦芳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除了她不会有别人来找我！”

“不可能，她怎么会知道你投宿在这小店里，也许是别人。”

“一定是她。”

“你这么笃定？”

武同春闭上了口，他想象得到，天地会密布遍地，自己的行踪瞒不了对方，定是灰衣人牟英山通知了华锦芳，所以才会一大早找来了。

心念之中，道：“我得走……”

小二不明究竟，怔怔地呆在房门外。

白石玉皱眉道：“就算是她，你也没理由躲，反正她不知道你的身份，几句话就可以打发了，假使不是她呢？……人家找你定然有事。”

武同春六神无主。

白石玉向店小二道：“请那位小娘子进来！”

店小二转身离开。

武同春激动地道：“我不要见她！”

白石玉想了想，道：“这样吧，你到隔壁我房中暂避，看来的是谁，你再决定见不见面。”

武同春无奈，只好依言匆匆抓起剑包，避到白石玉房里。刚合上门，已听到了脚步声。

接着店小二的声音道：“就是这间！”

接着一个女人的声音道：“好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一点不错，是华锦芳的声音。

武同春心思顿陷狂乱，不由自主地发抖起来。

华锦芳一脚跨入房中。

白石玉惊声道：“武大嫂，是你？”

华锦芳一看是白石玉，登时粉腮大变，半晌才发出声音道：“怎会是你？”

“大嫂觉得很意外？”

“当然意外，你会跟他同住一间店房。”

“他……谁？”

“我的丈夫武同春。”

白石玉大惊意外地道：“你……说什么？”

华锦芳声音一寒，道：“用不着了，到今天我才明白……”白石玉笑着道：“大嫂，你明白什么？”

华锦芳娇躯乱颤，铁青着脸道：“别叫我大嫂，你……不要脸！”

白石玉再也笑不起来了，脸色一沉道：“你……骂人？”“骂人又怎么样，你这不要脸的女人，勾搭有妇之夫……”激动使她气喘，竟说不下去。

隔壁的武同春听得一清二楚，更加心乱如麻。

白石玉厉声道：“华锦芳，说话得留点分寸！”

华锦芳厉声道：“分寸？对你这种女人留分寸？你……不要脸，下贱……”

“拍！”

白石玉掴了华锦芳一个耳光。

华锦芳切齿大叫道：“你敢打我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满口胡屁，为什么不该打？”

“我跟你拚……”

“这里是客店。”

“那我们到外面去？”

“可以！”

“他人呢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武同春狂激起来，这种情况，他真无法处理。

突地，一个冷冷地声音道：“别嚷嚷，怎么回事？”武同春又为之心头剧颤，听声音他知道来的是天地会副会主灰衣人牟英山，华锦芳的父执，也是杀死“无我大师”和江姥姥的凶手。

恨在狂乱中抬头，杀机随之升起。

牟英山进入房中，目芒一绕，手指白石玉道：“你说他是女的？”

华锦芳激愤地道：“不错！这贱人刚刚出手打我！”白石玉冷厉地道：“谁要你口出不逊？”

牟英山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人呢？”

华锦芳道：“她说不知道！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店小二说人本在房中。”

牟英山狞视着白石玉道：“人到底躲到哪里？”白石玉道：“阁下说的是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华锦芳气呼呼地道：“什么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牟英山抬手道：“锦芳，你不要开口！”

说着，又朝白石玉道：“你知道‘无情剑客’是谁？”白石玉乐得顺口应道：“贾仁前辈！”

牟英山略略一怔，道：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知道什么？”

“好了，你说人现在何处？”

“在下那位贾老哥生平最怕与女人打交道，听说女人来找，打从后面溜了。”

她说的像煞有介事。

武同春着实佩服白石玉的机智，心里急盘算着该采取什么行动，此地是客店，当然不适合动手，但如牟英山不离开华锦芳，也是件棘手的事。

牟英山深深一想，道：“我们走，一定会找到他，在襄阳一带，一只苍蝇也漏不了。”

华锦芳气鼓鼓地道：“她打我一个耳光是白打了？”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是你出口伤人，那种话对一个女人而言，是受不了的。别忘了，我曾救过你的危难，也曾替你出过力，我不是讨人情，只是不愿反脸成仇。”

华锦芳默然，她无法否认这事实。

武同春立即想到上一次华锦芳被辱，是白石玉救走的，现在才恍悟到那是一场戏，是“黑纱女”安排来折磨自己的。牟英山再次道：“我们走！”

脚步声渐渐远去。

白石玉回到武同春藏身的房中，道：“你将寸步难行，决逃不过‘天地会’的耳目。”

武同春咬牙道：“我不在乎，只是……对华锦芳无法应付。”

白石玉挑眉道：“她是你的妻子，跟她回去不就结了。奇怪，她会知道

你真正的身份？”

“当然是牟英山告诉她的。”

“牟英山又怎会知道？”

“这……就不得而知了。”

他不愿道出实情。

“你为什么不愿见华锦芳？”

“嗯！这……我还有事未了，不想拖累她。”

“是真心话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对了，遗珠……她好么？”

声音有些怆然。

“她很好！”

“难道……她一点也不想念我这做父亲的？”

白石玉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她恨你！”

这像一柄利剑，插在武同春的心上，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道：“你们……这样做未免太残忍了，活生生分离骨肉……”白石玉冷漠地道：“武少堡主，责备别人之前先想想，你爱过遗珠么？你把她当过亲生女儿么？你与华锦芳给了她什么？冷眼、歧视，在她幼小的心灵上……”

武同春痛苦地道：“不要说了！”

两人相对默然，各怀心事。

久久，武同春开口道：“童光武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为什么要问起他？”

“因为她庇护他！我要知道原因。”

“也可以说是帮你的忙。”

“什么？……帮我的忙？”

“不错，故意笼络他，希望藉着他探出天地会主的来历。”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本想说童光武是“流宗门”派在“天地会”卧底的密探。

转念一想，把到口的话咽了回去，悠悠地道：“探出来了么？”

白石玉摇头道：“还没有，天地会主是个相当可怕的人物，除了亲人和极少数几个心腹，他谁也不相信，平时极少在属下前露面，很多场合，都由副会主出面。”

武同春吐了口气，道：“会主千金‘魔音女’爱上了童光武，不能从她那儿打听么？”

白石玉摇头道：“那丑八怪也守口如瓶，不过，迟早会打听出来的。”

武同春心念一动，道：“‘黑纱女’凭什么要帮我这个忙？”

白石玉怔了怔，道：“将来你就会明白。”

武同春牙痒痒地道：“我根本也不想明白，我一切全认了。告诉‘黑纱女’，她可以尽情的折磨我，有什么手段可以全使出来，我已不在乎了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再没什么了！”

说完，不待白石玉的反应，快步出房，回到自己房中，那股愤愤之气，似要炸破胸膛了。

他暗忖：“大丈夫男子汉，堂堂正正，为所当为，何必逃避躲闪，畏首畏尾，连华锦芳也已知道自己的真面，还想骗谁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立即离房，到柜上付了帐，然后扬长出门，重新在成衣店里买了行头，然后奔向荒野无人之处，摘了面具，恢复自我。

这一来，心里舒坦多了，锦衣佩剑，英姿飒爽，仿佛脱胎换骨了般的。

面具，已不堪再用，那会引起风波，他索性把它毁了。

一切停当，正待出林……

破风之声，隐隐传至，武同春倾耳一听，来的不止一人，不知何方人物。当下忙隐向浓枝密叶中。

刚刚隐好身形，人语之声传了过来：“童巡监，您看对方会上钩么？”

“此计定然奏功。‘流宗门’初起江湖，气焰不可一世，不会不顾名头的。”

“如此计不成，将是打草惊蛇，使对方提高了警觉。”“毕堂主，此地如何？”

“很好！”

“那我就着手布置吧！”

武同春一听，知道来的是童光武与一个姓毕的堂主，另外可能还有两个人，不知对方施展什么阴谋对付“流宗门”的人，看来双方已经短兵相接了。但童光武是内奸，定然有好戏可看。

人停在数丈之外，接着是枝叶拂动之声。

武同春悄然换了一个位置，这样，对方的行动便入目了。目光扫处，不由心头剧震。

只见两名黑衣壮汉，正在把两具尸体往树上吊，妥当之后，在尸体下方地上挖掘，不知弄什么玄虚。

两壮汉手脚十分利落，约莫是盞茶工夫，把挖掘的坑洞重新埋好，撒上些枯叶，用脚扫平痕迹，然后离去。现场剩下童光武与姓毕的堂主。

姓毕的堂主开口道：“成了，放讯号吧。”

童光武道：“不，再等片刻，让对方起了狐疑，再放讯号比较稳妥。”

“如果对方不来呢？”

“一定会来，据死者口供，这讯号是特急。”

“如果死者所供不实呢？”

“想来不至于。”

武同春骤然明白过来，死者是“流宗门”的弟子，落在“天地会”之手，迫供之后杀害，以尸身为饵，布下陷阱。

刚才挖掘的坑洞，是埋了火药以“流宗门”的紧急讯号诱对方入壳。

计虽不错，可惜童光武是内奸，一切都是白费。

又延挨了盞茶时间。

童光武开口道：“可以了！”

姓毕的堂主从怀中取出一样东西，倒插地上，晃燃了火摺子点着。

“噹”地一声，一颗流星冲天而起，在半空中爆开，散成一蓬红色星雨。

童光武一挥手，两个人双双闪到数丈之外隐身起来。工夫不大，四名锦衣武士匆匆奔至，其中一个首先发现吊挂的尸体，栗呼道：“在这里！”

其余三武士骇然变色。

其中一个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原先的道：“不许妄动，听候掌令前来处理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掌令，指的当是曾有一面之缘的宋天培。

果然不错，三条人影跟踵而至，当先的中年文士，正是掌令宋天培，另两个一老一少，不认识。

四武士恭施一礼，不开口。

宋天培扫了两具尸体几眼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道：“幼稚，下三滥的玩意。”

那老者接着道：“如何处置？”

宋天培冷冷地道：“稍等片刻，看有没有消息。”武同春很清楚，对方在等童光武的消息。

突地，童光武隐身之处，传出一声惨叫，接着，童光武挟着那姓毕的堂主出现，宋天培立即奔了过去。

两人低语了数声。

宋天培接过被点了穴道的毕堂主，回奔，把毕堂主抛向那两具吊挂的尸身，然后指示手下，迅快地退走。一声“轰隆”巨响，土石纷飞，枯枝败叶席卷成幕。武同春心神具颤。

尘沙落定，现场已是一片疮痍，两具尸体加上那姓毕堂主，业已被炸支离体解。

原先埋设炸药的两名壮汉，穿林而至，急急检视现场。随同宋天培来的那年轻武士，如魅影般扑出，两名壮汉警觉回身，连拔剑都来不及，便惨哼着双双栽了下去。年轻武士在尸身上拭了拭剑身，又弹了回去，出手凌厉而狠辣。

宋天培朝童光武扬了扬手，率同手下电驰而离。童光武拔出长剑，一咬牙，在臂上划了一剑，登时血染衫袖，接着，又在外衣上连割数剑，做成力战受伤的样子。武同春看着好笑，同时也悚栗于江湖人心的诡诈。近二十条人影从不同方位涌现，为首的赫然是副会主牟英山。

牟英山在方桐假冒“冷面客”，于挑战天地会时，曾被炸重伤，想不到他命大没死，复原得也相当快。

仇人现面，武同春杀机陡炽。

来人围上了童光武。

牟英山厉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童光武以剑拄地，故作喘息之状道：“此计被对方识破，毕堂主与两位弟子殉职，卑座力敌不胜……”

牟英山暴怒道：“对方人呢？”

童光武道：“脱走了！”

此刻，已另有人开始检视被炸现场。

牟英山如刃目芒，照在童光武面上，略不稍瞬，似乎要看澈他的内心，看他所说的到底有几分可信。

童光武作贼心虚，垂下了头，嗫嚅地道：“卑座力有不逮，惭愧之至！”

牟英山收回目光，喃喃地道：“本座在想这安排十分机密周全，怎会被对方识破？……”

童光武道：“也许……我方的行动，落入对方密探之眼？”牟英山冷森森地道：“也可能有内奸。”

童光武抬起眼，栗声道：“卑座要彻查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个银铃似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怎么，你……受伤了？伤得重么？”

来的是会主千金“魔音女”，边说边用手扶住童光武，眸中闪着关怀的光焰。

童光武显情很有气概地道：“没什么，这点伤不值一提！”“魔音女”

像是很心疼地抚着童光武的肩背道：“哟！血流了不少，走，我先扶你回去治伤敷药！”

说完，目光瞟向牟英山，似在请示。

牟英山一摆手，道：“童巡监，你先回去吧！”

童光武应了一声：“卑座告退！”

说完与“魔音女”双双离去。

牟英山大声道：“我等注意听着，分头追查对方行踪，发现时用秘密讯号联络，不许打草惊蛇，现在立即行动，由孟香主暂代巡监之职，负责联络事宜。”

众手下纷纷弹身离去，刹那走个罄尽，现场只剩下牟英山一人。

武同春大为振奋，正暗忖道：“索血债的机会到了。”

牟英山望着现场，自语道：“‘流宗门’志在争夺天下盟主地位，‘流宗门’不灭，‘天地会’只有除名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三条人影幽灵般从三个不同的地方出现，赫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宋天培，和原先的老者与年轻武士。

想不到对方并未远离。

牟英山何等人物，当然早已发觉，但他兀立不动，静待对方迫近。

三人呈鼎立之势，围住牟英山。

宋天培冷笑了一声：“副会主，幸会啊！”

牟英山转动目芒，逐一扫过三人。

最后停在宋天培面上，阴森森地道：“三位是自行投到，太好了！”

宋天培道：“堂堂‘天地会’，竟然使用这种下三滥手段，令人齿冷。”

牟英山怒喝道：“住口，‘流宗门’何物？萤火之光，也想与皓月争辉！”

哈哈一笑，宋天培道：“副会主不发讯号求援么？再迟……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
狂傲之情，溢于言表。

牟英山目中厉芒连闪，狞声道：“‘萍踪剑客’，你也想当‘流宗门’的开国功臣？”

武同春心头狂震，想不到宋天培便是方桐要找的血海仇人“萍踪剑客”，目前该采取什么行动？

先对付牟英山，还是宋天培？

他想到了方桐一再叮嘱，不许别人插手，心念数转后，决定先对付牟英山。

宋天培冷冷一笑道：“副会主真好眼力，竟能认得区区来！”

牟英山阴恻恻地道：“你们三个谁先上路？”

老者与年轻武士齐齐哼了一声，手按剑柄。

宋天培口角一撇，道：“副会主带路如何？”

牟英山挪了挪步子，把与宋天培这一边的距离缩短到八尺之内。

武同春可知道牟英山的意图，他装备施展杀人于无形的绝着了，“黑纱女”曾点破，他施展这杀手时，距离必须在八尺内。

宋天培淡淡地道：“副会主还不拔剑么？”

牟英山沉吟了一声，右掌倏扬……

宋天培哈哈一笑，倒弹了六尺，不用说，由于童光武卧底的关系，他已洞悉牟英山的身手。

同一时间，那老者与年轻武士双双挥剑抢进。

牟英山被迫拔剑应攻。

宋天培也在同一时间亮剑电攻，三对一，近身搏击，牟英山无从施展杀手。

一幕惊心动魄的剧斗叠了出来。

宋天培的功力，与牟英山在伯仲之间，加上两名高手助攻，抢尽了先机，牟英山立被迫处下风。

话虽如此，三人要想拿下牟英山，可非易事。

剧战持续，剑气森寒伸卷，激起落木萧萧。

一二十个照面下来，牟英山渐呈不支。

宋天培等三名高手，攻势更加激烈。

一声暴喝传处，惨叫陡起，那年轻武士栽了下去，同一时间闷哼再传，牟英山侧背中了宋天培一剑，登时血染灰袍。激怒之下，牟英山展出了拚命招式，猛攻猛打，全用进手招式，宋天培与那名老者，一时也没奈其何。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，自己不能因人成事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人随声现，掠入场心。

激斗的双方霍然分开。

牟英山当然认识武同春，脸上立起变化，但没开口。宋天培可没见过武同春真面目，寒声喝问道：“什么身份？”

武同春一个字一个字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。”

“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天地会的人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现身何为？”

“当然有事。”

“想趟这场浑水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站在那一边？”

“第三边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冷冰冰地道：“在下与牟副会主之间，有事待决，两位最好走路。”

那老者怒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武同春不屑地扫了对方一眼，道：“找死么？”老者挺剑就要出手……

宋天培一抬手道：“岳堂主我们犯不着，让这位朋友先解决他个人的事。”

说完，使了一个眼色，用意自是想收渔人之利。老者停住进势。

武同春冷冷地又道：“在下办事不许外人旁观，两位自便。”

老者暴声道：“掌令，别上了对方的当，这小子定是‘天地会’的人，想诡言脱身。”

这话可能性很大，宋天培不由动容。

武同春手按剑柄，盯着老者道：“在下说话从不说第二遍，要就滚，要就出手？”

老者身手不赖，又是“流宗门”的堂主，当然不会被几句话唬住，何况，年轻武士已经横尸当场，焉肯一走了之。暴喝一声，剑挟雷电之威，罩向武同春，牟英山弹退六尺，他可深知武同春的身手，乐得借力除敌。

当然，他没想到的是武同春的存心。

白光暴腾，惨号随之。

老者连连踉跄倒退，“砰”然仰面栽倒。

只一个照面，短暂的一瞬，老者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，便已横尸。

宋天培面色惨变，脸孔起了扭曲，冷厉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已登上本门的死榜了！”

武同春向前跨了一个大步，语冷如冰珠似的道：“你不滚么？”

宋天培府城极深，现在面对的两人都成了敌人，而且都是拔尖高手，决讨不了好，同时也顾虑“天地会”援手赶到。所以向后一挪步，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后会有期了！”说完转身……

牟英山厉喝一声道：“慢走！”

武同春霜刃一抬，道：“让他走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第一，阁下杀不了他，第二，杀他的另有别人。”“谁说本座杀不了他？”

“在下说的！”

“难道你想阻……”

“不错，在下会阻止。”

牟英山怔住了。

宋天培困惑地深深的望了武同春一眼，想说什么，但只口唇动了动，没发出声音，身形一闪，穿林而没。牟英山厉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武同春目中杀芒一闪，道：“解决我们的事。”牟英山瞪眼道：“我们有什么事要解决？”

武同春咬咬牙道：“阁下心里应该很明白，头一笔是‘无我大师’师徒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‘无我大师’师徒……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与你何干？”

“当然有干，阁下不必问了！”

“第二笔又是什么？”

“江姥姥的血债！”

“那是误杀，因为……”

“没什么因为，血债血还。”

“你准备……”

“杀你！”

牟英山下意识地退了一大步，栗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忘了本座与你的妻子华锦芳的关系吗？”

武同春冷酷地道：“那是另一回事，不必混为一谈。”牟英山厉声道：“你真的要这么做？”

武同春斩钉截铁地道：“这句话是多余的！”

顿了顿又道：“对了，记得阁下杀害江姥姥之后，又毁了贵会的巡监司马一夫及两名会中弟子，原因是什么？”牟英山脸孔一阵抽搐，道：“你不必知道！”

“阁下想掩饰什么？”

“没你的事。”

“那就不说也罢，也正……”

“武同春，这一年多来你藏身何处？”

“没阁下的事。”

“‘冷面客’真是你同宗同门？”

显然他还不知道这秘密。

“这倒是不假！”

“你知道他死了么？”

“知道！”

“你知道凶手是谁么？”

“黄衣修罗！”

牟英山目珠一转，道：“本座是说幕后安排人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谁？”

牟英山道：“‘流宗门’门主！”

武同春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这本是自己和“鬼叫化”安排的好戏，想不到对方竟然想利用来制造自己对“流宗门”的仇恨。

当下也不说破，俊面一沉，道：“承蒙相告，不过那是题外之言，现在准备保命吧！”

牟英山咬牙道：“华锦芳希望你如此？”

武同春冰声道：“她是她，我是我，不必多说了！”牟英山瞪大了双眼，道：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武同春不愿和对方歪缠下去，手中剑上横齐胸，厉喝一声：“纳命来！”

霜刃随喝话之声挥出，在心怀杀机之下，出手无情，势如骇电奔雷。

牟英山举剑还击。

金铁交鸣声中，牟英山退了一个大步，武同春跟踪进击，出手全是杀着，惊心怵目的场面叠了出来。

牟英山为了保命，当然也是全力以赴。

十个照面以后，牟英山险象环生。

剑式密集如骤雨，牟英山毫无喘息的机会。

武同春恨满心头，他说什么也不能放过这难得的诛仇机会，得理不让，杀着频仍。

牟英山知事不谐，但被紧密的招式缠住，脱不了身。一声厉喝，武同春施展出最后的杀手。

“哇！”

一声惨叫，牟英山跌坐地面，胸前血浆直冒。

武同春踏前一步，剑抵对方胸前，赤红着双目道：“牟英山，你有什么遗言没有？”

牟英山面孔扭曲得变了形，狂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……你敢杀我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本来就要杀你。”

就在此刻，数条人影奔至，惊叫声中，五六支剑朝武同春疾袭。

霜刃回扫，折剑声，惊叫声与惨号声响成一片。两人横尸就地，其余的被镇住了。

武同春的剑，仍指着牟英山的心窝。

牟英山狂吼道：“紧急讯号！”

那几名被镇住的“天地会”弟子，如梦初醒，立即放起火箭武同春反弹斜掠，挥剑，惨号刺耳，无一活口，略不稍滞，武同春又圈回牟英山身前，冷森森地道：“牟英山，援手来到，正赶上替你收尸。”

尖叫倏传：“住手！”

人影掠到，赫然是华锦芳。

武同春呼吸为之一窒。

牟英山栗呼道：“锦芳，阻止他！”

武同春咬紧牙关道：“江姥姥在等着看他流血。”华锦芳栗声道：“同春，放下剑……有话慢慢说。”武同春业已铁定了心，毫不犹豫地道：“杀了他再说！”人，没有不怕死的。

牟英山再次狂叫：“锦芳，快……阻止他！”

华锦芳一个弹步，抓住武同春持剑的手，激颤道：“同春，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牟英山一个翻滚，挣起身踉跄奔去。

武同春大急，猛一甩臂，尖叫再起，华锦芳跟出一丈之外，武同春急如旋风，追上牟英山，霜刃闪电前送。

“哇！”

惨号栗耳，霜刃贯穿了牟英山的前后心。

华锦芳扑上，厉叫道：“同春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真狠……”武同春拔剑。

牟英山扑了下去，四肢抽扭。

华锦芳扑跪下去，凌厉地叫唤道：“牟世伯，牟……”牟英山努力挣扎着反扬起头，话声与血沫齐喷，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受托……”

只说了半句，脸伏下，死了。

华锦芳狂叫道：“牟世伯，您……受托什么？”除了少之又少的嗜杀者外，对一般人而言，杀人并非是快意的事，而是不得已的行为，武同春自不例外。他一口气杀了近十人，出手的刹那那是冲动的，但过后内心仍是不好受的，华锦芳的表现，使他感到无措。牟英山再不会开口了，他的生命已经结束了。

华锦芳站起身来，凄厉地道：“同春，你并非这样的人，对我的呼唤竟然无动于衷，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深深吐口气，道：“因为他该死，我……不得不杀他。”

华锦芳咬牙道：“我在你的心里毫无地位么？”武同春脱口道：“有地位，非常重要的地位，重要得使我生死两难。……”

华锦芳粉腮剧变，一把抓住武同春衣襟，厉叫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……把话说清楚，说！”

武同春内心起了痛苦的痉挛，喘着气道：“你最好永远不知道。”

华锦芳激越无比地道：“我非要知道不可！”

武同春把牙齿咬了又咬，道：“你不知道最好！”

华锦芳拭了拭泪痕，道：“你一年多没回家，在客店中躲避我，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？你……还承认我这个妻子么？”武同春痛苦地闭了闭眼，颤声道：“不要逼我！”

华锦芳愤极反笑道：“什么，逼你？这可是天大的笑话，是谁在逼谁？”

顿了顿，声音转为幽怨，又道：“同春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当初我嫁给你做填房，就是崇拜你的出身为入，你……变了么？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你？女人？……”一个声音在武同春心里大叫：“她没错，她是无辜的！”然而，她是仇人的女儿，这像心上长了一个疣，永远摆脱不了痛苦，能告诉她么？不能，她知道了以后，除了增加无谓的痛苦之外，于事何补？

心念之中，悠悠地道：“我没有变！”

“那你对我的态度……”

“我是不得已！”

“我就是要知道什么不得已。”

“我们先离开此地再说，被对方发现我们在现场，对你是大麻烦。”

“那……牟世伯……”

“自会有人料理后事，走！”

夫妻俩双双弹身奔离，是朝回襄阳的反方向，一路之上，武同春苦苦地思想，将何以自处？

最痛苦的是华锦芳。

一个女人，丈夫是她仰望寄托终身的人，一旦丈夫变了心，便将失去凭藉，一切落空，婚姻失败，男人还有机会重建，女人没这幸运了。

她的芳心惶惶无主，在她的想象中，最能使男人变心的是女人。

一口气奔出了十来里，两人缓下势来，并肩慢步。

两人各怀心事，似乎都没有话说，气氛相当的不调和。

华锦芳首先止步，开口道：“同春，我们把话谈清楚，憋下去彼此都痛苦。”

武同春吐口气道：“谈吧！”

华锦芳努力咬了咬下唇，直视着武同春道：“你还要不要我？”

这是最后通牒，武同春必须做一抉择，最痛苦的抉择。

要，注定了终身痛苦，心灵上的阴影是消除不了的。

不要，凭什么？她没有理由担当上一代的过失，而且，她妇道无亏，能休掉她吗？

华锦芳强忍住内心的痛苦，再次道：“我只要你回答一句话，快说！”

苦苦一想之后，武同春想到了一个暂时逃避的办法，挫了挫牙道：“锦芳，遗珠失踪了，是吗？”

华锦芳蹙额道：“奇怪，你会问我这句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？”

“我……当然知道。”

“那还问什么？”

“这与整个的事情有关。”

“噢！说说看。”

“八年前，凝碧惨遭劫火而死，事实上是我冤枉了她……”“你……”

“是的，真相业已大白，是本堡从前被逐的总管巫永裕挟恨陷害，企图毁我家庭，现在，有人出头为凝碧向我讨这笔帐华锦芳粉腮大变，栗声道：

“是谁？”

武同春痛苦地喘口气，道：“是凝碧的亲人……”“亲人，是谁？”

“‘黑纱女’！”

“什么，你说……‘黑纱女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废墟中扮鬼的就是她？她带走了遗珠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“她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不知道，大不了要我的命！”

“这……你……准备如何应付？”

“我……不作任何应付，我等着承受，因为是我的罪，我一手造成的。”

华锦芳娇躯簌簌而抖，粉腮变成铁青，栗声道：“杀了你，凝碧也不会复生，说起来你也是受害人。我……要去找‘黑纱女’，她要杀人，可以先杀了我！”

几句话，道出了夫妻的情义。

武同春的心开始滴血，突地搂住华锦芳道：“锦芳……我

……对不起你，你是无辜受累者。”

事实上，“无辜受累”四个字，在武同春心意里指的是她不幸而是仇人之女。

华锦芳当然不知道这隐秘，反抱住武同春，把头埋在他胸前，啜泣起来。

武同春方寸大乱，尖锐的矛盾交织着痛苦。

一年多的难熬日子，华锦芳头一次与丈夫肌肤相亲，痛苦中自有一份慰藉。

武同春悠悠地道：“锦芳，答应我，你不要去找‘黑纱女’。”华锦芳推开武同春，凄厉地道：“你怕我死在她手里？”武同春摇摇头，沉痛地道：“锦芳，何必再制造不幸？”华锦芳切齿道：“我还有什么幸福可言？……我……还有什么值得怕的？”

“锦芳，话不是这么说，这是我的事，你犯不着……”“夫妻一体，为什么是你的事？”

“锦芳，你……先回家。”

“你不回家？”

“我要办的事不止一桩。”

“我不回去，那……根本不是家，是冷酷的地狱，我……受够了。”

“锦芳……”

“除非你不要我，否则我不离开你。”

武同春束手无策，如果华锦芳真的跟定自己，那是件相当棘手的事，那就什么也别想办了。

他想了想，道：“锦芳，我求你，你先回家，不能跟着我犯险

华锦芳凄苦地道：“同春，我已是孤女，除了你，这世上我还有什么？”

说着，泪光又现。

这句话，使武同春心神摇颤，大感歉疚，但事实所迫，他非撇开她不可，这是相当痛苦的事。

但一想到神秘莫测，心肠又狠的“黑纱女”，他突然下了决心，尽量用婉转的语气道：“锦芳，事了我会回家，你跟着我不方便，我想……‘黑纱

女’不舍要我的命，她只想折磨我，听说她很爱遗珠，事情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可怕。”

咬唇苦想了半晌，华锦芳才松口气道：“你答应我，不管怎么样，要活着回家？”

至情所感，武同春毅然道：“好，一定，我答应你。”“你不能骗我？”

“不会！”

“还要分离多久？”

“这……不会太久的。”

“还有，事了之后，你能答应退出江湖么？”

“我早有这想法。”

“那……我……走……”

说完，猛扑向武同春怀抱。

武同春紧搂着她，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，他不愿意骗她，但实际上他骗了她，将来，他毫无打算，他不敢想象情况会演变成什么样子。

骤然之间，他觉得自己卑鄙，不够丈夫气概，也觉得她很可怜。

久久，华锦芳猛推开武同春，颤声道：“我等你，别使我绝望！”

说完，掩面奔离。

武同春扬起了手，他想唤住她，不顾一切，夫妻双双退隐，抛开所有的恩怨情仇，但，他没有出声，眼睑倒是湿润了。华锦芳的身影自视线中消失，他颓然放下了手，自问：“我会使她绝望么？”

一阵野风拂过，武同春感到从未有过的寒意。

他木立在当场，意念太纷歧，脑海反而成了空白，没有一个完整的意念，无法想，便什么也不去想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个少女的声音传过来：“小姐，是他！”另一个少女的声音道：“会是他么？”

武同春被话声从迷惘中唤回，转身望去，心弦为之一颤，来的，赫然是天地会主前妻所生的女儿素心与婢子小青。小青欢然道：“小姐，真的是他。”

素心遥遥止住脚步，窒了片刻，才又走过来。

武同春心思更乱，这女子始终对他不死心，前此，见过几次面，但那是易了容的身份，而现在本来是面目。走近，停住，四目交投。

武同春不能装装作哑，抱拳道：“素心姑娘，久违了！”小青兴致勃勃地道：“武大侠，我家小姐为了你……”素心立即以眼色止住小青说下去，接上话头道：“听说大侠在山中遭了凶险，有这事么？”

武同春心里十分明白，那是他自己放的空气，笑笑道：“是有这事，总算化险为夷，多谢姑娘关心。”

小青又插口道：“怎么一年多没消息？”

武同春笑笑不答。

素心定定地望着武同春，粉腮飞霞。

这种目光，对武同春来说并不陌生，目光中有一种无形的火在燃烧，可以融化人。

武同春心头一荡之后，立起警惕，暗忖：“自己是‘天地会’生死之敌，稍一不慎，便是不了之局，华锦芳的事，已使自己焦头烂额，岂可再节外生枝，何况自己是有妻女的人了。”心念之中，脸色顿时冷了下来。

小青相当机伶，立即看出武同春神色有异，偏起头道：“武大侠，你不高兴看到我们小姐？”

武同春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冷冷地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心情不佳。”

小青不放松地道：“大侠有什么心事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点在下无法答复。”

素心白了小青一眼，示意她不要多嘴。

然后含情脉脉地望着武同春道：“武大侠，我们……不能成为朋友么？”

武同春淡淡地道：“江湖上不是敌人便是朋友。”

小青忍不住又道：“武大侠，你是故做不解么？这一年多来，我家小姐可没忘记你，听说你受了重伤，生死未卜，我家小姐两度入山搜寻。年前为了彩玉牌，几乎造成大祸，你……未免太无情了吧？”

素心垂下头，没阻止小青。

武同春感到有些内疚，年前，素心的彩玉牌使他脱过一厄，但感激是一回事，情孽又是另一回事，绝不可混淆的。

当下正色道：“那份人情，在下不会忘记。”

小青快口道：“那该有所表现呀？”

武同春吐了口气，道：“在下不知如何表现。”

素心抬起头，眸中微露幽怨之色，口唇动了好半天，才吐出声音道：“武大侠，你……像是变了另外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。”

武同春硬着心肠道：“人，总是会变的，时移事迁，有时不得不变。”

素心咬了咬香唇，道：“我们……连做朋友也不成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们本来就是朋友！”

小青嘟起小嘴道：“我家小姐说的不是这种朋友。”

武同春心弦又是一颤。

小青转向素心道：“小姐，落花空有意，流水总无情，您呀！白抛一片心了！”

话已说得非常露骨，武同春可不能再装浑了，硬起头皮道：“素心姑娘，在下明言了吧，在下是有家室的人，姑娘盛情

可感，在下无法接受，因为……那不会有好的结果。”话已说到了尽头。

素心两眼一红，道：“相逢何必曾相识，相识何必再相逢。算了！只当我们根本不认识吧！小青，我们……该走了！”小青气鼓鼓地道：“小姐，这样就算了？”

横了武同春一眼，又道：“我不服气，您又不是低三下四的人，他就这么无情！”

素心咬着牙道：“走吧！”

蓦地，一个娇脆悦耳的声音道：“怎么，不多叙叙相思之苦就要走了？”

武同春闻声知人，暗忖：“这可真妙，她也来了！”举目望去，只见“魔音女”姗姗朝三人面前走来。她长得丑，但身段窈窕，声音更迷人。

小青噘起了嘴，靠近素心。

素心沉着脸，目注远方，这一对同父异母姐妹，水火不相容。

“魔音女”走近，止步，端详了武同春几眼，裂嘴一笑道：“武少堡主，想不到还能见你的面，这一年多来，你藏得好紧。”武同春冷漠地道：“是吗？”

“魔音女”可不像素心那么含蓄，接着又道：“我一直在找的找你，总算天从人愿。”

武同春气极反笑道：“找在下，为什么？”

这一笑，“魔音女”可得意了，前进一步，挤眉弄眼地道：“你还不明白么？我喜欢你呀！”

武同春沉下脸道：“你不喜欢童巡监了？”

“魔音女”怔了怔道：“噫！你怎么知道？其实，我并不真

喜欢他，他赶不上你，武少堡主，我心里呀……只有你！”素心听不过意，冷声道：“不要脸！”

“魔音女”竖眉道：“你骂谁？”

素心还是望着别处，口里道：“谁不要脸，我就骂谁！”“魔音女”娇躯一转，瞪着素心道：“你以为我不会杀你？”武同春忍不住道：“你们不是姐妹么？”

“魔音女”冷哼一声道：“屁姐妹，谁知道她是什么种？”这话粗鄙不堪，出自一个少女之口，实在令人骇异。小青咬牙瞪眼地道：“二小姐，别欺人太甚！”

“魔音女”大声道：“没你小贱人说话的份。”

素心微侧娇躯，狠盯着“魔音女”道：“我要杀你！”秀眸中杀气盎然。

武同春不想再看下去，转身挪步……

“魔音女”弹身截住，道：“你不能走！”

武同春寒声道：“在下为什么不能走？”

“魔音女”可能是脸丑皮厚，不知羞地道：“把话说清楚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”

武同春真有些啼笑皆非了。

他冷酷地道：“不喜欢！”

“魔音女”丑脸大变，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厉声道：“因为我长得丑？”

“与美丑无关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不为，就是不喜欢。”

“你想做天地会会主的继承人么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这有什么好笑的？”

“好笑之至。”

“魔音女”丑脸一阵抽动，道：“我想要的东西，非到手不可。”

武同春喘口气，道：“在下并非东西，别人也许是，你随便去要吧！”

“噗嗤！”小青笑出声来。

“魔音女”目中杀芒一闪，怒喝道：“我先宰了你这不知死活的小贱人！”
随着话声，电闪弹身扑击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“魔音女”连连倒退，是素心出的手。这一来，她更加激怒如狂，厉声道：“很好，我们今天见个真章。”

“呛”地一声，拔出剑来。

素心的手也按上了剑柄。

眼看两个异母姐妹，就要白刃相向。

就在此刻，一声洪喝倏告传来：“给我住手，你俩造反了！”一个紫衫蒙面人飘絮般飞泻入场，武同春心头大震，来的竟是天地会主。

不久前生死相拚的一幕骤映脑海……

天地会主厉芒朝两女一扫，怒声叱喝道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？”

两女收起了剑。

“魔音女”撒娇似的道：“爹，她欺负我！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胡说，你是好人？”

素心寒着粉腮，不发一语。

“魔音女”又道：“您给我这张丑脸，使我一辈子落在人后。”

天地会主深深地扫了武同春一眼，心里已经有数。他转向二女道：“素心，素珍，你俩注意听着，不许与他来往。”

素心偏过头。

“魔音女”挑眉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他是有妇之夫！”

“魔音女”恃宠而骄地道：“人家就喜欢他嘛！”天地会主怒声道：“胡说，你简直是太不像话……”“魔音女”道：“娘会替我作主。”

天地会主吹了口大气，道：“我说不许就是不许，现在给我滚！”

素心拉了小青一把，转身便走……

天地会主大声道：“站住！”

素心停住脚步，没吭声，显然父女之间毫无感情。天地会主声音微带激动地道：“你连一声爹都不叫我？”素心低着头道：“您并不争我叫一声爹，有人叫就成了！”说完，不理他父亲的反应，弹身疾奔而去。

小青自然跟着驰去。

“魔音女”冷冷地道：“不像话，居然敢如此目无尊长。爹，你得好好教训……”

天地会主一摆手，粗声暴气地道：“少废话，你也滚！”“魔音女”翘嘴道：“滚就滚！”

她瞟了武同春一眼，举步离开，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。天地会主这才正对武同春道：“本座最后劝你一句，退出

江湖，好好与华锦芳厮守！”

天地会主紧接着又道：“本座可以赠送你一笔金银，终身享用不尽，怎

么样？”

武同春不但觉得好笑，而且也相当奇怪，对方如此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因了华锦芳的关系？

心念之中，脱口道：“阁下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天地会主怔了片刻才道：“你不必问为什么，跟本会敌对，于你没什么好处。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眼前又是一个完成圣僧遗愿的好机会……”

心意才动，忽然瞥见四下里有不少人影隐约浮动，不用说，全是天地会的高手。

他心念又转：“如果动起手来，无法稳操胜券，反而会使事态更尖锐化，对方心里上有了防范，日后要找机会就更难了。

“反正天地会与‘流宗门’已展开明争，应该利用时势，否则等于帮助了‘流宗门’，岂非除了一狼，又来一虎……”

天地会主见武同春沉吟不语，以为他已动心，又道：“打定了主意没有？”

武同春悠悠地道：“以后再说吧！”

他拱拱手，大步离去。

天地会主没阻止，暗伏的高手也没现身拦阻。

人的长大，年龄是其次，主要的是思想，在各种磨炼中成长，武同春在迭经挫折忧患之后，不知不觉地成熟了。

他出道时，年纪已经不小，但到现在，才算真正地长大，所谓长大，也就是阅历增长。

他已经能控制自己，衡量利害得失。

如果换回以前的他，他不会走的，豪气与匹夫之勇是不同的。

他始终想不透天地会主所以这样委曲求全是什么意思。凡属枭雄类型的人物，是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，岂会轻易放过可怕的敌人。

如果说，仅是为了副会主牟英山与华锦芳的父亲是故交这一点，不值得他那样做，而且这层关系并非直接的。何况，牟英山也已经死了。

可是，事实上，情况的转变，是在牟英山认出华锦芳的身世后，在此以前，是火与水不相容的。

而牟英山临死，曾吐露了受托二字，受托什么？受谁之托？

这到底是为什么？

黄昏，他离开襄阳已在五十里之外。

眼前是一条荒凉古道，远树含烟，野草凄迷。

“得！得！”

一阵杖头点地之声，从身后传来。

武同春扭头一看，精神为之大震，来的是丐帮首座长老“鬼叫化”，打狗棒点着路面，歪斜而行。

武同春回身停候。

“鬼叫化”行近，瞪眼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怎么除去了化装？”武同春苦笑一笑道：“身份被揭穿，易容是多余之举。”“鬼叫化”上下打量了武同春几眼，啧啧地道：“实在够风度。”

武同春讪讪地道：“您老谬赞了。有事么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个好消息，天地会副会主牟英山，已经被‘流宗门’杀害，双方水火之势业已形成，这是武林之福。”武同春目光一溜，四下无人，悄声道：“牟英山是在下做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翻眼惊声道：“是小兄弟你杀的？”

武同春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鬼叫化”轩眉道：“妙极了，天地会把帐算在‘流宗门’头上。”

武同春这才恍悟天地会主与自己见面之时，没追问牟英山的死因。

心念之中，剑眉一挑道：“您老可曾查出天地会主的来历？”

“鬼叫化”哈了一声道：“这只老狐狸够狡猾，这么多年，瞒尽了天下人耳目，就连会中一般中下级的弟子，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听说一向处理会务，都由副会主牟英山出头，他只在幕后操纵。”

武同春灵机一动，道：“有了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什么有了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天地会新任巡监童光武，是‘流宗门’伏在该会的暗桩……”

“噢！”

“而童光武被丑女缠住，看来已被认定是乘龙快婿……”“又怎么样？”

“以此要挟童光武，要他从‘魔音女’口里探索天地会主的来历。”

“嗯！此法可行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童光武既是‘流宗门’的伏桩，对方当然也会不择手段的查这件事，说不定‘流宗门’已经知道了。”

想了想，武同春道：“看来应事吧！”

“鬼叫化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你现在又成了‘无情剑客’，谁封你的？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他又想到了与天地会主相拚的一幕，这“无情剑客”之号，是天地会主封的，对方为什么要捏造这么一个外号代自己掩饰身份？而且是对他的妻女，这实在令人莫测？

心念之中，期期地道：“是天地会主封的！”

“鬼叫化”大感意外地道：“什么，天地会主封你的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直言无隐地把事实经过说出来。

“鬼叫化”的双眼瞪得更大了，用手猛捋胡子，震惊地道：“怪事，难道这当中会有什么阴谋？或许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内幕？对方杀害本帮邱长老，本来的目的是要对付老弟你……”

武同春幽幽地道：“对方当时只知道我是‘冷面客’。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老要饭的知道。你这一恢复了容貌，对方永远不知道秘密，会认定‘冷面容’已死于通天岩头。现在的问题是天地会主究竟在打什么主意？”

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会不会跟令先尊有所渊源？”

心中一动，武同春道：“只要查出对方的身份，谜底当可揭晓。”

想了想，又道：“不对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又是什么不对？”

武同春咬咬牙，道：“晚辈出道之初，也是本来面目，并未隐秘身份，却接过对方的死亡令‘天地符’，这又做何解释？”“鬼叫化”一昂头，道：“是啊！什么原因使对方改变态度？想笼络你么？”

武同春摇头道：“不，对方曾提醒过要晚辈退出江湖的条件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连连翻眼道：“这可就令人莫测了！”武同春皱眉苦想。

想来想去，还是把事情的问题结到副会主与华锦芳之间的关系上，除了这，再找不出其他更合理的解释。当下冷冷地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‘无我大师’的遗愿非完成不可。”

暮在此刻，两声凄厉的惨号，遥遥传至。

“鬼叫化”惊声道：“有人被杀！”

武同春转动着目芒，道：“听声音在附近不远，不知是什么人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说不定是天地会与‘流宗门’的人。”武同春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晚辈去看看。”

说着，弹身朝声音所传的方向掠去。

“鬼叫化”的身法，是当今武林中数一数二的，决不逊于“黑纱女”，所以才有这外号的。他也随着弹身，但没有与武同春同一路线，而是从侧方绕回。

喝叱之声传出，武同春很快地找到了现场，在数丈外掩蔽以观。

野林里，横陈了两具尸体。

两个活的握剑相对。

一个是三十不到的年轻武士，另一个是黑衫老者。死者与那年轻武士，胸襟都绣天地会的乾坤标志。老者是谁？是“流宗门”的高手么？

年轻武士满脸激愤之色，咬牙切齿地瞪着黑衫老者。黑衫老者满面杀机，阴森森地开口道：“你胆敢反抗？”年轻武士激越地道：“耿堂主，属下三人，到底犯了什么错而横遭残杀？”

黑衫老者狞声道：“本堂是奉命执行，你就认了吧。”暗中的武同春大为骇异，想不到对方都是“天地会”的人。天地会残酷的作风，自己人也不例外，姓耿的堂主奉命杀手下弟子，而说不出罪状，这叫不教而诛，够酷虐。转念一想，对方是自己的生死对头，管他如何自相残杀。年轻武士抗声道：“杀人得把人叫醒，我不认。”黑衫老者寒声道：“单凭你敢拔剑对本堂这一点就死有余辜。”

年轻武士厉声道：“难道要无辜引颈受戮？”

黑衫老者冷酷地道：“上头既然下令要本堂就地执行，你绝非无辜。”

年轻武士狂声道：“多说无益，出手吧，如果我被杀，算身手不如你，活该，否则的话，你就撂在此地。”

黑衫老者狞恶地道：“本堂要把你分尸，以为抗命者戒。”剑芒暴闪，双方出了手，金铁交鸣声中，双方一合即分，竟是旗鼓相当。

乍分倏合，狠斗在一起。

武同春一看年轻武士所使用的剑法，不由心头剧震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黑衫老者与年轻武士被这猝发的声音所惊，双双收剑后退。

武同春看出那年轻武士所施展的剑法，竟然是家传一脉的“无敌剑法”路数，是以大感震惊，发声喝止。正待现身查究……

“唳！唳”数点寒星疾射而至。

武同春意外地一惊，闪电般划身避过。

“嗤！嗤！”树身上钉了三颗天狼钉，这是十分歹毒的暗器，登时怒火大炽，目芒扫处，三丈外一条黑影闪过，他连想都不想，便扑了过去。

人影已在五丈之外了，他当然不会甘休，身形一紧，划半弧截在头里。

“呀！”惊叫声中，人影刹住，是个中年壮汉。武同春冰声喝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壮汉惊怖地连退三步，栗声道：“无情剑客！”武同春心中一动，对方竟然能叫出自己这个新名号，再次喝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壮汉股栗地道：“天地会外堂头目江豹。”

武同春眸中煞芒一闪，道：“你暗器手法不错！”壮汉身躯一颤，嚅嚅地道：“不知道是武大侠，所以冒犯……”

现场那边，搏击之声又起，武同春急于要解开心中之谜，不耐久耽，寒声道：“使用天狼钉这等暗器之人，绝非善类，你认了吧！”

吧字声中，身形一欺，白光暴腾。

“哇！”惨号声中，那叫江豹的头目，连闪避的余地都没有，更别说反抗了，“砰”然栽了下去，再也不动了。同一时间，现场传来一声惨号。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不知是谁杀了谁？

急忙奔回现场，目光扫处，不由一呆，黑衫老者卧倒在血泊中，业已断气，那年轻武士已不知去向。

人影一闪，“鬼叫化”飘入现场。

性急之下，武同春没头没脑地道：“人呢？”

“鬼叫化”瞪眼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那名年轻的天地会弟子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走了，你问他干什么？”

武同春发急道：“我得找到他，他朝什么方向走的？”“鬼叫化”朝右面一指，道：“穿林而去！”

武同春再不答话，急急追了下去。

比际夜幕已垂，林子里一片黝暗，加之林深树密，视线不朗，目力再好也得打些折扣，武同春狂追了一程，到了林尽处，一无所见。

武同春颓然止步，目光四下游扫，半个影子也没有，咬牙暗忖：“奇怪，那年轻武士何以会施展家门绝技‘无敌剑法’，这是父亲生前研创的，没听说父亲有过传人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跟踪而至，道：“小兄弟，怎么样？”武同春吐口气，道：“不见人影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对方既被会中高手追杀，走不远的，只要一现身就是死路，多份还匿在林子里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也许是，但这一大片林子，藏上十个人也无法找出来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你追对方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想了想，武同春照实说：“晚辈见他所使用的剑法，是先父所创的剑法路数……”

“噢！有这种事？这么说……是你的同门了？”

“先父没收过传人。”

“那可就是怪事了。你看错没有，也许路数相近……”“不，晚辈没看错。”

“令先尊的同门所教传人呢？”

一句话提醒了武同春，立即想到被残杀的师叔欧化雨。欧师叔化名欧阳

一凡，投在天地会任右护法，为的是想调查父亲伤亡的原因，结果，被指为叛逆而惨遭杀害。“无敌剑法”是师兄弟共研而父亲总其成，欧师叔就曾传过这剑法与魏士廷，刚才逸走的年轻武士，极可能是师叔的传人……

想到这里，心头映起了师叔惨死的那一幕，不禁切齿。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想出路数了么？”

欧师叔曾说过不许泄师门之秘，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想不出来，除非……找别人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还有两个被杀的，三人可能是一路，照情理推测，有两个可能……”

武同春星目一亮，道：“您老说说看？”

“鬼叫化”沉声道：“杀人者是该会会主，被杀的是凶手的属下弟子，所以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可能，是三人犯了会律，而下令格杀。

“第二个可能是那堂主有某种把柄落在三人手里，所以不惜灭口。

“杀人者没明示罪状，仅称是奉令执行，这就表示内有蹊跷的，可惜活的走了，死的已不能开口。”

武同春深悔自己出手慢了一步。

当然，如果不是那壮汉打岔，事情就不会是这样的，那壮汉不用说是黑衫老者的心腹，负责把风的。

“鬼叫化”突地一顿手中打狗棒，道：“对了，有个问题得说清楚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立……”

武同春瞠目道：“什么事须要正名？”

“鬼叫化”煞有介事地道：“正名呀！”

“正名？”

“不错！你是从什么时候起改称晚辈的？”

“这……是应该的呀！”

“不成，我叫你小兄弟，你自称晚辈，有些不伦不类……”“可是您老的年纪辈份……”

“算了，老要饭的不作兴这一套，从现在起，你叫我老哥，我称你小兄弟，你自称小弟，名正言顺。”

武同春知道争辩无益，笑了笑，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老哥，小弟高攀了。”

哈哈一笑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才像话！”

武同春心中暗笑，这老化子可真与众不同。

武林中讲究的是尊卑有别，长幼有序，他偏说名不正言不顺，这样头发胡子一把抓，天下大乱了。

“鬼叫化”偏头想了想，道：“如果能找到那小子，可能会查出天地会主的来历，再不济，也能知道些内幕。

“咱们来个守株待兔，老要饭的守在这里，你到左边的林缘，右后方是来路，几条不喘气的人躺在那儿，他绝不敢回头。

“如判断不差，对方必须乘黑夜远走高飞，不敢等到天亮的，去吧！”

这倒不失为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，武同春点点头，绕林而去。

荒野寂寂，只偶尔传出一两声刺耳的夜枭啼叫。

武同春在莽林的另一面藏好身形，守株待兔，当然，这是姑妄为之的事，也许对方早已远飞了，能击杀一名堂主，身手是可观的。

静下来，他无法不想。

首先想到的是天地会主令人莫测的暧昧态度，从而想到了妻子华锦芳，这是最烦心的事，夫妻之间，将来是何了局？

还有神秘的“黑纱女”，她报复的行动何时终了？她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

而后，又想到了拜弟许中和，多可怕的误会，他心灵上所受的创伤，是一辈子无法平复的。

一条淡淡的灰影，从远远的林边掠出。

武同春一眼瞥见，登时精神大振，立即弹身追去，除非是他，换了别人，这么远的距离，又兼夜暗，是无法发现的。

那人影似在忘命奔驰，速度惊人，由于先有数十丈的差距，等武同春追上，离那片野林已有半里之遥。

距离一近，看出正是要追的人。

眼前出现一个小小的村落，约莫十来户人家，那人影直扑村子。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暂不拦截，缓上势子，尾随而进。

村狗扬起了急吠，互相应和。

那人影飞身掠入一道土围墙。

武同春跟着飘进去，朝角落里一闪，不带任何声息。土墙里，是一栋三合的低矮瓦屋，正面是敞开的，那人影站在正屋门边，轻轻的扣着门。

屋里传出了人声：“谁？”

“爹，是我，大元！”

“怎么？半夜三更的回家来？”

“爹，快开门，有急事。”

“急事？哦！”

一阵响动之后，堂屋右边的房窗亮起了灯火，接着，屋门打开，应门的是个老人，披了条被单，口里呛咳着。他唠叨地道：“真是的，这么晚了，什么急事嘛？”那叫大元的年轻武士回头张了一眼，道：“爹，进去再说。”父子俩进入房中。

武同春狸猫般蹑到了窗边，从窗隙内望，只见老者坐上床，拉被拥了下身，又是一阵呛咳，道：“说吧！什么急事？”大元站在床边，惶急地道：“爹，我们收拾收拾，离开此地！”

老人瞪大了眼，栗声道：“大元，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大元擦了擦额汗，尽量使声音平和地道：“爹，您别着急，孩儿是说我们拾辍一下，离开这里。”

老人喘着气道：“为什么？你……你在外面闯了祸？”大元搓着手道：“爹，您现在暂时别问，我们愈快离开愈好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“如果对方发觉找上门来，后果可就……”

“你得说个理由出来呀？”

“我们得避祸。”

老人惊叫：“避祸，避什么祸？”

大元顿脚发急道：“爹，来不及了，您……不能再听孩儿慢慢禀告么？”

老人吹口气道：“不成，这是祖业，我不能放手，我指望替你娶一房媳妇，在这里养我的老，送我的终……”大元拭着汗，道：“爹，孩儿不孝，但换个地方也是一样。”老人又是一阵抚胸呛咳，喘息着道：“胡说，换个地方，去住破庙，挨门乞讨么？这是四代祖居，虽然破旧，但这是我们的根。

我年老多病，受不了奔波，要走你走，我不走，死也死在这里。”

武同春到现在还听不出所以然。

大元突地跪了下去，激动地道：“爹，我求您老人家，暂时离开些时，孩儿做苦干粗活也要孝敬您老人家，过些时还可以回来，屋子不会被人拆走的。”

老人固执地道：“不成，我不走！”

大元直喘气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爹，您记得那位教孩儿武功的欧老先生么？”

老人点头道：“记得，怎么样？”

大元惶然道：“他老人家早已被害，孩儿……”

老人栗声道：“被害，为什么？”

大元道：“爹，你不懂江湖事，不谈也罢，反正就是孩儿的身份暴露，也在追杀之列，两位要好的朋友，已经被杀了，孩儿侥幸逃脱……”

老人惊叫道：“啊！大元，我早就说过，我们是安份良民，不许你学武，你不听，学了武不说，还跟姓欧的到外面胡闯，现在……可好了，唉！”

武同春心头狂震，他明白了。

这叫大元的，是师叔欧化雨收的弟子，说起来是自己的同门师弟，怪不得他会施展“无敌剑法”。

大元站起身来，道：“爹，只求您委曲答应孩儿……”“我不走，我不能撇下祖家。”

“爹，只是避风头。”

“说什么也不成。”

“那我们父子会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一齐死在这里。”

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“一点都不假。”

老人用手捶着床沿道：“你师徒干了什么好事？”大元惶急无限地到门边向外探视了一下，又回到床前，颤声道：“爹，没有，这……唉！孩儿怎么向您明说呢？爹，孩儿现在就去收拾细软，换换衣服，马上离开此地……”“慢着，我们父子到哪里去？”

“到新野那边去。”

“新野？入豫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里是另一派人的天下，这边的人不会追过去。”“这么远的路，途中……不会出事么？”

“爹，但愿不会，孩儿打扮成乡下人，可以蒙人耳目。”武同春正待出声，忽听衣袖飘风之声，忙闪入正房与厢房接暗角里，静静的等待动静。

一个冷森森的声音，起自天井中：“梁大元，你出来！”武同春放眼觑去，只见来的是一个瘦长中年，后随四名武士。

房中灯火突然熄灭。

那瘦长中年再次发话道：“梁大元，你逃不了的，乖乖走出来，本统领保证不伤你的家人。”

武同春杀机冲胸而起。

房内久久没有动静。

瘦长中年阴声道：“准备进屋里抓人！”

四名随行武士，立即亮剑准备行动。

瘦长中年扬声道：“梁大元，你再不出来将后悔莫及。”武同春正待现身，昏暗的夜色中，只见梁大元缓缓步出堂屋门，手中执着长剑，到天井边停住。

四名武士立即左右围了过去。

梁大元厉声道：“杜统领，这是为何？”

瘦长中年阴恻恻地道：“梁大元，你胆敢持剑抗拒？”梁大元左右扫了四武士一眼，激声地道：“属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属下是顺道探视老父……”

嘿嘿一笑，瘦长中年道：“什么也不必说，放下剑，随本座回去，你再申诉不迟。”

梁大元无语。

瘦长中年接着又道：“你听见本座的话了？否则的话，本座将下令格杀。”

梁大元手中剑动了动，仍没吭声，看样子他想反抗，他自知绝无活路，但又怕累及了老父。

瘦长中年暴喝一声：“格杀！”

四武士如响斯应，四支剑同时罩向梁大元。

“拚了！”

梁大元狂叫一声，手中剑猛然扫出，金铁击撞声中，四支剑荡了开去，他施展的是“无敌剑法”。

武同春看得出来，梁大元的功候不足，不能完全发挥剑法的威力，但在一般高手而言，已经弥足惊人了。乍分又合，展开了疯狂的搏杀。

四武士身手也不弱，已可列入高手的等流。

“哇！”

惨号声中，一名武士倒栽八尺之外，其余三剑一滞，梁大元得理不让，疯狂出剑，凄哼声中，又一名踉跄退出圈外。瘦长中年大喝一声：“退下！”

另两名武士立即收剑退开。

“不要……伤我的孩子！”

栗喊声中，老人冲出堂屋门，随即被两名武士左右挟住。梁大元狂吼道：“爹，您不该出……”

瘦长中年陡地一欺身，狞声道：“梁大元，实在想不到你还是深藏不露的剑手，这些年，上下全被你蒙了。“你是弃剑认罪，还是父子同归于尽？”

老人狂喘着，他不是江湖人，这种阵仗把他吓坏了，只有发抖的份儿。梁大元激颤地道：“我认罪，只要……统领答应不伤害家父。”

“可以，把剑放下！”

“请先放了家父！”

“别跟本座讨价还价。”

“不放人我就拚到底！”

“哈哈，你做梦！”

梁大元目眦欲裂地道：“我知道跟你‘地煞’杜一清谈条件是与虎谋皮，事已至此，我姓梁的认了，反正你是不会放人的……”

暗中的武同春心头一震，“地煞”杜一清似听人说过，是关外三凶之一，穷凶极恶，杀人如草，想不到他做了天地会的武士统领。

杜一清阴森森道：“梁大元，你实在有种，居然敢如此对待本座，马上就要你付出代价。”

老人似已清醒了些，厉叫道：“你们就不怕王法么？”哈哈一笑，杜一清狞声道：“本座就是王法！”话声中，掣出佩剑，闪电般划向梁大元，招式之狠辣，令人咋舌。

梁大元除了拚死一搏之外，再没别的路了，立即举剑相迎，毕竟功力差了一筹，仅只四五个照面，便呈不敌之势。武同春正待现身出去……

一条人影，自空而降，同一时间，杜一清使了记怪招，挑飞了梁大元的兵刃，梁大元连连后退，惊叫声中，被刚来的人从后环臂扣住颈子。

杜一清没有跟踪出剑，大声道：“童巡监，你来得正好！”不速而至的，正是‘流宗门’派在天地会卧底的童光武。童光武牢牢反扼住梁大元，冷声道：“杜统领，带活口回

去，有些话要问清楚。”

杜一清点点头，阴残的一笑道：“梁大元，本座先杀这老狗给你看，算是你反抗的代价。”

说完，剑尖回指被两武士扣住的老人。

梁大元狂吼道：“杜一清，你敢伤我父亲，我做厉鬼来找你！”

杜一清回头道：“等你做鬼时再说吧！”

一条人影，幽然出现。

杜一清突地错步回身，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人影挪近，冷冰冰地道：“剑是无情剑，人是无情人。”杜一清下意识的一退身，粟声道：“你……‘无情剑客’？”童光武也跟着惊叫了一声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他从来没有见过武同春的本来面目，他仅见过武同春的化身“冷面客”与贾仁，在他而言，是头一次见到武同春的真面目。

杜一清寒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你……意欲何为？”武同春冰声道：“少废话，本剑客要杀人。”

梁大元头颈不能转动，但目光中全是惊愕之情。

他也不认识武同春。

杜一清一挫牙，瘦削的脸上，一片阴残之色。

他沉声地道：“朋友，你知道这是本会的家务事么？”武同春道：“不管你是什么事，现在先放了人再说。”“什么，放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与他父子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道义上的关系！”

“如区区不放人呢？”

“在下刚刚说过，杀人！”

阴阴一笑，杜一清沉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区区奉命不与你敌对，你最好是别太过份了。”

武同春愕然了。

天地会主竟然下令手下等不与自己敌对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可是自己却非与对方敌对不可，而且是生死对头。梁大元是师叔欧化雨的传人，即使天

地会主亲自出面，还是非管到底不可。

在目下形势下，如果强来，固可毁掉对方，但梁大元父子势必遭殃不可，如果对方肯放人，倒无妨放对方一马。心念之中，道：“姓杜的，放人离开，在下收回杀人二字。”杜一清寒声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童光武开了口：“朋友，别太过嚣张，你知道跟本会做对的后果么？”

武同春斜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姓童的，你不配说这句话。”童光武挑眉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若有深意地道：“咱们心照不宣。”

话语中，暗暗点出了对方的身份。

童光武果然不再开口。

杜一清狐疑地望了童光武一眼，目光移回武同春面上，又道：“你定要与本会作对是么？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地道：“这已经成定局了！”

杜一清道：“你没有救人的机会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未见得？”

杜一清道：“你一动，他父子先死，不信试试看？”

说着，向两边各闪了一下目芒，暗示一动手便要童光武与两武士抢先杀人。

事实上，武同春要救他父子很难。

心念一动，武同春冷酷地道：“杀人的机会总有吧？”杜一清阴声道：“可能有那么一点，也许是陪上一命。”心一横，武同春道：“在下如果不碰上，他父子是必死，在下来了，纵死救不了人，但你们却非死不可，这是不同之处，说起来在下并不蚀本。”

杜一清怔了怔，眸子里凶焰一闪，道：“好，咱们来这笔生意！”

事实上，武同春是绝对不愿让梁大元父子受害的，但一时之间，想不出两全之道来，不由窒住了。

杜一清得意地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梁大元颈子被扼住，强挣着发出含糊的声音道：“大侠，请……保全家父，在下死不足惜，免做大不孝之人。”武同春杀机浓炽，但投鼠忌器，他不能轻率行动。蓦地在此刻，闷噪乍传，两名挟持老人的武士，无缘无故地栽了下去，老人也跌坐在地面。

事出猝然，杜一清等齐齐惊呼出声。

良机不再，武同春根本不去想突变因由，闪电般扑向童光武，右掌迅捷无伦地切了出去。

仓促中，童光武放手闪避。

杜一清出剑攻来，业已不及，梁大元滚了开去，武同春猛然挥掌，把杜一清震退，霜刃接着离鞘。

梁大元用身体拦在他父亲身前。

武同春冷喝一声：“姓杜的，你死定了！”

话声出口，雪白的霜刃随之挥出。

震耳的金铁交鸣声中，杜一清奋力迎架，但仍被震得踉跄倒退。

暴喝声起，童光武从背后发剑疾袭，武同春回身封拦，杜一清立即上步抢攻，二对一，一个栗人的场面叠了出来。杜一清与童光武都是一流剑手，在联剑合击之下，势道是十分惊人的。

但武同春是特级剑手。

在迎拒之下，仍迫得二人守多攻少。

梁大元乘这机会，扶老人进入房内。

剩下那名受伤的武士，只有观望的份儿。

激斗持续着。

由于童光武与杜一清配合得宜，武同春一时不易得手。梁大元入而复出，拣回自己的剑，兀立一旁。

厉喝暴起，闷哼随之，杜一清暴闪八尺，武同春霜刃勒向童光武，童光武相当知机，在杜一清弹退时，斜掠开去。武同春一剑勒空，变式疾扫。

“锵”然一声，童光武被剑荡开，但人却没有受伤。梁大元厉叫一声：“你想溜！”

武同春转过目光，杜一清业已越土墙而去。

那名受伤的武士见没人注意他，也弹身遁去。

童光武见事不谐，车转身就待……

武同春电疾闪身，横剑截住，冰声道：“姓童的，你留下吧！”

童光武目中尽是骇芒。

梁大元仗剑迫了过来，与武同春站成犄角之势。

童光武持剑的手在发抖。

武同春接着又道：“童光武，你几次该死都没有死成，今晚你可就没这么大的命了。”

童光武栗声道：“你……到底是什么来路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你就不必知道了。你是自了，还是本剑客出手？”

童光武一挫牙，长剑扬了起来，他准备豁出性命一拚。武同春口角一撇，道：“武士该死在剑下，很好，本剑客成全你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一个冷冷女人声音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让他走！”一听声音，武同春激动起来，脱口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！”梁大元脸色一变，“黑纱女”的大名，他并不陌生。“黑纱女”的声音道：“放姓童的走！”

语气像是下达命令。

武同春心念一动，道：“方才杀两武士救了老人，是芳驾的杰作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知道就成！”

梁大元大为激动，想不到暗中出手救他父亲的，竟然是鼎鼎大名的“黑纱女”，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。

童光武徐徐放下了剑，似乎他知道“黑纱女”一出现，他便可以不死了。

武同春咬咬牙道：“在下有话要跟芳驾彻底一谈。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先放了人再说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是命令么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随你怎么解释。”

“如果在下说不呢？”

“那是你自误大事。”

二十二

想了又想，武同春身形一侧，道：“童光武，你走，这是最后一次放生！”童光武狠盯了武同春一眼，疾闪而离。

武同春放大了声音道：“芳驾可以现身了。”

“黑纱女”的声音道：“你不先处理他父子的事么？‘天地会’的高手随时会到。”

这倒是实情，“天地会”的援手随时会赶来，自己不打紧，梁大元父子可就麻烦了，自己不能一直护卫着他们。梁大元上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敬谢大侠救命之恩，在下父子感同再造。”

武同春收了剑，道：“这无足挂齿，应该的！”

口里说，心里在想：“眼前的事，对‘黑纱女’可以不必隐瞒，但梁大元的身份不泄露为佳，这是师门的忌讳。”梁大元惊声道：“大侠……”

“你称呼一声兄台足够。”

“啊！这……兄台说应该，在下不懂？”

“你是‘天地会’右护法的传人？”

“是的！兄台……”

“何故被追杀？”

梁大元窒了片刻，才激情地道：“先师……业已被害……”“我知道！”

“噢！兄台知道……”

“说你的事？”

“在下与先师之间的关系是秘密的，先师被害之后，在下时思报仇，但心余力拙，苦无良策，直到最近，被会中人查出这层关系，下令格杀，在下正好办事在外，消息由两位结拜兄弟传来，在下想逃避已然不及，两盟兄弟首先遇害，在下……”

“不必说了，以后的事我知道，现在回答我一个问题……”

“请讲？”

“天地会主的来历？”

说完，又补充一句话：“在下与令先师欧化雨前辈有很深的渊源……”

梁大元双睛一亮，道：“请问是什么渊源？”

武同春含糊以应道：“是上一代的交情，眼前不便说。”

梁大元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期期地道：“可以请教兄台上姓大名么？”

武同春略一沉吟，低声道：“武同春！”

梁大元身躯一震，显得相当激动地道：“原来……”武同春立即以手比口，“嘘”了一声，道：“时机急迫，快说出天地会主的来历吧？”

梁大元咽回了后半句话，靠近武同春，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他就是二十年前，名噪一时的‘至上剑客’华容！”武同春如被雷殛，连退三步，心身起了可怕的痉挛，做梦也想不到天地会主就是仇人“至上剑客”华容，华锦芳的父亲，自己的岳丈大人，二十年前客死南荒之说，原来是假的。

谜底算揭开了，怪不得自牟英山知道了华锦芳身份之后，情况突然改变，对自己委曲求全，这么说，华容娶了三个妻子，头一个元配是华锦芳的亡母，第二房是素心的母亲，也死了，

第三房是现在的会主夫人，也就是‘魔音女’的生母，本以为仇家已逝，想不到尚在人间，而且是烜赫的天地会会主。梁大元可不知道华容是武家的

仇人，见武同春的神情有异，不安地道：“师……”想了想，改口道：“兄台，怎么回事？”武同春强忍住狂激的情绪道：“没什么，你有地方投靠么？”

梁大元想了想，道：“有位姑母嫁在南阳，可以暂时投奔。”武同春道：“那就赶快收拾改装，立刻与令尊上路，莫等对方布下侦骑。”

梁大元知道了对方的关系，观念便不同了，激声道：“那兄台你……”

“我的事你别管，以后见面再说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去收拾，迟就不及了。”

“小弟在南阳枫树庄董家……”

“好，有机会我去找你，记住，可千万别再露面。”“是的，那小弟就去收拾起程。”

梁大元转身进屋。

时辰已近子夜，空气一片死寂。

武同春向空处发话道：“芳驾还在么？”

“黑纱女”的声音道：“当然，我不会走的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请多等片刻，在下先处理这些尸体。”说完，先抓起两具尸体，越屋出村，不远处是一条小河，想了想，把尸体抛入河中去。两个来回，处理完毕，正好梁大元也已收拾完整，扶着老父到院子里。

梁大元改成庄稼汉的装束，身上负了个大包袱，剑也收了。

老人朝武同春颤声道：“这位大侠……”

武同春立即阻住对方的话道：“老伯，速与令郎离开，等事情过了再回来！”目光扫向梁大元，又道：“快走，最好别走官道，绕远些，就雇辆车比较稳妥。”

梁大元作揖道：“小弟知道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老人还想再说什么，但被梁大元拉着匆匆离开。

父子离开后片刻，“黑纱女”自动现身出来，脸上仍蒙黑纱。

武同春面对这神秘的微妙对头，情绪相当激动。

“黑纱女”开口道：“对方可能会卷土重来！”

武同春脱口道：“不会来了！”

“噫”了一声，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像是很有把握，为什么不会？”

武同春不愿道出天地会主的秘密，含混地道：“要调集能对付在下的高手不容易！”其实，他知道天地会主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再跟自己作对，因为自己是他的女婿。

“黑纱女”没再追问，转了话题道：“你想跟我谈什么？”努力镇定了一下，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这样拖下去太痛苦，我一时糊涂，害了凝碧……”

声音哽了一下，接下去道：“干脆一句话，你想如何代她记这笔帐？”

沉默了片刻，“黑纱女”以不平静的语调道：“你的意思是作一个了断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黑纱女”冷酷地道：“这是人命债……”

武同春挫牙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如果……我要你以死赎罪？”全身一战，武同春把心一横，激声道：“可以！”“你死而无怨？”

“这是命运，既然无法改变，只好认了！”

“你真的如此决定？”

“下手吧，我不想精神再继续受折磨了，长痛不如短痛。”“你不反抗？”

“不反抗！”

“你再没什么未了的心事了？”

武同春凄厉地道：“你还打算继续折磨我？”

“黑纱女”冷冷地道：“这是你良心自责，我没折磨你。”武同春痛苦地呻吟了一声道：“我不想跟你斗口。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一死……武家岂非绝了后？”这句话相当刺心，武同春狂声道：“你还不忘折磨我？‘黑纱女’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别太过份，乘我还没改变主意，赶快下手。”

“黑纱女”幽幽地道：“你想改变什么主意？”武同春猛咬牙，道：“现在改变了！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说说看？”

冲动只是一时，短暂的一刻过去，理智便会抬头，意念便会随之起了变化，武同春在狂乱中冷静下来，仇人仍在世，父仇岂可不报，应许了别人的诺言焉能不践，而且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他不能做个大逆不孝之人，死了何颜见先人于地下？于是，他一字一句地，冷沉地道：“我暂时不愿意死，我要活下去，完成未了之事，事了，我自有交代，现在，你如果动手，我会尽力反抗。”

冷哼一声，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怕死？”

主意改变，态度便不同了。

武同春寒声道：“我不在乎你怎么说！”

“你有什么未了之事？”

“很多，你不必知道。”

“如我要杀你，机会太多，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”“也许，但未必见得。”

“你不是要白石玉传讯，找我作彻底了断么？”

“你放过刚才的机会，事情成为过去了。”

“那我们走着瞧了。”

“你现在不动手？”

“我也有我的作法。”

“很好，但我警告你……”

“哟！你……警告我？”

“不错，从现在起，我不接受任何折磨，我照我的意思去做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视我为敌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如果你自找的话。”

“杀人？”

“必要时我会的。”

“遗珠如何？”

提到爱女，武同春心如刀扎，眸子里煞芒迸现，切齿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没有人性，强拆人家骨肉，你尽量得意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要你付出代价！”

“黑纱女”冷漠地道：“我是代凝碧照顾她。”

把牙齿几乎咬碎，心里升起了流血的冲动，目芒更加怕人了。

“黑纱女”又道：“话说到这里为止，我们走着瞧了。”说完，一晃而杳。

武同春的心思又狂乱起来，他不能索回遗珠，因为他无法安置她，他必

须要去了未了之事，华锦芳是仇人之女，不能托付她照料，而自己定意在事了之后，自决以谢凝碧，事实上遗珠已经是孤女了。

命！无法改变的命运。

华锦芳是否知道天地会主就是遗弃她母女的父亲？她知道之后会怎样？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夫家的仇人，又会怎样？悲剧，方兴未艾的悲剧。

呆了一阵，他出了梁家，离开村子，茫然而行，心思在凌乱中呈现空白，他无法把每一件事理出头绪，也无法决定行动的方针。

正行之间，一条人影横在身前。抬头一看，不由心头直冒汗，现身的，赫然是“黑纱女”的助手白石玉。

白石玉笑笑说：“武兄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武同春冰凉地道：“你最好离我远些！”

白石玉惊声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没好气地道：“在下已经把话跟‘黑纱女’讲明，如果再像以前那样作弄人，在下不惜杀人，你最好自量些。”“哟”了一声，白石玉道：“我几曾作弄过你？”她的身份已露，所以对武同春回复了女儿腔。

武同春道：“几曾？哼！次数太多了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那不是我的本意……”

武同春道：“管你什么意思，从今以后别想跟我再来这一套。”

白石玉咕叽一笑道：“什么这一套！你真的要做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武同春一咬牙，道：“我心已死，我情已灭，什么都已不再存在，仅有的，是我要杀的人。”

白石玉下意识地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你像变了另一个人？”武同春怒哼一声，举步便走。

白石玉侧弹八尺，又拦在头里道：“我找你有事！”武同春止步道：“我们之间再没有任何事！”

“如果有呢？”

“我不想听！”

“你把我当敌人了？”

“我们根本不是朋友。”

“我很同情你的处境，我……”

“免！”

“你真的不想听？”

“不想！”

“那你可别后悔！”

武同春窒了窒，道：“没什么好后悔的！”

说完，又举步昂首前行。

白石玉扬声道：“你的妻子要改嫁别人你也不管么？”心头剧震，武同春止步回身，栗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白石玉疾行数步，迫到近前，这才开口道：“我说华锦芳要改嫁别人。”

武同春目中凌芒一闪，道：“我还没死，她要改嫁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问题就出在这里！”

冷极地一哼，武同春道：“白石玉，你再耍花招是找死，我受够了。不久前，你故意把华锦芳做成被人奸污的样子，又故意表亲蜜，企图折磨我，现在你又来这一套……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上次的事我承认是故意的，这一次可不是闹着玩。”

武同春语音带煞地道：“是‘黑纱女’安排的？”

白石玉抿了抿嘴，道：“你怎么尽往我们两个身上想？‘黑纱女’凭什么安排华锦芳改嫁？你听清楚了，是天地会主夫妇安排的。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不能不相信了，天地会主是华锦芳的父亲，在双方仇结难解的情况下，他是可能会那么做的，难道父女已经相认？华锦芳同意改嫁？那倒是求之不得的事，自己可以放手地去做。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半个时辰之前偷听到的，对方在五里外的一座小庙里商议。”

“华锦芳也在场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你知道天地会主是谁么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童光武没提供线索？”

“事情就妙在他也不知道，那丑女很喜欢他，但对这点守口如瓶。”

武同春没继续追问，由这点可以想见“至上剑客”华容是个武林罕见的巨奸大恶，能掩尽天下人耳目。转回正题道：“他们如何商量？”

白石玉四下一扫，道：“此地不妥，我们得找个不会被人偷听的地方。”

武同春目光游扫了一阵，道：“哪里去找这种稳妥地方？”

白石玉用手遥遥一指道：“那边草地中央有株独立的大树，四无遮掩，我们上树去谈，是稳妥不过，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忍俊不禁地道：“上树？”心想：“这听起来好笑，但的确是个最把稳的地方，真亏她想得出来这种绝主意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上树有什么不好？你小时候没爬过树捉雀子、摘果子？在树上视界开展，除了草毫无遮拦，鬼也无法接近。”

武同春一摆手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两人掠向草原，纵身上树，各选了一个树杈坐好，武同春迫不及待地先四下望了望，开口道：“说吧。”

白石玉干咳了一声道：“他们夫妇认为你是个心腹大患，非设法除去不可。天地会主主张再缓些时，会主夫人坚持要马上行动，如何行动没有说。然后，他们提到华锦芳，天地会主像是很关心她，会主夫人认为将因小失大，与其将来追悔，不如现在狠一下心肠，除掉你之后，替华锦芳物色夫婿，反正她嫁到武家，没生一男半女，省了许多顾虑。我只听到这么多，华锦芳是你妻子，你总该有个眉目？”

武同春眼里雪亮，喃喃地道：“这么说……华锦芳并不知情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华锦芳与天地会主是什么渊源？”

武同春咬牙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……会不知道？”

“你忘了对方追杀我的事？”

“但你当时的身份是‘冷面客’，连华锦芳都不知道。”“很好，对方不找我，我也要对方。”

“别太托大，暗箭难防！”

武同春灵机一触，想透迭次凶杀的原因了。自己以“冷面客”身份，向江姥姥打听父亲当年死因，牟英山杀了她之后，又不惜杀司马一夫，目的在

于灭口，想把这桩公案永远遮盖，不择手段地对付自己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，误为是自己的同门知交，所以也要灭口，想着，不由脱口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

白石玉讶然道：“你想到了什么？”

武同春冷漠地道：“没什么！”

白石玉声音一寒道：“你最好坦诚相见，知道的便说出来，好共谋对策。”

武同春冷笑道：“我们……共谋对策？”

“难道不对？”

“我死了，你跟‘黑纱女’可以省事，不是很称心么？”“你错了，‘黑纱女’跟我可不愿你毁在外人手里……”“应该毁在你俩手里？”

“别抬杠！对内是一回事，对外又是一回事。”

武同春冷酷无情地道：“免了，我不领这个情，我的事我自己应付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会后悔！”

武同春从鼻孔里哼出声道：“后悔是我的事，不劳你操心！”

白石玉气呼呼地道：“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消息呢？”武同春成见在心，又加心情恶劣，横着道：“因为你们巴不

得有这种机会折磨我，看我痛苦，你们高兴。”

白石玉真火了，大声道：“你毫无理性！”

武同春针锋相对地道：“你们有理性，非常有理性！话说完了，请便吧！”

白石玉厉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讨厌你，恨你！”

一长身，飘泻而去。

武同春心乱如麻，似乎天下所有不幸的事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，波波相连，层出不穷。

“我讨厌你，恨你！”白石玉纯属女人腔的话声，仍在耳畔萦回，双方的关系太微妙，不是朋友，也不是敌人，是什么呢？

武同春摇摇头，叹息出声。

在树上枯坐了一阵，心意回复到白石玉所传报的消息上，他相信这消息不假，迟早这种事会发生的。

因为除了流血，这怨结是永远解不开的。

武同春在父亲灵座之下，发现了遗柬，指出仇家这件事，除了他自己，别无人知，当然，天地会主华容也不知道武同春业已知道他的身份与当年公案，对付武同春，是预防可怕的秘密揭穿。

突地，武同春想到了父亲遗命，必须待武氏有后嗣才能索仇。

绝后，是大不孝，可是眼前形势，不能要仇人之女替武家生子接续香烟，而凝碧已经死了，只留下一个遗珠，同时为了向凝碧赎罪，早已决定恩仇了了之后，自己解脱，这便如何是好？心念及此，欲哭无泪。

“卡！”一样东西，自头顶击落，武同春本能地一偏身，伸手

电掣，拿在手中一看，是根枯枝，不由哑然失笑。一想，觉得不对，没有风，没有宿鸟惊动的声音，怎会有枯枝掉落？

抬头望去，一片浓枝密叶复盖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嘻！”树顶传出一声怪笑。

心弦“咚”地一颤，正待……

树梢头传出话声：“小兄弟，找你可真不容易啊！”一听是“鬼叫化”的声音，武同春的心放了下来，心里十分奇怪，这老要饭的是如何上树的，

竟然毫无所觉。人影泻落，填补了白石玉刚才的位置。

武同春开口道：“老哥是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鬼叫化”嘻嘻一笑道：“比你们早了一步，那蹲着溺尿的一提议上树，我便先来了”

武同春笑出声来，道：“老哥怎知白石玉是女子？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人老了，但这一点目力还有，耳朵还能分辨雌雄之声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么说，老哥已完全听到我们的谈话？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当然是一字不漏，这不能说我老要饭的偷听，我不能塞住耳朵。”

武同春吐口气道：“老哥认为白石玉所传的消息如何？”“鬼叫化”闪动着目芒道：“看来是不假，问题是天地会主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武同春不愿抖出内情，含混地道：“小弟我会查出个水落石出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唔了一声，沉缓地道：“情形有点不太妙！”武同春敏感地道：“什么事不太妙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那姓白的妞儿像是爱上你老弟了。”

下意识地一震，武同春道：“不会有这种事！”

口里虽如此说，心里可不是那么回事，白石玉阴魂不散，缠定了自己，未始没有这种可能。

“不会有这种事？”

“老哥何所据而云然？”

“察言观色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鬼叫化”学着白石玉尖脆的腔调道：“我讨厌你，我恨你！”

笑了笑，接下去道：“小兄弟，老哥我虽然没跟女人打交道，但看得多了，这种口吻，一个女子是不会轻易向一个男子使用的，何况你们接触频繁，日久生情，是很自然的事。”

打了一个冷战，武同春心口不应地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“说个道理老哥听？”

“小弟我已有家室……”

“男女之事很难理解，这不能阻止一个女人用情，何况听你们交谈，你们的关系很复杂，而且，你现在的妻子有了问题。”

武同春感到颤栗了，“鬼叫化”分析的很有道理，想了想，道：“小弟坚定立场，不理她不就结了？”

哈哈一笑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当然，能结最好，怕的是结不了，女人在这方面，是相当执著的。”

武同春的心又乱了，这点他从来没想到，也没感觉过，现在经老化子一提，便觉得此事有可能，而且，更可能的是“黑纱女”安排的，她带走了遗珠，她没对自己下过狠手，而且似乎很

关心自己的安全，这点可以解释一切。

如果事实真是这样，自己能接受么？不，不能，这非常不正常。

“鬼叫化”又道：“先别理这个，谈正事吧，‘天地会’会主方面，你能想得出端倪么？”

摇摇头，武同春道：“想不出来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不合情理，你跟华锦芳是夫妻。”武同春默然，几次想抖出事实，又忍了回去。

“鬼叫化”何等老练，业已觉出武同春口不应心，似有难言之隐，也不便追问下去，淡淡地道：“看事应事吧！”东方现出了鱼肚白，天快亮了，野地里吹起了晓风。武同春茫然地道：“天快亮了！”

这句话毫无意义，是他在烦乱中的一种发泄。

“鬼叫化”悠悠地道：“姓白的与‘黑纱女’是什么关系？”武同春心不在焉地道：“只知道是同路人，关系不知道。”“鬼叫化”吐了口闷气，道：“襄阳一带，是‘天地会’的根本之地，‘流宗门’的高手，定已潜伏了不少，我们该在襄阳静以待变！”

武同春沉重地点点头：“是的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天亮了，我们不能老呆在树上，老要饭的先走一步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老哥请便！”

“鬼叫化”飘落地面，一歪一斜地奔离。

空气死寂下来，但武同春的内心却是风狂雨暴，无法安静，他实在想不出处世之道，接连不断的意外，纠缠成一堆乱麻，理不出头绪，也不知从何理起。呆坐在树杈枝上，茫然无

主，半筹莫展。

太阳升起，原野一片清新，但在武同春的感觉里是灰暗的。

他下了树，认了认方向，朝襄阳城方面奔去。

奔了一程，忽然发现道旁不远的黄土岗上，似有人影在疏林间晃动，本待不理，却又憋不下好奇之念。

而且，他现在可以说是毫无目的，于是，他趑趄转身，朝黄土岗奔去。

林木稀疏，视线不太受阻，那人影仍在原处晃动。奔到近前，一看，不由怔了一怔，不是人，原来是一袭土布短衫挂在树枝，远看是像条人影。

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把外衫挂在这里？

目光转处，不由全身起了寒栗，距挂衣的树不远，黄土地上冒出了一颗人头，从新翻的土来看，刚埋下不久。是谁，竟惨遭活埋？

走近，仔细一辨认，不由肝胆皆炸，被活埋的竟然是梁大元。

梁大元带着父亲弃家而逃，看样子是中途被截住，他被活埋，老人的性命定然也是不保了。

武同春脱口厉叫道：“杀啊！”

不必问，这是“天地会”的杰作。

一阵喝叱之声，从土岗后隐隐传来。

武同春正值杀机狂炽之际，连想都不想，便弹身奔去，他想杀人，想流血，要代师弟梁大元讨还血债。

土岗后面的疏林里，人影纵横，七八名剑手，围攻“鬼叫化”，“鬼叫化”凭着一根打狗棒，负伤力抗，险象环生。

武同春掩了过去，心想：“鬼叫化”身法如魅，怎会被人围上不得脱身？迫近些，才看出“鬼叫化”身后树角，坐着一个老人，赫然是梁大元的父亲。原来他是在保护那老人，所以才破例跟人动手。

老人背倚着树，已然惊呆了。

领导围攻的，赫然是童光武。

“鬼叫化”招架无力，眼看就要毁在乱剑之下，并非他功力不济，而是有了顾忌，只能固定在原地捱打。

武同春掣出霜刃，飞风般掠了过去。

白光腾起，惨噪暴传，三名武士栽了下去，其余的迅快退开。

童光武看清了来的是武同春，脸色大变，脱口叫着：“无情剑客！”

另四名剑手，也随之脸色惨变。

“鬼叫化”大声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来得正好，否则这条化子命将丢在这里。”

武同春煞芒射向童光武。

童光武大喝一声：“撤退！”

声音离口，人已在三丈之外，他不敢与武同春对抗。四名剑手惶然弹身……

武同春在怨毒攻心之下，杀机难戢，霜刃闪卷而出。四声惨噪连成的一声，四个方位，但却几乎是同时倒下，七名剑手无一幸免，只脱了童光武。

“鬼叫化”栗声道：“岗上的事你看到了？”

武同春赤红着双眼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先救人要紧！”

“救人？”

“被活埋的可能还没死。”

老人木然如痴，已经吓坏了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武同春心头一震，刚才竟没细察梁大元的生死，闻言之下，立即掉头奔向岗子。

“鬼叫化”在后面大叫：“别莽撞！”但武同春心切救人，一个字也没听进耳朵，几个起落，上了岗头。

“鬼叫化”挟起老人，急急追去。

武同春来到梁大元被活埋的现场，定睛望了望，只见梁大元双眸紧闭，不知是死还是活，当下弹步过去，正待俯身探视鬼叫化”的声音传来：“退开！”

武同春立即弹开八尺。

“鬼叫化”已到身前，武同春道：“老人呢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在那边树丛里，不能让他看到现场。”武同春红着眼道：“老哥为何阻止小弟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是陷阱！”

星目暴睁，武同春栗声道：“陷阱？”

点点头，“鬼叫化”激声道：“你难道忘了白石玉告诉你的消息？人家是故意引你上钩的。”

心头一凛，武同春咬牙道：“什么陷阱？”

“不清楚，可能是埋了火药。”

“火药？”

“这只是猜想……”

他抓了抓头，接下去道：“如果是火药，必须先设法除去引信，误触药信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“如何着手？”

“照常理推断，药信当在被埋者身旁不出五尺之处……”“怎么个查法？”

“鬼叫化”目芒连闪，吐口气，道：“如果他能开口，必然知道布置的情形……”

武同春皱皱眉头，脱口道：“梁师弟，你能开口么？”“鬼叫化”惊声

道：“什么，他是你的师弟？”

一句话说漏了嘴，想收回已是不及，只好照实道：“是的，他是小弟师叔欧化雨的传人，前此从未见过面。”“鬼叫化”是老江湖，“噢”了一声，不再追问下去，拉回正题道：“再叫叫看？”

武同春又连续叫了数声，梁大元居然睁开了眼，口唇连连抖动，似乎想说话，但发不出声音，人没死。

武同春虚悬的心放下了一半，但人不能说话，可是件麻烦事，情况未明之前，无法着手施救。

“鬼叫化”突地一拍手掌道：“有了！”

武同春眼睛一亮，道：“老哥想到了什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他知觉未失，定是穴道被制，所以不能说话，但他能听……”

说完话，便沉声向梁大元道：“小兄弟，如果你还能听到老要饭说的话，你就闭一下眼。”

梁大元果然闭了闭眼。

武同春激喜地道：“老哥这一着，令小弟折服。”“鬼叫化”瞟了武同春一眼，咧嘴笑了笑。

人，不管年龄大小，修养深浅，总是喜欢听好话的。老叫化当然不例外。

武同春相当聪慧，立即向梁大元道：“师弟，现在我问话，如果对了，你便眨一下眼，懂了么？”

梁大元眨了一下眼，表示懂了。

武同春开始问话：“你受了伤么？”

没反应。

“你穴道被制？”

梁大元眨眼。

“能先替你解开么？”

没反应。

“他们埋了火药？”

眨眼。

“现在我们要找出药信安装的地方，把它切断或拆除，在你身边五尺之内？”

没反应。

“五尺之外？”

“三尺之内？”

“八尺？”

“一丈？”

全无反应。

“在你的身下？”

梁大元眨眼。

武同春眉头一紧，目注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怎么办？”“鬼叫化”苦思了半晌，才沉重地道：“既然火药引信在他的身下，除了慢慢挖掘，没别的办法，但必须冒粉身碎骨之险，一个疏神，一切都完。”

武同春深深一想，毅然道：“老哥，请退开，由小弟来挖。”

“鬼叫化”不假思索地道：“由老哥我做！”

“不，老哥没理由冒这个险，这是小弟的事。”

“你是外行，冒的险更大。”

“不！”

“小兄弟，你是初升之日，而老哥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，同时，你的能耐高，定能为中原武林放一异彩，‘无我大师’的遗愿，非你莫成！”他说的很认真，神情严肃，反平时嬉戏之态。武同春摇头道：“老哥说什么也不成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别再跟我争了，对方再有人来，就休想救人了。”

一咬牙，武同春强笑道：“小弟并非是去赴死，江湖上何时不在犯险……”说完，再不理“鬼叫化”的反应，闪身过去。“鬼叫化”想阻止已是不及，激声道：“谨慎啊！”武同春镇定了一下情绪，然后缓缓蹲下身去，望着梁大元青筋怒突的头面，恨得几乎放狂，如果时间久了，势非血管并裂而死不可。

梁大元眼球满布血丝，怕人极了。

武同春小心翼翼地用双掌挖沙，心里仍是万分紧张的，因为生死只系于一发。

片刻工夫，额上已渗出汗珠，呼吸也开始急促，不是费力，是紧张。

“鬼叫化”站到比较高亢的地方，自司了望，以防“天地会”的人来突袭。

慢慢，梁大元的双肩，上臂，左右肋逐一露了出来。武同春住手道：“梁师弟，药信在你身下什么位置？腰下？”

“脚底下？”

“胯下？”

梁大元闭上眼。

武同春追问道：“是在胯下么？”

梁大元眼闭上便没再睁开，显然是晕过去了。

武同春不由傻了眼，呆了片刻，继续挖掘，他不能半途而废，只有硬着头皮做下去。

不久，现出了腰以下部位，武同春心念一转，应该先解他的穴道，他能开口，问题便可迎刃而解。

想到这里，立即着手探索，探遍上中盘穴道，失望了，穴道是不通，竟然查不出是何穴被制，点穴的手法相当诡异。他真的束手无策了。

现在每挖一寸，便增加了一寸凶险。

“鬼叫化”奔了过来，道：“奇怪，对方费尽心机布了这陷阱，却不见有人活动？”

武同春用衣袖一拭额汗，道：“老哥来看看能解他的穴道么？”

“你解不开？”

“手法太诡异。”

“咦！他……昏过去了？”

“是的，现在问话都无法问了。”

“鬼叫化”蹲坐下去，伸手探索了一阵，颓然摇头，道：“邪门，这种手法实在邪门呀！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现在怎么办？”

“鬼叫化”朝挖空的土坑仔细望了一阵，道：“你去那边高处监视，这

里我来处理就好了。”

“不，还是由小弟来！”

“你是外行，会误事。”

“老哥不必说那些，小弟不会让老哥冒险的。”

“真要命，你一旦发现了药信装置，如瓦罐木匣一类的东西，知道该如何处理么？你是在玩命，知道么？”武同春瞠目不知所对，的确，他对此道是外行，刚才争着挖，是凭一股冲劲，现在面临真正问题，他傻眼了。窒了片刻，喘口气，道：“有了，用传声之法，由小弟叙述所见，老哥遥遥指点。”

“鬼叫化”翻眼道：“脱裤子放屁，由我来岂不直接了当？”武同春固执地道：“不，小弟不会改变主意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三人同归于尽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老哥何苦这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吹口气，道：“我们目的是救人，不能再陪上人命。”

武同春忍不住笑道：“老哥的命不是命？”

“鬼叫化”斜起眼道：“算我说砸了，你决定，我可要动手了。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人影出现在六七丈外的高亢处，武同春一眼瞥见，登时心头剧震，直起身来，栗声道：“有人来了！”“鬼叫化”相继起身，咬咬牙，道：“如何，你早听话上去监视，对方便无法接近。是什么人？”

“‘无地会’武士统领杜一清！”

“关外三凶之一的‘地煞’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他。”

“得先对付他？”

“由小弟来办！”

杜一清遥遥开了口，声音倒是不小：“你们死定了，本座只消一抬手，你们便将惨死在这。”

武同春作势就要扑去……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且慢，这厮话中有蹊跷，可能他控制了药信，我们脱身可能不难，但救不了人，得想个良策对付。”武同春气极大叫道：“杜一清，我要把你碎尸。”杜一清嘿嘿一笑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有遗言交代没有？”武同春寒声道：“有，血洗‘天地会’。”

杜一清似是十分笃定地道：“可惜你永远没机会了！”武同春牙痒痒地道：“卑鄙，无耻！”

“鬼叫化”沉声道：“这情形不对……”

“老哥看出什么？”

“对方明知你我的身手，这点距离，眨眼即到，而他却似乎很笃定，如果他控制了火药引信，早该引发，哪有时间扯淡，难道他甘冒败事之险？不可能，这当中还有问题……”武同春想了想，道：“药性失效？”

“鬼叫化”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，如果药性失效，他不敢现身找死，一定别有原因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等待援手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更不可能，既然安排了这毒计，没有援手的必要，假使药性失效，等援手应该在暗中，单独现身岂非找死？”

武同春昂首扬声道：“姓杜的，你是在找死！”

嘿嘿一阵怪笑，杜一清也大声道：“你两个只消一动就准死，而且死得

很惨！”

说着，半扬起手，手中似握了根绳子，接着又道：“你们的生命，就系在这根绳子上了。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这么远的距离，等他拉绳引发火药，老哥哥全身而退绝无问题，自己也有时间扑杀对方...只是梁大元却非死不可。”

“鬼叫化”大叫道：“兔崽子，你何不拉拉看？”

杜一清道：“本统领要多消磨你们一会！”

武同春一挫牙，道：“杜一清，你死定了，你不会死得比炸死慢。”

杜一清道：“炸死么？那只是其次，还有更好的在等候。”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相顾愕然，炸死是其次，还有更好的，这已经表示另有文章了，难怪对方如此笃定。

“鬼叫化”低声道：“他并非虚声恫吓，看样子是有所恃！”

武同春现在已学到临危不乱，在激动中求冷静，沉声道：“对方何以久不发动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想多折腾我们一阵，让我们尝尝死前的恐怖。”

“我们这样耗下去？”

“不，我正在打主意，筹思应付之道。”

杜一清又扬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、大长老，等待死亡的滋味如何？”

武同春突然下了决心，道：“老哥，凭您的身法，脱身不难，只要急取一瞬之机，小弟非宰掉姓杜的不可，至于梁师弟，只好看他的命运了，反正我们救不了他.....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蓝色人形，翩然飘至，赫然是易钗而弁的白石玉。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脱口道：“你怎么也赶来送死？”白石玉好整以暇地先朝“鬼叫化”作了一揖，然后才回答道：“你准知道我是来送死的？”

武同春一怔神，道：“你知道此地现在是什么情况？”白石玉蛮无所谓地道：“要杀人就快动手，再耽延会误人命。”

“鬼叫化”眉头一扬道：“你不见上面那猢猻.....”白石玉道：“别理他！”

说完，又向武同春道：“如果你气不过的话，先去对付他吧！”

武同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对方手里握着根绳子，说是什么白石玉笑笑道：“放胆去对付他，错不了的！”

杜一清怪笑了一声，大叫道：“四个人，可没这多棺材，将就了吧！”猛一拉绳.....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四目暴睁，却不见动静。

杜一清倏忽遁去。

武同春似有所悟，弹身掠去，到了杜一清立足之处，人影已杳，地上留了根绳子，拭着一拉，毫无牵连。

是根数丈长的空绳，武同春愕然，杜一清是虚张声势么？不对，定是白石玉动了手脚，救人比追人要紧，他急返原地。白石玉口角一撇，道：“如果你不犹豫，对方是走不脱的，现在把人拔出来吧！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下面埋了火药.....”

白石玉不屑地道：“你怎么忽然胆小？”

武同春知道事出蹊跷，一咬牙，上前抱起梁大元的上身，轻轻用力，把他从土中拔了出来。

心情自然是紧张的，但人出土之后，一切平静如恒，一根细绳，带出了土，似是连到很远的地方。

“鬼叫化”点点头，向白石玉道：“老要饭的该叫你什么？”白石玉眸光一闪，道：“随便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那老要饭的要叫你姑娘了？”

白石玉脸一红，向武同春道：“你泄了我的底？”武同春把梁大元平放地上，直起身来道：“算了，别以为你精明，树上还有树上人！”

白石玉深深扫了“鬼叫化”一眼。

“鬼叫化”嘻嘻一笑道：“不妨事，要饭的仍叫你白小哥就是了。”

武同春又蹲下去，再次探索梁大元的穴脉，颓然道：“解不开！”

白石玉淡淡地道：“我来试试看！”

说着，隔空弹指，在梁大元身躯上，连点八指。

梁大元身躯一阵扭动，喘了口气，居然睁开了眼。“鬼叫化”欣然道：“白小哥真有一手，我这老不死的如非大事未了，该退休了。”

白石玉笑笑道：“好说，艺业自有专精，前辈何必妄自菲薄。”

武同春仰头感激地望了白石玉一眼，然后轻摇着梁大元道：“梁师弟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他得好好休息一阵子！”她对武同春称呼梁大元师弟，并不惊奇，“黑纱女”已经告诉了她。梁大元以虚弱的声音道：“家父……怎么样？”

“鬼叫化”接话道：“还好，化险为夷，就在那边，来，老要饭的带你去！”不由分说，抄起梁大元便走。

武同春望着白石玉，心里想起“鬼叫化”的话：“……她已经爱上了你……”不由面上发烧，很不自然地一笑道：“我该谢谢你！”

白石玉俏皮地一撇嘴，道：“不必谢我，是别人的功劳。”武同春困惑地道：“别人……‘黑纱女’么？”

“你一想就想到她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是你三番两次要杀的童光武。”

“什么？童光武？”

“小声点，泄了他的身份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”

武同春深深透了口气，忽然明白过来，点着头道：“是童光武提供的线索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不错，是他，这着棋妙用大了。”

武同春眉锋一蹙，道：“事情的经过怎样？”

白石玉四下望了一眼，才低声道：“首先，那姓梁的父子半途被‘天地会’截住，临时起意，以他作饵对付你，布置了双重陷阱……”

武同春惊声道：“双重陷阱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不错，对方志在必得，认为万无一失。”“哪双重陷阱？”

“第一，对方已查出你与梁大元关系密切，你发现他被活埋之后，一定会救他，所以在他身下埋上火药，引线通到五丈外一个隐蔽的土穴里，由人守伺，待机引燃，炸你个粉身碎骨

打了一个寒噤，武同春挫牙道：“为什么不引燃？”白石玉挑眉道：“因为那守伺的永远不会再出土穴了！”“噢！……童光武毁了他？”

“不错，只有他才能接近。”

“他……为什么肯替你卖命？”

“很简单，我们知道他的身份，等于捏住了他的咽喉，他非听话不可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不朝此地来，他们的布置岂不落空？”“不会，他们知道你在这一带，你不来，他们会设法诱你来。”

“那另一重陷阱呢？”

白石玉轻轻吐了口气，道：“同样的惊人，同样的恶毒，你已经看到杜一清刚才手握绳子了？”

武同春激奇地道：“是的，怎么样？”

白石玉手指两丈外一蓬枝浓叶密的矮树道：“那树叶里藏了一箱毒蜂，杜一清只要拉动绳子，蜂箱打开，此地已撒布了诱蜂的奇药。人闻不出，毒蜂出箱，便会循味道噬人，功力再高也无法逃过被噬之厄，这是南荒土人克敌之法。”又打了一个冷战。武同春咬牙道：“够毒辣。匪夷所思，可是那绳子……”

白石玉得意地道：“我把它弄断了！”

武同春顿足道：“早知如此，我早该宰了那姓杜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觉得不妥，赶紧止住，事实上怎么可能早知道呢？“鬼叫化”与梁大元双双走了过来。

梁大元精神还很萎缩，顿声道：“武师兄，小弟……真是死里逃生，这位……”

武同春忙道：“白石玉，白兄，若不是暗中相助，我们全完了。”

梁大元深深拱手，道：“敬谢白兄援手之恩！”

白石玉满不在乎地道：“小事不足挂齿，武兄的事，就是小弟的事！”

武同春下意识地心头一荡。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别叙阔了，赶快设法离开，别又被人盯上。”这倒是个大问题，梁大元父子如何能躲过“天地会”的追杀呢？武同春深深一想，沉重地道：“看来只有由我暗中护送梁师弟伯父了！”

“鬼叫化”摇头道：“不妥，小老弟所至之处，定必引来一窝蜂，身手再高，也防不胜防。”

武同春皱眉道：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他父子准备去哪里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南阳，投奔亲戚。”

“鬼叫化”苦苦一阵思索，点头道：“这样吧，他父子暂时改装成本帮弟子，由老要饭的安排，命得力弟子维护，逐站移动。老弟仍在这一带活动，吸住对方的注意力如何？”

武同春连连颌首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就劳烦老哥安排了！”白石玉道：“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，马上行动吧！”“鬼叫化”向梁大元一摆手，道：“我们先在！”

梁大元只有听任安排，无话可说，分别向武同春与白石玉揖别，随同“鬼叫化”离开了。

现场，剩下了武同春与白石玉相对。

面对白石玉，武同春有些机隍不安，由于“鬼叫化”的一句话，使双方

本已微妙的关系，变得更复杂。

白石玉真有那种存心么？还是“黑纱女”有意如此安排呢？但这种事问不出口，刚刚受人恩惠，他也不能再冷颜相向……

白石玉当然不知道武同春暗怀鬼胎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‘天地会’此次阴谋被揭，定不会甘休，以后将更变本加厉，不择手段对付你，对方眼线密布，你势必寸步难行……”

武同春恨毒地道：“我不在乎，见了对方的人便杀。”

笑了笑，白石玉道：“你能杀尽‘天地会’的人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决不保留，杀一个是一个。”

口角一撇，白石玉悠悠地道：“再发生像现在的事，你又如何？”

武同春张口结舌，无词以对，暗箭难防，有时武功并不足恃，像今天如果不是白石玉援手，一百个也死了，咬咬牙，道：“难道要我逃避不成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话不是那么说，你想逃避也逃避不了，除非永绝江湖，目前除了等待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火拚之外，最要紧的，尽量隐秘行踪，能不出头便不出头，能忍则忍，注意选择有利的机会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到现在，还不知道你锲而不舍地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要‘天地会’除名。”

“为了赌这口气？”

“不，另有重大原因。”

“能告诉我么？”

“暂时不能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何不利用‘流宗门’？”

“如何利用？”

“投效该会。”

武同春星目大张，暗忖：“白石玉怎么会说出这等话来，难道她与‘流宗门’有所渊源吗？”

从她与“黑纱女”曲意维护童光武这一点看来，是有这种可能，但不能问，也不能说破，只能暗中观察……心念之中，故意沉吟道：“目前我不想考虑这问题。”白石玉没再说下去，转了话题道：“你如何处理华锦芳的事？”

心弦为之剧颤，武同春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她是我妻子，你说处理是什么意思？”

白石玉冷冷地道：“你用不着装糊涂，事实明摆着华锦芳与天地会主之间，存在着某种关系，这点你不否认吧？”武同春无可奈何地道：“我说过要查个水落石出。”白石玉突地用手朝岗下遥遥一指，道：“那边像是有人？”武同春顺着手指方向望去，果见大路的另一边有两条人影在林间晃动，不由敏感地道：“莫非对方又想弄什么鬼？”白石玉道：“我们得去瞧瞧，‘鬼叫化’他们刚走不久，别又发生了意外。”

这一说，武同春下意识地紧张起来，沉声道：“是该查个清楚！”

说着，毫不迟疑地驰下岗去。

白石玉也跟着弹身。

到了林边，只见林子里是一男一女。

武同春目光扫处，心里一震，暗道：“怎会是他两个？”白石玉也来到武同春身边，悄声道：“快隐起身形，听他们说些什么！”

两人双双闪到树后。

二十三

这一男一女竟然是童光武与“天地会”主前妻的女儿素心，说起来该是第二房的女儿，因为华容的元配是华锦芳的亡母。

只见素心冷若冰霜地道：“童巡监，你既然爱的是我妹妹素珍，为什么还要纠缠我？”

童光武笑笑道：“素心姑娘，说句良心话，我并不爱令妹，是她一厢情愿。”

素心口角一撇，道：“那你为什么对她表示亲密？”“不得不虚与委蛇！”

“你在玩弄感情？”

“姑娘言重了，在下没这意思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她是会主千金，十分得宠，在下不敢得罪她。”“我这不得宠的便可欺负？”

“不，不，姑娘大人，在下是诚心仰慕。”

“你知道我妹妹是认真的，如果她知道你只是应付她，结果将如何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素心倏然转为疾言厉色地道：“童巡监，一句话，不管你爱不爱素珍，我不喜欢你，请便吧！”

童光武居然脸不红，耳不赤，死脸厚皮地道：“素心姑娘，在下真的不值一顾么？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？”

素心冷笑了一声，道：“什么也谈不上，你请便！”

童光武声调一变，道：“在下知道姑娘心目中只有‘无情剑客’武同春，但别忘了他是有妇之夫，好事难谐的。”

素心挑眉瞪眼，怒叱道：“你放屁！”

武同春心头“咚”地一跳，这一点他是知道的，只是不愿想罢了。

童光武略显尴尬之色，道：“素心姑娘，在下并没说错，事实是如此。”

素心毫不留情地道：“我个人的事不劳别人操心，言止于此！”

说完话，拂袖而去。

童光武怔在当场。

武同春虽然不愿去想素心的问题，但心湖里不免泛起了涟漪，人是感情的动物，不会毫无反应。

当然，只止于反应而已，他并非登徒子。

遥注素心背影消失，武同春暗忖：“童光武的身份，终有败露之日，不知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，当初他出现中原道上时，曾扬言找自己挑战比剑，自己以‘冷面客’的姿态击败了他，现在自己露了真面目，他却绝口不提了，可能是白石玉的关系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忽见一条人影，从对面的林中出现，半隐在枝叶之后，目光所及，不由瞿然而震。

来的，赫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宋天培，依然是文士装束。

宋天培是方桐的杀父仇人，方桐仍在追索，可能他还不知道宋天培就是他要找的“萍踪剑客”。

武同春顿时激动起来，在道义上，他可以代方桐诛仇，但方桐一再申言，祖父严令，不许旁人插手。

童光武侧转身，发现了宋天培，脸色一变，忙施礼道：“见过掌令！”

宋天培冷冷地道：“不许如此称呼！”

童光武立即改口，又道：“宋大侠，有何指教？”宋天培冷峻地道：“你刚才做什么？”

童光武脸色再变，退了一步，呐呐地道：“属下……”“什么，又忘了规矩？”

“是，在下……没做什么。”

“特别警告你，别失了身份，忘了门规！以你的立场，如果动了男女之情，你明白会有什么结果！”

言中之意，是禁止他动私人感情，也是针对他方才对素心的行为而言，作为卧底者，这的确是件危险的事。童光武躬下身去，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宋天培加重了语气道：“希望你牢记勿忘，别触犯门律。”童光武囁嚅地道：“是！在下……记住了。”

宋天培目中凌芒一闪，道：“查出对方来历没有？”“还没有！”

“什么，你究竟是在办什么事？”

“丑女坚不肯吐露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在下获悉了一件相关的事。”

“说？”

“对方在南方先后结了两次婚，一是‘彩玉主人’之女，业已亡故，遗下一女，就是刚才的女子，叫素心。

另一个是现在的会主夫人，‘赤面残神’的孙女，叫符琼

花，丑女的生母，据所知，对方两次结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武功与秘技。”

武同春这才明白“天地会”会主华容重婚的目的，的确是卑鄙，为了图中原武林霸业，竟如此不择手段。

宋天培点点头，道：“继续设法追查，必要时用非常手段。”童光武恭应了一声道：“是！”

宋天培似要离开，脚步一挪，又止住，道：“还有，新出现的‘无情剑客’，与以前现身的‘无情剑客’老穷酸贾仁，是否同属一人？”

童光武道：“是的，是一个人以不同面目出现。”武同春“怦”然心惊，自己的一切，对方全然查出来了，“流宗门”不知将要如何对付自己。

近旁的白石玉瞥来一眼，目光中暗示秘密已全拆穿了。宋天培沉吟了片刻，像自语地道：“有争取的价值！”武同春心中又是一动。

童光武期期地道：“要在下来做么？”

宋天培断然地道：“不，那会暴露身份，你仍旧照原来的计划做你的事。”说完，转身疾闪而没，身法玄奇得令人咋舌。紧跟着，童光武也弹身离开。

武同春深深透了口气，道：“奇怪，对方没提岗上发生的事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童光武不敢提，因为他的行为，是替第三方面效力，以他的立场而言，是不许有这种事发生的。”点点头，武同春暗佩白石玉心思敏捷，一下子就想到了问题重心。

白石玉又道：“看来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的争斗，已经全面展开了。”

武同春心有所感地道：“虎狼之争，希望两败俱伤，便是武林之福。”

白石玉眸光一转，轻声道：“她又回头了！”武同春转动目光，只见素

心遥遥穿林而来，下意识地道：“她像是在找人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你出去，看她说些什么，也许……又是一次对付你的阴谋。”
深深一想，武同春现身迎了过去。

素心一见武同春，双眸登时一亮，疾行而前，口里道：“武少堡主，我正愁找不到你呢。”

心中一动，武同春道：“姑娘要找在下？”

素心深深注视着武同春，眸中流露幽怨之色，半晌才开口道：“我不该找你，但又憋不住这颗心……”心头微觉一荡，武同春暗忖：“她对自己仍不死心么？”当下故意淡漠地道：“姑娘有何指教？”

“我……到现在才明白，原来……”

“姑娘明白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不说也罢，我找你，只是想告诉你一句话……”“姑娘请说？”

“江湖险恶，少堡主犯不着趟在浑水中，退出江湖，明哲保身是上策。”

这一说，大出武同春意料之外，他还以为是素心是前情难泯呢！

想了想，忽然省悟过来，她刚刚所谓明白，是明白华锦芳与她之间的关系，她尚以为自己不知道她父亲的真面目，所以

不说出来，明哲保身，是暗指天地会主对付自己的事，想来她定有所闻。

心念之间，故作糊涂道：“素心姑娘，身为武士，岂能独善其身，不求名，但也不能埋名。”

轻轻一咬牙，素心沉声道：“你刚刚侥幸脱过一场死劫，对么？”

心头一凛，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这样的事，还会发生！”

“姑娘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你不必追究，我来是给你忠告，本来……我不该这样做的。”

“在下感激姑娘盛情。”

“听口气……你不想退出江湖？”

心念数转，武同春正色道：“素心姑娘，对你，在下不愿虚假，说实在，在下不能退出江湖，有许多事必须作了断。”素心眸中又泛出异样的火焰，但在轻叹一声之后熄减了，悠悠地道：“我只是忍不住不说……”

“在下非常感激！”

“下一次你可能没这么幸运。”

“姑娘……有所闻么？”

“我……真不应该……”

“如果姑娘有困难，就不必说了，在下随时准备迎接横逆之来。”

口里说，心里在想：“素心此举，仍然是当初的一丝情念未泯，她的困难是对付自己的人她的父亲，不管父女之间有无感情，这层关系是断不了的，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她芳心深处的秘密。”

素心像突然下了决心，咬咬下唇，以激动的口吻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你现在危机四伏，注意每一个接近你的人，我只能说到这里，别了，我……不想说再见，梦醒了，一切都成了虚幻，珍重！”

说完，眼眶里已泛出了晶莹的泪光，一咬牙，狂奔而去。

武同春大为感动，素心的表现，使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少女芳心，她一定后悔当初为什么要动情！

白石玉现身走近，淡淡地道：“人，不能爱其所爱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！”

这话是别有所指么？

武同春望了她一眼，没开口，事实上他能说什么？

白石玉接下去又道：“恨不相逢未娶时，她定然后悔用错了情！”

武同春还是默然。

白石玉斜瞟了他一眼，道：“最难消受美人恩，你不会无动于衷吧？”

武同春答非所问地，自顾自地道：“天地会主又将施展什么阴谋毒计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她的忠告必有所本，她要你注意每一个接近你的人。”

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我得走了！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不跟我一道？”

武同春正想堵她一句，但想到刚刚受她的恩惠，还救了师弟梁大元父子俩，把到口边的话咽了回去，尽量和缓地道：“那

样很不方便，我现在是鹰犬追逐的目的物。”

白石玉想了想，道：“也好，在暗中更方便照应！”照应两个字使武同春的心湖大泛涟漪。

白石玉的态度是在最近才突然转变的，而且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，她真的有这种存心么？她不以素心为鉴，而要明知故犯？

抑是“黑纱女”有意如此安排以排除华锦芳？

想到这里，不由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，暗忖：“这不能由它发展，必须在没形成风波之前予以阻遏。”

心念之间，故意以极冷漠的语调道：“我不是小孩子，不需要照应的。”

白石玉一副满无所谓的样子道：“我是奉命行事，不管你需不需要！”

呼吸为之一窒，武同春脱口道：“是‘黑纱女’的主意？”白石玉道：“这不是明知故问么？”

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我不受人左右，更不愿被人牵制，告诉她！她会失望。”

眉毛一挑，白石玉道：“你说失望是什么意思？”武同春道：“算了，彼此心照不宣吧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声冷笑倏告传来。

武同春与白石玉齐感一愕，抬眼望去，两丈外俏立着，赫然是华锦芳，她会在此时此地现身，的确太出人意料之外。白石玉笑着道：“大嫂，是你，真想不到……”华锦芳寒着粉腮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当然想不到！”她的语意相当不善。

武同春此刻内心激动如潮，妻子，仇人的女儿，这算什么

夫妻？如果在岗上，她父亲的阴谋得逞，她此刻已是寡妇。她父亲的计划中安排她改嫁，她来了正好，干脆把事情拉明了解决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可是……问题是她是否已经知道她的父亲就是瞒尽天下人耳目的天地会主？

华锦芳咬着牙，怒视着武同春。

武同春定了定神，强忍激动，道：“你……怎么又来了？”华锦芳没好气地道：“我不能来找你么？”

“我不是……要你回家？”

“回家……回什么家？那叫家么？哼！武同春，我现在才明白……”

武同春心弦一颤，道：“明白什么？”

华锦芳盯了白石玉一眼，寒声道：“你有意遗弃我！”武同春瞪眼道：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华锦芳咬着牙道：“你心里有数，何必说破。不过，告诉你，我华锦芳不是如此容易欺负的，你先想清楚。”武同春内心痛苦至极，华锦芳并没有错，而却做了无辜的牺牲者，谁令为之，孰令致之？她必须要承担上一代的罪孽么？

可是，天下间没有向父亲索仇，而与其女儿维持婚姻关系的道理，父子夫妻，同属伦常，实在没有两全之道。白石玉笑道：“大嫂有什么话可以慢慢讲，何必动气呢？”华锦芳冷厉地道：“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以前我还把你真当一个人，想不到你这么下贱，笼络我的目的，原来是别有居心……”

白石玉笑容倏敛，寒声道：“你骂人？”

华锦芳大声道：“不错，是骂人，你不要脸！”

白石玉脸色泛了青，咬牙道：“华锦芳，你口里放干净些，我什么不要脸？”

华锦芳道：“你勾引我的丈夫！”

白石玉厉声道：“你放屁！”

武同春全身发了麻，他必须立刻制止这爆炸性的场面。

白石玉是个大闺女，恼羞成怒之下，后果便不堪收拾，激动地开口道：“锦芳，你不要胡说，你的想法完全错了……”

华锦芳气呼呼地道：“我胡说？哼！武同春，你藉故不回家……你……自己心里明白。”

天底下，男人绝对无法忍受的是戴绿头巾，而女人则是被人横刀夺爱，破坏家庭，因为女人一生所唯一的寄托便是家庭。

白石玉脸孔由青转白，眸中杀机炽燃，厉声道：“华锦芳，你迫我杀人？”

华锦芳切齿道：“我们本就势不两立，动手吧！杀死我你就可以如愿了。”

白石玉脚一挪，作势就要动手……

华锦芳扑了过去。

武同春毫无考虑的余地，横身朝两人之间一隔，抓住华锦芳的手臂，激叫道：“你不能这样！”

华锦芳挣不脱，厉吼道：“你帮野女人来对付我？”

白石玉双眸尽赤，手掌划出……

武同春无奈，侧身去挡，“砰”地一声，肩背结结实实挨了白石玉一掌，痛澈心脾，眼前金星乱冒，进血直冲喉头，他咬牙吞了回去，狂声道：“白石玉，请你离开，让我解决自己的事，我求你……”

白石玉想了又想，怒哼一声，飞弹而去。

武同春放开了手。

华锦芳伸手就是一掌，武同春偏开头，一掌哼一声，退了两三步，华锦芳气得花枝般簌簌乱抖。

武同春喘着气道：“你……无理取闹。”

华锦芳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武同春，八年夫妻，想不到如此下场，算了，我认命，从此一刀两断。”泪水挂了下来。狂激到了极致，便是麻木，武同春喃喃地道：“一刀两断？”华锦芳道：“不错，破了的东西，永远无法还原，这样省得彼此痛苦。”

武同春痛苦地道：“这应当是一个分手的好机会，痛苦只一次，父仇是非报不可，而自己答应‘黑纱女’事完自了的诺言仍然要践，到那时，一样

要分手，何不现在就下狠心？”可是一想到华锦芳的无辜，一颗心便滴血，夫妻之义能抹杀么？这是绝情寡义的行为啊！

造物何其残忍，给双方安排这样的命运！

现在，只消一句话，一切便告终结了。

如何出口呢？休妻，对方并未犯七出之条。

华锦芳拭了拭泪痕，凄怨欲绝地道：“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女，现在……什么也没有了，但我不向人乞怜，也不要人可怜，我认命，我要活下去，看你们的下场。”

照此一说，她还不知道天地会主就是误传客死南荒的父亲。

现实，像一柄锋利的刀，不断地在武同春心上刺扎。他想：“该不该道出真相？后果会如何？算了，宁可自己先负个不义之名，让她慢慢去了解真相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努力一咬牙，沉痛地道：“分手也好！”短短四个字，他用了全身之力才说出来，口里说，心里在滴血，这四个字决定了双方的命运。

华锦芳面孔阵阵扭曲，眸子里一片凄厉，娇躯在晃动，似要倒下，但她还是稳住了，那份神情，令人看一眼便终生难忘。武同春想收回话，想逃、想……

华锦芳的下唇咬出了血，齿印宛然，乏力地道：“事实上……我们一年前就已经不是夫妻了！”

她徐徐转身，目时无神；娇躯是僵直的。

幻灭，八年的婚姻像一场梦，醒了，消失了，唯一消失不了的，是心灵的巨创。

武同春想开口，但发不出声音。

走了两步，华锦芳又回过身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玉匣，道：“这是人家托我转交你的，拿去。”

武同春愕然，木木地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谁托你的？”

“一个无名老丐！”

“无名老丐？”

华锦芳把玉匣放在地上，转身又走。

武同春脱口叫道：“锦芳！”

华锦芳止步，但没回顾，颤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武同春的意志崩溃了，他想唤住她，抛开一切，夫妻双双永绝江湖，不再见任何人，他抬手，碰触到腰间的剑，剑，又唤回了他的意志，终于硬起心肠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……都认命吧，将来……你会有明白的一天。”

华锦芳突然口发厉笑，狂奔而去。

人影消失了，笑声也沉寂了，武同春木然呆立，似乎灵魂已随风飘散，剩下的只是一副躯壳。

算了，一切都是命定的。

他俯身拾起华锦芳遗置地上的玉匣，道：“这玉匣里是什么东西？‘无名老丐’是谁？对了，可能是‘鬼叫化’的同门，很可能是‘千面丐’……”

玉匣封得很严，还用丝绦缚牢，打的是死结。

端详了一阵，武同春用指头捻断丝绦，费了很大的手脚启开，一看，大

为怔愕，里面放的是一本绢册，没有书签，看似秘笈一类的东西，激奇之下，用手指翻开扉页，是空的，一个字也没有，再翻，空白依然。

他傻住了，对方为什么要带给自己这本无字绢册？想来必有道理，于是，他怀着激奇的心理，耐心地指蘸口水，一页一页翻阅，空白、空白……

一共二十页左右，全是空白，全书没半个字。

他真的木住了，这实在是件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站着，站着，他忽然感觉全身似有虫蚁在爬动，愈来愈烈，双眼也开始发花，不由骇然剧震，紧接着，腹内开始绞痛，呼吸窒塞，眼前景物呈现模糊。

“毒！”他狂叫一声，抛去了手中的绢册和玉匣。突然，他想到素心的警告：“注意每一个接近你的人……”这人竟然会是华锦芳！

显然她受命要毒杀自己！

怨毒冲胸而起，他要追上华锦芳，杀了她，最毒妇人心，不是临时起意，是预谋，她的戏演得不错，假作吃醋，谎称无名老

丐托她送东西……

冲出不到一丈，“砰”然扑了下去，再也爬不起来了，意识逐渐模糊，连恨也不存在了，最后，一切成为空白。

青灯娓娓，寂静中带着柔和。

武同春睁开眼，发觉自己躺在锦帐里，被褥温软，略带幽香，看来这是女人的闺房，不错，床头还有妆台。

这是什么地方？是谁带自己来的？

武同春茫然转动着目光，房里没别人，静极了，他想起身，但全身乏力，软得像棉花糖，挣起一半，又躺了回去。

路边林子的一幕，涌现脑海。

于是，无边的恨开始抬头，变成火，在心里熊熊燃烧，他捏紧拳头，咬紧牙，想：“自己一再想顾全夫妻之义，不料华锦芳蛇蝎其心，竟然用诡计毒害自己，当然，她是受她父亲的指使，自己不死，非杀她父女不可，她既已先无义，自己就不必存仁，今后可以放手去做了。……记得自己毒发倒地，以后便人事不省，是谁救了自己？女人……”

锦帐外出现人影。

武同春收拾起狂乱的情绪，定睛细看，是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少女，长得很清秀，但从没见过。

青衣少女走近床边，挂上帐门，露齿一笑，道：“武大侠，您醒过来了！”

武同春一时不知从何问起，想了想才道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家主人的卧房！”

“贵主人是谁？”

“家主人吩咐暂时不告诉大侠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是贵主人救了在下？”

“一半！”

“一半？”

“大侠是由别人带来此地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武同春啼笑皆非，但也相当困惑，对方是女的没错，但会是谁呢？谁会把一个大男人安置在闺房里呢？为什么这小婢不肯说出真相？

问了半天，等于什么也没问，吐了口闷气，期期地道：“看起来姑娘是什么也不会告诉在下的了？”

笑了笑，青衣小婢显得天真又慧黠地道：“不，能说的我还是会说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那姑娘就说说能说的如何？”

青衣小婢偏了偏头，道：“可以，首先别叫我姑娘，我只是个下人，我叫荷花，叫我名字好了！”

“荷花！这名字很好。”

“不好，但父母给我取了这名字，没办法改，因为我是秋天生的，所以叫荷花，听起来就是个丫头名字。”“那是你自己的想法，我认为很好，说下去吧！”“大侠已经昏迷两日夜了……”

“噢！两日夜？”

“听我家主人说，大侠是中了奇毒，我家主人也解不了，只用药阻住毒势，大概可以维持七天。”

“七天？”

“是的，至多七天。”

“贵主人呢？”

“求解药去了！”

“七天回转？”

“很难说，不过……她希望能及时赶得回来。”武同春默然，一颗心直向下沉，七天去了两天，还剩下五天，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解药，仍是死路一条，恨，在心里变成了稠胶，如果不幸而死，的确不能瞑目，多残酷、多讽刺，父亲毁在华容手上，自己死在他女儿手里，而毒害自己的，是结婚了八年的妻子。……

荷花粉腮一黯，期期地道：“我家主人还说……”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……她不能及时赶回救治的话，就要我告诉大侠她是谁。”

“那就是说……在我死前才告诉我？”

“大侠别说得那么难听，这……只是万一的话，家主人一定会赶回来的。”

凄苦地一笑，武同春悠悠地道：“听天由命吧！”荷花吐口气，道：“我去给大侠端参粥来！”

说着，转身出房。

武同春像掉在冰窟里，从脚直凉到头顶，生死仍在未定之数，五天，也许毒势提前发作，即使这里的主人能及时赶回，依然活不了命。

何况求药不是取药，谁能保得定准能求到。

荷花端了碗热腾腾的参粥进来，道：“大侠，我来喂你。”武同春拚命挣扎着坐了起来，喘着气道：“荷花，我……自己喝吧！”

荷花眸光一闪，道：“这又何苦呢？”

说着，把粥碗递到武同春手上，然后另外拿了一条被，摺成方形，垫在武同春身后。

武同春讪讪一笑，道：“荷花，我……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和你家主人！”

荷花在床沿上坐下，大方地道：“用不着，我家主人说……”

像是发觉失言，突然顿住了。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说什么来着？”

粉腮一红，荷花期期地道：“没什么，是我……说溜了嘴。”武同春不舍地追问道：“我知道，你不肯告诉我，对吗？”荷花调皮地一嘟嘴，道：“知道就成了，我不否认。”这一说，武同春词穷了，心念一转，旁敲侧击地道：“荷花，你家主人……一定长得很美？”

荷花双睛一亮，道：“当然！”

武同春跟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小姐还是夫人？”

荷花咕叽一笑，道：“武大侠，你想套我的话么？对不起我不便饶舌，家主人知道了我会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武同春面上一热，道：“好吧！我什么也不问。”荷花道：“除开我家主人的事，别的您可以随便问。”武同春喝完了粥，把空碗交给了荷花，又道：“那我问带我来此地的人是谁？”

荷花笑着道：“您还是想诓我，刚才您问过了，我说不知道。”

武同春抿上口，他知道无法从这慧黠女子的口里套出任何话。

荷花转了话题道：“武大侠，听说……你的本领十分高强？”

“谈不上，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当然是我家主人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既然本事大，怎会被人暗算呢？”一句话，勾起了武同春心里的恨，眸子里登时射出可怕的光焰。

荷花不安地道：“是……婢子我说错话了么？”摇摇头，武同春道：“不干你的事，我在想我自己的事。”荷花道：“我家主人交代，您不能动气的，不然会使毒势提前发作。”

深深叹了口气，武同春道：“我能不动气么？唉！算了，江湖上不是人杀我，就是我杀人！”

荷花站起身来，皱着眉头道：“练武是为了互相残杀么？”武同春沉声道：“当然不是，不过，有少数的人确是，而多数的却又是被迫走上这条路的。”

荷花道：“是有道理，不过……”

一阵晕眩，双眼发黑，武同春昏死过去。

荷花推了武同春几下，大声道：“夫人，他昏过去了！”一个素衣少妇应声而入。

这少妇年在二十七八之间，清丽绝俗，有如空谷幽兰，眉宇间笼着一层愁雾，由于蛾眉紧锁，眉心间形成了两道纵沟，很深，像是从来就没有舒展过。

荷花再次道：“夫人，他……是毒发了么？”

少妇点点头，悠悠地道：“是毒性发作，一会就过去的，再给他服三粒药丸。”

荷花面带忧容地道：“夫人，如果他捱不到解药来怎么办？”

少妇神色惨淡地道：“以他的内功根基，再加上药力，应该可以多捱几天的。”

“如果捱不过去呢？”

“希望不致如此。”

“解药准能取到么？”

“这……希望能顺利取到。”

“这样说，根本是没把握的事？”

“生死有命，有些事……人是无法办到的。”

“夫人，万一……”

少妇瞪眼道：“少饶舌，快给他服药！”

荷花低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少妇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叹口气，出房去了。荷花望着房门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真不明白，夫人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”

武同春醒转，觉得更加虚弱，心里暗道：“看来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了，可恨许多大事未了，恩怨未结，两代人，毁在仇家两代人的手里，如果真有所谓命运之神的话，这种安排，未免太酷虐了！”

荷花趋近床边，关切地道：“武大侠，您必须振作！”武同春感激地望了荷花一眼，弱声道：“我会的，我还不甘

心死，我……不能够死啊！”

心头的恨又在翻搅，而使他恨到极处的是华锦芳，他在知道了她的父亲是仇家之后，一再考虑委曲求全，而她竟没有半点夫妻情义，下这毒手。

荷花期期地道：“武大侠，您……心里充满了恨，为什么？”武同春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！”

荷花道：“您的眼神已经明白地说出来了！”

武同春默然不语。

荷花又道：“您……是在恨那下毒的人么？”

武同春触中心事，脱口道：“我不死就会杀她。”荷花面色一变，道：“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
武同春咬牙齿地道：“我不想提起她。”

荷花吁口气，道：“武大侠，您歇着吧，有事叫一声，我就在门口！”说完，转身出房，顺手带上了房门。

空气又恢复死寂，武同春沉浸在恨里。

希望，给人以生的勇气，但恨也能增加人活的力量。算是第六天，武同春数次昏厥，肉体上的痛苦，使他受不了，但他仍抱着最后一丝的希望。

希望能捱到此间主人求到解药。

人的生命，有时显得很脆弱，但有时却又无比的强韧，强韧得出奇，武同春只剩下奄奄一息，可是他还希望活下去。几番油尽灯枯，他还强撑着保持一念不泯，他尽力抗拒死亡，他不甘心认命。

昏迷再醒转。

武同春目光扫处，不由心头剧震，连呼吸都窒住了。眼前景物全变，上望不是帐顶，而是古旧的椽梁，躺处不是温暖的床褥，而是冰凉的砖地。

再望，钟、鼓、神龛、供桌，天啦！这里是古庙殿堂。自己怎会到此地来？

是梦么？不是，一切都那么其实。

他一挺身，蹦起老高，毒解了，武功也恢复了，他木立在当场，想，苦苦地想，什么也想不起来。

唯一的记忆，是昏迷在床上，以后的是一片空白。荷花呢？

她的主人是谁？

为什么要如此神秘？疗毒的卧房就在这庙里么？殿门外的院地中，阳光灿烂，是大白天，静无人声，殿里打扫得很干净，当然这不是无人住持的废庙。

人语声喧，步声杂沓，四五个道士自外而入，手里拿着法器等等物。

武同春步出殿门，看样子，这些道士是刚从外面做法事回来。

当先的老道疾步迎前，稽首道：“无量寿佛，施主光临敝宫，有何贵干？”

武同春瞠目道：“请问……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老道怔了怔，道：“玉虚宫，施主……不是本地人？”其余的道士各自进里面去了，只留下老道一个。武同春还在迷幻之中，茫然道：“玉虚宫……道长上……？”

“贫道‘上清’，这一带的道场法事，都由敝宫承接，施主……”

“在下不是为法事而来。”

“哦！那是……”

“在下是找人而来。”

“施主要找的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两位坤道，一主一婢，小婢叫荷花。”

“上清”老道脸色一变，上下打量了武同春几眼，道：“无量寿佛，罪过，敝宫上下极守清规，坤道人家向来不许进宫，施主……是衙门里的差官？”

武同春为之啼笑皆非，暗忖：“难道这老道真的不知情？那自己是如何到这里的？从表面看，这些道士不类练武的人物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试探着道：“在下找的是位女侠，大概……就住在这附近，道长能指点么？”

老道摇头道：“这附近没什么人家，有，也只不过是几家散居的村农，每家贫道都可数出三代，可没什么女侠。”

看样子问不出所以然来，武同春抱拳道了声：“打扰！”举步向外走去。

老道愣愣地望着武同春的背影，嘟哝着道：“八成是做公的，好在宫里上下都是规矩的三清弟子。”

武同春走出玉虚宫大门，放眼望去，全是旷野田畴，夹着些疏落的村舍，极目处隐身城镇的轮廓。

像是做了一个离奇的梦，但事实上绝对不是梦，毒解了，死里逃生，荷花、女人的卧房、饮食，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对方是有所顾忌，才在解毒之后，乘自己昏迷不省人事，移来道观里么？荷花口中的主人是谁？难道会是……

他敏感地想到了“黑纱女”，实在大有可能，只有她，才有这份能耐，才这么神秘。

当然，这只是猜测，也许根本不是，因为白石玉不见现身。木立了一阵，他挪动脚步，心神仍然是恍惚的。

走着，走着，眼前来到一个小镇。

这小镇对武同春而言并不陌生，是邻近襄阳的五里墩，目光扫处，大感纳闷，只见行人寥落，而且都是垂头疾行而过，店户住家，十有七八是关闭户，凄冷的情景，像是劫后的灾区。四个人扛着一口白木薄皮棺，匆匆行过，没有送葬的孝子，更没幢幡鼓吹。

武同春蹒跚而行，眉头紧紧锁住。

走没几步，又是一具白木棺材抬过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，在这短短几天之内，发生了些什么意外的灾劫？差不多走完整条大街，才发现转角处有家小饮食店，半开门，炉子里倒是冒着烟。

武同春心想：“肚子也饿了，不如打个尖，顺便问问情况。”心念之中，蜚向小店。

进了店门，空无一人，桌面上积了一层厚厚的灰沙，武同春不由傻了。

一个小二模样的年轻小伙，愁眉苦脸，懒洋洋地走近，道：“公子是外路人？”

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，有东西吃么？”

小二有气无力地道：“还有卖剩的粥和卤菜。”

武同春吁口气，道：“将就端些来吧，能有壶酒更好。”小二擦了擦桌椅，请武同春坐下，口里道：“大司务、店主全走了，只剩下小的一个没地方去……”

说完，自到灶边柜台前动刀切了些现成的烧卤，连酒带杯箸一盘子全作一次端上。

武同春是饿极了，动筷子就吃。

小二垂头丧气地坐在一旁。

肚子打了底，压下了饥火，武同春斟上酒，呷了一大口酒，这才开口道：“小二哥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小二唉了一声，道：“闹瘟疫！”

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武同春瞪大了眼道：“瘟疫？”小二道：“可不是，三天抬了七口棺材，能走的全走了。……公子，小的看……您吃喝完了就马上离开吧，别……唉！”武同春皱眉道：“既没天灾地变，也没刀兵水火，哪来的瘟疫呢？”

“这……小的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死人是真的，官府地方出棺出钱，雇人收尸。”

“只这五里墩么？”

“听说别的地方也发生了，不过最先发生是这里。”瘟疫，相当可怖的名词，武同春心里忐忑不已，暗忖：“小二说的不错，及早离开为上，君子趋吉避凶，没来由招惹。”就在此刻，门外一个极其熟悉的苍老声音道：“真见鬼，这一闹瘟疫，连饭都没得讨了，看来不遭瘟疫也得饿死。”武同春一听，就知道来的是“鬼叫化”。

小二走近门边，道：“唉！这大年纪了，可怜，这里还剩些东西，没人吃会烂掉的……”

“我老伙计可没钱买？”

“免费！”

“你小子的良心不错。”

“早不知晚的，算了，良心也避不了瘟，等着，我去拿……”“小二哥，慢着！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老要饭的一辈子蹲门站街，从没上过桌子，好人做到底，就让老要饭的进店去四平八稳坐下吃上一顿，过过瘾，如何？”“人都是一样父母生养的，命不同罢了，当然无所谓，只是‘只是什么？’”

“里面还有位客人。”

“这打什么紧，老要饭的拣角落坐不就成了？”

武同春忍俊不禁，几乎笑出声来。

小二犹豫了片刻，道：“好吧，进来！”

“鬼叫化”跨门而入，武同春口一张，正待招呼，“鬼叫化”急使眼色，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小二哥，我老要饭的会报答你。”小二苦笑一笑，道：“算了吧，希望你饱餐一顿之后，远远离开，别沾上瘟疫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化子命大，瘟神不敢找，我看……”目光一溜，手指角落里的桌子道：“就坐那边吧！”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大声道：“小二哥肯做好事，在下又有什么好嫌的，您老就与在下共桌喝上几杯，一个人怪闷的。”“鬼叫化”挑眉道：“妙啊！老要饭的走运了，光碰上好人。”

说着，不客气地在武同春对面坐下，回头道：“小二哥，你说过吃不完，卖不完会烂掉，全端出来吧，有酒整坛搬，拿只大碗，老要饭的今天要痛快享受一番。”

小二目光扫向武同春。

武同春点头道：“照办，在下付帐！”

小二笑笑道：“付什么帐，两位吃好了就上路吧，小的顺水人情请客，这早晚也得离开这鬼地方，另觅活路了。”说完，自去料理。

武同春低声道：“老哥，真的是发生了瘟疫？”

“鬼叫化”悄声道：“人为的！”

武同春栗声道：“人为的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种事江湖上不乏先例，或为设教，或为敛财，总之是有特殊目的就是。”

“设教何解？”

“蛊惑乡愚，收揽徒众。”

“小弟仍不解？”

“现在已经出现了救命活神仙，瘟疫能治，内情可知。”“这的确是伤天害理。”

“有些卑鄙之徒是不择手段的。”

小二端上了两大盆烧卤，一大盘馒头，又去搬了一大坛没开封的酒，一个大海碗，朝“鬼叫化”面前一放。“鬼叫化”大乐，龇牙裂嘴地连打哈哈道：“小二哥，你这好心该得好报！”

小二苦笑着道：“不指望，能活下去便谢天谢地了。”“鬼叫化”拍开泥封，倒了一大海碗，仰颈灌了大半碗，舐唇咂舌地道：“过瘾！小二哥，你不怕瘟疫？”

“为什么不怕？”

“那你还呆在此地？”

“没地方去啊！这年头找饭吃不容易。”

“你既是干小店伙计的，应该有经验，何不自己到别的地方开个店？”

“得要本钱。”

“鬼叫化”抓了一大把卤菜塞入嘴里，粗枝大叶地一嚼，伸着脖子硬吞下去，抹抹嘴：“那还不简单，老要饭的生就一双‘穿袋眼’，能一眼看出人家口袋里的东西，这位公子腰囊丰富，赏你一点，就够你受用了。”

小二直了眼，脱口道：“慷他人之慨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拍桌道：“好心有好报，不信你瞧！”

武同春当然不会吝啬一点小财，随手一摸，两个金锭子，朝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拿去吧！”

小二一下子愣住了，他真不敢相信这会是事实，起先他以为这老叫化失心疯，随口胡诌，想不到这位衣着不俗的客人，竟然毫不踌躇地照办，他活了这大，还不曾摸过金锭子，这实在像是做梦。

“鬼叫化”大声道：“发什么呆，拿去吧，咬咬看，是不是假的？”

小二声音打着抖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小的怎敢领受。”

“鬼叫化”瞪眼道：“快拿走，人一辈子走运只一次！”

小二不安地望着武同春。

武同春微笑着道：“小二哥，只管拿去，算是这位老人家赏你的。”

小二激奇地望着“鬼叫化”突地跪了下去，叩头道：“原来您老人家是位异人，小的叩谢厚赐，终生不忘。”

说完又转向武同春道：“公子爷，小的一并谢了！”

“鬼叫化”摆手道：“得了，我老要饭的不喜欢磕头虫，快去收拾东西走吧！”

小二起身，深深望了两人一眼，似乎要把两人的相貌记牢些，然后上前，伸出颤抖的手来，拿起桌上的金锭子，感激涕零地道：“小的叫林七，这就……去收拾。”转身匆匆入内收拾去了。

武同春这才又拾回话题道：“老哥，您刚才说什么救命活神仙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不错，这消息已经传遍附近百里，不少人去求符求药。”

“求符？”

“不错，据说可以避瘟。”

“那活神仙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离这里一天路程的山中。”

“依老哥的看法……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欺骗乡愚是事实，至于另有什么特殊目的便不得而知了。你有没有意思去查个究竟呢？”

武同春深深一想，沉吟着道：“这……有这必要去管这闲事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翻眼道：“小兄弟，这可不是闲事，依我判断，是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在斗法，其中大有文章，也许有机会能让我们利用。试想，襄阳一带是‘天地会’的天下，除了该会自己，或是‘流宗门’敢弄这玄虚之外，任何江湖人都不敢捣这鬼。”

武同春陷入沉思，他目前急于要做的，是找华锦芳算算企图毒杀亲夫的帐，这件公案不解决，将分秒难安，犹如心上插了一根刺，必须予以拔除。

“鬼叫化”自顾自大吃大喝，像是要把下几顿的做一次吃完。

武同春只顾想心事，关于华锦芳的事，他不打算让老叫化知道，因为这是相当丢人的事，根本不能向外人讲。“砰”老叫化猛拍了一下桌子。

武同春吃了一惊，道：“老哥，什么事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们该上路了！”“上路？”

“怎么，你不想去？”

“这……好吧！”

“那就好！”

两人离开小店，穿过死寂无人的街道，朝西踏上小路途往前奔。

为了避人耳目，两人一前一后，保持了一段距离，由“鬼叫化”引路。

僻静的山区，突然热闹起来，男女老少，络绎不绝，因为山里出了活神仙，这些人，有的遭瘟求药，有的求符避瘟。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远离人群而行。

正行之间，一声厉喝倏告传来：“门规不容破坏，说什么也是枉然！”

一个凄绝的女子声音道：“殿主，弟子……认命，只是……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暗忖：“听口气像是江湖帮派门户内的纠纷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如魅影般飘了过去，回头向武同春招了招手。武同春跟着掠了过去，只见林木掩映之中，一个姿色不俗

的宫妆少女长跪地上，泪痕斑剥，她身旁站着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书生，面无人色，身躯在簌簌抖个不停。

宫妆少女迎面八尺之处，兀立着一个黑衫中年，冷酷的神色冷人不寒而栗。

武同春大为困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黑衫中年当是刚才听到被称为殿主的人，但那书生看来是不会武功的普通读书人……

“鬼叫化”示意武同春别声张。

黑衫中年沉着脸，冷酷地道：“伍香菱，你藐视门规，结交外人，本殿虽同情你，但无能为力。”

叫伍香菱的宫妆少女咬着牙道：“殿主，弟子……只有一个请求……”

“说吧？”

“请放过他。”

“办不到，他会泄露本门秘密。”

“殿主，弟子……发誓，他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“这是你说的，本殿不能采信。”

年轻书生凄厉地道：“菱妹，我也……认命了，你死……我不愿独活。”

伍香菱回头道：“江郎，你……千万不可如此！”黑衫中年寒声道：“伍香菱，你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？”伍香菱哀求道：“请放过他！”

黑衫中年断然道：“这点办不到！”

伍香菱带着哭声道：“殿主，他是无辜的啊！”黑衫中年道：“咎由自取，他只好认命了！”

武同春暗忖：“黑衫中年被称为殿主，天地会内未听说过

这种称呼，除非是最新崛起江湖的帮派，否则对方是‘流宗门’的可能性很大，看情形，是这女的爱上了这书生，而这种行为却又为门规所不许，实在是失人道。”

黑衫中年转向年轻书生道：“你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，不该和江湖人发生关系的，这只能怪你命运不好，你认命么？”

年轻书生似乎突然有了勇气，咬咬牙，大声道：“我认命，但有一句话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上天是公道的。”

狞笑一声，黑衫中年道：“你会得到公道的，小穷酸，这里有一粒药丸，可以助你毫无痛苦地解脱，你俩生不能并蒂，死后可结连理。听好了，你服

下药丸之后，有半个时辰的时间，赶紧寻个合式的长眠之穴！”

说完，脱手抛出一粒药丸。

这简直是惨无人道，武同春杀机顿起。

年轻书生俯身从地上捡起药丸……

伍香菱惨叫道：“江郎，不可！”

叫声未已，年轻书生已把药丸吞了下去。

武同春本待阻止，已来不及，他没料到这书生一点也不踌躇地把药丸吞了下去。

伍香菱陡地站起身来，娇躯连晃，凄唤一声，扑向年轻书生。

黑衫中年一闪而逝。

武同春身形一动，就待……

“鬼叫化”一把拉住，道：“且看下文，别忘了我们此来的目的，你上的当不少了，应该提高警觉，那女的可没吃药丸。”

一句话提醒了武同春，立即安静下来。

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伍香菱哽咽着，凄凉欲绝地道：“江郎，是我……害了你……我……”

年轻书生道：“菱妹，我俩……生不能同衾，死得同穴，我……满足了。”

字字血泪，语语含悲，令人不忍卒听。

伍香菱又道：“江郎，我……错了，我明白会有这么一天，不该……接受你的情。”

年轻书生悠悠地道：“菱妹，别这么说，我……没有抱怨，还有来世可期啊！我们……相聚了一个月，但已胜过别人一生了。”

伍香菱厉叫道：“我不甘心，我……死不瞑目。江郎，天公对我俩……为什么如此残忍？”

年轻书生轻轻推开伍香菱，颤声道：“认命吧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半个时辰不多，我们……找长眠之地吧！”

伍香菱点点头，拭了拭泪痕，道：“走吧！”

两人手携手，蹒跚而去。

“鬼叫化”示意武同春，悄悄尾随在后。

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武同春实在不忍，紧蹙着双眉道：“老哥，如果这件事之中没有蹊跷，则这一对男女之情，可说坚逾金石，连死都不怕，小弟……实在觉得不忍。”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人同此心，老要饭的何尝不是，不过……看情况再说吧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男的已服下毒药，恐怕……无法救治了。”“鬼叫化”漫声道：“此地有活神仙，总有办法可想的。”一男一女，专拣荒僻的地方踉跄而行。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遥遥跟着。

不久，来到一个山洞之前，一双男女止步，年轻书生道：“菱妹，这里好么？”

伍香菱怆声道：“很好，但得先找些堵塞的东西……哎哟！”以手抚胸，踣了下去。

年轻书生忙蹲下扶住，颤栗地道：“菱妹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江郎，我不成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江郎……时辰到了，你……”

“我扶你进洞去。”

年轻书生半抱半拖，把女的挪进山洞，读书人，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。

“鬼叫化”一偏头，与武同春迫近洞口。

洞内传出了女子的呻吟之声。

武同春惑然道：“老哥，女的并没服毒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再看下去就知道了。”

只听伍香菱的声音道：“江郎，紧紧抱着我，我……真幸福，能……死在你的怀里，江郎，我……要先你一步……走了！”

年轻书生悲声道：“菱妹，你……先走……得在路上等我……我幼读圣贤之书，不语怪力乱神，而现在……我希望有阴司，有鬼魂，我俩才能相聚不离，更希望有轮回，我们来生再结夫妻……”

“江郎，我……看不见了……”

“菱妹，抓紧我，我好像也……”

“真好，我们能一路走。”

“鬼叫化”拉了武同春一把，双双进入洞中，只见一男一女紧紧拥抱着，男的靠洞壁而坐，女的半身在他怀里。只这一会功夫，女的已面色全变，泛出可怕的鲜红，是中毒的现象。

年轻书生抬起头，颤声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“鬼叫化”走近，道：“老化子，要饭的！”

“请离开好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……我们快要死了！”

“啊！有这种事？”

“老人家，行行好，请出去。”

“不成，老要饭的好不容易才找到这落脚的地方。”“老人家……请别折腾将死的人好么？……”

“你俩真的会死？”

“这……能假得了么？”

“中了时疫？”

“不……您老人家就别问了！”

武同春迫近到“鬼叫化”身后，开口道：“这位仁兄如何称呼？”

年轻书生深深望着武同春，奇怪他衣冠楚楚，会与老叫化一道，愕然道：“兄台是……”

“山行路过的！”

“在下江崇文……”

伍香菱声音孱弱地道：“江郎，这太好了，就拜恳两位……代我们封洞，免遭虎狼之噬……”

年轻书生点点头，道：“两位……肯加惠将死的人么？”武同春心念一转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区区早在暗中看到江兄

毅然服下毒药，倒是这位姑娘并未服下毒丸，何以也中毒呢？年轻书生喘口气，凄然道：“内情不必说了，她早已有剧毒在身，命运早定。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目注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老哥，怎么办？”“鬼叫化”

沉吟不语。

伍香菱连声惨叫起来，状甚痛苦。

年轻书生把她搂得更紧，咬着牙道：“菱妹，很快就过去的，再忍耐一会就没痛苦了……可惜，我不能代替你，天啊！请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望了这对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情人一眼，沉重地道：“只有一个办法……”

武同春双睛一亮，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解铃还是系铃人，去找那黑衫中年，他必去之不远。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老哥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人家都快要……”

他不忍心说出死字。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毒，并非人人能解，尤其是独门之毒，你说怎么办？”

武同春想了想，向年轻书生道：“问问她，如何能找到解药？”

伍香菱停止了呻吟，声音细弱地道：“谢谢两位……好心，来不及了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对方什么身份？”

伍香菱道：“‘流宗门’，刑殿殿主徐易之！”

果然不出所料，伍香菱是“流宗门”弟子。

武同春紧皱着眉头道：“无法可想了么？”

伍香菱又痛苦地呻吟起来，无力再答武同春的问题。

年轻书生黯然道：“看来数该如此，在下二人死后，请两位封洞。”

武同春毅然道：“人事不能不尽，老哥，您守在这儿，小弟去碰碰运气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去吧！”

武同春迅快地飞身出洞，熟记地形，以防回头时找不到，然后弹身朝前奔去，正行之间时，忽然发现前面一条人影十分眼熟，不由心中一动，加紧身法追去，到了切近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对方赫然是方桐。

方桐是“铁心太医”的孙子，岐黄之术是祖传，也许他能解得了毒，那就是年轻书生与伍香菱五行有救了。

二十四

武同春当下发话道：“方兄弟，留步！”

方桐止步回身，狂喜道：“大哥，是你！”随即又错愕地道：“你怎么……回复了本来面目？”

武同春苦苦一笑道：“身份已被多人揭穿，易容是多余的事了。兄弟怎会到山中来？”

方桐道：“听说襄阳一带遭瘟，此地出了活神仙，所以来看看热闹。大哥现身此间，大概也是同一原因？”

武同春颌首道：“不错，兄弟，你能解毒么？”

方桐惊声道：“解毒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大哥你……”

“不是我，是别人。”

“什么样的人？”

“一对年轻人，被人毒害，命在须臾，兄弟，你能么？”

“没把握，毒的种类太多，不过……可以试试。”

“好，快跟我走。”

武同春带着方桐，回到原来的山洞，只见年轻书生泪流满面，变成了木头人，他怀中的伍香菱，没了声息，只是娇躯仍在抽动，看来已距死不远。

“鬼叫化”惊异地道：“你这么快就回头，他是……”

武同春含糊以应道：“他叫方桐，是小弟知交！”

说完，匆匆为方桐引介道：“兄弟，这位是丐帮首座长老，我的忘年之交，你就跟着叫老哥吧！”

方桐深深望了“鬼叫化”一眼，叫了声：“老哥！”

“鬼叫化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妙极了，老要饭的又多了个年轻小弟！”

武同春手指二人道：“兄弟，你试试看，能解他两人的毒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更为惊诧，想不到这么巧，武同春只一转眼便找到了解毒的人，这姓方的小小年纪，有此能耐？心里想，却没问出口。

方桐蹲下身诊视了半晌，栗声道：“这是追发剧毒，寻常人是不出半时辰必死，有武功的顶多能撑持一个时辰。这毒不常见，可说是毒中之毒，非此道高手不能配制。”

武同春急切地道：“能解么？”

方桐道：“大概可以，不过……武功却保不住了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救命第一，武功不管了。”

年轻书生喜极如狂，激颤地道：“天幸得逢救星，江崇文没齿难忘！”

方桐从怀中取出一只小小玉瓶，拔开塞子，倒了两粒黄豆大的白色丸子，递与年轻书生道：“一人一粒，快服下，服下之后会下行，你好生注意着。”

说完，向武同春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我们到外面去，在此不便。”

三人抽身出洞，到了洞外，武同春把两人中毒的经过向方桐说了一遍。

方桐义愤地道：“人性泯没，这等人该杀。”

武同春本想告诉方桐，已代他查到杀父仇人，但碍于“鬼叫化”在侧，所以隐忍着没说出，因为他知道“铁心太医”为人古怪，家事不愿让外人知道。

约莫两盏热茶的工夫，年轻书生扶着伍香菱走了出来。伍香菱因为毒发得早所以人显得十分萎顿。

两人一出洞，便双双跪了下去。

年轻书生激动地道：“再造之恩，永铭肺腑！”“鬼叫化”摆手道：“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老要饭的最怕这一套。”

两人缓缓起身。

年轻书生又道：“请三位恩人见示尊姓大名……”武同春道：“不必了，倒是你俩得赶快远走高飞，别让门中人发现。”

伍香菱虚弱地道：“是的，小女子心里已有打算。”武同春忽地想起一件事来，上前两步道：“伍姑娘，区区想问你几句话？”

“请问，小女子知无不言。”

“关于山中的活神仙……”

“是本门中人弄的玄虚。”

“噢！目的何在？”

“一方面敛财，另一方面藉此削弱‘天地会’的力量。”“这话怎么说？”

“在饮水中下毒，故意扬言瘟疫、求药求符者必须付出庞大代价。另一方面，主要是在‘天地会’中扩大放毒，中毒的人会丧失功力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与方桐同时惊“啊”出声。

武同春圆睁双目道：“什么样的毒？”

伍香菱摇头道：“小女子也不知道，中毒者没有中毒迹象，徵候完全像发瘟。”

武同春一咬牙，道：“扮活神仙的是谁？”

伍香菱道：“是本门总香主‘天绝星’贺宇。”

“鬼叫化”厉声道：“这老毒物还没死，他已经几十年没消息了，也只有他才能干得出这种天诛地灭的恶毒勾当。”武同春挑眉道：“老哥认识他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几十年前的事了，算来他已八九十岁，想不到他活得这么长，真是俗语说的好人不长寿，祸害几千年。”武同春又道：“‘天地会’方面有反应么？”

伍香菱道：“还没有，因为这毒是无影无踪之毒，对方可能还没发觉，据说那种毒即使是此中高手，也难觉察。”武同春咬咬牙，道：“对方武功如何？”

“鬼叫化”代答道：“稀松，所仗恃的就是毒，还有便是诡诈高人一筹。”

就在此刻，两名猎户装束的汉子，遥遥向这边走来。伍香菱定睛一望，惊声道：“是本门密探！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你俩快从山涧那边走！”伍香菱栗声道：“小女子武功已失，对方可能已经发现了。”

两名密探果然加速奔近。

武同春道：“快离开，区区会处理。”

年轻书生与伍香菱相扶着踉跄奔离。

密探立即转身绕道，看样子已然发觉。

武同春弹身截去，大喝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两密探神色自若，其中之一道：“朋友是要问路还是……”为了那对情人的安全，武同春不得不狠心，如果不封住两人的口，那对情人将被追杀，何况这帮子人不殊洪水猛兽，干的是伤天害理的勾当，杀之绝不为过，当下

冰声道：“你两个偏巧在这时候撞来，只好认命了！”

两密探脸色一变，另一个开口道：“朋友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冷酷无情地道：“不必装聋作哑，你们好事做多了，为了救人，区区只好杀人，就是这意思。”

两密探一个横起钢叉，一个亮出钢刀。原先开口的厉声道：“朋友知道咱俩的身份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‘流宗门’的密探。”

“是……是那女叛徒泄露的？”

“你俩知道也无妨！”

“朋友有名号么？”

“无情剑客！”

两密探登时脸色惨变，齐齐惊叫了一声：“无情剑客！”武同春闪电般戮出一指，那持钢刀的闷嚎一声，栽了下去。

另一个本能地一钢叉刺出，武同春反手捞住，那密探亡魂皆冒，一松手，掉头就跑，武同春八步赶蝉，紧跟其后，转过叉头，掷出。惨嚎再起，叉贯背胸扑了下去。

“鬼叫化”与方桐双双赶了过来。

“鬼叫化”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尸体得予以隐藏，别使对方发现。”

武同春点点头，把两具尸体拖到密树丛中，用些枯枝败叶覆盖住。

这样，除非是碰巧，或是尸体发臭，不然不容易被发现。方桐开口道：“武大哥，我们去看活神仙吧。”“鬼叫化”抬手道：“且慢，有此必要么？”方桐不知究里，脱口道：“下毒害人，使许多平民无辜遭殃，怎说没必要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小兄弟，对方的真正目的是对付‘天地会’，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，我们可以静待机会，此刻插手，并非上策。”

方桐不解地道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接口道：“兄弟，说来话长，简单一句话，这一门一会，都是武林之祸，我们得从大处着眼，待机而动，彻底消除祸根。”

方桐默然。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我们去看看热闹可以，但只限于看，切莫僭事，现在我们就分道了吧！”

这话正中武同春下怀，立即道：“好，老哥先请！”“鬼叫化”提着打狗棒，一路歪歪斜斜，穿林而去。待“鬼叫化”走远之后，武同春靠近方桐道：“兄弟，你追仇的结果怎样？”

方桐咬牙道：“还没有下落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已经代你查出来了。”

星目大张，方桐一把抓住武同春的手，激动地道：“大哥，真的……在哪里？”

武同春四下一扫瞄，然后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流宗门掌令宋天培，便是你要找的‘萍踪剑客’，那次在山中你追失的人便是他，该门的巢穴在山中。”

方桐松手后退数步，栗声道：“他是‘流宗门’的掌令？”武同春道：“不错，功力未可轻视！”

方桐激越地道：“真是皇天有眼，终于找到仇家了。大哥，小弟这就去找他，请告诉小弟该门的巢穴……”

武同春沉声道：“兄弟，冷静些，对方不是普通人物，鲁莽必坏事。该门既有意取代‘天地会’为中原江湖霸主，当然高

手如云，什么人物都有，你面对的将不止姓宋的一人，你必须谋而后动，出奇制胜，等待最好的时机。

“同时，‘流宗门’与‘天地会’业已短兵相接，姓宋的不会呆在山中，好在你是初出江湖，没人知道你来路，慢慢查访罢。”

方桐聪慧过人，一点便想通了，作揖道：“多谢大哥指点，小弟会冷静从事的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就好，兄弟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弄砸了将使令堂与令祖失望！”

深深一想，方桐闪动着眸光道：“大哥，小弟会见机行事。现在我们分手，彼此装着不认识，以免节外生枝，大哥，意下如何？”

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这样很好，行事更方便，此地耳目众多，你就走吧，我会暗中协助你。”

方桐感激地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拱拱手，疾奔而去。

武同春吐口气，暗忖：“现在该去见识一下活神仙了！”心念之中，也相继举步，朝活神仙所在的地点行去。

山道上人来人往，各人表情不同，有的求到了符药，欣然出山，有的为了自己或家人活命，惶然入山。

武同春杂在人群中，心想：“这当中可能大部份是‘天地会’的人，‘流宗门’既已派了人在‘天地会’中卧底，暗中下毒是太容易了。”

随着人群缓缓移动，顿饭工夫，来到一座古老的道观之前，只见人头攒动，熙熙攘攘，有如庙会。

观门口，左右分立着两名中年道士，明眼人一看，便知是武道高手。求符药的麇集门外，挤作一团。

三人出、三人进，由两名道士控制，武同春眼尖，一眼便看到方桐也挤在门边，他仗着功高力大，硬挤到方桐身边。一个商贾打扮的老者，手里拿着一张黄纸符，哭丧着脸走了出来，他身后是一男一女跟出。

三人出门之后，门外的争先恐后往前挤。

两名道士用双手撑开拦住，目光一阵打量之后，其中之一用手点着道：“你进去，你，还有你！”

头一个被点到的是方桐，第二个是个衣著不俗的半百老者，第三个是武同春，三个鱼贯进入。

方桐回头看到武同春，投以会心的一瞥。

经过院落，便是大殿，殿门口依然有两名道士守着。三人上了殿廊，停住。

殿内神龛前设了一张长条供桌，桌上点了炉香，烟气氤氲，供桌后是黄布帐幔，紧合着，看不到里面的情景，大概活神仙就在幔子后面。

桌边，放了把椅子，一个鹰鼻鹤眼的老道端然正坐。殿门口的道士打量了方桐几眼，道：“你先进去，注意，要虔诚。”

方桐应声跨入门槛，走到桌前。

桌边的老道端详了方桐几眼，冷漠得不带半丝人味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童方！”他把名姓颠倒过来，用桐字的谐音作姓。“练过武？”

“略微会几手。”

“所求何事？”

“为家父求药。”

“何时得的病？”

“昨晚。”

“可带了敬神财物？”

“有，不多，二两黄金。”

“好，拿出来放在桌上。”

方桐果真从身边摸出金锭放在桌上。

老道收了金子，又道：“现在把右手伸入帐幔，闭上眼，不许看。”

方桐略为迟疑了一下，上前紧靠桌子，把右手从帐缝中伸入。

气氛相当诡秘。

片刻之后，帐幔里传出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此人情形特殊，带他到后面去。”

老道用手朝侧后的中门一指，道：“从那门进去，有人会接待你！”

方桐回头瞟了武同春一眼，向老道期期地道：“道长，这……”

老道大刺刺地道：“活神仙的指示准有道理，去吧！”方桐犹豫了一下，举步朝中门走去……

武同春想阻止，心念一转，忍住了。

老道朝老者一招手，道：“轮到你了！”

老者进去，朝帐幔恭敬地作了个揖。

老道上下打量了老者一番，道：“求什么？”

“求仙丹治儿子的病！”

“哪里人氏？”

“襄阳！”

“什么行业？”

“做……做了个小买卖。”

“不许虚假，否则神符不灵！”

“小老儿说的是实话。”

帐幔后传出那苍劲的声音道：“人可骗，神不可欺，你在襄阳城分明开的是钱庄，怎么说是小买卖，你心既不诚，行将绝后。”

那老者打了一个哆嗦，扑地跪了下去，连连叩头道：“活神仙，小人该死，小人该死，务求活神仙垂怜，救小儿一命。”桌边的老道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活神仙并非贪财，为的是慈悲济贫，所以才酌收财物，你带了多少？”

老者嚅嚅地道：“小老儿……身上带有……带有纹银十两。”

“纹银十两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该献上一千两。”

“一千两？”

“你儿子的命值不值一千两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能不能……”

“这不是生意买卖，可以讨价还价！”

老者连连抹拭额头上的汗，颤声应道：“是……是，小老儿遵命，不过……身上只有十两……”

老道冷冷地道：“先拿一包仙丹回去，着人送银子来，再赐你一包，起来吧！”

老者站了起来，全身在发着抖，一千两纹银，着实使他心疼。

老道取了包药，递与老者，摆摆手，道：“去吧，别耽误了旁人！”抬起头，又道：“下一个！”

老者哭丧着脸，踉跄出殿。

下一个便是武同春，心里暗愤“流宗门”竟然这种江湖下三滥的手法敛财，当下昂首入殿，直趋桌前，器宇轩昂，不同凡响。

老道一看武同春，脸上微微变色，久久才道：“你是武林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有名号么？”

“无名小卒，不值一提。”

“所求为何？”

武同春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沉缓地道：“既是活神仙，当能起死回生。区区在前面山边，见一对年轻男女，惨遭毒毙，求的是起死回生之药。”

他说这话的目的，是要对方确信那年轻书生江崇文与伍香菱确已毙命。

老道神色大变，眸子里射出凶光，狞声道：“救生不救死，死了是命数！”

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怎不说是遭劫？”

突地，幔子里响起话声：“本真人算出你叫‘无情剑客’，三日之内，有大难临头，必须解除，可到后面去，听候本真人作法。”

老道一听“无情剑客”四个字，脸上的肌肉起了抽动，但声音却变得和缓地道：“到后面去！”

武同春先是一愣，但随即就想通了，对方密探四布，对于一些稍有来头的，必然事先打听清楚，所以才道得出来历。

方桐入内，不见出来，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故，正好藉此一探。心念之中，遂向中门走去。

刚踏入中门，便有一个黑衣汉子迎了上前，道：“随我来！”

穿过庭院，折向边门，是个小院，一明一暗两间房，明间门外，又站了个黑衣汉子，带路的比了个手势，转身退了出去。那站门的招招手，道：“这里来！”

武同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，但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大步走了过去，到了门边一看，不由心头一震。

一个锦袍老者居中正坐，方桐站立在他身侧。

这老者不是别人，赫然是上次见“流宗门”主时，见过一面的左右护法之一，倒是记不清楚是左还是右，他认得对方，对方却不认得他，因为上次他是易容老穷酸贾仁。方桐脸色微微一变，没开口。

武同春心中十分纳闷，想不透方桐何以侍立。

锦袍老者目光如炬，闪动了数下，道：“进来！”武同春从容而入。

锦袍老者开门见山地道：“朋友是近日蜚声江湖的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武同春略一拱手，道：“区区正是，阁下如何称呼？”锦袍老者道：“老夫诸葛钧，流宗门左护法，我们见过面，只是面目一真一假，是吗？”

武同春心头又是一震，立时悟到毛病出在“无情剑客”这外号上，自己在未显露真面目之前，就用这外号，是天地会临时胡诌的，一定是童光武提供，当下泰然道：“不错，阁下的消息实在灵通。”

诸葛钧笑笑，道：“套言不叙。当初朋友以贾仁的身份，自称是‘冷面客’之师，如今呢？”

武同春随口道：“师字之下加一兄字，算他的师兄吧！”诸葛钧神色一正，道：“可还记得当初对本门常令所作的诺言？”

武同春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当时区区答应考虑，并没定规，不能算是诺言！”

“嗯……考虑好了没有？”

“还没找到敝师弟‘冷面客’，不能决定。”

“敝门主希望贵师兄弟能双双协力本门，如何？”“这得与敝师弟商量才能决定。”

“听说贵师兄弟是‘天地会’的死敌，有这事么？”“区区不否认！”说完，目注方桐又道：“这位好像是刚才在外面求药的童方朋友，怎么……”

方桐立即应声道：“在下已答应为‘流宗门’效力！”一点即透，武同春立刻领悟到方桐的用心，乘机挤身“流宗门”，好伺机向宋天培索仇，这不失是个好办法，当下“唔”了一声，不表示意见。

诸葛钧又道：“朋友的意思是……现在不能作决定？”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，待见到敝师弟相商之后，必予回报。”

诸葛钧默然了片刻之后，道：“很好，朋友可以离开，老夫静候佳音就是。”

这样平和的结局，倒是大出武同春意料之外，拱拱手，道：“如此区区告辞了！”

说完，目光转向方桐道：“这位童朋友人才一表，手底下定然也不凡，‘流宗门’行将领袖武林，愿朋友好自为之。”这好自为之，是有所指的。

方桐当然能体会，笑笑道：“在下会的，希望不久能与兄台共事！”

武同春微微一笑，转身出门。

身后传来诸葛钧的声音道：“此间事请朋友守口！”

武同春回头道：“这不消说！”

到了观外，只见日头业已歇山，但聚集的人还相当不少。武同春游目四顾，正准备离开，忽然发现“鬼叫化”正远远地向自己招手，当下忙走了过去。

“鬼叫化”拔步疾走，他只好跟着，仍保持一段距离。不久，来到一处极为隐僻的地方，“鬼叫化”止步，俟武同春走近开口道：“你那朋友不见出来，怎么了？”武同春深深一想，方桐将来还须助力，“鬼叫化”古道热肠，而且又与他母亲方大娘相识，不如把话说明，相信“鬼叫化”会守口的，瞒下去弊多于利，于是，把方桐的一切，原本地说了出来。

“鬼叫化”聪慧道：“好哇！想不到你一再地欺骗我老叫化……”

武同春赶紧作揖道：“老哥，情非得已，请海涵！”咧嘴一笑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跟你说着玩的，人，难免有不能为外人道的苦衷，老哥我也一样，所谓披肝沥胆，仍然有其限度！”

武同春深然其说，自己对老叫化可以说百分之百的信赖，但华锦芳父女这档子事，自己就不曾吐露过，不是存心欺骗，而是难言之隐。

“鬼叫化”又道：“照你刚才的说法，‘流宗门’有意笼络你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小弟不愿受制于人，要保持自在身。”

“嗯！这样也好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人影幽然欺近，是个衣衫褴褛的乡下老人，武同春为之一震，老人走近时，“鬼叫化”迫不及待地道：“有消息么？”

老人点头道：“有，这下子可热闹了。”

武同春立刻省悟来的是丐帮长老之一的“千面丐”，忙见了礼。

这老化子见一次面，改一次容，真不愧千面之称。

“鬼叫化”笑向武同春道：“小兄弟，老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以后见到陌生人，先看看腰带，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腰带，带子上有五个小结，这便是尤长老。”

武同春转目细望，果见“千面丐”尤五常的腰带子上有五个小结，不说破是看不出来，当下颌首道：“小弟记下了！”“鬼叫化”这才向“千面丐”道：“什么消息？”

“千面丐”沉声道：“此次瘟疫，‘天地会’有近两百人病倒，死的约五六十，求回去的仙丹服下之后，武功全废，对该会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……”

武同春脱口道：“‘流宗门’这一着够狠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‘天地会’方面有何对策？”

“千面丐”道：“已经准备报复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如何报复？”

“千面丐”道：“不知道，消息只这么说，但时间只在这早晚。”

武同春脱口道：“报复不会成功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话已出口，无法更改，武同春只好照实道：“‘流宗门’派有卧底的在‘天地会’。”

两个老化子同时睁大了眼，“鬼叫化”惊声道：“有这等事？你那里得来的消息？”

“这……是小弟无意中听到的。”

“知道是谁么？”

“巡监童光武！”

“是他？位份不低，可以发生作用……”顿了顿，又道：“照这样看来，‘流宗门’处心积虑已久！”

“千面丐”突地惊声道：“有人窃听！”

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大吃一惊，武同春闪动着目芒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千面丐”手指不远处的一株巨树，道：“就在那树后，行动如风，一闪即逝。”

武同春弹身追去，追了一程，到了山路边，求符药的仍断续来往，不见有扎眼的人物，只好又折回原处，心里在想：“这下可糟了，如果窃听器是‘天地会’的人，自己泄了他的秘密，不知将遭到什么惨酷的下场。”

回到原处，一看，不由愕然，“鬼叫化”与“千面丐”业已失了踪影。

心里想：“照‘千面丐’的说法，‘天地会’这早晚要对‘流宗门’施以报复，不知用的是什么手段？目的指向此地，抑或‘流宗门’的新设总坛？自己有没有呆下去的必要？”

突地，他想到了企图毒死自己的妻子华锦芳，就像一根毒刺插在心上，

如果不拔除，将永无安宁的时刻，太痛苦了。

于是，他毅然决定去找华锦芳。

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决定，但事实不容改变，这场家庭大悲剧，是华锦芳父女一手造成的。

恨又抬头，像烈火在心内燃烧，他有迫不及待之感，立即离林上路，一阵喧噪之声震耳传来。

武同春大为惊异，到了山道旁一看，只见那些求符药的男女，粉粉夺路仓惶奔窜。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看来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，莫非‘天地会’已经采取了行动？”一念好奇，他反奔向道内。因为方桐已被“流宗门”罗致，如果发生意外变故，方桐也是一份。

到了观前，只见场面一片冷清，人已走得罄净。

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

目光转处，不由心头剧震，头皮发了炸。

观门外的广场边，整整齐齐地排列了一十六具尸体。武同春迫近前去，辨视之下，发现其中有两具是“天地会”的堂主级高手，他明白过来了，“天地会”的报复行动，业已彻底失败，其原因当然是由于卧底的内奸童光武洞悉这次行动，死者是执行行动的人，被“流宗门”悉数解决。

至于行动的内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怔立了片刻，进入观中，只见人去观空，连活神仙遮身的帐幔都撤去了。夜幕已垂，死寂的空观显得无比的阴森。突地，外面传来了脚步与人语之声，武同春一看，只见七八名男女，进入观门，武同春急隐身形，凝目望去。来的，赫然是“天地会”会主夫人符琼花，后随两名侍女，三老者，一中年，符琼花被簇拥着朝大殿走来。

武同春认出随行高手中那瘦长中年人正是“天地会”武士统领“地煞”杜一清，其余三老却很陌生。

一行人到了廊下殿停住。

符琼花沉声：“杜统领，附近都清理过了？”

杜一清躬身道：“是的，对方确已全部撤离，卑座已在观院外围布了岗哨。”

符琼花咬牙切齿地道：“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，很好……

我会索回代价！”

三老者之一激动地道：“天幸此时发觉，否则后果实在不堪设想！”

符琼花抬手道：“各位切记，万不可稍露行迹，如果失败，‘天地会’就将除名江湖了。”

一条人影，疾奔而至，武同春在暗中一眼看出来的是童光武，不禁替他捏一把冷汗。童光武直趋近前，施礼道：“参见会主夫人！”

符琼花点点头道：“童巡监少礼，追查的结果怎样？”

童光武恭谨地道：“对方已远走高飞！”

武同春暗忖：“在林子里，自己向两位老叫化揭穿了童光武的秘密，曾发现有人窃听，如果窃听者是‘天地会’的高手，情况并不如此平静……”

符琼花沉重地道：“鉴于最近发生的变故，证明‘流宗门’对本会是不择手段，志在必得，如果本会不速谋对策，后果堪虞，辛苦创建的基业，岂能毁于一旦，本夫人已经与会主连络过，明晚三更，在襄阳第一秘舵，召集

堂主以上弟子共研对策，由会主亲自主持，各位必须漏夜赶回，并通知所属。”

各高手恭应了一声。

符琼花抬手道：“各位请自便！”

童光武、杜一清与三老者，齐齐躬身抱拳，转身离去。

五人走后，符琼花冷笑了一声，率二侍女离开。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这是找天地会主讨债的机会，不能放过，可是对方高手精英群集，恐怕无法得手……”

转念一想，忽然觉得此中大有蹊跷，寻出了理路来分析——

首先，会主夫人符琼花等刚入观时，所说的话似乎暗指着

某件事，她曾要求在场的守口不动声色，而在言词间，似已知道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。

其次，童光武来到，而符琼花一反常情，在观中宣布高手集会的命令。

最后，符琼花的冷笑，其中定有含义。

也许，这是一个亡羊补牢的阴谋，因为符琼花说要对方付出代价，想到这里，立即现身出来……

甫一现身，“鬼叫化”亦同时自一旁出现。

武同春迎上前道：“老哥也在这里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刚才你看出什么蹊跷没有？”

“情况十分可疑，老哥呢？”

“有两种可能……”

“哪两种可能？”

“正反两方面，一真一假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问题在于姓童的那小子的身份，如果他的身份尚未被发觉，那‘天地会’的行动便是真的，是正的方面。“如果‘天地会’已然知道童小子是卧底的，那就是故意制造‘流宗门’以一网打尽的机会，准备以牙还牙，这便是反的一方面。”

“噢！但如何证实呢？”

“到地头看情况便知道！”

“老哥是说‘天地会’的第一秘舵？”

“不错，如果‘流宗门’采取行动，表示童光武已把这消息传了回去，至于‘天地会’如何安排，便不得而知了。”“第一秘舵座落何处？”

“我们明晚起更，在襄阳城外江神庙会合，那时便知道了。”

武同春想了想，道：“好，到时见面！”他心里希望能有机会找上天地会主，同时也可以知道这件事的结束。

“鬼叫化”摆手道：“我们就分别上路。”

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住户人家，座落在襄阳城外距官道一箭之地，土垣围着四合院的砖瓦平房，四面没有人家，屋后是一大片荫郁的林木，直连到江滩。

月色苍茫，在江湖高手的眼中，展望已相当清晰。这户看来是平凡的人家，正是“天地会”的第一秘舵。围墙门敞开着，一条大黄狗在门边躺着，内望可见堆放着的农具和稻草梁稻，十足味的农人家。

隔着官道，正对面的树丛里，隐伏着两个人，正是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。

时近三更，万籁俱寂。

武同春忍不住开口道：“老哥，会不会是弄错了？”“鬼叫化”满具信心地道：“不会错，千真万确。”武同春怀疑未释地道：“怎不见动静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耐心等着吧！”

这时，有个汉子走出围墙门，左右张望了一眼，唤进那只大黄狗，把门关上，空气显得更沉寂了。

武同春始终不相信，这间农户住宅会是“天地会”的秘舵，既不设防，又没桩卡，何密之有？

眼看已是三更，仍无丝毫动静。

武同春已相当不耐……

突然，附近响起了沙沙之声，似不止一人穿枝拂叶而来。“鬼叫化”用手肘碰了一下武同春，两人缩得更紧。

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童护卫，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，记住，地下室的暗门在正屋的供桌下，停会你只紧守住暗门，见人出来就杀，那暗门是向上开的，杀人不会费事。”武同春心中一动，原来这屋子只是幌子，秘舵是设在地下。

接着，一个熟稔的声音应道：“殿主，我们何时进去？”苍劲的声音道：“等信号！”

武同春听出应声的是方桐，他为了报父仇，化名童方加入“流宗门”，听称呼，他已做了护卫。

目光透过叶隙，果见方桐与一名老者站在两丈之外的阴影里，稍远处，还有五六条人影，不用说全是“流宗门”的高手。照“鬼叫化”的判断，情况显示童光武果然暗通了消息，现在的问题是童光武的身份是否被“天地会”方面识破了。如果被识破，这便是个可怕的陷阱，方桐插足其中，弄不好便是遭劫，如何设法通知他呢？

过了片刻，那被称作殿主的老者道：“童护卫，你见信号就照原定计划行动，本座去巡视一番！”

说完穿林而去，远处的几条人影也跟着老者离开。机会来了，武同春摇动了一下枝叶。

方桐警觉，沉声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武同春轻唤道：“方兄弟，你过来，是我武同春。”方桐快步走了过来。

武同春低声道：“兄弟，跟我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方桐道：“‘流宗门’高手尽出，准备把秘密集会的一网打尽。”

“噢！如何行动？”

“主力集中在屋后方向，那里是秘舵进口。”

“兄弟，这当中可能有诈，也许‘天地会’在张网以待，你不能冒险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这是据理判断！”

“可是……小弟刚入门，如果抗命不前的话……”一道流星火箭，从屋后林子里冲天而起。

方桐急声道：“这是信号，小弟得进屋了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稍待片刻，立即可见分晓！”

十几条人影，飞越土围墙而入，看身手都是一流的。方桐紧张地道：“我不能再等了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你们预定如何行动？”

方桐道：“照计划是待对方进入地下密室之后，控制住林子里的进口，薰入毒烟，然后在两端进出口等着杀人……”话声未落，“轰隆！”之声震空而起，令人动魄惊心。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双双自树丛里现身出来。

“鬼叫化”激声道：“被老要饭的料中了，这是以牙还牙的陷阱，‘流宗门’将元气大丧了。”

墙倒屋塌，夹着惨号之声，林子里也冒起浓烟。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小兄弟，现在你可以去做样子应卯了！”方桐已经惊呆了，闻言之下，“啊”了一声，弹身奔去。远远只见人影奔窜，还夹杂着搏击与呼喝之声。

“鬼叫化”沉声道：“兄弟，我们可以去混水摸鱼，不管那一方的人，见功力高的就把他废掉。”

话说完，人已一溜烟地越官道扑去。

武同春心念一转，取出汗巾蒙上脸，然后跟着扑去。屋后林子里，一片凌乱，残尸断体，触目可见，只有零星的拚斗，看来“流宗门”方面能跑的全跑了，剩下被缠住的只好拼

命。

武同春转动着目光，找不到值得出手的对象。

也只片刻工夫，强存弱死，零星的拚斗也结束了，死的躺下，活的奔离。

武同春缓缓走了过去，尸体狼藉中，发现一个大洞，已被炸塌，仅露出一段石阶，看来就是秘舵的进口。

到底是“天地会”安排的陷阱，还是“流宗门”的杰作，仍无法证实，只有一点可以认定，被害的一方定然牺牲惨重。

往前看，四合院正屋全倒，东西耳房半倒，南房还屹立无恙。

“这里来！”坍塌的木石堆上，“鬼叫化”在招手。

武同春奔了过去。

“鬼叫化”手指半塌的东耳房承梁道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

武同春顺手指望去，只见一条人影头下脚上倒吊着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弹身迫近去一看，惊“啊”出了声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倒吊着的，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，衣衫零撕碎挂，变成了些破布絮状，惨不忍睹，仔细辨认，脱口栗呼道：“是童光武！”

一望而知，童光武生前曾受惨无人道的酷刑。

“鬼叫化”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情况已经明朗了，‘天地会’方面，已经发觉了死者的身份，将计就计，利用死者传出假消息，引诱‘流宗门’上钩，而在地下室中预置火药，等对方进入圈套之后，予以引发。”

武同春深深吐了口气，道：“方桐险些遭了殃，能有机会阻止他，实在是侥幸之幸。”

“鬼叫化”闪动着目芒道：“不知这一役‘流宗门’方面损失了多少高手……”

武同春扫瞄着现场道：“‘流宗门’主会不会在内？”

“嗯”了一会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可能不会，照江湖上的惯例，帮之主是极少亲自出动的。”

武同春将头微点，道：“经此一役，双方的争斗将更激烈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是势所必然的，虎狼互残，是武林之福，我们可以

拭目以待，等两败俱伤之际，就是完成‘无我大师’的遗愿之时。”

豪气冲胸而起，武同春扬眉道：“大概为时不会太远！”

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贵帮邱长老被杀害的公案，准备采取什么样的行动？”

深深一想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当然要天地会主还出公道，照本帮祖师爷立下的规矩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只迫主谋，不计从凶！”

武同春又想到了华锦芳，这件事必须先行解决，然后全力对付天地会主，暗忖：“华锦芳与自己已经恩断义绝，她会再待在家里么？自己公开露面，等于告诉天地会主毒谋未遂，图报复是必然的事，对方当然有计及此，不知天地会主如何安顿他的女儿？”

“鬼叫化”见武同春目爆恨芒，久久不语，沉声问道：“你在想些什么？”

武同春一挫牙，道：“小弟要立刻去办一件事。”

“鬼叫化”张目道：“办什么事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一件非了断不可的私事，老哥，容再相见！”

拱手一揖，弹身掠去。

无双堡，更形荒凉。

它曾有过辉煌过去，曾名噪一时，然而现在是一片废墟，连前堡仅剩的几栋屋子，因为没人居住，也成了蛇鼠之窝。

武同春兀立在废墟中，面对发妻吴凝碧的墓，欲哭无泪。他已不再伤心，因为心灵已麻木了。

他不再缅怀过去，只想着眼前，他在想：“华锦芳去了哪里？如何才能找到她？”惨被毒杀的一幕，又浮现脑海，以往对她的矜怜，已被恨所取代，他不再认为她无辜，父女之情再浓，竟能完全否定夫妻？想不透。

恨，在他的世界里，似乎除了恨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一条人影，缓缓移近。

武同春抬眼一望，不由大感激动，来的竟然是拜弟许中和，他一下子说不出话来，内疚，使他愧对这异姓手足。

伤心往事，电映心头，当初中了奸人之计，误会拜弟与发妻凝碧有染，结果凝碧纵火自焚而死，异姓手足几演流血惨剧之后，误会冰释，奸人授首，但事实已无法挽回，空遗终生之恨。

许中和立定，面罩寒霜，目蕴杀机。

这神情，使武同春大吃一惊，期期地道：“贤弟，久违了，今天……”

许中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武同春，我要杀你！”

平地一个乍雷，武同春心神皆震，连退三个大步，栗声道：“贤弟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许中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因为你没有人性！”

窒了窒，武同春惨笑一声道：“贤弟，我是对不起你，要杀尽可下手，我不还手。”

许中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大喊道：“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的事早已不放在心上。”

意外地一震，武同春惊声道：“那是什么问题？”许中和气呼呼地道：“我问你，凝碧的事尚不足以引为殷鉴么？你竟然覆辙重蹈，毁了别人，你自己很快意……”武同春错愕地道：“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？”

“拔剑！”

“我不会对你拔剑！”

“你以为你不拔剑我就下不了手？”

“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非要我说出来？”

“你不说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好！我问你，为什么休了华锦芳？”

武同春脸色大变，再退了一个大步，不知该从何说起。许中和手按剑柄，激烈地道：“你无言回答，是吗？”武同春激越地道：“我不但休她，还要杀她。”

“呛！”地一声，许中和亮出剑来，向前一欺身，冷厉地道：“说，为什么？”

猛一咬牙，武同春颤声道：“贤弟，她……”

“她怎么样？”

“你见到了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告诉了你些什么？”

“她说你丧失人性，无故休她！”

武同春突地仰天哈哈狂笑起来……

许中和暴吼一声道：“没什么好笑的！”

敛了笑声，武同春凄厉无比地道：“贤弟，你知道……我险些被她毒杀么？”

许中和神色立变，栗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她企图毒杀我，若非遇救，我早已不在人间了。”“有……这种事？”

“你可以问她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上一代的仇，她受父命毒杀我。”

许中和激颤地道：“我听不懂？”

深深吐了口气，武同春激颤地把一切经过，和盘托出。许中和垂下了剑，脸上的肌肉连连抽动，久久才迸出声音道：“她父亲就是天地会主？……他没死？……”武同春怨毒地道：“若非在先父灵座之下得到遗柬，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仇人之女。”

“这……这实在想不到，太可怕了！”

“命运的安排。”

“她……真的要毒杀你？”

“贤弟，我能骗你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照情形看，她相当痛苦……应该不会……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，难道是我信口胡诌？”

许中和回剑入鞘，紧皱着眉头道：“大哥，你知道她现在怎样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怎样？”

许中和道：“我是无意中碰上她的，所以才违誓出山找你，她已经削发为尼。”

这是想不到的意外，武同春双目暴睁，厉叫道：“她已出家为尼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 嗯！她一定以为我已经死了…… ”

“ 不，如果她以为你已经死了，就不会向我哭诉你无情意。 ”

“ 你没想到她是在做戏？ ”

许中和瞠目无语。

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 她在哪里？带我去找她。 ” 许中和点点头，目光移向凝碧的墓碑，脸上的神色转为凄苦。

武同春当然明白许中和心里的感受，但他能说什么？这悲剧是他造成的，半晌之后，才期期地道：“ 贤弟，愚兄我……罪孽深重，实在无颜对你和你大嫂，我……将来会作交代的，现在我们走吧！ ”

许中和抬眼道：“ 遗珠呢？ ”

又是一阵椎心痛楚，武同春两眼一红，道：“ 我在路上慢慢告诉你，说起来话长。 ”

许中和颌首道：“ 那我们就走吧！ ”

古木幽深，隐藏着一座尼庵。

紧闭的庵门前，来了一对儒装武士，他俩，正是武同春与许中和。

梵呗声声，悠然回荡在空气里，令人有说不出的感受。武同春心里充满了恨，丝毫没有平静的感觉，祥和的梵呗声，入了耳但不能进入心，他此来，是要流血。杀妻，这当是世间最惨酷的行为，可是他别无选择，因为华锦芳下毒手于先，乖灭了伦常。

两人在门外止了步。

武同春把心一横，上前叩动门环。

脚步声里，庵门“ 呀 ” 地开启，应门的是一个中年女尼。中年女尼惊异地望了两人一眼，合什道：“ 阿弥陀佛，二位施主光临，有何贵事？ ”

武同春尽量克制住狂潮般的情绪，抱拳道：“ 在下来找一个人！ ”

“ 此地是尼庵，不接待…… ”

“ 在下知道。 ”

“ 施主找谁？ ”

“ 一个在贵庵落发的妇女，叫华锦芳。 ”

“ 噢！对不住，落发之尼，便已断绝俗尘…… ” “ 在下一定要见她！ ”

“ 这…… ”

“ 佛门重因果，不了因便无法证果，师太当很清楚。 ” “ 贫尼不能作主。 ”

“ 那就请陈达当家住持。 ”

“ 施主是…… ”

“ 在下姓武名同春，是她的丈夫。 ”

女尼脸色一变，瞠目结舌，窒了片刻，一言不发，向里奔去。

武同春心乱如麻，面色成了铁青，他不愿想即将发生的是什么，许中和显得惶然不安，手指不断地捏放。梵呗之声顿歇，盪茶工夫之后，一个灰衣女尼，低着头蹒跚而出。武同春一眼便已认出是华锦芳，全身不由发起抖来。华锦芳步出庵门，立定、抬头，粉腮是苍白的。四目交投，这瞬间，武同春连血行都停止了，脑海里“ 嗡嗡 ” 作响，但很快就平静了，因为恨太深，杀机否定了一切。他首先开了口：“ 华锦芳，想不到你…… ”

华锦芳合什道：“ 小尼法号元真！ ”

武同春猛挫牙，冷厉地道：“ 半句废话也不必说，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毒害我？ ”

华锦芳陡地一震，圆睁双目，栗声道：“毒害你，这……从何说起？”

武同春激越地道：“你不承认也不行，你出了家我一样要你付出代价。”

华锦芳粉腮一变再变，久久才颤声道：“你是捏造杀我的藉口？也罢，你下手好了！”

“我问你，那玉匣是谁交代你的？”

“说过是一个陌生的老年乞丐。”

“哼！恐怕不是吧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匣内藏了剧毒，若非巧被人救，我早已死了。”华锦芳打了一个踉跄，狂声道：“剧毒，这从何说起？”“你心里明白！”

“我指佛为誓，不明白。”

“我不相信你的假誓。”

华锦芳面孔起了抽搐，好半晌才冷厉地道：“我已出了家，与你再无瓜葛，你既不肯放过我，用不着任何藉口……”泪光浪动，咬牙又道：“我曾经有恨、有怨，想过报复，但现在皈依佛门，什么都涤净了，当着许施主，你照你的意思行吧！”

武同春狂激地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承认？”

“承认什么？”

“你受命杀我。”

“受命？……受谁之命？”

“天地会主！”

“天地会主？”

“不错，诡称二十年前客死南荒的父亲，以卑鄙手段谋害我父亲的凶手。”

说着，全身发起抖来。

华锦芳像遭了雷殛，退靠门墙，口唇翕动了半天，才进出话声道：“天地会主……我父亲……你的杀父仇人？……”牙齿咬了又咬，武同春目瞪口呆地道：“你还是不承认？”华锦芳抬头望天，歇斯底里地喃喃道：“这会是真的么？我佛慈悲，这……不是真的……”

合上眼，泪珠从眼缝滚出，久久，睁泪眼正视着武同春，面上变得毫无表情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我没有父亲，自幼便是孤女，但名份不可灭，你动手好了，只一句话，我完全不知道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愿承受这因果。”

许中和开口期期地道：“武大嫂，你……”

“小尼元真！”

“啊！你……真的不知情？”

“出家人戒妄！”

“那玉匣的事……”

“是实情，只有一个可能，别人利用小尼达到目的。”看情形，华锦芳真的是不知情，武同春呆住了。许中和激动地道：“大哥，你要三思，前车可鉴啊！”连打了两个冷颤，武同春凝视着华锦芳，心想：“她已经削发为尼，悲惨的结局，但比夹在父亲与丈夫之间好，算了，自己只有一个对象，天地会主华容，从此而后，再没葛藤牵缠了！”心念之中，痛苦地道：“兄弟，我们……走吧！”华锦芳变成了雕像，石化在门墙上，只有泪水还在下滴。

许中和深深叹息了一声，悠悠地道：“小弟早已绝意江湖，为此而破誓出山一次，大哥……请从此别，今后，可能不复相见了。人生……本来就是虚幻，生死恩怨，到头来什么也没有！”

说完，缓缓转身，蹒跚离去。

武同春突感意冷心灰，脑海顿成空白，似乎什么都已不复存在，连他自己本身在内。

幻灭！一切成空。

他没有思想，他没有话说，木木地车转身，挪动脚步。一声佛号，自庵门里传出。

武同春没回顾，空茫地搬动脚步。

幽森的林荫道，像是通向虚无……

二十五

“卡”地一声，脚下一虚，武同春几乎跪了下去，发自本能，他提气倒掠，人从失魂落魄中惊醒，一看，只见荒冢垒垒，衰草斜阳，竟然是个坟场，刚才踏空处，是一个陷落的墓穴，露出了一角腐朽的棺材板，不由倒抽了一口凉气，自语道：“我怎么会走到了这种地方？”

华锦芳勘破世情，遁入空门，事实证明无字绢册含毒的事，她并不知情，只是被利用，而到现在她还不知道天地会主就是遗弃她母女，而传言已客死南荒的父亲“至上剑客”华容，说起来，她也是无辜受害者，终生幸福随着残酷的现实化为云烟，这对武同春打击很大，使得他意冷心灰，失魂落魄。

一阵野风拂过，他的头脑更清楚了些，但痛苦却更深，意志濒临崩溃的边缘，他觉得世事全属虚幻，到头来一切成空。

游目四顾，心想：“不管是达官富家，贩夫走卒，英雄美人，上智下愚，到头来还是黄土一壤，永远埋入荒丘，年代久远，连土丘也告烟灭，结果什么也不存在，争强斗胜，孜孜钻营，最后归于幻灭……”

想着，不由长长叹息了一声。

一个人头冒起，两个，三个……四周现出了人影，缓缓围上。

武同春茫然望着，不去想，似乎这些与他无关。

不下二十之众，迫到了五丈之内，围成了一个拷栲圈。

由于武同春没反应，气氛显得更诡秘。

三条人影越围而出，呈鼎足之势把武同春围住，其中之一

发话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选的地方不错，相当省事。”武同春还是不动，他看到了，但等于没看到、心理上毫无反应，目光是茫然的，望着空处，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
另一个阴恻恻地道：“无双堡不但除名江湖，而且绝了后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”

一句话，引发了武同春被压抑了豪气，也勾起了心中潜藏的隐恨，星目倏张，放射出可怕的寒芒。

他看清了眼前的三个人，一个是天地会武士统领“地煞”杜一清，另两个老者很面熟，但不知道在会中占的位份。仇与恨开始在心中澎湃，一转眼变成杀机。

杜一清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上！”

三道冷森森的剑气，从不同方位罩向武同春，凌厉诡辩，令人咋舌。

“呀！”随着吼声，白光腾起，映着夕阳，像乍闪的电花。半声惨号，老者之一栽了下去，一颗头滚出老远，腔子口喷出了鲜红，武同春下了狠手，拔剑，出手，杀人，只是那么短暂地一瞬。

杜一清与另一老者弹了开去，那脸色有多难看就不用提了。

武同春霜刃横斜，停在半途。

立即又有一中年一老者飞弹补位，形成四对一。厉喝声中，四支剑同时划出。

白光暴闪，看不清招式，惨号再起，新补位的老者手臂与身体分家，倒跑出圈子，断臂留在当场，还紧紧捏着剑。剩下的三个目芒尽赤。

又有三名骠悍的年轻剑手落入场心，彼此一呼应，六对

一，再次发动猛攻。

武同春已横定了心，腾剑应敌，惊心怵目的剧斗叠了出来，金刃交击之声，颤人心弦，才只几个回合，又一名年轻剑手扑倒当场，尸体变成两具。

惨烈的搏击，谁都没有丝毫保留。

显然，对方有意以车轮战消耗武同春的真力，但他的武功太高，本身所付的代价是相当惨重的。

“哇！”又一名年轻剑手横尸。

尸体增加到三具。

“退！”喝声中，杜一清与另两名高手电闪弹退。圈子外合围的高手，如响斯应地迅快迫近，各式暗器，如飞蝗般集中射向武同春。

白光卷起成了一片耀目的光幕，暗器被纷纷搅落，叮叮当当之声盈耳回荡，再加上激射的星星点点，蔚为奇观。暗器疾洒不断，有如骤雨狂飚。

武同春杀机狂炽，抡剑护身，如天马行空，突破暗器交织的网幕，身落人圈之外，无情的霜刃开始饮血。

惨号、厉喝、折剑、断刃、血光、尸体，交汇成恐怖的死亡乐章。

混战，整个的场面在沸腾。

死神在怒吼，战神在咆哮！

这是武同春出道以来，第一次大开杀戒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震耳欲聋的暴喝，从疯狂的声浪中突起，影弹射中，场面骤然静止下来。

残肢断体，血，重伤者呻吟，触目惨魂。

场中多了一个紫衫蒙面人，还有七八名新手。

武同春的面孔骤然僵住，仇与恨在血管中加速奔流，斜撇的霜刃犹在滴血。

天地会主竟然现身了。

残存的高手，再次合围。

武同春像在喷血的目芒，牢盯在天地会主的紫色蒙面巾随同天地会主出现的八名武士，一式的紫色劲装，年龄全在二十余岁三十不到之间，此刻已各取位置，围成了一个紫色小圈。

天地会主冷沉地开口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本座曾忠告你退出江湖，你反而变本加厉与本会作对。今天，此地便是你埋骨之所。”

武同春面皮抽动了数下，从咬紧的牙缝间进出话声道：“我们私下解决比较好。”

天地会主狞声道：“哈！什么意思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如果你愿意公开身份，就当众解决。”

天地会主显然地一震，栗声道：“本座乃一会之主，还有什么另外的身份？”

武同春冷极地道：“你知道我所指的是什么，为了锦芳的这一重关系，所以我重提议私下解决！”

华锦芳是他的妻子，他不愿意这桩公案传出江湖的，这是他深思熟虑之后所作的决定。

天地会主向后退了一个大步，目芒透过蒙面巾上的双孔，如利刃般照在武同春面上，久久才栗声道：“你……如何知道的？”

猛挫牙，武同春道：“世间没有永久的秘密，也没拆不穿的面具。”

天地会主又窒了片刻，突地扬手高声道：“全退到坟场之

外。”

一声令下，外围的纷纷撤退，但内圈的八名紫衣武士却没行动。显然，这是他的贴身亲信，毋须保密。

武同春寒声道：“可以了么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可以了，你有话快乘还能开口的时候赶快说。”

武同春徐徐透了口气，恨毒地道：“今天是死约会，不死不散。在没流血之前，我有几句要问，当年你到底是以什么不齿于人的卑鄙手段，谋算先父？”

天地会主全身一颤，栗声道：“你……是听谁说的？”“先父留有遗柬。”

“这倒是想不到的事，柬上还说了些什么？”

“就只指出这一点。”

“你相信？”

“绝对！”
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相同的代价。”

“你不顾我们之间的那一重关系？”

“父仇不共戴天，没什么好顾虑的。”

窒了片刻，天地会主沉声道：“那你如何对锦芳交代？”提到华锦芳，武同春登时血脉贲张，恨火烈炽，厉声道：“你对她，你根本没有亲情，在她心目中，你早已死在南荒……”

咬咬牙，又道：“利用她来毒杀我，想把这笔血债消灭于无形，你够阴毒，也够卑鄙。”

天地会主并不否认，也不承认，阴声道：“你要说的说完了？”

武同春星目一瞪，道：“你没回答我当年计算先严的事？”哈哈一笑，天地会主道：“‘无敌剑客’碰上了‘至上剑客’，结果不问可知……”

武同春双目尽赤，手抓剑柄，厉叱道：“华容，你不要脸，无耻之尤。”

堂堂江湖第一大帮之主，被人当着属下直斥不要脸，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事，但他并没生气，这就是他之所以成为枭雄的原因，冷森森地道：“大概你再没什么说的了？”

武同春向前大跨一步，切齿大叫道：“最后一句话，杀你！”霜刃随着话声横了起来。

空气骤呈无比的紧张，杀机立刻充盈。

八名近卫武士，也在同一时间亮剑，八支剑映着夕阳，泛出血红的芒影。

天地会主闪电般退出圈外，这一着大出武同春意料之外，有些措手不及，正待行动，八名武士齐齐半扬长剑，开始转动。武同春这才意识到对方是布了一个剑阵，不禁脱口怒吼道：“华容，你不敢跟我对剑？枉称‘至上剑客’……”吼叫声中，霜刃挥出，势如逆浪惊涛。

“锵锵……”连响，武同春惊人的剑势被挡了回来，像攻在剑刃联成的网上。

剑阵开始愈旋愈快，剑芒成了光圈，耀目生花，由迫人的无形剑气看来，这八名武士全是高手群中百中选一的好手。在一般的江湖的剑手中，堪列一流，难怪天地会主从容不迫，原来他早已有打算。

武同春愤恨交加，霜刃再次出手。

震耳的金铁交鸣声中，招式无从发挥，全被挡回，而且反震之力惊人，

连续三次出手无功。

他突然冷静下来，像这种打法，势非耗尽真力不可。

他不动，敌人却采取了主动，连成一气的剑圈，倏起变化，如炼炉烈焰，迸飞怒爆，卷扭冲击，分不出招式路道，但威力奇强，他被迫采取守势。

先机一失，便陷入捱打的局面，剑气狂荡不休，丝丝之声盈耳。

圈子外传来天地会主的声音道：“武同春，看你能支持得了多久，哈哈……”

武同春连挥剑抵御边道：“华容，你尽量得意吧，你的好日子不会太远的。”

锵锵之声震耳欲聋，剑阵愈演愈烈，只是森寒肃杀的光圈在转扭，像要把人撕划成粉碎，不见人，也不见剑，更辨不清路数。

这并非彼此交搏，剑术再高，只能自保与延长时间，但人的体力有其极限，在真力加速损耗之下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武同春一再猛攻，无法突破光圈，他后悔不该与对方废话，应该一见面就出手，但后悔无济于事，如果突不破剑阵，便只有死路一条。他变成了一头笼中的疯虎，尖牙利爪已不管用，只有盲目扑撞。

逐渐，他感到力不从心，剑势失去了威力，四周的压力相对地增加。

就这样被毁么？那将难以瞑目。

剑阵只机械地转动，合八剑之威以制敌，每一个人所耗的真力不大，而武同春每一剑都等于应付八剑总和的攻击，形势悬殊，不言可喻。

最后的一刻快到了，气促心跳，力疲手软。

不甘心，但没有生路。

情况演进到垂死的挣扎。

暴喝声起，惨号破空，剑阵突呈散乱。

武同春是斗疯狂的状态，但在直觉的意识里，仍能抓住机会，他没有任何思考的余地，本能地拚聚余力，猛攻一招。惨嚎倏传，剑阵溃散，两名布阵的武士，横尸眼前。外围在激战，声浪刺耳惊心。

现场一片混乱，六名布阵的武士，已分别有人迎战，捉对厮杀。

天地会主独斗三老者一中年，搏击相当惨烈。

武同春一眼看出联手合攻天地会主的那中年，赫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“萍踪剑客”宋天培，他骤然明白过来，是“流宗门”发动的攻击，难怪剑阵消散，若非如此，他毫无生机。天地会主在四个特级高手环攻之下，毫无还手之力。坟场外围惨号之声已成零星，看来“天地会”那批奉令撤退的弟子，已死得差不多了。

宋天培扬声道：“大会主，‘天地会’该除名江湖了！”一声惨嚎暴传，一名老者栽了下去，天地会主呈半疯狂状态。

“流宗门”的高手从不同方向涌来，看样子“天地会”在场的都将全军尽没。

天地会主被裹得风雨不透，除了用剑，他无从施展别的杀着，因为围攻他的，俱是拔尖好手，而且志在必得。六名天地会主的近卫武士，忘命抵敌，虽说身手不弱，但情况相当危殆。

武同春兀立着，成了旁观者。

“流宗门”的人没找上他，看来事先得到命令。但他并非旁观者，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天地会主身上。

在宋天培与二老者猛攻下，天地会主情势岌岌可危。报仇不能因人成事，武同春心意一动，弹身迫去，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声音贯足丹田内力而发，入耳惊心。

交手的双方，不期然地住了手。

“流宗门”掌令宋天培惊异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同一时间，另外交手的也停了下来，纷朝这四边围拢。武同春不答腔，两眼直盯着天地会主，步步前欺。“流宗门”老者之一厉声道：“宋掌令，我们坐失千载一时之机么？”

另一老者横剑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意欲何为？”武同春冷极地道：“他是在下的对象！”

口里说，脚步未停，已欺近到丈许之处。

闷哼陡起，老者之一扑了下去，所有在场的全惊震莫明，因为不见有人出手，武同春也为之一窒。

另一老者怒哼一声，举剑刺向武同春，白芒闪耀，金铁振鸣，那老者踉跄后退……

宋天培大喝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退下！”

被震退的老者挥剑疾进……

场面大乱。

惊呼陡传，场中失去了天地会主的影子。

武同春架开那老者的来剑，举目望去，暮色苍茫中，天地会主的身影已在七八丈之外，心里急愤交加，弹身就待……寒芒乍闪，出手的是宋天培。

武同春被迫刹势封架。

那老者的长剑从身后疾袭而至。

武同春气极，挥剑猛扫，“呛！”地一声，老者暴退八尺，手中只剩下半截断剑。

宋天培厉吼道：“无情剑客，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”武同春心知已无法迫及天地会主，咬牙道：“是你们妨碍在下杀天地会主。”

同一时间，几名残存的天地会主近卫武士，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断剑的老者粗声暴气地道：“你不横岔一枝天地会主无由脱身！”

宋天培接着道：“刚才救你脱出剑阵，想不到反而误了本门大事！”

武同春气无所出地道：“天地会主是在下要杀的对象，谁也不许动他。”

六七名“流宗门”的剑手，仗剑迫上。

武同春手中霜刃一横，道：“要流血么？”

掌令宋天培扬手道：“你们退下！”

七八名高手止步不进，对武同春怒目而视。

武同春缓缓垂下了剑，如果不是对方突袭，他脱不了剑阵，虽然对方另有企图，但事实是不能抹煞的，他的气平了下来。

宋天培冷冷地道：“无情剑客，一句话，你到底愿不愿加入本门？”

武同春还是那句老话，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在下说过，待找到了师弟‘冷面客’之后才能决定。”

宋天培道：“真的有‘冷面客’其人？”眉毛一挑，阴冷的面上掠过一抹怪异的表情。

武同春故作漠然地道：“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宋天培道：“你自己心里应该明白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在下不明白！”

口里若无其事，心里却在想：“难道对方已经知道‘冷面容’便是自己的化身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宋天培狂笑了一阵之后，道：“江湖上根本没有‘冷面容’其人，是你的另一个化身，你不会否认吧？”

听口气，宋天培并无十分把握，仅是一种猜测，也可以说是诈语。

武同春一听便知道，目前他不想揭开这谜底，事实上也没必要，淡淡地道：“阁下根据什么这样说？”

宋天培道：“第一，武功路数与功力毫无二致。第二，你前此以贾仁的面目出现，证明你精于易容之术，化身‘冷面容’并无不可。”

武同春心里笃定了，对方真的是凭臆测，并无根据，笑笑道：“同门师兄弟，武功路数与造诣当然差不到那里，至于说到易容，那只是藉一张面具，兴之所至而已，究其实，敝师弟号称第一剑手，功力要比在下略高，‘无情剑客’又不是见不得人，何用冒充‘冷面容’，阁下未免太多心了。”

一番话说的宋天培哑口无言，好半晌才道：“就算你是‘无情剑客’好了，你不否认是区区助你脱困的吧？”

“当然，这一点在下不否认！”

“由于你横岔一枝，纵走了天地会主，坏了本门大事，怎么说？”

“天地会主是在下要杀的人，不容别人动手。”

“但你没有得手，反而使他免脱，以后要找这样的机会，恐怕是再没有了……”

“人已经走了，阁下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加入本门，化敌为友。”

“如果在下说不呢？”

宋天培脸色一变，道：“本门不放过任何一个敌对的人。”

口角一撇，武同春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是真的要动手了？”

就在此刻，那被武同春震折长剑的老者，实地栗叫道：“掌令，任香主无救了！”

武同春目光微扫，只见那扑地的老者手脚卷屈，业已断了气，他明白这是天地会主的杀者，八尺之内杀人无痕。

宋天培怒哼了一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这笔帐该算在你头上，如果不是你插手，任香主不会死。”

说完，转注那折剑老者道：“何香主，检验死因。”

那老者俯身仔细检视了片刻，栗声道：“不见有致命伤痕。”

宋天培脸色又是一变，横移数步，蹲下去，翻转尸体，用手指拨开死者眼皮，看了又看，“唔”了一声，站起来，沉声道：“这像是‘玄灵子’的‘混元一功’，奇怪，难道天地会主会是……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以前曾听“鬼叫化”提到过“玄灵子”之名，是三十年前的人物，杀人无痕，“至上剑客”华容怎会得到他的武功？而这一手，已死的副会主牟英山也会，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？

“黑纱女”也擅此道，能在丈外取人性命，但从白石玉所施展的而论，“黑纱女”的杀人无痕，是暗器而非武功……

姓何的香主目芒天张，栗声道：“天地会主是‘玄灵子’的传人？”

宋天培期期地道：“照目前情况……只能作此判断。”

说完，又转向武同春道：“天地会主是你要杀的对象，你一定知道他的来路？”

武同春冷漠地道：“童光武是贵门派在天地会卧底的人，难道他生前没查出来？”

宋天培挑眉道：“你怎会知道这秘密？”

武同春顺口道：“是敝师弟‘冷面客’在数月前查出来的。”

宋天培窒了片刻才道：“你师兄弟出江湖的目的是对付天地会主？”

武同春点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早已声明过了。”

眼珠一转，宋天培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合作不是很好么？”

口角微微一抿，武同春冷傲地道：“对不起，在下师兄弟不想因人成事，要单独为之。”

宋天培深深吐了气，道：“能见告天地会主的来历么？”

武同春断然应道：“不能！”

宋天培的脸色沉了下来，空气一时之间显得很僵，他在考虑利害二字，如能藉“无情剑客”师兄弟之力除去天地会主，对“流宗门”相当有利，可以加速完成君临武林天下的大愿，也可以因利乘便，减少伤亡。

如果与他师兄弟形成敌对，将又增加两个可怕的敌人，权衡之下，悠悠开口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我既然是敌忾同仇，今日过节算揭过了，彼此犯不上伤和气，本门提供你机会而不插手，这总可以吧？”

略一转念，武同春道：“可以！”

宋天培一摆手，立即有武士上前负起那名香主的尸体，悉数撤离现场。

天色已昏黑下来，坟场一片阴森，武同春的心境也回复阴森，华锦芳的事，在他心灵上是一个巨创，此生是无法平复的。

木立着，在忍受无形的折磨，他感到无比的孤凄，除了女儿遗珠，世上已没有半个亲人，而遗珠落在“黑纱女”的手中，父女无法相见。

想到“黑纱女”，他不由苦笑出声，“黑纱女”为了凝碧而对他施行报复，他真不敢想象未来的结局。

蓦地，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：“小兄弟，你在这种鬼地方发什么愣？”

一听声音，武同春就知道来的是谁了，侧转身一看，没错，来的正是“鬼叫化”，当下忙作揖道：“老哥，您怎么会来到这里？”

“鬼叫化”嗨了一声道：“找你可真不容易，但总算把你给找到了，差点跑折了老要饭的腿……”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道：“老哥找我有事么？”

“鬼叫化”瞪眼道：“废话一句，没事会撞破头地找你，当然是有事，而且还是大事。”

“噢”了一声，武同春闪动着目芒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“那妞儿出事了。”

“妞儿……谁？”

“姓白的！”

“白石玉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她！”

“她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她落入一个老色狼的手里，如果底牌被揭穿，后果不堪想象。”

武同春大吃一惊，白石玉身手不凡，又富机智，自从认识她以来，从没

见过她失过手，这老色狼是何许人物？心念之中，道：“老色狼是谁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说出来会吓你一跳，他便是天地会左护法‘魁星娘娘’的丈夫，声名狼藉不堪的‘和合童子’贾仙源，二十年前，曾被白道人物联手追杀，免脱后销声匿迹，不敢露面，想不到他又东山复出。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这只色狼的重现，多半是为了他妻子‘魁星娘娘’之被杀，出而复仇。”

武同春打了一个冷颤，想起了“魁星娘娘”陈尸轿中的那一幕，据判断，下手的不是白石玉便是“黑纱女”，想不到白石玉会被“和合童子”找上，这件事该不该插手呢？彼此之间，是友还是敌？

她与“黑纱女”是一路，而“黑纱女”是元配发妻凝碧的姊妹，说起来是友。但她与“黑纱女”蓄意对自己施报复，这又是敌对关系……

“鬼叫化”见武同春沉吟不语，接着又道：“老要饭的格于门规，不便正面出手来救人的。”

武同春脱口道：“老哥的意思要我去救她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当然，难道你不愿意？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这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大声道：“别这了那了的，即使是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你身为武士，所为何事，知道了还能袖手么？何况那妞儿对你可是有心的，你忍心让她毁在色狼手下？”

武同春耳边响起了白石玉的声音：“我讨厌你，我恨你……”这种话出自女人之口，是别有意义的。

当然，他不会爱她，但在下意识中，总有那么点微妙的感觉，深深一想，道：“她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不远，一个时辰准可赶到，由此向西直奔，到河边渡头，左首方向有三株大榕树，那大户人家就是。”

武同春咬咬牙，道：“好，我这就去！”

三棵树，这地名很古怪，但却很切实际，村子前是有三棵老榕树，从古老苍劲的姿态看来，树龄当在百年以上。

全村住户，不到二十家，村子前是条大河。

村里人睡得早，二更初起，全村已寂静无声。

一条人影，出现在村前，他，正是前来救人的“无情剑客”武同春。

照“鬼叫化”的说法，“和合童子”落脚的是一家大户人家，武同春目光一溜，堪称得上大户人家的，仅只眼前面对的一家，高门大院，门前还有块晒谷场，除此之外，都是平房小屋。

他现在考虑的，是明进还是暗入？

一条人影，从拐角处转出，武同春心中一动，人影行近，看出是个庄稼汉，好奇地瞥了武同春一眼，迳自走了。

武同春吐了口气，步上晒谷场，他还没打定主意，又一条人影，从另一个方向走来，到路边停了停，走向武同春，照样也是个庄稼汉，朝武同春打量了几眼，开口道：“贵客是找人的么？”

武同春点头道：“是的！”

那汉子道：“请问找谁？”

武同春傻了眼，他不能直接说出“和合童子”之名，对方是个庄稼人，说了也没用，心念一转，含糊地道：“找这家的主人。”

“哦”了一声，那汉子道：“贵客找的是骆老爷子！”

说完，走近门边，大叫道：“牛大叔，有客人要见骆老爷子？”

回头朝武同春笑了笑，大步离开。

武同春算是知道了这大户人家的主人姓骆，既然“和合童子”落脚此间，那这姓骆的不是江湖人物，便是天地会的人，这是毫无疑义的。

“伊呀”一声，大门开启，一个弯腰驼背的老者出现门边，手里提了盏纸灯笼，用沙哑的声音道：“是哪位贵客呀？”

不用说，这应门的老者，是被庄稼汉唤作牛大叔的了，武同春上前道：“在下要见贵府主人。”

驼背老人用灯笼照了照武同春的脸，仰起头道：“请问贵客是敝主人的亲戚还是故友呢？”

武同春怔了怔，道：“在下是慕名造访，非亲非故。”

老人惊疑地道：“慕名造访……在这种时份？”

话锋一顿，又道：“我家主人没做过官，也很少出门，只是有点田产而已，哪来的名啊？”

口里说着，目芒闪动了一下。

目芒这一闪动，与他窝囊的外型全不相称，等于是告诉了武同春他说的没半个字可信的呢。

武同春冷笑了一声，语音带煞地道：“老头，听清楚，别在我‘无情剑客’面前装疯卖傻，开门见山的说，在下是来找‘和合童子’，不管这里的主人是什么身份，别让本剑客霜刃饮血！”

老人连连后退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贵客是在说些什么，我……小老儿半个字也听不懂？”

武同春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举步正待……

辘辘声起，一辆马车缓缓驰来。

武同春闪身门侧，马车直驶到门阶前停下。

马车门窗的帘子全垂下，遮得密不透风，无法看出车里是什么人。

驾车的是个骠悍汉子，一眼发现了武同春，拉开嗓门道：“牛老头，这人是谁？”

老人道：“说是要见咱们老爷子，偏又不肯说出来路。”赶车的斜瞟了武同春一眼，道：“见咱们老爷子？”老人摆摆手，道：“王老六，你把车从边门驶进院子去吧！”武同春心中一动，车里人分明是准备在大门口下车的，不然马车不会直驶大门阶前，现在改走偏门，显然车里人不愿和生人照面。

赶车的拨转马头……

就在此刻，车里忽然传出“咚咚”的声音，像是人用脚猛蹬车底板，武同春心里疑云顿起，敏感地想到了白石玉和“和合童子”，脱口喝道：“慢着！”

马头业已拨横，赶车的狠盯了武同春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朋友什么意思？”这一问，露出了江湖人的口吻。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车里是什么人？”

老人接话道：“是内眷！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地道：“打开车门看看！”

赶车的横眉竖目地道：“朋友，你这是上门欺人么？”武同春寒声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赶车的暴喝道：“好一个不长眼的小子，找死也不是这等找法……”

老人急声道：“王老六，省省吧，快把车驾进去。”武同春一旋身，到了车前，拦住马头。

赶车的的确是有眼不识泰山，跳落地面，一马鞭朝武同春兜头抽去，武同春随手一挥，在惨哼声中，赶车的直摔到两丈之外，跌了个大翻元宝。

老人向前一欺身，腰也直了，背也不弓了，眸子里射出两

道精芒，厉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太张狂了，到底意欲何为？”冷笑数声，武同春道：“装的可是真像。说，马车里是什么人？”

那赶车的已站起身来，恶狠狠扑近，一听“无情剑客”四个字，登时窒在中途，脚底下长了根，目中尽是骇芒，凶焰全消失了。

老人厉声道：“车里是谁，与你全无关系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本剑客在问是谁？”

老人阴声道：“你自己看吧？”

武同春拔出霜刃，用剑尖挑起车帘，运目一看，不由惊呼出声，连退了两三步。

车厢里的座位上，缚着一个人，颈子也被绳索反勒住，口里塞着东西，虽在暗夜，但以武同春超人的目力，仍可看出被缚者遍身血污，看样子不是受伤便是曾遭酷刑，一下子倒认不出是生人还是熟人。

只是绝不是白石玉。

老人冷冷地道：“怎么样，与你毫不相干吧？”

武同春不答腔，再次上前把车帘反掀上去，仔细一看，心头为之大震，车中人赫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“萍踪剑客”宋天培。宋天培并非泛泛之辈，竟然落入对方之手，这实在是想不到的事。

老人又道：“你还想做什么？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宋天培是方桐的血海仇人，不能让他毁在对方手里，该由方桐手刃他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寒声道：“把他放了！”

老人厉声道：“无情剑客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说放人！”

一个沉宏的声音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武同春转目望去，门边多了一个衣冠齐楚的半百老人，看上去极具威仪，暗忖，莫非这老者便是“和合童子”？心念之中，道：“阁下怎么称呼？”

应门的老人代答话：“这便是本宅主人骆老爷子骆正行。”骆正行开门见山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此来到底意欲何为？”

“找一位老朋友！”

“老朋友……谁？”

“‘和合童子’贾仙源。”

“奇怪，怎会找到老夫家来？”

“即使不说，在下也知道阁下是天地会的人，此地当是一处秘舵，长话短讲，在下不见到人决不甘休。”

“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找不到便流血。”

哈哈一笑，骆正行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别太目中无人，老夫不在乎你剑法高强。”

武同春冰声道：“好极了，事情得一件一件地办，现在先放了车中人，再来谈贾仙源吧！”

骆正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你投效了‘流宗门’？”武同春道：“笑话，在下独来独往，没任何门派值得在下投效。”

“那你要人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阁下不必知道。”

骆正行出面，那驾车的汉子以为有了倚恃，突地跃上车辕，抖缰摧马，两匹马昂首前冲去。

武同春本站在马头前，首当其冲，一个飞跃，避过两匹马，

凌空出腿，一脚把那赶车的汉子踢飞、下落、挥剑斩断车杆，两匹马拖着半截车杆狂奔而去，留下了车厢，但已离原地两丈之多。

那汉子趴在三丈之外惨哼，已无法起身，看来是骨头摔断了。

虎吼一声，骆正行与那姓牛的老人双双抢进。

武同春迎了过去，霜刃划出，两老者不敢接其锋，双双弹了开去。

姓牛的老人，又弹回大门边，撑起了弃在地上的灯笼，灯光微弱，根本毫无作用。但他仍高高撑在手中。武同春没去注意那灯笼，用剑劈开车厢，划断绳索，宋天培自己掏出了塞在口里的破布来，深深呼吸了几口气。武同春问道：“阁下何穴被制？”

宋天培道：“督任与带脉相交处的重穴。”

武同春立即伸指替他解了穴道。

宋天培突地栗声道：“注意那灯笼，毒！”

老人高撑的纸灯笼，正在袅袅冒烟，向现场扩散。武同春行动如电，一道白光，划向那老人。

老人脱手把灯笼迎着武同春抛掷，灯笼被绞碎、熄灭、余烟仍冒个不停，只这一瞬间，老人与骆正行已双双逃离现场。

宋天培大叫一声：“快退！”

声落，人已到了三丈之外，行动如风，身法利落，一个受了重创的人，穴道一解，便能行动自如，这显示出他功力的深厚。武同春也急闪退，到了宋天培身边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以阁下的能耐，怎会被人所乘？”

宋天培摇摇头，道：“阴沟里翻船，不说也罢，天地会是黔

驴技穷了，连下三烂的手段都用出来，倒是武老弟援手之情武同春立即接话道：“在下也曾受阁下之情，自剑阵脱困，以后咱们算两不相欠，在下还有事要办，阁下自便吧！”

说完，又朝大门走去。

宋天培大声道：“毒烟还没散尽！”

武同春立即警觉，蜷身掠向侧方，越垣而入。

宅子不小，院大屋深，但不见一丝灯火，也没任何声息，似成了空宅。

武同春深悔打草惊蛇，如果一开头便来个暗探，可能事情已有眉目，现在，对方除了稳操胜券，否则不会现面的。

到底“和合童子”在不在这宅内，如果在，他为何不现身呢？白石玉是陷身在这宅中的么？

可惜不曾问明白“和合童子”的生形相貌，找起来便增加了一重困难，这点“鬼叫化”何以没先想到呢？

突地，武同春想到了刚到达此地时，碰到的两个庄稼汉，显然并非真正

的庄稼汉，而是天地会的弟子。

对方早已有了防备，同时由于宋天培的脱走，毫无疑问，“流宗门”将会采取可怕的报复行动，这秘舵如不能保，暂时放弃是上策。

白石玉的人呢？

“和合童子”呢？

一想到“和合童子”是匹色狼，不由地替白石玉的命运感到担忧，如果是女儿身的秘密被揭穿，后果实在不堪想象。

“黑纱女”可能不知道这意外，否则会采取行动。

该救的没救到，反而成全了宋天培，这是始料所不及的事。

依然没有任何动静，武同春有些进退维谷，即使人藏在里面，这大的宅子，一个人是无法搜遍的，而且对方尽可从容改变位置。

正在筹思无计之际，一串娇笑，隐约自内院传来，武同春精神为之一振，只要有人，事情便好办了。

于是，他像幽灵般朝内院淌去，到了第三重院落，忽地有了灯火，若非是静夜，声音是无法传透两重院落的。

正屋厅门，悬了两盏白纱灯，厅内巨烛高烧，明如白昼，一个二十多岁的红衣少妇，正坐独酌，两名青衣少女，站在她身后。后。

武同春停在中门边的暗影里，从暗处看明处，最清楚不过，那红衣少妇，别说有多美，简直就像一团火，眉眼含春，口角带俏，全身都洋溢着诱惑，冷傲如武同春，也不由看了怦然心动。

这红衣少妇是谁？

刚才外面在抡掌动剑，而她却安然在此地饮酒，这可就透着古怪了。主人骆正行与姓牛的老人呢，何以不见踪影？

武同春心想：“不管如何，看这女人妖娆美艳，意态撩人，决不是什么好路道，定与‘和合童子’有关，白石玉的事，就着落在她身上……”

心念一决，正待现身，目光突然瞥见廊沿下的院地边，整整齐齐地排了两排人，至少在二十人之谱，不言不动，静静地躺着，登时头皮发了炸，是两排死尸，并非活人。

死者是谁？

这是集体屠杀，难道……

在白纱灯的照耀下，武同春发现第一排的头一名，赫然是在坟场现身与自己动过手的何香主。

这么说，死的全是“流宗门”的高手，这一发现，使他震惊莫名，天地会的报复可真快，看来，除了宋天培一人之外，此次行动的已全军尽没。

宋天培是由马车送来的，可能是另外的地方严刑迫供，所以才一身是血。

红衣少妇开了口：“偏偏少了个姓宋的，使这份送与‘流宗门’的礼物，变得美中不足！”

莺声燕语，颤人心弦。

武同春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，听口气，这批“流宗门”高手，是这少妇杀的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妇，有这大的能耐，确属骇人听闻，看样子，这些尸体天地会准备送还“流宗门”当礼物了，双方手段之残酷，可称旗鼓相当。

奇怪的是这红衣少妇既有这大的惊人能耐，何以刚才没现身阻止自己放走宋天培，她是刚来的么？

红衣少妇又开了口：“客人该到了，怎么还不见影子？”

说着，呷了一口酒，姿态相当迷人。

武同春本已准备现身，一听对方有客人，又定下心来，想看看客人是谁。

少妇身后那瓜子脸的青衣少女笑笑道：“这位贵客要等姑奶奶请。”

另一个鹅蛋脸的脆笑一声，接口道：“一定是面皮嫩，害臊！”

红衣少妇也斜着媚眼道：“冷面无情的人，脸皮子还会嫩，别胡扯了。”

武同春心头一震，原来对方等的客人是自己，这么说，自己的行动，全在对方的监视之中。

当下现身出来，昂首走向厅堂。

进入灯光所及之地，那瓜子脸的少女大声道：“贵客光临！”

红衣少妇抬眼望着厅门。

武同春越过两排死尸，上阶，直趋厅门，四目交投，心头一荡，他并非好色之徒，也是成过家的人，但这是自然的反应，因为这少妇太美，太富于诱惑了。

素手微抬，红衣少妇娇声道：“大剑客，请进啊！”定了定心神，武同春跨入厅中，瓜子脸的少女转到桌边挪了挪座椅，另一个执起了酒壶，斟上一杯。

红衣少妇春花也似地一笑道：“请坐，候驾多时了！”武同春目光一扫桌面，杯筷是早准备好了的，菜肴也很精致，冷声开口道：“在下不是饮酒来的。”

嫣然一笑，红衣少妇道：“大剑客，开明些，我非常欣赏你的风度，任何事都有解决之道，坐下来杯酒慢谈不是更好么？”武同春心里已定了主意，寒声道：“站着谈也是一样！”“哟”了一声，红衣少妇道：“这多煞风景，不动气，不变脸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，堂堂无双堡少堡主，不致教人笑为不够风度吧？”

除了老奸巨猾，人总是有好胜之心，而且喜欢听好听的话，这是人性天生的弱点。

武同春自不例外，一方面他自恃功高，另一方面这少妇的美艳，冲淡了人对她害怕的感觉了，武同春终于坐了下去。脆脆地一笑，红衣少妇举杯道：“这一杯我敬大剑客！”武同春手指触及酒杯，没举起来。

红衣少妇又道：“放心，这酒里不会下毒的！”

说完，先干了照杯。

风度两个字真会害死人，武同春明知对方是个相当可怕的人物，但仍喝了下去，执壶的少女赶紧替双方斟酒。红衣少妇吹弹得破的粉腮，泛起了两片红霞，咫尺相对，更加表现出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。

但武同春仅止于自然反应上的心动，他没忘记他此来所为何事。

红衣少妇似水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人家都叫我‘桃花女’，我先自我介绍，现在谈正事吧！”

武同春心头一动，这外号没听说过，但听来人如其名，决非善类，定定神，道：“在下的来意，芳驾当已知道？”“桃花女”意外地没转弯抹角，坦然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了，你来找‘和合童子’，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也开门见山地道：“在下一位好友白石玉落在他的手中，所以特来一会。”

“桃花女”黛眉微微一蹙，道：“那姓白的是你的好友？”这一说，证

明白石玉是真的落在“和合童子”手中了。武同春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桃花女”偏起头道：“她很美，是么？”

全身为之一颤，白石玉的底牌已被揭穿了，显示情况已相当严重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她人在何处？”

“机花女”道：“别急，我会告诉你的，先用点酒菜……”武同春厉声道：“不，在下马上要知道。”

柔媚地一笑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你是担心她会被……”半句话中途顿住。后半句当然不用说出口，谁也听得懂。

武同春眼里泛出了煞芒，咬牙道：“郑重声明，在下来要人，是基于道义，彼此并没儿女之私，如果她……不幸的话，天地会将付出难以计算的代价。还有，白石玉是‘黑纱女’的妹

妹，会有什么后果，在下不说芳驾也该明白。”

粉腮一变，“桃花女”略显激动地道：“她是‘黑纱女’的妹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‘黑纱女’又是什么来历？”

“在下不知道，仅知有其人，知其名，别的无法相告，不过……杀人流血在她不算回事。”

这不是虚声恫吓，事实真的如此。

“桃花女”目望空处，眸光连连闪动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武同春迫不及待地道：“人到底在何处？”

“桃花女”吁了口气，收回目光，道：“别急，不会出事的，吃喝完了，我亲自带你去如何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在下无意饮食。”

“桃花女”媚笑着道：“这算是条件，如何？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如果此刻翻脸，用强硬手段，可能把事情弄砸，从‘流宗门’这些高手之被杀而论，这女人可能不那么容易制服，同时由于食物的引诱，饥火业已上升，饿着肚子办事，多少会打折扣。可是……这女人如此好说话，肯带自己去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芳驾毫不考虑，便带在下去见‘和合童子’？”

笑了笑，“桃花女”不假思索地道：“这很简单，你大剑客出了面，‘黑纱女’又是惹不起的人物，我带你去由他们自己作主，我便不负后果之责，至于他们的反应如何，我无法预知，由你自去应付。”

话说得入情入理，武同春无话可说，点点头，道：“好吧，就叨扰芳驾盛宴。”

“桃花女”乐不可支地道：“这并非盛宴，便酌而已，请！”

武同春不客气地开始吃喝。

“桃花女”谈笑风生，频频劝饮。

不久，武同春感到有些晕眩，似乎不胜酒力，脑海变成了浑噩一片，像是什么也想不起来，逐渐，“桃花女”的媚眼、香唇、笑声、肌肤变成火，在他的心里燃烧，他的眼直了，也冒出了火，一种贪婪与饥渴的火焰。

“桃花女”现在真的像一朵盛开的桃花了，只要是个男人，都会想折下它。

两名青衣少女，一样粉面含春，在咬着指头。

灵明蔽障，理性尽失，武同春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站起身来，口里微

喘着，两只眼死盯在“桃花女”的面上，那样子像是要吃人。

人与兽的分野，在于人有灵明理性，以道德为行为的规范，一旦灵性丧失，人与禽兽并无二致。

现在，武同春真的成了野兽，目中的狂焰，是兽性的，原始的，人的外衣，已彻底地撕碎了。

这，正是“桃花女”所希冀的，也是她故意造成的。

武同春面红筋胀，只差一点不像野兽般咆哮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桌子被掀翻，武同春双臂箕张，把“桃花女”紧紧抱住。

“桃花女”扭动着蛇般的娇躯，喘息着道：“你……要把我勒死，别猴急，到……房里去！”

青衣少女之一，拉了拉武同春，指向房门。

武同春抱起“桃花女”，冲入房内，左右一顾盼，粗暴地把“桃花女”抛在床上，“嗤”地一声，“桃花女”胸衣裂开，尖挺的双峰弹了出来。

“桃花女”喘息着，双眸半开，她在期待下一步。

武同春已忘了自我，除了人类原始的冲动之外，脑海里什么也没有存在。

昏黄的灯火下，一幕不堪入目的丑剧就要上演……

就在此刻，一个冷厉的声音道：“你不能这样！”人随声现，一个年龄与武同春仿佛的年轻武士进入房中。

“桃花女”翻身下床，用手掩上被撕裂的胸衣，愤然道：“二师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武士面上的肌肉抽动了数下，咬牙道：“你不能这样放荡！”

冷极地一笑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金明雄，照规矩我称你一声二师兄，我的丈夫死了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管不着我，现在请你出去！”

金明雄狠狠朝武同春盯了一眼，道：“师妹，你……为什么对我这样？”

“桃花女”正在欲念大张之际，受了这干扰，自然是气极，圆睁杏眼道：“你要我对你怎样？改嫁你，陪你睡觉？”

武同春除了直觉上需要发泄之外，对方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自然也就不会有反应，他恨第三者阻碍了他，眸中泛出了浓炽的杀机。

金明雄脸孔扭曲成了怪形，咬着牙道：“师妹，谈正事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忘了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我没忘，但我有更好的主意……”

金明雄怒声道：“更好的主意……哼！你看他是小白脸，所以……”

武同春开始挪步，迫向金明雄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迫向对敌。

金明雄立即发觉，大吼一声：“阻止他！”

一个倒弹，到了门外。

“桃花女”抓住武同春的手，荡意盎然地道：“好哥哥，算了，我们……”

金明雄在门外道：“师妹，你别错了主意，师父在等你回话。”

武同春再次抱住“桃花女”，“桃花女”突地出指一点，武同春栽了下去，金明雄重新入房，“桃花女”从怀中取了粒药丸，塞入武同春口里。

一场暴风雨，止息下来。

金明雄舒口大气，道：“师妹，你……有把握完成任务么？”“桃花女”余愤犹存地道：“二师兄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金明雄道：“我是担心你……按捺不住，故技重演，坏了师父的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一定要管我的事？”“师妹，这不是你

个人的事，是我们共同的大事。”“不错，但师父交给我办。”

“师父也要我协助你！”

“不必，我做事不喜欢别人干预。”

“你……叫我别人？”

“除了我自己之外，都可以称别人，不对么？”

“师妹，你……当初，我跟大师兄同时爱上你，结果大师兄捷足先登，现在大师兄已经过世，你对我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抿了抿樱口，扯扯胸衣的裂口，冷漠无情地道：“二师兄，人各有志，不能勉强的，你我无缘。”金明雄目光盯在“桃花女”掩不住的酥胸上，吞了泡口水，期期地道：“你说……我们……无缘？”

“桃花女”不屑地道：“我说这话并非第一次，你未免太健忘了。”

金明雄恼羞成怒地道：“你跟天下任何一个小白脸都有缘，唯独跟我无缘？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面不改色地道：“就算如此，你又能怎样？金明雄，我这辈子不会爱你，死了这条心吧，如果不是因为师兄师妹这层关系，我……哼！”

金明雄瞪眼道：“你就杀了我？”

“桃花女”不假思索地道：“一点不错，你说对了！”

金明雄横眉竖目，脸红筋胀，但随即又变为乞怜似的道：“师妹，我到底那一点使你讨厌？”

冷哼了一声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不必明知故问，当初你欺我年幼无知，用诡计骗我失了身，以及又不择手段破坏我夫妻的感情，你太卑鄙，我讨厌你！”

阴阴一笑，金明雄冷酷地道：“我卑鄙，你这人尽可夫的女人高尚，可以立贞节牌坊了！”

这话说的相当刻毒，也十分刺耳。

任何一个女人，不管多淫荡，不能说全无自尊心，被人指着额头骂为淫妇是受不了的。“桃花女”的脸色泛了青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你想死？”

金明雄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，栗声道：“你还杀不了我！”

武同春此刻已欲念全消，只是脑海浑噩如故，木木地坐在地上，什么也不想，事实上，他已失去了思想的能力。

这一双男女在他面前的争执，他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任何反应都没，似乎分别处在两个世界里，要救白石玉当然是谈不上了。

“桃花女”挑起黛眉道：“要试试看么？”

凡是富于心机的人，都痒于变，在别人是毫无改变可能的情况下，他一样能转弯，并非能屈能伸，而是能变。金明雄的脸色缓和下来，笑笑道：“师妹，我们暂时不要争，坏了事你就会吃不肖，师父交代，如果你没十足的把握，就毁了他，不能冒险。”

“桃花女”粉腮连变，最后像突然下了决心似的道：“我自有分寸！”

点点头，金明雄道：“好，我们得离开此地，说不定‘流宗门’的人什么时候会来！”

外面院子里传来了车轮滚动的声音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是去送礼的么？”

一名青衣少女在门外接口道：“是的，是准备去送礼。”突地，另一名少女惊叫道：“有人闯入！”

话声甫落，惨号已起。

金明雄栗声道：“是‘流宗门’的人，想不到对方来得这么快，师妹，快行动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秀眸中杀光一闪，迅快地取出一粒药丸，递与武同春，道：“快吞下去。”

武同春木然接过，放入口中，吞下。

院子里一个阴恻恻的声音道：“见人就杀，鸡犬不留。”“桃花女”急向金明雄道：“你先去挡一阵！”

金明雄转身出房，暴喝声起，双方连半句话都没交代，便动上了手，显见“流宗门”的高手是挟怨毒而来，蓄意作血的报复。

武同春服下药丸之后，神色改变了，眸子里闪射熠熠凶光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“桃花女”点点头，拉了他一把，道：“出

去，一切听我的！”

一声尖厉的惨叫发自厅中，那瓜子脸的青衣少女栽了下去，殷红的血，立刻在厅地上蜿蜒开来。

鹅蛋脸的少女退避到厅角，冲入厅中的，是一个塔似的虬须老者，手中一柄巨剑，比普通的宽了一倍，长了半尺。“桃花女”与武同春跨出房门。

又是一声刺耳的惨叫，避在厅角的青衣少女也做了巨灵剑下之鬼，被斜切藕劈成两段，死状惨不忍睹。

“桃花女”双目尽赤，厉叫一声：“杀这老狗！”武同春目中凶芒倏炽，掣出了霜刃。

虬髯老者惊叫一声：“无情剑客！”迅快地射出厅外。武同春此刻只有一个杀人的冲动，别的什么意念也没有，大步抢到厅门边。

院子里，金明雄与一个黑衫老者，打得惨火十分，掌令宋天培与另一老者并肩而立，方桐站在侧方，虬老者已到了宋天培身边。

武同春仗剑出厅。

“桃花女”随在他身后。

方桐的双目瞪大了，骇异之情溢于言表，他为了报父仇，化名童方，加入流宗门，担任护卫之职。

武同春会与“桃花女”一路，使他不解。

宋天培也是震惊莫名，武同春在一个时辰之前才救了他，他也想不透武同春怎会与天地会的人联上手。

“桃花女”脆笑了一声道：“宋大掌令，你回来得好快啊！”两辆马车停在院子边，“流宗门”被杀的高手尸体，已全装上了车，车旁陈尸六具，是天地会派来运尸的弟子。武同春兀立着，像尊杀神。

宋天培獠视着厅门边的“桃花女”道：“桃花女，我不知道该让你如何死才能消心头之恨。”

“桃花女”媚眼一斜，道：“那就要看大掌令的能耐了。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各位能进入这院子，看是有备而来，今晚这两车礼物，有各位凑数，相当够分量。”

宋天培寒声道：“你在四周布的毒，阻挡不了我们。”

金明雄在那黑衫老者猛攻之下，已呈不支之势。

“桃花女”上前一步，站到武同春身旁，用手一指，道：“先杀那动手的老狗，再对付别的！”

宋天培厉叫道：“无情剑客，别为这臭婊子迷惑！”

武同春充耳不闻，他只知道“桃花女”要他杀人，而他自己也极想杀人，身形一起，电射入场，霜刃森寒，以疾风迅雷之势划向黑衫老者。

“锵”地一声，武同春剑被封开，出手的是方桐。

黑衫老者为了闪避武同春的逆袭，懈了剑势，给了金明雄可乘之机，发出一记怪招，黑衫老者闷哼一声，斜踉开去。金明雄弹回“桃花女”身后，这情况与方桐架开武同春的剑是同时。

武同春本性已失，根本不再认得方桐，抖手就是一剑。

方桐举剑封开，倒退了三四步，栗叫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你投效了天地会？”

武同春狂叫一声，弹步出剑，用上了全力，而且是“玄黄经”上的绝学，本性迷失的情况下，威力更加骇人听闻。

方桐怕暴露身份，不敢叫明了质问，同时对武同春根本没有敌对之念，是以没施辣着，他以为武同春另有用意，不虞武同春是真的下杀手。

凄哼声中，倒撞了一丈之多，前胸已裂开了一道大口，若

非他身手不弱，非横尸不可的。他呆住了，忘了止血，他做梦也估不到情同手足的武大哥会真的向他下杀手。

宋天培脸色惨变，“无情剑客”反转为天地会效力，完全出了他事先的计划之外，脱口大叫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原来你声言要杀天地会主是谎话。”

由于他对天地会主的恨在心里生了根，所以宋天培这一吼，唤回了他一丝丝灵智，他住剑思索，但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他无法捕捉那模糊的一念。

“桃花女”娇喝道：“快动手，杀！”

原来冲入厅堂杀死两名青衣少女的老者早已按捺不住，虎吼一声，仗巨灵之剑，扑攻武同春。

武同春被唤回的那一丝丝灵智泯没了，渴欲杀人流血的冲动抬头，霜刃挟毕生功力劈了出去，以攻应攻。

“哇”地一声惨叫，老者铁塔也似的身躯倒了下去。

宋天培与另一老者双双欺入场心。

“桃花女”口里发出一长串银铃也似的笑声，娇脆地道：“大掌令，看来几位非得留下不可了！”

一死二伤，情况对宋天培一行相当不利，而最可怕的是“无情剑客”，连宋天培本身也没把握应付他，弄不好，真的会全搁下，身为掌令，当然是不会妄逞意气的，脚步一停，大叫道：“撤退！”

武同春的霜刃，已在同一时间攻向宋天培。

宋天培竭力封了一剑，口里道：“你们快退！”

两老者与方桐掠起身形，“桃花女”与金明雄飞身拦截，但方桐与两老者都非泛泛之辈，如魅影般越屋而去。

同一时间，宋天培剑交左手，右掌一扬，极其诡异地圈出，不知是什么功力，武同春连连倒退。

宋天培无暇伤人，闪电般掠身上屋，“桃花女”与金明雄折回现场。

宋天培在屋面厉声道：“小贱妇，你等着付代价！”声落人杳。

武同春目中凶芒四射，他在找搏杀的对象。

金明雄阴森森地道：“那姓宋的跟那年轻的功力似与‘无情剑客’相去不远？”

“桃花女”口里发出一声“唔”

金明雄又道：“依此而论，‘流宗门’人才济济，可能还有更强的高手，‘无情剑客’这一着棋，未尽可恃，这件事得……”“桃花女”又“唔”了一声，不知在打什么主意。武同春浑浑噩噩地来回走动。

金明雄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道：“师妹，如果‘无情剑客’落入‘流宗门’之手，被他们解了禁制而加以利用的话，就后果严重了，不如趁早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乘早怎样？”

金明雄道：“毁了他，减少一个可能的大患，这也是华会主的本意，不能与我用则除之，师妹，你以为如何？”“桃花女”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皱眉苦思。

二十六

金明雄催促着道：“师妹，如何，快作决定！”

“桃花女”粉腮一沉，冷冷地道：“二师兄，我知道你的用心，你嫉妒！你吃醋！所以怂恿我毁了他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不会这么做！”

金明雄的脸胀成了猪肝色，大声道：“啧啧！师妹，你这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没出息，吃醋？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我是为大局设想，凡事该权衡利害，才不会后悔”桃花女斜睨着金明雄道：“别话中带刺，我相好的男人多，你吃醋吃不完，那就别吃，也少在我身前后晃。权衡利害不用你教我，能再找到像这么一个可以利用的杀人工具么？告诉你，刚才如果不是他，后果如何还不知道，你以为那姓宋的几个是好相与么？哼！”

金明雄为之语塞，欠欠身道：“那你的意思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原来的计划不变。”

金明雄道：“这事得请示师父。”

“桃花女”似乎吃定了这对她垂涎九尺的二师兄，随口道：“请不请示都是一样，现在我要办事了，两个丫头跟了我数年，对我一片忠诚，现在横遭惨死，我得替她俩善后！”

说完，向武同春招手道：“武大侠，你过来！”

武同春走近，懵懵然地道：“我……叫武大侠？”

“桃花女”抚了抚他的脸颊，道：“不错，你叫武大侠，但这名字只能我叫，不许别人叫！”

武同春看向金明雄，眸子里又射出可怕的凶焰，他又想杀人。

金明雄畏缩地退了两三步，栗声道：“太可怕了，用之不当，必遭反噬，我还是去见师父……”

说完，弹身疾奔而去，他是真的怕武同春不分青红皂白地又出手杀人。

“桃花女”牵着武同春的手，柔媚地道：“走，我们去办事。”

两人协力，在后花园围墙边埋了两名青衣少女，其余的死者，只有留待别的人来处理了，这一折腾，已将近天明，武同春已无法自主，算跟定了“桃花女”，两人离开庄宅上路。

这是一间密室，从四周石砌的墙壁看来，应该是在地下。

一盏巨型铜台油灯，蕊焰吐有三寸长，把室内照得通明，在座的一共四人。

上首的一个紫衫老者，仪表不俗，只是鼻子钩了些，年轻时定是个美男子，他便是不可一世的天地会主“至上剑客”华容，例外地没有蒙面。

另一个也是个五十出头的老者，红光满面，细白肉，一脸的邪气，一看而知是个邪门人物，他便是“天地会”礼聘敦来的“和合童子”贾仙源。

下首坐的是会主夫人符琼花与贾仙源的弟子金明雄。

天地会主沉声开口道：“贾兄，我们算是赢了第一个回合，全仗贾兄鼎力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笑笑道：“这只是开始，杀杀‘流宗门’的锐气。”

符琼花目注天地会主道：“照明雄的分析，利用武同春实在太冒险，你为什么又改变了主意？”

天地会主喘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锦芳终是我的女儿，如果由我毁了武同

春，她会永远恨我了，我们利用他对付‘流宗门’的高手，十分得当，会中还找不到他那等功力的人，如果他不幸被‘流宗门’所杀，我对锦芳便没有责任，这是一举两得的事。”符琼花冷冷地道：“如果弄不巧，而遭反噬呢？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为了保全天地会这一片基业，此险非冒不可。”

金明雄期期地道：“容小侄插句嘴，姓武的是个相当可怕的人物，万一师妹驾驭不了他，后果便不堪设想，所以……还请三思！”

“和合童子”阴阴地道：“叫紫娘来！”

金明雄离座出室，不久，与“桃花女”双双返回。

“和合童子”道：“紫娘，你有把握控制他么？”

“桃花女”点点头，道：“不会有问题，只要我不离开他一步。”

金明雄面上掠过一抹异色。

“和合童子”略一沉吟，道：“紫娘，事关重大，稍有差池，后果便不堪设想，听说他在连入三棵树秘舵之时，灯笼毒烟对他无害，足证他有异于常人，我特别交代你，不许你任性对他……”以下的半句没说出来，但谁都知道是什么。

“桃花女”斜瞟了金明雄一眼，撇了撇嘴，道：“是二师兄搬弄的是非？”

金明雄尴尬地道：“师妹，你……”

“和合童子”抬手道：“不许斗口！”

符琼花冷冷地道：“紫娘姑娘，别忘了令堂是毁在‘黑纱女’她们之手，说不定姓武的也有份。”

言中之意，当然是提醒“桃花女”应以母仇为重，对武同春应以仇人视之。

“和合童子”正色：“紫娘，牢牢记住一句话，只要一发现他有不稳定的现象，或是有被人救走之虞，便立即下手毁他，不必迟疑。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这毋须嘱咐，我早已想到了。”

符琼花道：“他目前情况如何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一切与常人无异，只是失了记忆，在此前的一段是一片空白，我们可以为他制造观念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忽地笑了笑，可能是她想到了什么好主意或是什么有趣的事。

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他或她为人如何不堪，在儿女面前，总是装得很正经的，当然，彼此心里有数。

“和合童子”是个色魔，知女莫若父，“桃花女”这一笑，他已经猜到她的心意了，脸一沉，一本正经地道：“紫娘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，再说一遍，你不可任性。”

噘了噘嘴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好了，爹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！”天地会主突地一拍座椅的扶把，语意森森地道：“把那姓白的放掉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瞪大了眼道：“放掉，会主是什么意思？”所有的目光，都惊疑地望着天地会主。

天地会主从容地道：“这叫连环双绝计，一举而数得。”符琼花道：“什么连环双绝计？”

天地会主手指比划，低声向在座的解释了一番，本来在秘室中可以毫无顾忌地加以说明，用不着悄声低语，也许这是习惯使然。

符琼花首先拍手道：“好计！”

“桃花女”也跟着附和。

“和合童子”皱起眉头道：“捉虎容易放虎难，抓她时很费了些手脚，如果……”

符琼花笑笑道：“阁下是舍不得吐掉到口的羊肉吧？”这话说得十分露骨。

“和合童子”连连摇手道：“不是这意思，我志在报妻仇，怕她万一漏网……”

天地会主道：“照区区之计，对报仇、灭敌，全都有利。”说完，转向“桃花女”道：“紫娘，在武同春身上也来个计里连环。”

“桃花女”冰雪聪明，一点即透，柳眉一挑，道：“会主的意思是施以双重禁制？”

天地会主哈哈一笑道：“真聪明，不错，正是这意思，如此方保万无一失。”

就在此刻，密室之内忽然响起了“叮当”的铃声，这表示发生了紧急情况，天地会主神色一变，向符琼花道：“夫人，你去看看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这声才落，一条人影启门而入，赫然是“魔音女”华素珍，天地会主急声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魔音女”道：“姓白的那贱人被救走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，符琼花栗声道：“什么人能进入地下密牢救人？”

“魔音女”目光转向金明雄道：“据警卫报告，是金大侠亲自把人提走。”

所有的目光，集中投向金明雄。

金明雄虎地站起身来，栗声道：“什么？我……”“魔音女”丑脸一拉，冷冷地道：“那姓白是个美人，谁见了

都会动心。”

金明雄发急道：“华姑娘，我……没有……这从何说起？”“桃花女”接口道：“二师兄，地下密牢设有机关，而且戒备森严，同时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姓白的关在那里，你……”金明雄激越地道：“我怎么会做这种蠢事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冷笑了一声道：“照你的德性，闻到了腥就想沾，难说！”

金明雄跺脚道：“师妹，你不能这样坑我……”

“和合童子”目中厉芒，道：“明雄，说实话，否则……哼！”金明雄狂声道：“师父，弟子真的没有，师父……”天地会主冷沉地道：“会不会有人冒充金贤侄的形貌……”

“魔音女”脆声道：“爹，不可能，负责守卫的三卡六名武士都已不能再开口，没有反抗的痕迹，如果不是熟人，那些武士并非土鸡瓦狗，不会毫无反抗，情况是总坛执法香主发现的，他看到金大侠带人离开的背影……”

金明雄脸孔连连扭曲，大叫道：“这是天大的冤枉！”“和合童子”厉声道：“明雄，你知道为师的脾气，爽快些说了吧？”

金明雄扑地跪了下去，喘着气道：“师父，冤枉啊！”天地会主转动着目光道：“什么时候发生的事？”

“魔音女”道：“一个时辰前。”

天地会主望向“和合童子”。

“和合童子”盯视着金明雄道：“一个时辰前你在何处？”金明雄道：“弟子在房里睡觉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眼里射出杀芒，冷极地道：“睡觉？凭这两个字就可以撒

清了？”

天地会主沉吟道：“贾兄，也许此中另有蹊跷，得加以查证，先冷静下来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气呼呼地道：“既然会主这么说，这逆徒先予关禁，听候调查！”狠盯了金明雄一眼，又道：“姓白的脱走，原先的计划得更改了。”

略一思索，天地会主道：“不必，按计划进行！”

一间布置得很华丽的卧室里，“桃花女”与武同春隔桌相对而坐。

武同春满面激愤之色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……到底是谁？”

“桃花女”咬了咬香唇，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叫武同春，外号‘无情剑客’，无双堡少堡主……”

“你……真的是我的师妹？”

“嗨！这怎能假呢？”

“可是……我一点也想不起来。”

“我说过了，你受了仇家的暗算，丧失了记忆，师父他老人家正设法为你恢复记忆，急也没用，反正……有我陪着你，担心什么。”

“仇家是谁？”

“我会指认给你。”

“我们……何时行动？”

“今天便出江湖访仇！”

武同春站起身来道：“现在就走，我无法忍耐下去了，我要把仇家剑剑诛绝。”

“桃花女”脸色一正，道：“大师兄，仇家诡诈万分，行事不择手段，你一切可要听我的！”

武同春斩钉截铁地道：“当然！”

官道上，一个俊逸非凡的锦衣书生与一个冶艳的红衣少妇并肩而行，不知羡慕了多少路过的行人。

他俩，正是武同春与“桃花女”，谁也不知道这锦衣书生是具可怕的行尸，杀人的工具。

正行之间，道旁林子里传出一个声音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到林子里来答话。”

武同春止步道：“好像有人叫我？”

“桃花女”眸光一闪，道：“是有人叫你，走，去会会对方，也许是害你的仇家。”

仇家两个字，勾起了武同春的杀机，眼里登时抖露出一片恐怖的凶光，折转身大步朝林子里走去。

“桃花女”紧紧相随。

林子里，卓立着一个面如冠玉的年轻武士，他，正是方大娘的儿子方桐，化名童方，投入了“流宗门”担任护卫。武同春与“桃花女”走近，停住。

方桐惊疑地望着武同春道：“你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桃花女”生来的水性杨花，见了方桐这等标致的少年，她的反应是与一般女人不同的，尤其她是个小寡妇，媚笑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在三棵树骆家见过面的，是么？”

武同春凶芒熠熠地道：“师妹，他是谁？”

方桐蹬蹬蹬退了三个大步，骇震莫明，栗声道：“什么，她……是你师妹？”

“桃花女”嗔声荡气地道：“不错，他是我大师兄。”方桐凌厉的目光在“桃花女”面上一绕，怒盯着武同春道：“你们什么时候变成了师兄妹？”

武同春转注“桃花女”道：“师妹，他是谁？”

方桐两眼发了直，满头玄雾，弄不清是怎么回事，他找了来，目的是要查明那晚在骆家武同春向他下杀手的原因，想不到武同春非但不认他，还与这淫贱的女人师兄妹相称，他是不得而出此，抑是他已被“桃花女”迷惑了？

在他的心目中，武大哥不是这种人，除非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可是又不像？心念之中，栗声道：“姓武的，你真的不认识我？”

旧的记忆丧失，新的还保留了些印象，武同春目中凶芒连闪，道：“我想起了，我们交过手！”

说着，又向“桃花女”问道：“他是否仇人？”

只要“桃花女”一点头，武同春毫无疑问地就会下杀手。“桃花女”水汪汪的眼睛朝方桐打了几转，道：“不是仇家，但却是敌人！”

武同春道：“该杀他么？”

“桃花女”迟疑了，她有些舍不得毁掉这美少年，可是“天地会”与“流宗门”水火不容，事实上是不能留他。想了想，道：“且慢，让我问问他！”

说着，扭动腰肢，上前两步，盯着方桐道：“先报个身份如何？”那股子掩不住的媚荡之气，是够迷人的。

方桐为了要究明真相，不得不虚与周旋，冷冷地道：“‘流宗门’护卫生方！”

“桃花女”眉毛一挑，道：“你年纪不大，今年几岁了？”方桐的脸绯红起来，怒声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“桃花女”荡笑了一声道：“没什么，我看你怪讨人喜欢的，可惜我们是对立的双方。”

武同春本性受制之后，变得十分急躁，大声道：“师妹，到底要不要杀他？”

鉴于在三棵树骆宅武同春曾对他下杀手，不像装假，方桐直觉地感到此中大有蹊跷，但到底是什么蹊跷，却无从相象，而武同春此刻的神情，是真的要杀人，看来八成是被女色所迷。

心念之中，脱口道：“武同春，想不到你是这么个无耻的人，竟然被这不要脸的女人所迷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粉腮骤寒，冰声道：“你骂我不要脸？”媚态在刹那间全消失了。

方桐想也不想地道：“不错，我是骂了你了！”

脆笑了一声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那你也就死定了！”

眸光一转，突地蹙起额头道：“不对，听口气你与我大师兄像是有某种关系存在，说说看，是什么关系？”

方桐心头暗震，他的身份是绝对不能暴露的，否则将功亏一篑，他年纪轻，但心思灵巧，补了阅历之不足，加之他出江湖之前，他母亲方大娘，与祖父“铁心太医”有目的地苦心教诲，使他的知识超过了年龄。

心念数转，他作了决定，硬碰下去，可能使后果无法收拾，暂且退身，看以后情况的发展再作良图是上策。

心念之中，沉声道：“什么关系也没有，在下只是奇怪他本是天地会的敌人，却一反而投效天地会，又冒出了你这个师妹，令人莫测。”

“桃花女”阴阴地道：“你不知道的事还很多，刚才你骂我不要脸，应

该付出代价的，是吗？”

方桐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们走着瞧！”

最后一个字出口，人已穿入林中。

“桃花女”一挥手，道：“杀！”

武同春如响斯应，立即闪电般划身截去了，他本是蓄了势的，所以行动如风，也迅捷绝伦。

而方桐犯了上一次同样的错误，以为武同春另有隐情，不会存心杀他，并没全力逃避，才穿出五丈不到，便被武同春截住。

白芒打闪，武同春出了手，从气势来看，说什么也不会是假的，方桐心头大凛，全力封了一剑，但毕竟技逊一筹，被震得连打跟跄。

武同春心念中只有一个“杀”字，一击不中，第二招跟着出手，比第一招更辛辣。

方桐哭笑不得，恨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变化，情急之下，藉树掩避，剑芒扫处，枝屑横飞。

武同春毫不迟滞，觑定方桐的身影攻出第三剑，方桐无奈，只好绕树打转，霜刃霍霍，白光进射，武同春分毫不懈，存心要他的命。

方桐亡魂大冒，全身冷汗淋漓，半刻之后，已疲于奔命，险象环生，武同春攻势如疾风迅雷，根本不给方桐脱身的机会。

“桃花女”粉腮带着她惯常的媚笑，悠闲地作壁上观。

一声惊叫，方桐被武同春牢牢扣住，俊面呈一片煞白。

“桃花女”脸色起了变化，如果她不阻止，方桐是死定了，她一时拿不定主意该不该阻止……

武同春狞态毕露，霜刃缓缓勒向方桐颈项。

方桐狂叫道：“你真的要杀我？”

就在这生死系于一发之际，一声震耳的暴喝倏告传来：“住手！”声到人到，来的是丐帮首座长老“鬼叫化”。

武同春呆了一呆，手中剑不自觉地垂下。

“鬼叫化”激声道：“放了他！”

“桃花女”可不认得“鬼叫化”，但对方现身的动作，使她意识到的不是寻常人物，粉腮一变，道：“老要饭的，你想插手？”

“鬼叫化”白了她一眼，道：“你的手段太卑鄙，存心太恶毒，快叫他放手。”

“桃花女”樱口一抿，道：“说的倒容易，老要饭的，你是赶来凑数？”

“鬼叫化”本知道方桐的身份，不由急煞，如果武同春杀了方桐，后果不说，的确是一场人间惨剧，但一时却想不出解救之法。

方桐栗声道：“他变了，他已不是原来的他。”

“鬼叫化”怒视着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你父母罪恶滔天，被毁的男女不计其数，会有报应的，快叫他住手。”

“桃花女”朝武同春冷喝道：“下手！”

武同春霜刃上翻，方桐面现死灰，手腕脉穴被扣住，他使不出力量反抗。

“鬼叫化”情急，厉吼一声，打狗棒朝武同春持剑的手电劈，武同春回剑反扫，“鬼叫化”变势收棒。

“桃花女”娇躯电弹，扑击“鬼叫化”。

规律所限，不能与女人交手，“鬼叫化”魅影般掠开。同一时间，哼闷

乍传，武同春踉跄倒退，方桐已闪向另一边。

原来方桐情急智生，用头猛顶武同春的下巴，这一着生了效，武同春功力再高也受不了这一顶，剧痛难当，又加事出猝然，不自觉地松了手，口里溢出血沫。

“桃花女”粉腮大变。

“鬼叫化”朝方桐急挥手道：“你还不快走！”

方桐微微一窒，转身穿林而去。

武同春记忆全失，心神又受制，根本不认得“鬼叫化”，受创之下，激怒如狂，一抖手中霜刃，欺向“鬼叫化”，那份狞态，叫人不寒而栗。

“鬼叫化”松了口气，因为方桐已经脱身，他的身法是当今数一数二的，功力不能制伏武同春，但身法却足以自保有余，晃身换了个方位，冷厉地道：“桃花女，你媚惑了‘无情剑客’，会噬脐莫及，你等着瞧。”

武同春弹身飞扑，“鬼叫化”又换了方位。

“桃花女”粉腮泛了青，咬牙道：“老要饭的，看来你在穷家帮位份不低，你的作为将会给丐帮弟子带来可怕的后果，你一样会后悔莫及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该后悔的是你！”

“桃花女”冷笑一声道：“你要饭的后悔就在眼前！”娇躯一划，虚空拂出。

武同春在同一时间挥剑进袭。

“鬼叫化”身法与鬼魅差不多，只一晃，便玄奇地脱两人夹击的圈子之外，再闪而没，连消失的方向使人都无法判定。武同春弹身便要追……

“桃花女”大声道：“算了，别追了！”

武同春耷了回来，道：“那老要饭的不是我的仇家？”“桃花女”眸光一转，道：“是仇家一路的，没错，以后……”武同春狂声道：“为什么阻止我去追？”

“桃花女”柔声道：“大师兄，对方的身法太快，追不及了，你只要紧记住一点，不要给对方任何机会，见面就要下杀手。”点点头，武同春道：“我记住了，现在我们去哪里？”“桃花女”像哄小孩似的道：“事情过去了，现在你收起剑，

我们随便行走，仇家会自己打来的，以后不管我有没有开口，你碰上任何人，只要问对方是不是‘流宗门’的人，对方如果应是，你便杀，准没错。”

凶芒穷闪，武同春道：“‘流宗门’……是我的仇家？”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不错，还有一个大仇人，不是‘流宗门’的，是个女人，黑纱蒙面，外号叫‘黑纱女’，她的功力很高，你要全力对付。”

武同春喃喃地道：“‘黑纱女’……‘黑纱女’，好，我不会忘记。”

“桃花女”又道：“跟‘黑纱女’一路的叫白石玉，是个蓝衫书生，也不能忘了。”

武同春咬牙道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“桃花女”四下望了一眼，道：“我们上路吧！”

武同春对“桃花女”可是百依百顺，片言不发，跟着便走。就在两人离开之后，不久，“鬼叫化”与方桐从不同方向现身出来。

方桐迫不及待地道：“老哥，我武大哥是怎么回事？”“鬼叫化”凝重地道：“你是岐黄世家，难道看不出来，他是心神受制，身不由己，他所作的，他自己根本不知道。”方桐变色道：“心神受制？是药物还是什么邪门

手法？”“鬼叫化”紧皱着眉头道：“目前不得而知，‘和合童子’为人相当邪恶，父母同邪……”

话锋一顿，吐口气，又道：“我本要他去救白石玉，想不到他却中了别人的计，如果我尾随他去，不被事岔开，也许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”

“白石玉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……以后再说吧，目前谈正事，我们分头暗蹑他们，以了解情况，你能不能抽出时间，去请教令祖，关于心神被制这方面的事？”

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怕泄了行藏。”

“那……这么办，你修书一封，由我老要饭的派人去见你娘，再由你娘求令祖，成么？”

“可以！”

“记住一点，别与武同春正面相对，以免发生不测。”“好的！”

“还有，依目前情况，‘流宗门’会不择手段除去他，你要特别留意这点。”

方桐颌首道：“我会留意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你走吧，别让人发现你跟我在一道。”有钱能使鬼推磨并非言过其实，有时候真的能通神。这是一间普通人家的上房，儿子与媳妇回娘家，老俩口为了一两银子的代价，把房间让与“桃花女”与武同春，还附带一顿酒饭。

时正二更，青灯娓娓，武同春与“桃花女”并肩坐在床沿，俨然一对恩爱夫妻。

武同春心神受制，多少有些凝呆，期期地道：“师妹，我们……为何不投店？”

“桃花女”在武同春额上划了一下，娇声道：“大师兄，你怎么想不透，到处是仇家，投了店，防不胜防，住在这种地方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乐得睡个舒服觉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可是……只有一张床，两个人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嗤地一笑，把娇躯偎向武同春，媚声荡气地道：“大师兄，反正……我是你的人，打什么紧，如果要避男女之嫌，师父就不会让我俩一道行走江湖了，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！”

武同春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他只知道眼前，不知道过去，这使他感到痛苦，但这痛苦，也是模糊的，并不具体。

“桃花女”倒入武同春的怀中。

软玉温香，武同春的心乱了，礼教是靠理性来维持，失去了理性，便成了不设防的城市，敌人可以长驱直入。

“和合童子”是色魔，他的女儿当然是淫娃。

本性使然，“桃花女”反而不克自制，她扭动着，口里发出了荡气回肠的声音，像是梦呓，又像是呻吟。

食色性也，这是男女的本能，在没有理智的情况下，武同春并非木石，不能没有反应，于是，一种火开始燃烧，他的手不安份起来……

房间里，顿时春光洋溢。

突地，窗外一个冰冷的声音道：“师妹，你敢违抗师命么？”

“桃花女”一骨碌脱开武同春的怀抱，弹到窗边，愤然道：“二师兄，你是阴魂不散么？”

在这种情形下受到干扰，对“桃花女”这种女人而言，比杀她一刀还要难过。

武同春却呆住了，只是那股邪火还在燃烧。

金明雄在窗外道：“我奉命暗中策应你，同时也防止这种事发生。”

“桃花女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我劝你走远些，别惹我生气。”

金明雄道：“我不会走，师父已经答应我们的好事，我有权利。”

武同春起身，走到“桃花女”身边，眸中又露凶光，粗声暴气地道：“外面是谁？”

“桃花女”故意用手环住武同春的腰，把头靠过去，咕叽一笑道：“是偷看好戏的！”

这话说的相当缺德，再窝的人也受不了，何况是妒意满腹的金明雄，推开窗，穿入房中，怒视着武同春。武同春推开“桃花女”，瞪着金明雄，杀机自心底冒了起来。

“桃花女”不屑地道：“你太不自量，我说过这辈子我不会喜欢你。”

金明雄咬牙道：“紫娘，你别太过份！”

“桃花女”大声道：“金明雄，我恨你！”

武同春闪电出手，一把抓住了金明雄，用力反扭，金明雄力争不脱，亡魂尽冒，栗声道：“你还不阻止他？紫娘，你……”武同春心里记牢了“桃花女”告诉他不给对方机会这句话，一掌印上金明雄的后心，一声惨嚎，金明雄口血飞进。武同春一松手，金明雄扑了下去。

“桃花女”不自禁地尖叫出声，这并非她的本意，但因她没及时阻止，事实便形成了，这问题相当严重。

房门起了敲击声，房主人的声音道：“怎……怎么回事？”“桃花女”咬了咬牙香唇，道：“没事，闹着玩的。”老太婆的声音道：“闹着玩？……刚刚那一声好像……”“桃花女”道：“老实说吧，大娘，我夫妻俩是练武的，每天晚上都得练上一阵子，刚才就是在练功夫，没事，请安歇吧！”老两口咕啾着走了。

“桃花女”望着金明雄的尸体，喃喃地道：“怎么办，这乱子可闹大了，如何向父亲交待？他是父亲唯一的传人，这……”

目光扫向武同春，咬咬牙，道：“看来只好如此了！”

武同春心里可说什么完整的意念都没有，他不但记忆丧失，心神也受到控制，唯一保存在脑海的，只有“桃花女”，和她所说的每一句话。

“桃花女”又喃喃地道：“你因为有纵走白石玉的嫌疑，被关禁待查，却鼓其如簧之舌，说动了父亲任你自由行动，自己的正事不办，要暗中监视我，这是你自己找死，怨不得别人！”

脸上毫无矜怜之色，她所烦恼的是如何善后，同门的关系抹杀不了，武同春是由她控制，人被杀，她该负全责。

武同春茫然地道：“师妹，你自言自语些什么？”

“桃花女”脱口道：“你杀了他，我怎么办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埋了就算了，怎么办？”谁要他找死，想欺负你。”

“桃花女”眉头连皱，道：“把他带出去，我们不能留下痕迹！”

“带出去？”

“唔！带到无人的地方，灭迹。”

“好吧！”

“从窗子出去，不能惊动房主人。”

武同春挟起金明雄的尸体，穿窗而出，“桃花女”也跟出小户人家，院浅屋低，外面只一道短篱，出入毫不费事。

一阵疾驰，来到一条小河边，停了下来，武同春把尸体放落，道：“如何处置？”

“桃花女”悠悠地道：“让我想想！”说着，倚近武同春，手掌按向“命门”大穴，只消一吐劲，武同春准死无疑。

武同春懵然不觉，因为“桃花女”对他搭手碰脚，已是司空见惯的常事。

“桃花女”叹口气，收回掌，她下不了手，并非不忍，而是舍不得。

这女人可说阅人无数，但像武同春这种美男子，她还是头一次碰上。她明知在玩火，稍一不慎，便会自焚，但她情不能自己。

深深一想之后，道：“有了，把他沉入河心，最省事！”武同春抓起金明雄的尸体，就要抛出……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且慢，这样会漂流暴露，你先放下他。”武同春真是千依百顺，也不多问，就把尸体重新放回地面。

“桃花女”去搬了块巨石，将就用金明雄的腰带缚牢在尸身上，然后用手朝河心一指，道：“抛下去！”

“扑通！”一声，激起一蓬浪花，然后消失了。金明雄邪僻乖张，结果落得葬身鱼虾之腹。

暮在此刻，一个极冷的声音道：“沉尸灭迹么？”“桃花女”碰了武同春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准备！”武同春立即手抓剑柄，蓄势而待。

“桃花女”扬声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条瘦长的人影，飘到两人身前，是个古稀年纪的老者，灰髯拂胸，手拄一根七弯八扭的藤杖，两只眼在夜暗中像两颗寒星。

“桃花女”冷声道：“阁下何方高人？”

老者阴恻恻地道：“别管老夫是什么人，你这妖女心肠够狠，为了满足自己私欲，竟然把同门师兄沉尸灭迹……”“桃花女”厉声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严格说起来，我们是同道。”

“同道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什么同道？”

“你会用毒，老夫也不外行，你爱风月，老夫是固中老手，是同道是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‘桃花女’，一般的男人绝对无法跟你旗鼓对阵，碰上了老夫，是天作之合，怎么样，咱们以真本领较一番如何？”

“桃花女”荡笑了一声道：“阁下是不想要这几根老骨头了？”

老者嘿嘿一笑，道：“你试上一试，便知道老夫的骨头有多硬！”

武同春目中凶芒大张，心里涌起了杀人的冲动。

“桃花女”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一个人要找死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大师兄，

杀！”

对于“桃花女”的命令，武同春的反应是相当锐敏的，何况他早已蓄势待发，白光一闪，以骇电奔雷之势，划向老者。“老者似对“无情剑客”知之甚稔，不接架，鬼魅般飘了开去。

“桃花女”照定老者的身形拂出一掌。

老者其势不滞，拧了开去，口里道：“用毒么？你碰上对手了！”

武同春的霜刃再次袭，迅厉无匹，老者避之不及，只好举杖封拦。

“锵”地一声，老者向侧方滑开了八尺，从剑杖交击之声来判断，老者的藤杖坚逾精钢。

七八条人影，弹射入场，一色的锦衣劲装。

“桃花女”栗声道：“原来是‘流宗门’的朋友，好极了，大师兄，快杀啊！”

武同春舍弃了老者，迎着来人旋身发剑，无情之剑，的确是震世骇俗，白光闪处，惨号暴起。

有三名武士栽了下去，其余的为之一窒，白芒再闪，又有两人横尸，剩下的三人亡魂尽冒。

老者藤杖一扬，主动攻向武同春。

武同春回剑应战，三名残存的武士才有机会退了开去，剑杖交击声中，老者被震得连打跟跄。

数条人影，飞射而去，当先的是“流宗门”掌令宋天培，再就是化名童方的方桐和两名黑衫老者。

四个人立即围上武同春。

老者大声道：“你们对付‘无情剑客’，本座来收拾这妖女！”

声落，人已扑向“桃花女”。

宋天培等四支剑，联攻武同春。

惊人的场面在夜色中叠了出来，宋天培等，都是拔尖的剑手，碰上了武同春，是棋逢敌手，如果单打独斗，无人是他的对手，但联手合击，情况便不同了，进退疾徐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武同春是理性丧失的人，形同疯虎，招招辣，式式狠，光攻不守，令人胆寒。

“桃花女”也非弱者，徒手对老者的藤杖，仍然有攻有守。疯狂的场面，动魄惊心。

一声暴喝传处，接着是一声闷哼，武同春打了一个跟跄，他中了宋天培的暗器，这一来，更激发他的凶性，霜刃狂扫而“哇”地一声惨号，联攻的老者之一被拦腰斩为两段。

宋天培暴退数尺，左手疾扬，闷哼再起，武同春踏了下去，另一老者长剑劈下，方桐情急之下，不顾一切地封开老者的剑。

同一时间，“桃花女”见武同春踏地，芳心大震，一疏神，被藤杖扫中膝弯，尖叫一声，“砰！”然坐地，随即被老者扣住手中。

武同春听到“桃花女”的尖叫，想挣起，但又坐了回去。那联手的黑衫老者，剑被方桐架开，大感意外，栗声道：“童护卫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方桐定定神，道：“鲁殿主，不能杀他！”

宋天培接口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方桐定定神，道：“难道掌令没看出此中蹊跷？”宋天培目中凌芒一闪，道：“什么蹊跷？”

方桐道：“他分明是本性被迷，反为仇家利用作杀人工具，如果毁了他，‘冷面客’将成为本门的死敌，请掌令详察。”宋天培沉默了片刻，阴声道：“凡不能为本门所用者，杀！”方桐道：“如果我们能解除他的禁制，则他将会誓死效忠本门，除一敌不如增加两友，掌令尊意以为如何？”宋天培沉吟不语，他在作深深的考虑。

那瘦长老把“桃花女”扭到近前，寒声道：“小娘们，长话短讲，你是用什么玩意制住‘无情剑客’？”

“桃花女”咬牙道：“阁下刚刚不是自诩是此中高手么？”瘦长老道：“别给老夫来这套，你贾氏门中所用的毒与众不同。”

“桃花女”突地眸光一亮，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谁了。”瘦长老道：“噢！说说看。”

“桃花女”一字一顿地道：“‘流宗门’总香主‘天绝星’贺宇，曾扮演过活神仙，对不对？”

瘦长老打了个哈哈道：“算你说对了，那你也该明白老夫杀人的手段，解了他的禁制，如何？”

武同春虽说记忆丧失，心神受制，但对眼前发生的事，还是有反应的，他努力连用那一丝不泯的灵智，来分析现况，一个根基深厚的人，被控制的心智在外力的诱发下，或多或少会复苏一些“毒”这个字映入他的脑海，但他想不起自己的过去，只是对“桃花女”已经起了些疑念。

“桃花女”内心忧心如焚，眼前的情势对她是百分之百的不利，别说顾及武同春，她本身也成了人家掌中之物，但她不甘心受宰割，她在极谋脱身之道，她表面上竭力镇定，脆生生地一笑，道：“总香主，解了他的禁制，然后你们杀我，天底下没这种便宜事。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道：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什么也不办！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道：“像你这种女人中的女人，毁了真是暴殄天物！”一句话，提醒了“桃花女”该怎么做，媚声道：“总香主，放开我，我不会飞走的，被人反扭着谈话我不太习惯。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真的松了手，道：“谅你也飞不了！”

“桃花女”搓着被揉捏痛了的手，嗲声嗲气声道：“其实，我是被迫行事，说起来淌入你们一会一门之间的漩涡是失策，解除‘无情剑客’的禁制可以，但有条件……”

边说，她边暗暗地施展出她的保命绝招，这相当冒险，如被识破，一切算完，但她为了死里求生，不得不冒这险。

掌令宋天培接过话头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我解除了他的禁制，你们保证我安全离开。”

宋天培道：“可以！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用什么保证？”

武同春突地狂叫道：“原来是你害我，你……”

“桃花女”向前走近两步，道：“大师兄，你何不放明白些？”

这一说，武同春又迷惑了，他无法判断是非真假，因为“桃花女”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很牢固，他以仅有的一点灵智来想：“也许师妹是在谋脱身……”

方桐冷森森地道：“‘桃花女’，你少玩花样，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。”

“哟”了一声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何必这么凶，既生就一表人材，应该讲点风度。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突地大声道：“小娘们，你解了他的禁制，本座以人格保证你全身而退。”

“桃花女”转身道：“我怎么知道你阁下的人格生成什么样？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迫近她身边，以异样的腔调道：“本座知道你名叫紫娘，堂堂总香主，不会说话不算话，目前你的处境，最好是相信，别等我们改变主意，如果对你用强，你也没可奈何，是么？”

“桃花女”一跺脚，道：“好，我相信阁下的保证，不过，他禁制一旦解除，首先杀的必然是我，所以我在施术之后，必须先离开，你们可不能阻拦我？”

宋天培是用惯了心机制人，冷阴阴地道：“你又如何保证你不暗中弄手脚？”

“桃花女”脆笑了一声道：“最好是彼此相信，如果我相信贺总香主的保证一样，以后总还有再碰头的时候，避过了初一，还有十五啊！”

“天绝星”贺宇道：“掌令，让她施术好了。”

“桃花女”迫到武同春身边，用手拂了两拂，道：“成了，对不起，我要走了！”

武同春栗吼道：“你这是做什么？”

他中了宋天培的暗器，欲振而乏力。

“桃花女”疾纵而去。

“天绝星”贺宇道：“本座去盯踪她，防她使诈！”说完，也弹身掠去。

宋天培走向武同春，阴声道：“‘无情剑客’，怎么回事？”武同春狂声道：“我要杀人！”

方桐咬牙道：“我们被那妖女愚弄了，‘无情剑客’的禁制根本没解。”

宋天培咬牙道：“那她是诈死，她逃不了的，我们且暂候片刻。”说完，转向那黑衫老者道：“鲁殿主，追去，把那妖女抓回来。”

姓鲁的殿主，立即弹身追了下去。

武同春突地狂叫一声，滚倒在地面，四肢扭曲，喘息不止。方桐栗声道：“掌令，情形不对？”

宋天培愤愤地道：“很好，那贱丫头胆敢作弄本座，有她的好看。”

方桐内心相当惶急，但他不能露出破绽，他投入‘流宗门’，目的是要杀宋天培，可是一直没有适当的机会，因为他是不能失败，同时，对宋天培的身手，他还没有十分摸透，所以一直隐忍。

武同春口中涌出了白沫。

方桐咬牙道：“看来他可能活不了。”

宋天培道：“贺总香主是此道高手，他怎没看出破绽？”方桐道：“依属下看来，贺总香主恐怕……”

“恐怕什么？”

“他刚才的神情语调有异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属下妄测，贺总香主恐已中了那妖人的暗算。”就在此刻，一个女人的声音道：“姓宋的，把‘无情剑客’交给我。”

宋天培与方桐同感一震。

听声音绝非“桃花女”，那该是谁？

宋天培冷声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女人的声音道：“我说把‘无情剑客’交给我带走。”宋天培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女人的声音道：“因为你们救不了他，不能耽误他的命。”方桐接口道：“芳驾能救得了他？”

女人的声音道：“不错，我可以救他。‘桃花女’所用的并非一般之毒，而是一种极厉害的独门迷药，一般毒道高手解不了。”

宋天培道：“芳驾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女人声音道：“救人！”

宋天培道：“何不就在原地施术？”

女人声音道：“这不是一时半刻之事，我必须带走他。”宋天培目芒连闪，道：“芳驾最好能报个来路？”女人声音道：“没这必要。宋掌令，如果时间久了而致不治，阁下便要负误人性命的责任。”

宋天培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芳驾怎知本门救治不了他？”

女人声音道：“贵门懂得毒道的仅贺总香主一人，而我说过这并非一般之毒，贺总香主已着了那妖女的道儿，恐怕自身还难保。”

宋天培吃惊地道：“什么，贺总香主着了对方道儿？”女人声音道：“一点不错，那女人的迷药无臭无形，中了也无法觉察，她方才在现场已经对贺总香主暗中动了手脚……”鲁殿主气急败坏地奔回现场，栗声道：“掌令，贺总香主……”

宋天培急声道：“贺总香主怎么了？”

就在此刻，一条人影从现场飘过，极快，快得使人目不能辨，方桐明明发觉，但他故意不出声。

宋天培只觉眼角有黑影一晃，立地惊觉，转目看时，武同春已失了踪，不禁脱口道：“好快的身法！”

方桐故意惊叫道：“人被带走了！”

宋天培呆了一呆，又回头道：“鲁殿主，说下去？”鲁殿主定定神，道：“贺总香主发觉中了暗算，那妖女已逃逸无踪……”

宋天培道：“总香主人呢？”

鲁殿主道：“去寻求解救之方，是……去找女人。”宋天培恨恨地道：“我明白了，贺总香主是中了那女人的无形媚药，很好，有一天她父女必自食其果，现在我们善后。”这是间布置得十分淡雅的卧室，一个钗横发乱，衣裙不整的少妇，坐在窗前，面色十分难看，但却掩不住她那天生丽质。一个青衣婢女，捧了碗热汤进来，皱着眉头道：“夫人，这是参汤，你趁热喝下！”

少妇似乎心事极重，用手比了比，道：“放下！”

青衣婢女放下参汤，吐了口气，显得很激动地道：“夫人，您……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少妇摇摇头，悠悠地道：“荷花，你不懂。”

“就是因为不懂才问呀！”

“唉！非这样做不能救他。”

“可是……夫人，值得么？”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本来……嗨！算了。”

“夫人，您莫非打算改嫁……”

少妇怒瞪了荷花一眼，道：“住口！”

荷花嘟起嘴道：“如果夫人没这意思，为什么会……”少妇咬咬牙道：“你不懂，少饶舌，去看看他的情形，别忘了我叮嘱你的话。”

荷花期期地道：“好！我……会照夫人的交代说的。”少妇闭上眼，脸上浮起一抹痛苦的笑意。

荷花转身出房，到房门口，又回头道：“夫人，参汤凉了！”另一个房间里，武同春站在房中央，用力握拳，又放松，喃喃地道：“为什么会有这种事？……我做了什么？……‘桃花女’，我要你父女付出百倍的代价。”脸上的表情无法形容，有恨、有愤、有怨毒，也有迷惘，总之是相当复杂。房门开启，荷花进入，脸色也是异样的。

武同春盯着荷花道：“荷花姑娘，你家夫人……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荷花咬着牙道：“为了救你。”

“这是……第二次救命之恩……”

“大侠记得就好。”

“在下要面见夫人。”

“她不会见你。”

“荷花姑娘，求你……”

“我只是个下人，求我没用。”

武同春抬眼望向空处，脸上尽是痛苦之色，他忘不了那一幕，他想：“女主人到底是何许人物？上一次，天地会主利用妻子华锦芳，企图毒杀自己，是这里的女主人救了自己。这一次，中了‘桃花女’的恶毒计算，她竟然牺牲清白，奉献了她的身体来救自己，为什么？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忘形地脱口大叫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荷花激颤地道：“什么也不为，只为了救你，不这样做……就救不了你。”

武同春用力绞扭着手道：“这种恩情，我……武同春如何报答？”

荷花咬着下唇，没出声。

武同春又道：“荷花姑娘，我不明白，你家夫人为什么甘愿付出这大的牺牲，我……值得她如此做么？我……”荷花冷漠地道：“我也不明白。”

武同春木然了片刻，才又开口道：“你家主人……”“我家没男主人，夫人已做了七八年的未亡人。”“啊！这……夫人牺牲名节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了。”

“夫人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不会告诉你。”

“荷花姑娘，夫人……为什么不肯见我？”

荷花瞪眼道：“见了面是什么情况？”

武同春哑口无形，心里一片凌乱。

荷花悠悠地道：“夫人有话要我转告……”

武同春微喘着道：“请讲？”

“你的记忆全恢复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身上并无不适之感？”

“没有，只是……心里非常痛苦。”

“夫人说，你还是装作受制的样子，去找那不要脸的女人，你知道怎么做的，现在你已不必再怕她弄鬼了，夫人给你服下的灵丹，足可抗拒一切。”

武同春惊喜地道：“我……能抗拒她的毒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好，我……”用力一咬牙，又道：“她父母将要付出代价。”“你可以走了！”

“你家夫人……真的不愿见我？”

“不愿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记住，不许打主意到此地来，这是夫人的严命，你能办得到？”

“我……一定遵守。”

“很好，我带你出去，现在先蒙上眼。”

武同春苦笑一笑，无话可说，这简直的就不像是事实，像一场离奇的梦。荷花早已有准备，取出一块黑布，蒙上武同春的双眼，然后牵着他的手，向外走去。

路过窗下，窗子里有一双表情十分复杂的眼睛在望着武同春，似乎还隐有泪光，但武同春不知道。

不久，被推上一辆马车，然后是辘辘的轮声。

车轮辗过崎岖不平的路面，车身颠簸得很厉害，武同春心

想，这一定是小路。他几次想抓下蒙眼布，但还是忍住了，他不能作小人之举。

差不多有半个时辰之久，马车停了下来，荷花的声音道：“可以下车了，解下眼布吧！”

武同春抓下蒙眼黑布，钻出遮掩严密的车厢，一看，不出所料，眼前是不见人烟的旷野，艳丽的阳光照得人眼睛发花。

荷花冷冷地道：“不许跟踪我，希望你能守住诺言。”

说完，驱车疾驶而去。

武同春怔立当场，望着马车的背影，心头仍是一片紊乱，一个女人，为了救一个男人而不惜牺牲清白，这是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他喃喃出声：“不，一定有原因的，不会是毫不相干的女人，要是……她是谁呢？为什么不肯见自己的面？”

想到在昏乱中，疯狂而荒唐的一幕，他的脸在发烧，心头在鹿撞。

但随这一念而来的，是无比的怨毒，“和合童子”与“桃花女”只是助纣为虐，罪魁仍是天地会主华容。

一条人影，悄然接近。

武同春惊觉回顾，心头为之大震，来的竟然是易钗而弁的白石玉，仍是潇洒的蓝衫书生装束。

她不是落入“和合童子”之手么，怎会在此地出现？

白石玉的脸色很不正常，略显激动地道：“听说你曾经到三棵树天地会的秘舵去救我的？”

武同春瞪大了眼没作声，身躯在颤抖，他心里在想一个大问题，由于白石玉的突然现身，他敏感地想到荷花口里的夫人，会不会是白石玉？这很有可能的，因为她曾经对自己表露过爱意。

如果不是她，可能就是神秘的“黑纱女”，但以现在白石玉的神色来看，

是她的成份居多。

如果是她，这该怎么办？如何收场？”

白石玉寒声道：“为什么这样看我？”

口唇抖动了半晌，武同春才勉强出声道：“你是如何脱困的？”

“你去三棵树骆宅，而我却被带到另外一个地方，‘鬼叫化’无法通知你，只好行险，由丐帮长老‘千面丐’假扮金明雄，骗过了守卫，把我救出来。”

“啊”了一声，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你……怎会来到这荒野来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不能来么？”

武同春窒住了，听口气，献身救自己的事，真正的像是她所为，这是不了之局，如何善其后呢？如何开口询明这件事呢？白石玉又道：“我是在大路上见一辆马车朝荒野狂驰，所以跟了来看个究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武同春傻了眼，还是开不了口，白石玉是故作此言么？白石玉毫不放松地道：“怎么不说话？”

武同春期期地道：“你……真的不知道？”

白石玉皱起眉头道：“怪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”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她是不便启齿，而故意迫自己说出来么？看来还是不说破的好，万一自己判断错误，岂不尴尬？”想着，舒口气，道：“对不起，这是关系到别人的私事，恕不便奉告。”

白石玉可抖出了女人的味道，口一噘，道：“不说就算了，谁稀罕！”

沉默了片刻，突地挑眉道：“听老叫化说，你中了‘桃花女’

的邪，怎么回事？”

是故意还是真的不知道？如果真的不知道，那原先的判断便推翻了。

武同春沉沉一想，道：“对了，有件事情记住，在下曾被那不要脸的女人控制了心神，现在已获解救，但在下仍要装被制的样子以便讨债，所以……希望在特殊情况之下，不要揭穿，可以么？”

白石玉眸光一闪，道：“你要找‘和合童子’父女？”

武同春目中陡现煞芒，咬牙道：“是的，恨不能立刻找到……”

白石玉道：“好，我带你去找。”

武同春想了想道：“就这样明目张胆的去找？”

白石玉笑笑道：“当然不是，那岂非明摆着要对方设谋应付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如何找法？”

白石玉目珠一转，道：“你禁制被解除，回复正常，对方并不知道，你仍得装作受制的样子，你在明里走，我在暗中尾随，到了地头，我自有办法要对方主动现身。”

话锋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当然，一个正常人与心神被制的人，神情上是有分别的，尤其是眼神，这一点想办法能骗过对方的眼睛。”

这一着武同春没有考虑到，大为佩服白石玉的机智，目芒一闪，道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白石玉像是有预谋般地从身上取出一粒小红丸，道：“把这丸子吞下去，你就自然神色不正，目露凶芒，跟受制的形态完全一样，不过要注意的是言语举动不能露出破绽。”说完，把药丸递与武同春。

武同春接过，纳入口中，用津涎吞下。

黄昏，华灯初上。

“大三元酒楼”已上了六成座，此地一带是龙蛇混处，品流复杂，什么人物都有，由盛名震世的人物，到供人骗策的小角色，富商巨贾以至鼠窃狗偷，一应俱全。

说穿来并不奇怪，来此的顾客，不管什么身份，都与江湖派有关。

“砰”地一声巨响，震惊了整个酒座，吸引了所有的目光。

靠角落的单座上，坐着一个年轻俊美的剑客，偏偏神色不正，目露狂颜，面前的桌子已坍了一个角，由于长相气质不相称，使人感到无比的诡异。

二十七

他，正是有所为而来的武同春。

这种事，在大三元来总是司空见惯，但座中某些人却为之色变。

小二面带职业上的笑容，趋前哈腰，小心地道：“这位爷，什么事？”

武同春横眉竖目地道：“酒菜何以不来？”

小二又哈了哈腰，道：“爷还没点！”

“现在点了！”

“请问……用些什么？”

“随便，快端来！”

“是！是！马上到！”对付这类客人，小二有他的经验，再不多说半个字，立即转身离开。

座间起了一阵窃窃私议。

武同春故意装出心神失常的样子，带煞的目光直直地望着空处，似乎整间酒店只他一人，完全不理睬他人的反应。不久，小二端上酒菜，还替他斟了酒。

武同春摸出一锭银子，朝桌上一放，道：“拿去！”小二愣了愣，道：“爷，这是……”

武同春熠熠凶芒一闪，粗声暴气地喝道：“要你拿去，没耳朵？”

小二不敢多说话，连连哈腰，拿起银子离座。

武同春自顾自地大吃大喝，那份吃相真够瞧。

私语传来……

“这不是无双堡少堡主人？怎么会变成这等……”“谁知道！”

“无双堡被一场怪火，烧成废墟，这桩公案……”“老弟，喝酒吧，事不关己，犯不着惹火上身。”武同春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他没有反应，一心在等他的目的物出现，这由白石玉安排的妙计，主要在引出“和合重子”父女。

突地，一条纤纤人影走近座前，武同春抬头一看，不由大为震惊，心想：“糟了，怎么会在此地此时碰上她，她在得太不是时候，不但会误事，还会连累她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如何应付场面？”

来的，是神秘少妇的侍婢荷花。他被宋天培的暗器所伤，又遭“桃花女”暗算，神秘少妇不惜奉献自身，替他解禁，这是个不解之谜，也是无法报答的大恩。

他不能不认对方，但一认便会露出马脚，无疑地，酒座中有不少天地会的耳目，一时之间，他不知如何是好。由于他表现怪异，又来了个美艳少女，不用说，人人注目。荷花冷冷地开口道：“我们认识么？”

武同春将话答话，目中凶芒一闪，道：“不认识！”荷花眉头微微一皱，道：“奇怪，我好像认识阁下……”武同春直勾勾地瞪着荷花，手指头蘸着酒水，在桌上写了“请速离”三个细细的字。

荷花以极低的声音道：“城外女娲庙！”然后又放大了声音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！”

说完，立刻转身离开。

武同春心念疾转：“显然荷花是奉命传话的，约会自己的，定是那神秘少妇，照理是非去不可，但这一去，原先的安排便

落空了……”

一时之间，他不知如何是好了。

正自委决不下之际，一名短打扮的汉子，走近桌前，向武同春亮了亮手掌，掌心上画一朵荷花。

武同春的心，突然收紧了，不用说这汉子是“桃花女”紫娘派来的，两件事凑在一起，这当中会不会有连带关系？

那汉子点点头，转身便走。

武同春略作盘算，尾随那汉子离开。

出了城，那汉子身法加快，武同春紧随不舍，奔了一程，武同春发觉对方奔的竟是女娲庙，不由大感困惑，事实证明，两件事是有连带关系，这并非巧合，难道那献身救自己而不肯露面的神秘少妇，便是“桃花女”的另一化身。这么说，她的目的算达到，想到这里，全身的血液不由沸腾起来。

女娲庙在望，引路的汉子倏忽消失无踪。

武同春怀着异样的心情，直趋庙前，庙门外空空荡荡地不见人影，武同春停了下来，目光四扫，他曾服下了白石玉的药丸，目光是怕人的。

眼前一亮，一条红艳艳的人影出现庙门，赫然是“桃花女”紫娘。

一股恨火，自武同春心底冒起，他蓄意要除这淫娃。

“桃花女”脆生生地一笑，道：“师兄，我找得你好苦！”

武同春迫近前去，由于他的神情与受制无异，所以“桃花女”无法发觉面对的是要她命的人。

武同春寒声道：“你……找我？”

“师兄，难道你一点也不想我？”她摆出了惯常的媚态。

“想，当然想，我极想要……”后面要你的命四个字没出口。

这半句话，“桃花女”可全会错了意，登时面泛春潮，目闪波光，掠了掠鬓边散发，媚态撩人地道：“师兄，你……真的想要……”

武同春“唔”了一声。

“桃花女”把手搭在武同春的肩上，斜着媚眼道：“师兄，目前……不行，我们要办事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办什么事？”

“我已经查出暗算你的人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黑纱女！”

“黑纱女？”

“不错，还有那叫白石玉的，他们是一路。”

武同春紧咬着牙，心里杀机狂炽，暗忖：“为一个淫恶的女人，居然还来这一套，我非杀你为江湖除害不可。”“桃花女”见武同春的神情，反而更得意，她以为武同春所表现的可怕神色，是对“黑纱女”，故意粉腮一正，道：“师兄，那在大三元认错你的女人是谁？”

事实证明酒店中的一切，全在对方监视下，武同春故作茫然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口里说，心里在盘算如何下手，他深知“桃花女”即毒且诡，出手必须一定成功，不能让对方有反噬的机会。现在是最好的下手时机，贴身相近，而对方必然毫无防范，心一狠，正待出其不意地……

“桃花女”突然退了开去，眸光四下一扫，道：“对方来了，我们一人

一边藏好身影。”

武同春心里暗恨，栗声道：“谁来了！”

“黑纱女！”

“她怎会到此地来？”

“有人跟她在此地约会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家父！”

心头一震，武同春“哦”了一声，暗道：“这可是极佳的机会，自己要找的人，主要是‘和合童子’，‘桃花女’尚在其次！”所不解的，是荷花何以传言要他到此地来？

现在，当然没有追究的机会，而且也不能问出口。

“桃花女”用手一指庙边的树丛，道：“师兄，你到那边去，注意，听我的指示现身！”说完，闪入庙门。

武同春想了想，弹身隐入树丛中。

庙前又回复空荡死寂。

一条黑影，幽灵般出现，黑衣，面蒙黑纱，正是“黑纱女”。武同春全身的肌肉都抽紧了，不断地在心里叫着：“‘黑纱女’！‘黑纱女’！”她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代凝碧认债？“哈哈……”狂笑声中，“和合童子”闪庙门边，敛了笑声，久久才又是阻恻侧地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老夫恭候多时了！”“黑纱女”冰声道：“阁下此约为何？”

“老夫生性好奇，极想一睹芳驾的丰姿！”

“噢！就是为了这一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不是为了代天地会主华容卖命？”

“亦无不可，但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一瞻风采。老夫一生别无所为、立愿要赏尽武林名花。”

“贾仙源，你早该埋骨花下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‘黑纱女’，老夫是想埋骨花下，现在就请揭去面纱，一显庐山真面目如何呢？”

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杀你会污了我的手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毫不在意地道：“那该怎么办？”“黑纱女”冷极地道：“只有请别人代劳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道：“噢！请人代劳……谁能代劳？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到时候你就知道！”

“你请了帮手？”

“用不着，那人是立意要你的命的。”

“很好，那到时再说，现在就请展示芳容如何？”“等你倒下之后再说！”

“如果老夫不倒呢？”

“没有这种事，你的命运已终注定了！”

“芳驾似乎很有把握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如果老夫说，你会自动除下面纱，又将如何？”“无妨试试看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挥了挥袖，脸上露出邪意的笑。

“黑纱女”不言不动。

武同春在暗中却激动非凡，他明白“黑纱女”话中之意，所谓立意要“和合童子”老命的人，指的就是他。但他按住冲动，第一，要杀“和合童子”，必须要等最有利的时机，同时，他下意识中希望“黑纱女”真抖露真面目。久久，没有动静，“和合童子”面上的邪笑消失了，代之的是惊震。

“黑纱女”冷冷吐语道：“贾仙源，你的迷药对我不生效，不过，你用这迷药，不知毁了多少女人的清白，天地难容，你该死一百次。”

“和合童子”狞笑一声，步出庙门，落到庙前空地，“桃花女”随之而现，父女站成了对角之势，面对“黑纱女”。“桃花女”挑眉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少得意，马上就有你好看！”

说完，朝武同春藏身处招了招手，大声道：“师兄，该你办事了！”

武同春应声而出，站到“和合童子”身侧。

“黑纱女”黑纱罩面，不知道脸上是什么表情。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这就是立誓要杀你的人。”“黑纱女”冷笑了一声，不开口。

“桃花女”向武同春摆摆手道：“师兄，拔剑吧！用全力，这是唯一难得报仇的机会，绝对不能放过。”

武同春目中凶芒陡炽，缓缓拔剑在手。

“桃花女”大喝一声：“上！”

随着这一声“上！”白光乍闪，惨号暴传，“和合童子”踉跄后退。

“桃花女”粉腮惨变，戟指武同春，语不成声地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砰”地一声，“和合童子”栽了下去。

一代淫魔，就此结束了丑恶的生命。

“桃花女”脸孔扭曲得变了形，这情况，是她连做梦也估不到的。

武同春剑不收，举步迫向“桃花女”。

“桃花女”步步后退，突地转身射入庙门。

“呀！”一声惊叫，“桃花女”倒射而出，现身门边的是白石玉，“桃花女”亡魂尽冒，折身又想从斜里遁身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夹着一声凄哼，“桃花女”倒撞回原地，出手的是“黑纱女”。

逃生无路，“桃花女”顿生拚命之心，闪电般扑向武同春……

“黑纱女”暴喝一声：“闪开！”

武同春本能地划开身形。

“桃花女”扑了一个空，身形才稳住，白石玉已拦在她的头里。

“黑纱女”冷厉地道：“‘桃花女’，你作的孽也不少。父女同科，是你付代价的时候了。念在你是个女子，你自己了断吧！以免见血。”

“桃花女”美艳为桃花，但此刻已凄厉为鬼，狠瞪着武同春道：“我不甘心，你……已经早解了禁制，武同春我有多次机会杀你，但我保全了你，我一生只真正爱过两个人，一个是我死去的丈夫，另一个便是你，而你……你杀了我吧，我不还手吧！”

“黑纱女”冷酷地道：“别来这一套，你如果没勇气自决，我来成全你！”

白石玉接着道：“‘桃花女’，你父亲死在武同春剑下，你像是无动于

衷，还大谈儿女之情，妄想藉此逃过一死，这主意打错了！”

“呀！”武同春目光转变，突地惊叫出声。

分明已毁在剑下的“和合童子”，此刻竟然消失无踪。就在武同春惊叫疏神之际，“桃花女”娇躯电弹，从武同春身边擦过，射入树林中。“黑纱女”片言不发，如影附形般追去。

武同春一时之间，不由愣住了。

难道“和合童子”刚才是诈死？

但剑刺中对方要害，出手的人是有感觉的。

心念未已，只见“和合童子”从林中步步倒退而出，持剑迫他的，赫然是到酒店传讯的婢女荷花。

武同春惊震莫明，荷花也在场，说明了她也是“黑纱女”的手下。

他敏感地想到神秘少妇献身解禁的那一幕，一颗心不由狂跳起来，难道那少妇便是“黑纱女”？

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！这简直是不可思议……

“和合童子”被迫到原来的地方，一身是血，证明他原来被刺中是没错。

荷花扫了武同春一眼，厉声向“和合童子”道：“贾仙源，你还打算再活下去作孽？”

“和合童子”身形晃了晃，咬牙道：“老夫不要死在阴人剑下！”

荷花粉腮一寒，道：“你注定要死在女人剑下，这叫天理昭彰，因为你毁的女人太多了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剑已送出。

惨哼声中，“和合童子”双手抓住刺入胸膛的剑身，脸孔扭曲得变了形，摇摇欲倒。

荷花咬牙切齿地道：“贾仙源，你错脉护心的功力不赖，可是姑娘剑下，你那功夫不能保你的命，现在剑尖已达你的心脉，姑娘只要转动剑尖，你一千条命也活不了……”“和合童子”身形打一踉跄，狂声道：“你……你够狠！”荷花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再狠的人，也难及你万一，难道你今天的安排不够狠？”

“和合童子”转动失神的目光，似乎尚有所待。

荷花冷极地道：“贾仙源，不必再打什么主意，你埋伏在庙里的十名用蛊苗人，已经先你一步到阎老五那里报到，正等着你赶去会合……”

“和合童子”身躯起了震颤。

武同春机伶伶打了一个冷噤，苗人的蛊毒，他听说过，那的确是歹毒霸道。

如中了蛊毒，任你功力再玄，也注定是死路一条，而且是各种死路中，最残酷难走的一条。

荷花振臂，旋转剑尖。

“和合童子”惨叫一声，口鼻溢出鲜血。

荷花收剑，“和合童子”仰天地栽下去。

这回，他是真正的死了。

荷花在尸身上拭净血痕，然后从容归剑入鞘。

武同春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姑娘好身手！”

荷花笑笑道：“这是现成的，因为他早已重伤在你的剑下，否则要除他没这么简单。”

武同春目光定在荷花面上，内心狂荡如潮。

荷花笑笑道：“为什么如此看我？”

用极大的勇气，武同春吐出声音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荷花秀眉一挑，道：“怪了，你明知我叫荷花……”“在下是问姑娘的真实身份！”

“一名侍婢！”

“贵主人是谁？”

“一个薄命人，不愿提名道姓。”

“在下……想知道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武同春胀红着脸道：“因为……因为在下受贵主人……”

他实在说不出口。

荷花当然知道他说不出口的下文，粉腮也泛红晕，期期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便饶舌的！”

武同春努力一咬牙，道：“贵主人就是‘黑纱女’？”荷花咬咬下唇道：“对不起，无可奉告！”

目光一转，又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我必须离开！”说完娇躯一晃，倏掣而杳，身法相当不弱。

武同春脱口叫道：“荷花姑娘，荷花姑娘……”一个声音道：“算了，她已走远了！”

来的是白石玉，不知何时到现场的。武同春又是一阵激动，白石玉设此谋，是由“黑纱女”主婢配合行动的。白石玉取出一粒药丸，递与武同春，笑着道：“把这吃下去吧！你已经不必再装受制了，这眼色太怕人！”武同春把药丸吞了下去，道：“‘桃花女’会漏网么？”白石玉道：“可能跑不了！”

话刚说完，一条人影横飞而至，武同春本能地作势戒备，“砰”地一声，人影坠地，寂然不动，赫然是“桃花女”。白石玉点着头道：“这一对邪恶的父女，算是结束了他们的邪行！”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我们还要做件事。”武同春愣愣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石玉手朝庙门一指，道：“庙里有十具尸体，是苗疆用蛊的高手，人死了，蛊虫还活着，必须予以火化，以免贻害无辜。”武同春点点头。

白石玉又道：“这一对父女，一并处理了吧！”于是，两人各抓一具尸体，进入庙中，武同春目光扫处，心弦为之一颤，院地中交叉叠堆着十具尸体，到酒楼传“桃花女”口讯的汉子也在其中，两人把尸体堆上。

然后寻来些破板废料，引火焚烧，等烈火完全掩盖了尸体，两人再加了些木料，这才离去。

离了女娲庙，来到大道边，武同春止住脚步，道：“白姑娘，请告诉在下，‘黑纱女’到底准备如何对付在下？”白石玉显得有些莫测高深地道：“谁也不知道她想做什么。”

武同春挫了挫牙，道：“你应该很明白，只是不肯告诉我……”

白石玉故意转开话题，道：“目前我们得先公后私，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，势同水火，随时会发生虎狼之争，除魔卫道，此正其时。”

武同春吐口气，道：“不必顾左右而言他，除魔卫道当不会影响你现在说几句话。”

讪讪一笑，白石玉道：“我说过我不知道，你逼我有什么用？”

武同春丝毫不放松地道：“至少，你得告诉我“黑纱女”的来历。”

“时辰还没有到！”

“你是铁了心，什么也不说。”

“随你怎么讲，反正我不能说。”

“荷花是她的侍婢，对不对？”

白石玉目珠连转，久久才道：“这点我不想瞒你，你说对下！”

武同春全身一颤，感到有些晕眩，期期地道：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白石玉道：“那什么？”

对方是女子，武同春不管怎么样也说不出口，这桩事，白

石玉很可能知道，但，实在无法说出口。

白石玉没追问下去，只淡淡地道：“不便说就算了，我不一定要知道。”

就此刻，突然传来“黑纱女”的声音道：“武同春，不管作多大的牺牲，不管什么代价，我只要你活下去。”

武同春惨然一笑道：“要让我活下去承受折磨？”“你知道就好，所以你不必存什么感恩之心。”

“很好，在下诚心接受任何折磨，不管是什么，全加在我的头上吧！”

“你麻木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因为我的心早死了，活着的，只是一副躯壳，如果说，还有一点没死，那就是心愿还没了，心愿一了，我就会实行我的诺言。”

“以死赎罪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等着这一天！”

“不会太久的，现在，请芳驾道出身份，可以么？”“到那一天，我会告诉你，你也可以看到我的真面目。”武同春打了一个踉跄，“黑纱女”为了替凝碧讨债，竟然不惜用身体来为自己解禁，这简直不近人情，她到底是什么样的女人？

突地，脑海里浮现出遗珠的面影，他内心不由起了痉挛，他不但亏欠了妻子，也对不起女儿。

由于当初的误会，他的态度与行为，深深伤害了一个幼弱的心灵，想着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能让我父女重新生活在一起么？”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这……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心里没有你这个父亲。你不能否认，你没有关心过她一天，你也明白，她是在什么环境中长大的，她有什么错，生下来就得受这种罪？”

“不要……说了！”

“是你自己提起的！”

“至少……让我见她一面……”

“她不愿见你！”

这句话，像一支利箭，穿透了武同春的心，他痛苦地大叫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太过分了吧！”

“你不过分？”

“骨肉伦常，你……不能拆散我们……”

“武同春，没人拆散你们父女，没有人毁你的家，如果有，那是你自己。”

武同春的脸起了抽扭。

“黑纱女”的声音不再传来，不知是走了还是留在暗中。白石玉深望武同春一眼，叹口气，道：“武兄，一步走错……想再回头，必须付出可观的代价。”

惨然一笑，武同春道：“白姑娘，付代价是应该的，但折磨人也得有个限度。凝碧走了，就是把我碎骨粉身，对她又有什么补益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这很难说！”

武同春心弦一颤，道：“很难说……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白石玉撇一撇嘴，道：“我是信口说的，没什么意思。”白石玉与“黑纱女”是一路的，不说帮凶，至少也是互济，武同春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告辞！”略一拱手，转身便走。白石玉扬声道：“武兄请留步！”

武同春置若罔闻，反而展开身法，电驰而去。

就在武同春身影消失之后，“黑纱女”幽然出现。白石玉喘口气，道：“大姐，适可而止吧！”

“黑纱女”寒声道：“什么叫适可而止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我看着他……觉得有些不忍。”

“黑纱女”沉默了片刻，才幽幽地道：“芳碧，你是否想到当年受害者的感受？”

白石玉道：“但那是误会啊！”

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大姐，人同此心，你该体谅他当时的感受，一个男人，所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这种事……”

“黑纱女”愤然道：“用不着帮他说话，对发妻，对义弟，连这一点信赖都没有？”

摇摇头，白石玉道：“我仍然认为已经够了。”

“黑纱女”摆手道：“好了，别多说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荷花疾掠而至，向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夫人，天地会大批高手赶奔三棵树，武同春也尾随下去。”

噢了一声，“黑纱女”道：“看来那里有事，我们也去！”三棵树，骆家庄。

庄门前的天灯杆上，高吊着庄主骆正行的尸体，庄门半开，阒悄无人声。

武同春飘然来到，朝庄门望了一眼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奇怪，天地会的人，分明是从这条路奔来的，何以不见人影？此地是‘天地会’的秘舵之一……”

目光溜转之下，发现灯杆上的尸体，不由骇然而震，仔细一看，脱口又道：“骆老爷子被杀悬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一个十分耳熟的声音接口道：

“用不着大惊小怪，虎狼之争，必然的事。”

一听声音武同春便知道是谁了，开口道：“老哥也在这里？”

“鬼叫化”现身出来，老脸一片沉重，反问道：“小老弟来此何为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小弟是追踪天地会的人而来……”

“噢！你来迟了一步，错过一场好戏。”

“好戏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何不到里面看看去？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道：“里面发生了流血事件？”“鬼叫化”朝灯杆上的尸体一指，道：“这不是现成的一个么？”

武同春略作踌躇，大步朝门里走去，刚转过影壁，目光扫处，不由骇叫出声，只见院地中整齐地排列了数十具尸体，正是那批先一步赶来的天地会高手。

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，这太惊人了，难道这些高手，全无反抗之力么？再仔细看，死者身上不见伤，地上也不见到半点血迹，这些高手是如何致死的？

“鬼叫化”缓缓走近，悠悠地道：“小老弟，你看了觉得怎样？”

武同春摇摇头，道：“什么也看不出来！”

“鬼叫化”沉声道：“你看不出死因？”

“看不出来，死者身上不见伤，也没中毒迹象，而且死状安详。”

“这些人并没有死，真正死的，只有吊在高杆上的骆正行一个。”

“什么，没有死？”

“嗯，全是活的！”

“可是……全都面带死色？”

“这是必然的现象！”

“小弟越听越迷糊了，老哥怎不明白说出来？”

“鬼叫化”搔了搔头，道：“要不是我老要饭的亲眼看到，还真的不敢相信，天下会有这等诡异惊人的歹毒玩意，你听说过‘假追魂’这名称没有？”

武同春瞪大了眼，骇异地道：“假追魂？没听说过。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这是一种极为歹毒的玩意，能制人于不知不觉之中，受制的人，外表上跟死人差不多，只是没有真的死，不过，如果一个时辰不解禁的话，那可是真的要命，永远不能还魂了。”

武同春茫然地道：“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？干脆杀了岂非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目光朝四下一张望，道：“对方如此做，定然有其目的，我们等着看下文吧！”

武同春再次扫了那批状类死亡的天地会高手一眼，道：“老哥能解此禁么？”

摇摇头，“鬼叫化”道：“我老叫化没这能耐，解不了，不过……就是解得了也不会伸手，双方是虎狼之争，我们求之不得，不援虎也不助狼，必要时，还得伺机扑杀……别忘了，这是我们的初衷。”

沉默了片刻，武同春道：“老哥还没说出下手之人是何许人物？”

“鬼叫化”侧耳一听，道：“有人来了，我们回避，快！”

两人迅速地隐起身形。

一行十余人进入院地，为首的赫然是“流宗门”掌令“萍踪剑客”宋天培，随后是总香主“天绝星”贺宇，及化名童方的方桐，外带十二名锦衣武士。

武同春在暗中大为激动。

方桐为了父仇而投入“流宗门”，难道他还没找到向宋天培讨债的机会，还是没有把握？如果这样拖下去，泄露了身份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，定会遭到残酷的制裁。

一行人站定之后，方桐开口道：“掌令，如何行动？”宋天培冷阴阴地

道：“我们等着对方来谈这一笔交易。”“天绝星”贺宇接口道：“这一批货色可以说是‘天地会’的上货，他们损失不起。”

宋天培一挥手，道：“准备！”

十二名锦衣武士齐齐轰应了一声，将那些被制者三人作一组，拉靠到阶沿边，头对头交叉着，然后亮出长剑，架上颈项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一支剑切三颗现成的人头，是毫不费事的。宋天培、贺宇与方桐并排站在院地中，若有所待。一声胡哨，遥遥破空传至。

宋天培开口道：“对方有人来了，不知来的是谁？”贺宇道：“当然是能代表天地会说话的角色。”

一个窈窕的身影，姗姗来到，极匀称的身材，只是脸孔却不堪承教，来的，竟然是会主千金“魔音女”华素珍。宋天培等大感意外，想不到天地会派他的宝贝女儿出面办事。

打了个哈哈，宋天培道：“华姑娘是代表令尊出面么？”“魔音女”银铃似的声音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这么说，你可以全权作主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姑娘只身而来，勇气可佩。”

冷哼了一声，“魔音女”转动目光，逐一扫过那批状类死亡的被制高手，丑脸变了变，道：“宋掌令，这些人死活如何？”宋天培阴声道：“还没死，不过……死活之间相去不远！”“魔音女”眉毛一挑，道：“以诡计骗本会弟子入壳，这种手段有失光明吧？”

哈哈一笑，宋天培道：“贵会又几曾作过光明的事？现在不谈虚文，就事论事，以贵会三十六条人命，换本门鲁长老一命，这价钱是否相当？”

“魔音女”冷沉地道：“本会此地负责人骆正行被杀悬尸，这笔帐又如何算法？”

贺宇插口道：“骆正行毁了本门三名弟子，那是他本人应付的代价。”

宋天培接着又道：“华姑娘，时间不多，如果要想这些人还魂，就赶快办正事，本门鲁殿主人呢？”

灼灼目芒，直照在“魔音女”面上。

就在此刻，一乘由四名壮汉扛抬的大轿，冉冉而入。宋天培等为之脸色一变。

轿子放落，抬轿的退到轿后去。

“魔音女”站到轿侧。

宋天培目注垂落的轿帘，冷冷地道：“是会主夫人亲自光临么？”

轿内没声音。

“魔音女”代答道：“宋掌令说过时间不许，现在就办正事吧，请解除本会这些被制者的禁制，贵门就可以领回一个活生生的殿主。”

宋天培目珠一转，道：“人呢？”

“魔音女”道：“在轿子里！”

“如此请先放出鲁殿主！”

“请先解禁！”

“本人要先证明鲁殿主无恙。”

“当然不会是尸体，这点大可放心。”

“华姑娘，眼见才是真！”

“魔音女”侧身用连鞘剑挑起一角轿帘，姓鲁的殿主果然端坐轿中，轿帘随即放落，“魔音女”冷冷地道：“阁下看清楚了吗？”

宋天培城府极深，他直觉地感到事情不会如此单纯，刚刚那一瞥，他看出鲁殿主似乎神情有异。

当下沉声道：“本人要先与鲁殿主讲几句话。”“魔音女”道：“宋掌令故意拖延，是别有用心么？”宋天培皮笑肉不笑地道：“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本人不得不小心从事。”

“魔音女”针锋相对地道，“彼此，彼此，请命贵门手下退开，然后解除禁制，活人换活人，这公平么？”宋天培道：“很公平，不过……本人坚持原则，请先放鲁殿主出轿。”

“我也坚持原则，请先解除本会弟子禁制。”

“华姑娘，三十几条命换一条，如果事出意外，本门并不吃亏。”

“这是威胁么？”

“实话实说而已！”

“本会也不吃亏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鲁殿主一条命，值不得贵门费这么大的周章，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怀有贵门远道求来的秘密东西，这点是最主要的，对不对？”

宋天培脸色一变，道：“华姑娘，那东西仍在鲁殿主身上？”“魔音女”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当然，那东西对别人没用，对贵门……可能关系重大。”

贺宇目注宋天培道：“先证明一下那东西是否真的仍在鲁殿主身上？”

点点头，宋天培道：“华姑娘，本人要先看到那东西。”“办不到！”

“非办到不可！”

“否则呢？”

“本人将下令杀人！”

“哈哈，宋掌令，你敢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敢？”

“别以为姑娘我人单势孤，一句话，没十分把握，便不会来，既然来了，可就不会如阁下想象的简单。”

宋天培脸色又是一变。

一直不曾开口的方桐，突然插口道：“姑娘既是有所准备而来，定然也有预定的行事方针，就请说出来吧，反正事情必须解决。”

“魔音女”以断然的口吻道：“先解禁，活人换活人，再没旁的路。”

宋天培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以目示意“天绝星”贺宇与方桐，准备出手破轿救人，然后冷森森地道：“华姑娘，那我们就走着瞧了！”

“魔音女”似乎胸有成竹，毫不为意地道：“可以，不过……”

宋掌令在下决心之前，该多多考虑，以免后悔。”

这句话令人莫测高深，凡是城府深的人，疑心必重，宋天培此刻正是这种心情，表面上，“流宗门”占绝对优势，但他担心“天地会”方面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安排，一着失误，便将招致失败。

而此次任务绝对不能失败，天地会只派“魔音女”一人出面料理此事，便是最大疑点之一的，如果没有所恃，不可能如此，而“魔音女”的沉着，也是令他不安的，显示这当中必大有文章的。

暗中观看的武同春与“鬼叫化”，倒是觉得有些不耐了。

场面在紧张中透着诡橘。

就在这双方僵持不下之际，轿帘一飘，鲁殿主出轿兀立，脸色铁青，那神情十分骇人，一望而知，内有蹊跷。

贺宇脱口叫道：“鲁殿主，你没事么？”

鲁殿主不言不动。

宋天培挪动脚步，迫向鲁殿主。

突地，轿中传出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不许动！”

宋天培止住前欺之势，脸色又是大变。

想不到轿子里居然还藏得有人。

贺宇栗声道：“轿中何人？”

轿中人嘿嘿一声冷笑，道：“这些人，受制于‘假追魂’，这是‘人外人’的嫡传绝活，想来是你们门主鲍龙飞亲自下的手，你们想解也解不了，事实上你们是想得到姓鲁的，然后杀害人质，可惜，这心思白费了。”

宋天培与贺宇面色惨变。

方桐却是另有心思的，事实上，他根本不必关心事情的成败，他入“流宗门”是别有怀抱。

宋天培城府再深，一旦真相被揭开，可沉不住气了，栗声道：“阁下到底是谁，请现身出来？”

轿中人又是一阵令人股栗冷笑，阴沉地道：“宋天培，现在命令你手下收剑退开。”

宋天培咬咬牙，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那你就下令动手杀人吧！”

宋天培下意识地退了两步，目光朝鲁殿主面上一连几眼，道：“是心神受制的样子！”

轿中人道：“宋天培，快下决断，反正鲍龙飞不会现身，他在急等姓鲁的身上所带的药物，以援救他运功走岔的命运，这点老夫十分明白，现在老夫不迫你解禁，因为你不能，带你的人离开吧！”

宋天培此刻的脸色，说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，踌躇了半晌之后，才期期地道：“阁下到底是谁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你不必知道。”

宋天培吐了口大气，道：“区区怎知药物仍在鲁殿主身上？”

“魔音女”走近鲁殿主，从他身上掏出一个形式怪异的小木盒，亮了亮，抛了过去，冷冷地道：“东西原封不动，这东西对别人没用，你总可放心了？”

宋天培接在手中，检视了一番，又犹豫了一阵，才勉强抬手，向空挥了挥，十二名锦衣武士收剑退开。

宋天培偏偏头，贺宇举步走向鲁殿主，用手拉了拉他的衣袖，道：“鲁殿主，走！”

鲁殿主形同行尸走肉，木然挪动脚步。

宋天培心有未甘，但也无可如何，挥手下令，命手下离去。

“魔音女”面对轿门道：“老前辈，这些受制的怎么办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老夫已有安排……”说完，突地扬高了声音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可以现身了！”

“黑纱女”三字传出，“魔音女”为之色变。

暗中的武同春登时激动起来，“黑纱女”与“天地会”是互相敌对的，

何以会牵进这件事情之中呢？

轿中人又系何等人物？

“鬼叫化”用手按了按武同春，要他沉住气。

人影晃中，“黑纱女”如飘絮般落入院地，开口道：“前辈有何指教？”

“请你解开这些人的禁制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不能眼看他们几十人就此丧命。”

“晚辈没理由救治‘天地会’的人。”

“‘黑纱女’，这是两回事……”

“什么两回事？”

“你与‘天地会’敌对是一回事，老夫与令师交情不浅，请你解禁又是一回事，两件事不必混为一谈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‘假追魂’的手法，只有令师‘接引婆婆’的独门指法能解，这点你定可办得到，算是对老夫个人的人情。”“黑纱女”略作思索，道：“这点……晚辈不敢方命，不过，有件事晚辈不甚明白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前辈早已不问江湖事，如今却出而为天地会效力，为什么？”

“为了一段公案！”

“什么公案？”

“这等会再说，你先救人，再迟便回天乏术了。”“黑纱女”想了想，走过去飞指逐一连点，然后又回到轿前，道：“一刻之后，气血复苏，便可醒转。”

轿中人道：“老夫以个人身份向你致谢！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不敢当前辈的谢字！”

“魔音女”期期地开口道：“华素珍向芳驾致谢！”“黑纱女”冷漠地道：“不必，本人与‘天地会’之间的关系不会因此而改变。”

“魔音女”神情十分尴尬，想再说什么，却说不出口。“黑纱女”不理“魔音女”的反应，又朝轿门道：“前辈可以见示出山的原因了？”

轿中人冷森森地道：“老夫要找杀人的凶手讨债！”“黑纱女”栗声道：“前辈要找无双堡少堡主武同春？”轿中人道：“一点不错，就是他！”

暗中的武同春，霍地直起身形，内心一片狂激。

轿中人寒着声音又道：“听口气……莫非你跟姓武的有什么关系不成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不错，是有点关系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点前辈不必知道。”

“老夫非知道不可……”

“这是晚辈个人秘密，除家师之外，不入第三者之耳。”“但老夫要找他……”

“取他的性命？”

“势在必然。”

“那晚辈就套用前辈刚才说过的一句话，分为两方面，前辈与家师有交情是一回事，而晚辈将全力阻止前辈向武同春

索仇又是一回事。”

“什么，你……要阻止？”

“这也是势在必然。”

“你别使老夫为难！”

“这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

“令师知道了，会怎么说？”

“她老人家会认为晚辈做得对。”

武同春已经按捺不住，现身而出。

“鬼叫化”随之现身。

“魔音女”脱口惊呼道：“武同春！”

轿中人似乎极度意外，栗声道：“武同春……他就是武同春？”

武同春步近轿前，沉声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武同春，阁下何方高人？”

一阵慑人的笑声，自轿内传了出来，轿中人久久才敛住笑声道：“太巧了，你会不请自到，老夫正愁找不到你小子……”“在下请问阁下是何等人物？”

“特来要你命的！”

“要命也无妨，只要阁下有此能耐，但仍请交代来历？”“老夫已经数十年不向人提名道姓。”

“那就请现身？”

“老夫一现身，你就死定了，在老夫没现身之前，问你几句话……”

“问吧！”

“牟英山是你杀的？”

武同春一怔神，随即坦然道：“不错，他助纣为恶，死有余辜，阁下要讨的，便是这笔帐？”

轿中人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鬼叫化”嘿嘿一笑，道：“老要饭的以为是谁，原来是‘玄灵子’。怎么，老了，行动不便，所以坐起轿子来了？”

武同春恍悟过来，当初灰衣人牟英山杀人无痕，就曾判断他是“玄灵子”门下，果然不错，他的来路正是如此。想不到的是这隐姓埋名了数十年的人物，竟然还在人间，而且出了山。

轿帘飘起，一个白发皤皤的高瘦老人现身出来，手中持一支鸠头杖，布衣芒履，看上去有些仙风道骨，双目半睁，露出两缕极细的如银丝似的目芒，这显示他的内力修为，已到了惊人的地步。

武同春了无怯意，正眼直视对方。

“玄灵子”的目芒在“鬼叫化”面上一扫，道：“如老夫没记错，你是‘无影丐’的道徒？”

“鬼叫化”嘻嘻一笑道：“阁下是没记错，数十年前，先师与要饭的曾与阁下有了一面之缘呢。”

“你现在当已是丐门长老？”

“岁月无情，不长也得老。”

“你跟姓武的一路？”

“是的，彼此投缘，只好走一条路了。”

那批天地会的高手，先后醒了过来，错愕地朝这边围近。“玄灵子”朝“魔音女”摆摆手，道：“你带他们离开！”

“魔音女”恭应了一声，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然后与众高手相偕离去。

“黑纱女”此时，远远站在一边。

“玄灵子”挪了挪步，沉声向武同春道：“武同春，你是后生晚辈，但这笔血债，老夫不能不讨。你准备作什么打算，是自了还是……”

武同春正色道：“如果阁下讲理，我们便评理，如果阁下已经有了定见，那就什么也不必说，请划出道来就是。”嘿嘿一笑，“玄灵子”道：“对你，还用老夫划道？”“鬼叫化”搔了搔头，道：“要饭的插句嘴，阁下已这大把年纪了，且又数十年不问江湖事，对于当今武林的情势，可能不甚了了，牟英山滥杀无辜，圣僧‘无我大师’，齿德俱尊，便是他手下亡魂之一……”

武同春突地想起件事来，脱口道：“不对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牟英山是‘财神’的传人，曾以古钱作信物……”

“鬼叫化”眉毛一轩，道：“不错，牟英山的确是‘财神’的传人，但他这位阁下的义螟蛉子，所以才会有那一手杀人无痕的绝着，这一点老哥我最近才知道，忘了告诉你。”“玄灵子”冷冷地道：“你这臭要饭的，竟然也知道这些？”“鬼叫化”淡淡地道：“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秘密，知道的岂止要饭的一个。”

“玄灵子”在喉咙里唔了一声，细如银丝的目芒，又迫射到武同春面上，沉声道：“你打好主意没有？”

武同春把心一横，道：“在下已经打好主意了。”

“什么主意？”

“在下不会束手待毙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要反抗？”

“不错，竭尽所能。”

“老夫劝你自了。”

“在下绝不考虑此点。”

“你要迫老夫开杀戒？”

“悉听尊便！”

“玄灵子”大睁双目，冷电似的目芒暴涨，厉声道：“那你准备纳命！”

面对如此人物，武同春心中不无忐忑之感，但事逼如此，除了豁出去尽力一拚，别无他途可走。

当下立即持定心神，缓缓拔出霜刃，面上沉凝之色，令人吃惊，表示他的定力，也已到了登堂入室之境。

此刻，他已无暇计及后果，心中只存一个意念，尽力一拚。“鬼叫化”心里暗暗着急，以他的身份地位，当然不能随便插手，他虽深信武同春的剑术，但是否能在“玄灵子”的剑下保住性命，就很难说了。

而事实上谁也阻止不了这场可怕的杀劫，想了想，故意寒着声音道：“阁下的辈份，与老要饭的这位小友，足足差了三代。”

“玄灵子”老脸一变，道：“你想用这句话扣住老夫，使老夫不下杀手？”

“要饭的没这意思。”

“那你说这话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“只是提醒阁下，杀一个后生晚辈，会令同道齿冷，万一杀不了，一世的英名将毁于一朝。”

“老夫是为义子讨债。”

“牟英山多行不义，武林中正道之士皆可杀之！”

“闪开！”

“黑纱女”缓步走了过来，悠悠地道：“前辈不想想所传非人，以前辈的独门武功，济恶助凶，而今竟然出面索仇，置武林公义于不顾，不管是否杀得了武同春，大名已经蒙污……”“玄灵子”电炬似的目芒一闪，大声道：“你要插手？”

“必要时会的。”

“不顾师门的交情？”

“事逼处此，一切在所不计了。”

“很好，你们三人可以联手齐上。”

武同春沉声发话道：“不必，在下不才，要独力接下，不须任何援手！”

“玄灵子”一顿鸠头杖，道：“有骨气，冲着这点，老夫出手不过三，如你能在老夫杖下三招不死，你便活定了，老夫抖手便走，过节勾销。”

此言一出，武同春豪气大盛，三招，他不信凭自己所学，挡不住对方三招，当下徐徐亮式，抱元守一，从唇间凝重吐语道：“在下恭候，请出手！”

“玄灵子”横起了鸠头杖，目芒更加怕人。

“鬼叫化”与“黑纱女”悄悄退开数尺。

空气骤呈一片紧张，谁也无法预料后果。

武同春亮出的架势，表示他将“玄黄剑法”应战。“玄灵子”修为高深，虽一心要代义子牟英山讨债，但羽毛仍是要珍惜的，沉重吐语道：“许你先出手，算第一招！”言中之意，他在出手之间，必定可以取武同春的性命，同时，也维持了武林长者的身份了。

武同春身为无双堡少堡主，当然也有他的尊严，剑眉一挑，虚虚划出一剑，立即收回，口里道：“这是第一招！”“玄灵子”老脸变了色，他还没碰到过像武同春这等孤傲的武士，沉吟一声，鸠头杖以泰山压顶之势，劈向武同春，看似寻常而出然的一击，但其中所藏的变化，只有明眼人才能看得出来。

白光腾起，武同春全力封架。

“鬼叫化”与“黑纱女”，不自觉地作出了戒备之势，准备必要时出手。

这不过是瞬间的事，仅只使人有本能上反应的时间，没有转念的机会。

剑杖交击，爆出剑耳的振鸣声，武同春退了一个大步，气翻血涌，眼冒金花，一咬牙，又回复起手之势，口里道：“第二招！”

“玄灵子”老脸起了抽动，武同春的功力，大大出乎他估计之外，鸠头杖仍是出击之势，别人无法知道这一击他到底占了多少优势，但他自己心里雪亮，信心已经动摇，最后一击能否如愿，他已毫无把握，如果不能得手，“玄灵子”三个字便算毁了，但，他又不能就此收手。

“鬼叫化”脸上仍然是一片沉重，他知道“玄灵子”并非泛泛，如果他展出杀人无痕的绝技，武同春恐难饶免。

“黑纱女”面蒙黑纱，旁人看不出她面上的表情。

武同春把功力运到极限，准备接生死交关的最后一击。

“玄灵子”实地将杖交左手，身形微挫，右掌作出了一个怪姿势。

“鬼叫化”脱口道：“阁下要施展绝活？”

这句话的目的，当然是要提起武同春的关注。

“黑纱女”娇躯弹限八尺，栗声道：“前辈如以杀手伤人，晚辈只好冒

犯。”

“玄灵子”转头道：“你……要出手？”

“黑纱女”声音微激地道：“是的，晚辈是要出手，而且是万无一失的杀手，在这俄顷之间，将有两人横尸……”

“玄灵子”须发蓬立，怒吼道：“你真的敢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事情已成定局，没什么敢不敢的了。”

“玄灵子”气呼呼地道：“令师与老夫交情匪浅，你要用她的绝着来对付老夫？”

“黑纱女”丝毫不为所动地道：“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。”

武同春对“黑纱女”的来历作为，仍是莫测高深，目前堪以认定的一点，是她与亡妻凝碧之间，有极深的关系，甚而不惜献身为自己解禁，说起来，这种行为迹近荒诞，但事实如此，别无解释。

现在，她竟然不惜对师门故交准备施杀手，的确是无法思议的行为。

“玄灵子”内心激越如狂，数十年修涵的一口气，已无法安定紊乱的方寸，他如果施展杀手，固可毁了武同春。但“黑纱女”同时间的一击，他也无法幸免，“接引婆婆”嫡传的杀着，他是毫不陌生的。现在，态势已演变成只要一出手，便是两败俱亡之局，而他，名头所系，没有转环的余地。

“鬼叫化”已经看出“玄灵子”的心理，冷冷地道：“玄灵子老儿，可要三思，你那义子牟英山，死有余辜，即使你能毁得了武同春，也必在武林中留下骂名，何况你未必……”

“玄灵子”厉吼道：“臭要饭的，你给我住口！”

“鬼叫化”道：“还有一句话，我臭要饭的向不记恶，准为你妥为善后。”

武同春在这片刻之间，心念转了无数次，他不能在这种情况下，逃避“玄灵子”的索仇，事如传出江湖，名声一样难保，而事情必须了断，武式所争，第一是义，第二是名，生死是其次。

当下目光扫向“黑纱女”道：“芳驾切勿插手，在下说过要自己了断。”

“黑纱女”寒声道：“你想死？”

哈哈一笑，武同春道：“大丈夫生而何欢死何惧？既为武士，何必斤斤计较于生死。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那你就自了吧！”

武同春愕然道：“芳驾要在下自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在下不会自了，力有不逮而死，心安理得。”

“但你不该死在第三者的手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忘了当初的诺言？”

“诺言？”

“不错，你的命有一条，而这条命你早已许给了我。”武同春全身猛震，蹬蹬蹬退了三个大步，目瞪口呆。

“玄灵子”与“鬼叫化”，齐错愕地望向“黑纱女”，“鬼叫化”是略知影子，而“玄灵子”则十分茫然，他怀疑“黑纱女”故作诈语。

武同春内心起了痉挛，这勾起了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，惨然一笑道：“在下不会忘记诺言，但眼前的事必须作一了断，如在下幸而不死，一定实践诺言，如果不幸，反正……同样是交出一条命……”

“黑纱女”冷酷地道：“那不同，死与死之间差别很大，你如此死，别人不能瞑目九泉。”

别人，指的当然是凝碧。武同春痛苦地道：“你不要逼我！”

“黑纱女”冷笑了一声道：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！”

武同春一振手中剑，跨步迫向“玄灵子”，激声道：“请！这是最后一招。”

“玄灵子”转望向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仍然要插手？”“黑纱女”断然应道：“晚辈不会改变主意。”

武同春大声道：“芳驾这么做，是毁我武同春，也毁了无双堡之名。”

“黑纱女”默然不语，谁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因这句话而改变主意。

暮在此刻，一蓬亮晶晶的疾雨，自厅内射出，罩向“黑纱女”，“黑纱女”厉喝一声：“什么人敢施暗算！”人随声起，扑向厅门。

这是千载一时之机，“玄灵子”不会放过，大吼一声，向武同春出了手。

“鬼叫化”惊叫出声。

雪芒闪映中，闷哼传出，“玄灵子”与武同春双方之间的距离拉到一丈，“玄灵子”胸衣裂了口，隐有殷红渗出，拐杖斜拖，老脸抽扭。

武同春剑尖挂地，俊面煞白，身形摇摇欲倒，但他强撑住没倒下，胸部在剧烈起伏。

两败俱伤，但不知谁伤得重。

“鬼叫化”呆住了。

那四名抬轿的壮汉，始终站在桥后，此刻也脸色大变。一条人影，自厅门飞出。

“砰”然栽坠院地，随之而现的是“黑纱女”。

“呀！”“玄灵子”惊叫出声，坠地的人影，赫然是天地会主的千金“魔音女”华素珍，业已气绝。

她本来已经离去，想不到又潜回庄中，以暗器袭击“黑纱女”，也制造“玄灵子”有出手的机会来。

“玄灵子”栗声道：“你杀了她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她难道不该死？”

“玄灵子”激声道：“天地会将不与你师徒甘休。”

“黑纱女”不屑地嗤了一声，道：“我不在乎，倒是前辈三招已过，杀手也施展了，作何打算？”

“玄灵子”欲言又止，这结局是他做梦也估不到的，老脸一阵抽搐之后，蹒跚上前，抱起“魔音女”的尸体，放入轿中，然后深深望了身形仍在摇晃的武同春一眼，叹口气，也钻入轿中去了。

四名壮汉抬起，如飞出庄而去。

“鬼叫化”长长吐了口气，靠近武同春，激动地道：“小老弟，想不到你能承受对方一击，还伤了对方，你……觉得怎么样？”

武同春身躯一个剧颤，口一张，一股逆血夺口喷出。

“黑纱女”忘形地一把将武同春扶住，栗声道：“他伤势严重！”

“鬼叫化”也伸手扶住武同春的另一边，皱着眉道：“小老弟，伤在内腑么？”

武同春摇摇头，喘息了片刻，无力地挣着双臂道：“放开我！”

“鬼叫化”关切地道：“你的伤必须马上治疗，这……”目注“黑纱女”

又道：“玄灵老儿的手法，老要饭的无能为力……”

“黑纱女”放开手，退开数尺，道：“不死是奇迹，想来该有救的。”

“鬼叫化”急不择言地道：“想来……这么说，你也无能为力？”

武同春眼前阵阵发黑，但他竭力撑持住，他心里明白，心脉已受重创，没有当场横尸，的确是奇迹。

但他知道死亡的来临只是时间问题，“玄灵子”那蓄势的一击，放眼武林，能承受的恐怕难找一二人。

傲气，支持住他不倒，他迅速地作了抉择，乘一口气不断，他要去了心愿，至于找天地会主华容索债，现在已是奢谈了，现实迫他非放弃不可。

“鬼叫化”苦着脸道：“小老弟，老哥我扶你到里面先歇着，再想办法……”

武同春咬牙甩开“鬼叫化”的手，摇摇欲倒地挪动脚步。“鬼叫化”又一把拉住，急声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武同春失神的眼，瞪着“鬼叫化”，右手剑仍拄着地，久久，才吐出声音道：“老哥，别管我，我……有急事要办。”“但你是重伤？”

“乘我……没倒下，老哥，求你……别拦我……”

“小老弟……”

“求你……让我走！”

“你……神志不清了？”

“我很清醒，我知道该做什么。”

“黑纱女”朝“鬼叫化”偏偏头，道：“前辈，把他交给我！”“鬼叫化”迟疑地道：“交给你……你有救治之道？”“黑纱女”点点头，道：“我会想办法，保证他不会死。”“鬼叫化”放开手。武同春再也支持不住，就地瘫了下去，却被“黑纱女”横抱起来，“鬼叫化”不由愣住了。“黑纱女”的作为，实在使他这老江湖莫测所以。

“黑纱女”幽声道：“此非善地，得另觅妥当之处，人交与我，前辈可以请便。”

“鬼叫化”后退一步，瞪着眼，不知该说什么好。

风声飒然，白石玉与荷花同时出现。

白石玉显得很着急地道：“大事无碍么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我们先离开此地再说，现在要紧是争取时间。”

“鬼叫化”以异样的声调道：“要撇开老要饭的？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前辈不要多心，眼前是救人要紧，前辈如果同行，诸多不便，所以斗胆请前辈暂时离开他，小女子保证他会平安。”

“鬼叫化”心念疾转：“看样子她们可能会带他去向‘接引婆婆’求救，一群妇道，自己插在中间，是很不便……”当下点头道：“好吧！老要饭的就把他交托芳驾了！”说完，转身自去。

白石玉等“鬼叫化”身影消失之后，才开口道：“大姐，你差点断送了他！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要我怎样？‘玄灵子’是师父好友，我已经不顾一切而为……”

“你该先下手。”

“向‘玄灵子’下手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会造成什么结果？”

“如果他死了，又是什么结果？”

“说话别太任性，反正他没死。”

武同春此刻是在昏迷状态中，她们谈的，他半个字也没听到。

荷花插口道：“夫人，目前该怎么办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先带回去再说。”

青灯娓娓，是不久前武同春受“黑纱女”献身解禁同一个卧室。

帐幔低垂，武同春静静躺在温软的被褥里，床边，站着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，她，就是“黑纱女”的本来面目。她身边并立的是白石玉，此刻，也是女子装束。

白石玉悠悠地道：“大姐，你还恨他？”

“黑纱女”摇摇头，道：“也许……恨得太久了，我现在……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感觉。”

白石玉道：“我认为已经够了，大姐，该适可而止了。”“黑纱女”隔帐望着昏睡的武同春，深深吐口气，道：“我们分头办事，你到舍身岩，我到烟云洞，师父必在其中一处，这样我们便不会落空，请示师父救治之法，谁见到了师父，得到指示，须立刻赶回，护心丹只能维护他五天伤势不恶化。”

“现在就动身么？”

“当然，越快越好！”

“那我马上启程！”

“走吧！”

白石玉转身出房而去。

“黑纱女”坐上床沿，伸手轻抚武同春的面颊，眼角起了湿润，喃喃地道：“我该再恨你么？……”

两粒晶莹的泪珠，挤出眼角，然后滚落腮边。

幽凄地又道：“是的，噩梦该醒了，造化弄人……这是命运，我是做得太过份了，除了彼此痛苦，得到什么？”荷花悄然走了进来，轻轻吐口气，道：“夫人，夜深了！”“黑纱女”站起身来，道：“荷花，我要出门……”

“什么，夫人要出门？”

“是的，救人如救火，一刻也不能耽搁，我必须连夜上路，你在家好好照料他父女，明天清晨，他会醒来，不要回答他任

何问话，要他安心等候，记住，目前不要让遗珠跟他见面了。”

“夫人，这……”

“不要多说，照我的话做。”

“是的，夫人……马上就要动身？”

“唔！”

日影照窗纱，武同春坐在窗边椅上发愣，不久前，那近乎荒唐的一幕，不断在他的脑海里冲击，献身解禁，简直无法思议。

女人的贞操是第二生命，而“黑纱女”是代凝碧讨债的，她为什么甘愿付出这大的牺牲来救自己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……

想不透，便不愿再去深想，试行运功，真气似已消散殆尽，根本提不起来，换来的，是心腑间一阵剧痛。

他绝望地站起来，暗忖：“功力既已毁在‘玄灵子’之手，此生算是提

前结束，赖在此地，再接受‘黑纱女’的好处，然后又承受她的折磨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，难道半点骨气都没有。不，我得先作了断，诺言得向凝碧兑现，不能任‘黑纱女’逞快……武同春，现在是你下决心行动的时候了！”

最后，他叫出了声。

荷花送来了早点，放置好，笑笑道：“武大侠，请用点心。夫人交代，她在这两三天之内必定回来！”

武同春勉强笑应道：“难为贵主人如此关注，在下实在过意不去……”

荷花面上掠过一抹异色，道：“其实……”开了口，似乎觉得不安，以下的话又咽回去了。

武同春知道荷花有话要说，但他不想追问，因为他的主意

已经打定了，他要去做他该做的事。

除此之外，任何事对他都已不再重要，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荷花，我自己会用，现在还不饿，人很累，我想再睡一觉，有事我会叫你，你有事去做吧，不必陪我。”

荷花点头笑着道：“那武大侠就好好歇着吧！”

荷花出房，武同春拴上房门，然后走到后窗，审视后院的形势，后面门是上了锁的，围墙高约一丈左右，丧失功力的情况下，攀越不易，但侧方靠墙有棵槐树，倒是极好的凭借物，墙外便是荒野，连接山区，只要越过旷野，进入山区，便不愁被追及了。

他不能再犹豫，必须争取更多的时间，如被荷花发觉，便走不了。

于是，他结束一番，带上霜刃，越窗而出，四顾无人，迅快地接近槐树，攀援上去，藉横枝跨上墙头，然后跃了下去，疾步越过旷野，进入山林，这才算松了一口气，回身遥望“黑纱女”所住的小屋，突然想起了爱女遗珠。

遗珠，是凝碧遗留在世上的一颗珠，父女已两年不见面，“黑纱女”硬生生把父女分开，算是报复手段之一。

骨肉天性，武同春不由潸然泪下，爱女可能就住在目力所及的小屋中，然而咫尺天涯，不能相见，甚而，从今以后，会是人间天上。

他想在了愿之前见爱女最后一面，仅止于想，他挪不动脚步，他知道一回便难再脱身。

想见爱女的意念，像毒蛇在噬咬他的心，他又一次经历内心滴血之苦。

“遗珠，爹对不起你娘，也对不起你，爹是个罪人，孩子，别了，你……会好好活下去的，会长大，知道了前情之后，也会恨

你爹……”

他喃喃自语，最后变成了呜咽。

木立了不知多久，他还是含着泪离开，他非走不可。

虽然他失去了功力，但健硕仍异于常人，并不以山行为苦，只是在心理上负荷极重，以一个高手而骤然失功，那份感受，非局外人所能想象。

一路凄凄惶惶，黄昏时分，他已奔行了数十里。

正行之间，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的岭脊线上兀立着两条身影，他立即止住脚步，在目前情况下，他不能牵连或招惹任何事情。

身影十分眼熟，颇不陌生，这又勾起了他好奇之念，好奇之念一兴，便无法遏止，这是武林人的通病。

于是，他悄然向前移去。

距离拉近，定睛细望之下，不由大这讶异，两条相对的人影，赫然是方

桐与“萍踪剑客”宋天培。

方桐化名童方，加入“流宗门”，目的就是要伺机向宋天培索讨不共戴天的血仇，现在双方在荒山里单独相对，方桐会采取行动么？

话声传了过来，只听宋天培沉声道：“童香主，成败在此一举，你必须在十日之内要安排妥当。”

武同春心中一动，方桐已经当了香主，宋天培命令他安排什么？

方桐答非所问地道：“宋掌令，这是个好地方，也是好时辰。”

宋天培错愕地道：“童香主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“我说好地方，好时辰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要告诉你一个你想象不到的秘密……”

“秘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我俩之间，有一个要横尸此地。”

宋天培向后一退身，栗声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稍安毋躁，我一说出来你就明白。”

暗中的武同春不由狂激起来，他知道方桐要开始向宋天培索血，而他目前没有功力，无法援手方桐。

宋天培阴险狡诈，功力惊人，万一方桐不是他对手，他丝毫也帮不上忙。

宋天培阴阴地道：“说说看？”

方桐一字一句地道：“此时，此地，有人要向宋掌令讨一笔帐。”

宋天培目芒大张，大声道：“谁？”

方桐寒声道：“就是在下！”

宋天培连退三步，手按剑柄，厉声道：“你？……要向本人讨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债？”

“人命债！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现在告诉你，本人方桐，‘铁心太医’的嫡孙，先父含恨地下已经十几年，别的，大概不必重提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姓方的……”

“呛”地一声，方桐长剑出鞘，咬牙道：“宋天培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宋天培狂笑起来。

久久，宋天培敛住笑声，狞声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子怀此目的而投入本门，很好，你自己揭了开来，既然你已经等不及，宋某人该成全你！”

话声中，跨步向前迫近。

方桐厉声道：“拔剑！”

宋天培意带不屑地道：“要杀你不必动剑，倒是你有什么遗言要交代么？”

“宋天培，你最好是亮剑，凭真功实力，一决生死。”“本人说过不必！”

“你倚恃飞芒暗器？”

“不管倚恃什么，只要能成全你的志愿就成。”“那你会失望！”

“失望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会在施展暗器之前倒下。”

“那我们就试试看……”

武同春深知宋天培暗器的霸道，方桐很可能无法如愿，情急智生，冒走险招，脚步一挪，冷声发话道：“且慢动手！”方桐与宋天培大感意外，估不到近旁竟然还有人。武同春故作从容，缓步迫近。

方桐一看是武同春，大喜过望，张口欲呼，想了想，又闭上嘴没吭声，他不想暴露双方之间的关系。

宋天培却脱口叫出声：“无情剑客！”

武同春横提霜刃，隔丈许立定，冷沉地道：“看来两位是想作生死之搏？”

宋天培目芒一闪，道：“武老弟是路过？”

武同春淡淡地道：“不错，是路过！”

宋天培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武老弟，这是本门中的家务事，你……不会插手吧？”

微一莞尔，武同春道：“在下没说要插手，不过……”宋天培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武同春神色一正，道：“阁下方才说是家务事，但据在下刚才无意听到的，却不是这回事，在下一向最不喜是非不明，虚言诡语……”

方桐乘机道：“武大侠，在下索讨的是不共戴天的血债。”“噢”了一声，武同春道：“这就是了，在下既适逢其会，正好作个见证人，不过问谁是谁非，只愿见两位照江湖规矩，作公平的决斗。”

宋天培寒声道：“武老弟能不过问么？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地道：“在下说过，既然适逢其会，站在武士的立场，不得不见证公道二字。”

宋天培道：“公道二字何解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各凭艺业，作公平的决斗，分胜败或见生死，是两位的事。”

方桐挫了挫牙，道：“很好，就请武大侠作个见证人。”武同春沉声道：“既然接受在下作见证人，有句话说在头里，决不许任何一方使用暗器或其他阴手！”

宋天培暗暗切齿，但他对武同春的身手，知之甚稔，不无顾忌，当下勉强笑了笑，道：“武老弟，寻仇报复，志存生死，作见证怎能限制当事人武功范围？”

武同春凝声道：“志切父仇，而又能公开挑战，这是光明之举，表示这位老弟尊崇武道，在下岂能不维护这正道之风。”宋天培道：“如果有一方使用其他手法呢？”

武同春煞有介事地道：“那将在本人无情霜刃之下亡鬼！”

他这是虚张声势，如果宋天培真的施用独门暗器，他是无能为力加以阻止，他希望在公平决斗之下，方桐凭他祖父苦心孤诣造就之余，能完成报仇夙愿，现在他最担心的是万一被宋天培看出他失去功力，后果便不堪设想。

宋天培有他的想法，由于方桐平时不敢暴露真正的功力，在他看来，凭手中剑也定可取方桐的性命，所以并未坚持。

方桐一扬手中剑，道：“宋天培，亮剑！”

宋天培缓缓拔出剑来，片言不发，随即摆出架势。

双方略作对峙，便告出手，双方都志在取对方性命，是以一出手便是惊

人的杀着，令人动魄惊心。

几个照面之后，宋天培又觉察情况不对，方桐的剑术大大出乎他想象之外，这证明方桐平时是蓄意藏私，事态严重，他不得不全力以赴了。

又由于武同春的不速现身，强作见证人，更使他疑惧不安，如果武同春是方桐一路的，他今天将凶多吉少。

激烈的搏击在持续着，暂时看不出高下。

武同春一直是心怀忐忑，如果方桐不能诛仇，便只有睁着眼看他被杀，他毫无办法。

天色逐渐昏暗下来，生死之搏进入疯狂状态。

强烈的复仇意志支持着方桐，如果错过了今天，一切将会改观，所以他半丝不懈，百招之后，宋天培渐落下风。

武同春心中窃喜。

任何武人，在不能克敌之下，本能上便求自保，此刻，宋天培的观念，便是退而求保命，但他并未完全失去主动。

又过了五十招，方桐的攻击失去了先前的锐厉，而宋天培却已呈不济，险象环生，生死之数，已露出端倪。

一声厉喝，挟以一声凄哼，宋天培挨了一剑，在生死交关的情况下，他已不再顾忌武同春了。

情急就会拼命，他不甘心死在方桐的剑下，就在扶创，一轮猛攻之后，他突地弹退数尺，探手入怀……

方桐电扑而进。

宋天培抽手上扬……

武同春忘形地暴喝一声，手中剑疾刺而出，由于宋天培这一退正好到他身前，所以这一剑刺出是顺势，还快过方桐的扑击。

本能的反应，宋天培不能不顾武同春一发而至的霜刃，迫得扭身格架，暗器便无法出手了。

“锵”地一声。

武同春霜刃脱手掉地。

这是意外之中的意外，武同春被誉为第一剑手，竟然承受不了这一格，宋天培也为之一窒。

“哇！”半声惨号，破空而起。

但只有半声，尾音像突然切断了。

就在宋天培一窒的瞬间，方桐的剑已直穿他的心窝，透到后背。

武同春也呆住了，瞬间的变化，连转念的余地都没有。宋天培双目暴睁，脸孔扭成怪形，口唇连张，想说话，但口里涌出的是血沫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

武同春回过神来，吐了口大气，竭力装作没事的样子，捡起剑，归入鞘中，沉凝地道：“兄弟，恭喜你手刃亲仇！”方桐振臂拔剑，血泉迸射中，宋天培倒了下去。武同春又道：“兄弟，大事已了，大娘和令祖恐怕早望眼欲穿，你该回山了！”

方桐流下了悲喜难分之泪，点点头，抹去泪痕，靠近武同

春道：“武大哥……小弟……说不出感激的话……”

武同春强颜笑了笑说道：“说不出来就不要说好了，其实，你独力诛仇，对我又感激什么？”

方桐道：“如果不是你正巧现身，小弟势无法阻止对方施用暗器的，结

果是什么还很难说。”

略一摇头，武同春道：“算了，这是令先尊在天有灵，活该仇人授首。”

深深望了武同春一眼，方桐才缓缓说道：“武大哥，刚才……你的剑不该脱手的，为什么……”

心念一转，武同春道：“我没用半分力，那只是虚刺，因为宋天培该死在你剑下，你说过不假手他人，我不能伤他。”

这谎圆的很好，合情合理，毫无破绽。

其实，如果不是因为天色昏黑，以方桐精习岐黄的经验，早已看出武同春失去了功力，根本不必多此一问。

方桐目中流露出极度感激之色。

武同春立即转变了话题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会跟宋天培单独来到此地？”

“办事。”

“办什么事？”

“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双方决定，十天之后，由双方掌门人在此决斗，以此方式决定霸主谁属，败的一方，解散弟子，退出江湖。”

武同春骇异不已地道：“这倒是武林中前所未有的事，‘天地会’与‘流宗门’都是一代枭雄，志在君临天下，双方互斗，不择手段，奇怪双方会同意如此做法？”

方桐挑眉道：“武大哥，小弟出江湖时日短暂，但已深深感到风波险恶，诡谲万端，此次双枭决斗，以武林霸主之位作赌

注。

“表面上的理由是避免无休止的互相杀戮，毁了元气，坐令第三者得利，实际上是各怀鬼胎，各尽其谋……”

武同春点头道：“兄弟说的不错，你对江湖，算是真的有了认识。”

方桐接下去又道：“‘流宗门’方面，另有布置，以此观彼，‘天地会’必不例外。”

武同春道：“这是必然的。天地会主华容行事为人，堪称枭中之枭，只求目的，不择手段，愚兄我曾数受其害，这一点比谁都清楚。”

方桐忽然想起件事来，向远处一张望，道：“对，武大哥，‘流宗门’不久还会有人来到此地……”

武同春略作思索，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不能在此久留，快带宋天培的尸体，寻个人迹不到的地方予以处理，然后你就回家去。”

方桐有些依依地道：“武大哥你呢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我事实上是真的有事在此路过，我还得去办事。”

方桐诚挚地道：“武大哥什么时候能到山里来聚聚？”

武同春苦在心头，当然，他不能说再无相聚之日了，平了平情绪，道：“时间难定，但我会去的，请代向大娘与令祖问好。”

方桐点点头道：“如此，后会有期，武大哥珍重！”

说完，作了一揖，抓起宋天培的尸体，疾奔而去，转眼消失在黑暗中。

武同春长长吁了口气，正待举步离开，风声飒然中，两条人影直逼身前，赫然是两名锦衣武士。

武同春大吃一惊，如果对方胡乱动手，他非栽不可。从衣着，一眼便可判定是“流宗门”的一级武士。其中之一喝问道：“朋友是谁？”

“山行之人！”

“来路？”

“没交代的必要！”

另一个凶巴巴地道：“朋友最好把来路交代明白，否则恐有不便。”

虽说失去功力，但个性却没失去，武同春一如平昔地道：“此地并非‘流宗门’禁区，少张牙舞爪！”

“呛！呛！”两支剑呈对角之势指向武同春。

这一来，武同春势成骑虎，进退不得，出手，他已经失去了功力，求饶，他死也不屑为的。

情急之下，故技重施，缓缓抬剑，半拔出鞘，异于寻常的白色剑芒，在夜色中闪亮，口里道：“认得此剑吗？”就在此刻，一个苍劲的声音道：“霜刃……‘无情剑客’！”人的名，树的影，两武士迅快地收剑后退，“无情剑客”本是当初武同春以另一面目出现时，天地会主给他的封号。由于兵刃的特殊，标明了他的身份，是以这个名号尽人皆知，取代了先前的“冷面客”之称。

一个锦袍老者倏然出现，赫然是“流宗门”右护法诸葛钧。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久违了！”

诸葛钧沉声道：“武少侠，幸会，可曾见到本门宋掌令？”武同春冷冷地道：“没有，阁下因何有此一问？”诸葛钧沉吟着道：“老夫与他约晤在此，他该早到。”“晤”了一声，武同春没有接腔。

诸葛钧又道：“武少侠对本门宋掌令，曾有援手之情，而宋

掌令对少侠曾有过加盟之议，少侠意下如何？”武同春道：“在下目前还计不及此！”

就在此时，一个武士狂奔而至，向诸葛钧施了一礼，栗声说道：“禀右护法，宋掌令遇害！”

诸葛钧全身一震，栗吼道：“什么……宋掌令遇害？”那武士道：“是的，遗体在前面峰脚，利剑穿心致命！”武同春心头狂震，宋天培的尸体，分明是由方桐带去处理的，怎会弃在峰下，而被对方发现？

难道方桐又遭到了什么意外不成？

诸葛钧冷电似的目芒，逼射在武同春面上，寒声道：“武少侠有所解释吗？”

武同春哈哈一笑道：“阁下要在下解释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少侠恰在此地现身，如以功力而论，能毁宋掌令，除了少侠，恐怕难以再找到如此能耐的高手！”

“所以就认定是在下所为？”

“老夫要听少侠解释。”

“如果在下不解释呢？”

“少侠当能想象得到后果。”

武同春心里着急，但表面上又不能不保持镇定，冷极地哼了一声道：“在下不接受这莫须有的取闹！”

诸葛钧也跟着哼了一声道：“武同春，坦白一句话，宋掌令来此是负有特殊任务，在武林而言，可说是事大如天。“如今他突然受害，显见其中大有文章，据本门了解，天地会主华容与你谊属翁婿，你尚有话说否？”

武同春一时无言以对，想不到对方连华锦芳这层关系都摸透了。

诸葛钧掣剑出鞘，另三名武士立即仗剑围上。

武同春真的傻了眼，别说诸葛钧，任何一个武士出剑，都可致他于死地。就在武同春束手无策之际，一阵刺耳的女人厉笑之声，破空传来。

诸葛钧不期然地收剑后退，沉声喝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：“特来照会一声，贵门掌令宋天培的一条命实收下了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诸葛钧暴喝一声，循声扑去。

三名武士也随着弹身，把武同春扔在现场。

武同春内心之骇异，简直无法形容，他听出那声音是发自“黑纱女”侍婢荷花之口。

“黑纱女”业已离家，据说要数日始返，荷花何以会现身此间，把宋天培之死，揽在她自己头上？

深深一想，他有些明白了，荷花定是发现自己失踪而追了下来，她是知道自己失去功力的，眼见自己被诸葛钧所迫，不惜出此下策，而解自己之围。

他不能放弃荷花特别制造的机会，立即动身离开。

“无双堡”，废墟！

旭日高照，但是驱不散废墟的阴霾，危壁断柱，半埋在高与人齐的蓬蒿之中，极目一片荒凉。

这时，一条人影，拨蓬拂蒿，走向废墟中央，身形有些踉跄。

他，就是下定决心，回到这伤心之地了愿的武同春，他要在凝碧墓前自了，让这场人世间的大悲剧结束。

如果不是功力被“玄灵子”所废，他还有大事未了。而现在，他已无别的路可走，所能做的，只有这一点，同时，这也是他对“黑纱女”作过的诺言，也就是大解脱。他没有激动，没有悲哀，没有怨也没有恨，只有“解脱”这一个意念，人已呈半麻木状态，甚至，爱女遗珠的影子都不存在。

逐渐，他接近废墟中央的墓地，由于蓬蒿太深，视线仍然不清，但感觉上他知道已经快到地头，也是他人生的终点。一个踉跄，他摔了一跤，像久病无力的人一样，老半天才又挣了起来，目光扫处，犹如骤遭雷殛，一下子僵住了。墓前的蓬蒿已被清理出数席大一块，纸箔余烬，仍在冒着烟，长跪墓前的，竟然是“黑纱女”。

僵立了一阵，武同春开始发抖，但脑海仍是空茫的，没有什么具体的意念，他本来立意避开“黑纱女”，悄然寻求解脱，想不到“黑纱女”早来一步，在此地等他，看来“黑纱女”是非要亲眼看他付出最后代价不可。

“黑纱女”长跪着，纹风不动。

久久，武同春脑海回复了意念，挪步靠近“黑纱女”身后，开口道：“芳驾是专程来等在下的么？”

“并非专程，只是顺道拜墓。”

“那可巧……”

“是很巧，想不到你会潜返此地。”

“在下是决心来实践诺言的。”

“时机似乎还没到！”

“已经到了，这段时间，足有百年之长！”

“武同春，你准备如何兑现诺言？”

武同春不假思索，木然地道：“霜刃横颈，血祭冤魂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“黑纱女”疯狂地笑起来，但仔细一听，那根本不像是笑，像哭又像是号，一阵一阵，撕裂着空气。武同春的心，也被撕裂了。

久久，吸魂夺魄的怪笑声低沉下去，止息。

武同春勉力一定神，开口道：“容在下问最后几句话么？”“黑纱女”跪着没动，以异样的声调应道：“可以，但我不一定答复。”

咬咬牙，武同春道：“芳驾到底是谁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人间薄命女，世上伤心人！”

武同春心弦为之剧颤，如果不是他亲手捡拾了亡妻凝碧的遗骨，他会认定眼前的便是凝碧本人。

那声音、体态、轮廓，没一点不相似。

她自承是薄命女，伤心人，她何事伤心？何以要代凝碧出头讨债？何以要拜墓……许多无法索解的谜，武同春不想全部了解，他只想知道必须要知道的，整理了一下紊乱的思绪，才又开口道：“芳驾和凝碧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黑纱女”从牙缝里迸出声音道：“同命。”

又是一个谜样的答复，武同春不想再问了，问了是多余而无谓，反正既定的改变不了，又何必多此一举。

他不问，“黑纱女”反而开了口：“武同春，你的主意已经打定了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真的要求解脱？”

“芳驾这一问岂非多余？”

“并非多余，如你要解脱，应该换个地方，此地不宜。”“这……什么意思？”

“因为你死在此地，对墓中人是一种亵渎。”

这分明是故意凌辱，武同春登时双目尽赤，周身的血管全鼓胀起来，本能地抬起了手中剑，簌簌抖个不停。“黑纱女”像是背后长了眼睛，洞悉武同春的动作，冷冷地道：“怎么？你想杀人？”

武同春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是有这意思。”

“杀我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不觉得对我有所亏欠？”

打了一个冷颤，武同春后挪了一个大步，亏欠，指的当然是献身解禁那回事，这女人反反复复，到底是什么居心？“黑纱女”缓缓站起身来，背对武同春，又道：“为什么不回答我的话？”

“无此必要！”

“什么，无此必要？当初为了解除你的禁制，让你能活下去，我不惜献上我的身体，你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么？”“你芳驾的说法呢？”

“我在问你！”

“天下事，一了便是百了，在下不愿再去想别的，现在请让开！”

“要解脱到别处，此地你不配。”

武同春狂声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是意犹未尽，认为折磨我还嫌不够，是么？”

“黑纱女”冷酷地道：“随你怎么去想。”

武同春气得发昏，大叫：“我不必想，我什么也不要想，‘黑纱女’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你太过份了，任何人，即使犯了天大的错误，死，总可以赎罪了，我亏欠凝碧，她是我妻子，你是谁？”

以什么立场折磨我？我为什么要忍受……你滚开！”“黑纱女”不为所动，连脚步都不曾移一下。

武同春陡地抽出霜刃，暴睁双目，望着墓碑，歇斯底里地道：“凝碧，你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，是么？我是不配再跟你在一起，可是……我要来向你赎罪……这是我应该讨付的代价……”

卟通一声，双膝跪了下去，霜刃一横，勒向喉结。黑影晃动，霜刃坠地，武同春窒住，血液也似乎突然停止运行。

“黑纱女”已站到墓侧，冷酷如故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忘了一件大事！”

口唇抖动了半晌，武同春才迸出声音道：“什么大事？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凝碧生前，最怕见红，你不能当她的面流血。”

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凝碧怕红，这一点无法否认，武同春用手抓着地上的泥土，凄厉地道：“那你要我怎么办？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我早已替你想好了，这里有一颗药丸，药效迅速，没有痛苦，可以帮助你解脱，拿去！”

说着，脱手把一个小纸团抛在武同春脚前。

武同春捡了起来，打开，是一个龙眼大的白色丸子，抬头道：“芳驾设想的极是周到，在下十分感激。”

正要把药丸纳入口中，“黑纱女”抬手道：“且慢，还有件事你在死前必须交待。”

武同春咬着牙道：“又是什么事？”

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的身后事。”

全身一颤，武同春栗声道：“还有什么身后事？”“黑纱女”道：“你死后，当然不能与凝碧同穴，你准备如何

善后，总该有个交代？”

武同春眼前一黑，差点趴了下去，在最后的片刻，所付的代价差了一丝丝也不行，非要补足不可，愤极而惨笑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在下的臭皮囊，可以抛在此地，任由腐化，也可弃之荒野，膏虎狼之吻，我……还在乎什么？还能奢求什么？”

说着，把药丸塞入口中吞下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“黑纱女”狂笑而去。

武同春膝行到墓碑前，手抚墓碑，梦呓似的道：“凝碧，我快要来了，你……不要拒绝见我，如果有比死更重的赎罪方式，我一定会选上，可是眼前没有，凝碧……”

他转过身，背倚墓碑，盘膝闭目，等待那最后的一刻。

一股热浪，自丹田升起，循经脉流窜，攻向心脉，周而复始，本身有如火焚。

武同春心想：“这是什么药丸，竟有这种奇突的反应？嗯！是了，‘黑纱女’定不放过每一分机会，定然是要我饱受痛苦而死，也罢，任什么痛苦，都有结束的时候，现在傍着凝碧，让她领受这份赎罪之祭！”

练武的人，有一种本能，当气血浮动之时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会不自觉地去适应与配合，武同春现在正是这种情况。

热浪狂张，气血翻涌，武同春认定是毒性发作的现象，绝不想及其他，

咬牙忍受，一心等待最后的结果。

时间就在这种狂乱中溜过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心腑之间起了暴震，四肢百骸，像在刹那间散开了，武同春不觉昏了过去。

醒转，周身舒泰，毫无不适之感，只是脑海是空茫的。

墓碑、蓬蒿、残垣、颓柱……景物依稀。

意识再生，武同春喃喃自语道：“解脱了，一切痛苦结束了，死并不可怕……”

木坐着，久久，他忽然感觉不对，这不像是死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真实。他骇异地站起身来，本能地舒张手腿，竟然已功力尽复，这像个离奇的梦，真幻难分，他脱口惊叫出声：“我没有死！”

但随之而来的，是无比的狂乱，为什么没有死？该苟且偷生下去么？

他突然意识到“黑纱女”给他的那粒药丸是灵丹，使他功力得以恢复，可是如此下去，又算什么呢？……

想着，想着，一眼瞥见地上的霜刃，他捡了起来，下意识地摸了摸刃口，又走向墓前，望着墓碑发呆。

“黑纱女”迷离的影子在眼前晃动，感人的声音在耳际萦绕，慢慢，叠化成爱女遗珠的小巧身影。

武同春拭了拭眼，幻象消失，废墟依旧，由废墟，他想到江姥姥，想到华锦芳，想到父亲的神主牌，想到遗柬……

于是，思想起了变化，功力已复，父仇焉能不报，当初许与我大师”除魔卫道的誓言焉能不践，于是，豪气再生，淹没了眼前的悲哀，于是，他作了决定，霜刃入鞘，正对墓碑，平静但却凄切地道：“凝碧，我必须去了一个未竟的心愿，这对我非常重要，你等着，我会回来，我会照我的许诺对你作交代，我走了……”

泪眼模糊中，他离开了断肠之地。

这是一座幽深的巨谷，亘古无人来过，穿过原始密林，谷底却大开朗，一大片光滑的岩石地，使景色突变为清幽。

岩石地上，两条人影对立，气派、衣著，都超人一等。

他俩，便是在中原道上互争雄长的天地会主华容和流宗

门主鲍龙飞，可以说是江湖中的两条孽龙。

两人身后地上，摆着两样十分扎眼的东西，一面镌有乾坤符志的金牌，和一个万流归主的铜盘，这便是代表门令的信物。

两侧壁脚，各罗列了数十高手，属对方堂主以上的人物。

流宗门主开了口：“华会主尚有什么异议？”

天地会主沉声道：“一如所约，以你我二人之胜负，决定门户之存废，别无异议，只是有一样必须事先声明，鲍门主能保证贵门下履约么？”

哈哈一笑，流宗门主道：“华会主，以你我的身份，会作出貶笑武林天下的事么？过虑了，信物现在眼前，败的一方，当场毁之。”

点点头，天地会主又道：“那我就凭真功实力，一决雌雄，别的路数，就全免了。”

流宗门主神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华会主说别的路数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天地会主目芒一闪道：“彼此心照不宣吧！”

流宗门主道：“还是请华会主加以说明！”

面色一肃，天地会主道：“既是鲍门主一定要华某人挑明，就只有直言相告了，贵门安排在谷顶四周的特别杀手，为了求比斗的绝对公平起见，华某人已斗胆予以清除，所以现在只有凭能耐见真章一途。”

流宗门主面孔倏地起了扭抽，但一代枭雄，自有其过人之处，随即就平复下来，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彼此，彼此，贵会预布的几着棋，本人也擅专移去了！”

天地会主仅只脸色一变，报以一个阴笑道：“那我们可以动手了！”

“桃花女”喘息着，双眸半开，她在期待下一步。

武同春已忘了自我，除了人类原始的冲动之外，脑海里什么也没有存在。

昏黄的灯火下，一幕不堪入目的丑剧就要上演……

就在此刻，一个冷厉的声音道：“你不能这样！”人随声现，一个年龄与武同春仿佛的年轻武士进入房中。

“桃花女”翻身下床，用手掩上被撕裂的胸衣，愤然道：“二师兄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年轻武士面上的肌肉抽动了数下，咬牙道：“你不能这样放荡！”

冷极地一笑，“桃花女”道：“金明雄，照规矩我称你一声二师兄，我的丈夫死了，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管不着我，现在请你出去！”

金明雄狠狠朝武同春盯了一眼，道：“师妹，你……为什么对我这样？”

“桃花女”正在欲念大张之际，受了这干扰，自然是气极，圆睁杏眼道：“你要我对你怎样？改嫁你，陪你睡觉？”

武同春除了直觉上需要发泄之外，对方的话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自然也就不会有反应，他恨第三者阻碍了他，眸中泛出了浓炽的杀机。

金明雄脸孔扭曲成了怪形，咬着牙道：“师妹，谈正事，你的使命是什么，你忘了？”

“桃花女”道：“我没忘，但我有更好的主意……”

金明雄怒声道：“更好的主意……哼！你看他是小白脸，所以……”

武同春开始挪步，迫向金明雄，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迫向对敌。

“哇！”惨叫震栗了全场。

流宗门主身形连晃，弃剑坐了下去，面如紫血，天地会主也连打踉跄。

双方的高手，飞弹拥近。

天地会主老脸煞白，但仍装出不为意的样子道：“鲍门主，承让，大事就算如此定了！”

天地会的高手，自是喜形于色。

流宗门方面，可就完全相反了！

天地会主道：“鲍门主，贵门的信物，是由阁下自毁，还是由华某人代劳？”

流宗门主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摇摇不稳地站了起来，戳指天地会主道：“卑鄙、无耻，本座一时不察……”天地会主口角一撇，道：“门主难道输不起？”流宗门主厉吼道：“本座没有输，是中了你这小人的奸谋……本门鲁殿主被你们所擒，你……你在他求得的灵丹上做了手脚，本座……才有此失，你……”

狂笑数声，天地会主道：“鲍龙飞，要想成为江湖霸主，必须有过人的手段，你就输在这一点上。”

流宗门主狂叫一声，口血连喷，栽了下去。

暴喝声中，“流宗门”的高手发动攻击，于是，真正的杀劫拉开，双方舍生忘死地混战在一起。

天地会主剑掌齐施，穿梭在狂浪中。

惨号连连，缩短了搏命的时间，仅只盏茶光景，血的场面静止了，岩石地上，陈尸垒垒，一道道红蛇，蜿蜒向低处。“流宗门”全军尽没，“天地会”幸存的不足十人。天地会主上前拿起流宗门的信物，高举手中，仰天狂笑起来。

现在，他可以说是志得意满，天下还有什么比眼看劲敌倒在自己剑下更惬意的事呢？尤其是处心积虑，一心要居临武林天下的枭雄，数十年的经营，今天如愿以偿，去了“流宗门”，再没有任何帮派足以与“天地会”抗衡了。

铜盘被抛起，被剑搅碎，变成零星碎片，散落在谷地上，这象征着“流宗门”的殒灭，也代表江湖势力的消长。

又是一阵震耳的狂笑，笑声中，天地会主捡起金牌，高擎手中，幸存的手下，爆发出一阵欢呼。

天地会主扬声道：“天地唯一会，江湖只一帮！”

就在此刻，一个冷极的声音道：“华容，天道好还，且休得意。”

天地会主厉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一条人影，缓步入场。

在场的全为之变色，天地会主下意识地一横手中剑，脱口道：“是你，武同春！”

武同春立定之后，才漫应道：“不错，是我，姓华的，你早该知道这一天会到来，人，必须为他的所为付出相当的代价。”

近十名高手，齐作了戒备之势。

天地会主厉声道：“武同春，你意欲何为？”

武同春冷森森地道：“这一问纯属多余，二十年前的公案，必须了断，武林的公义必须维护。华容，如果你想成为江湖霸主，得在霜刃之下取得性命！”

振声一笑，天地会主道：“武同春，你未免太不自量力了。”

武同春霜刃出鞘，目芒乍寒，一字一句地道：“华容，先父在天之灵，在等着你授首。”

近十名高手，缓缓前迫，天地会主并没阻止，现在，武同春成了他唯一的障碍，也是他背上的芒刺，他必须不择手段予以

清除。

十几条人影涌到，为首的是会主夫人符琼花。

这一来，情势又变，武同春孤身陷入重围，华容夫妇，加上十余名高手，他再强也立于绝对不利的地位。

符琼花目光向全场一扫，阴笑道：“武同春，你定要跟本会作对？”

武同春道：“势所必然！”

“你忘了你的身份？”

“什么身份？”

“你是子婿，这关系能改变吗？”

“那已经过去，锦芳已遁入空门，她母女也是受害者。”“这么说，你是定意要横尸此谷？”

“这一点让事实来证明。”

天地会主狞声道：“夫人，他自己说的，势所必然，还是速作了断吧！”说完，身形略退，挥了挥手。

就在天地会主挥手之间，四名高手发剑攻击。

白光腾处，惨号随之，两名高手栽了下去，另两名倒退不迭，但只这一瞬的现象，立即又有六名高手仗剑迫上。暴喝声中，血的序幕拉开，栗人的场面叠了出来，近十名高手，前仆后继，亡命猛攻，武同春挥剑奋战，剑出必见血。这些高手，都是天地会中一时之选，全非泛泛，功力稍差的倒下之后，剩下的全属强劲者，态势稳定下来。在车轮式的攻击之下，武同春陷入了苦战，而华容夫妇尚未出手，再耗下去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毫无疑问，华容在等待武同春真力大损之后，才会下杀手。

符琼花似已不耐，旋身而进，扬手……

一声凄哼，符琼花扶臂后退，高手群中爆出惊呼：“‘黑纱女’！”

人影弹退，场面骤然静止下来。

“黑纱女”站在场边，谁也没有发现她何时来到，又如何伤了会主夫人。

天地会主老脸连变。

符琼花厉声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敢横岔一枝？”“黑纱女”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岔定了，今天只有一个结果，天地会主不是君临天下，便是永远除名。”

天地会主暴喝道：“‘黑纱女’，你少张狂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狂笑声起，十余男女自场边出现，为首的是丐帮首座长老“鬼叫化”，除了白石玉和荷花之外，全是丐门弟子。

散开，排成一线，封住了出谷的一端。

武同春一扬霜刃，迫向天地会主，冷厉地道：“华容，准备出手！”

“黑纱女”接着道：“华会主，为今之计，你只有和武同春公平决斗一途，如果混战的话，本人将大开杀戒，我保证贵会在场的，无人能全身而退。”

武同春志在索血，不愿多说废话，沉吟了一声，发剑向华容攻击，天地会主被迫正面应战。

两名高手，逆袭武同春侧背，“黑纱女”扬手之间，两高手栽了下去，其余准备出手的被镇住了。

符琼花厉叫一声，攻向“黑纱女”。

四人两对，各展杀手，狠命搏击。

白石玉与荷花迫到场子边缘，待机而动。

天地会残存的高手，互相打个招呼，纷采行动，白石玉和荷花卷入战中，惊心触目的场面，再次叠了出来。“呀！”尖厉的惨叫声中，符琼花栽了下去。天地会主双目尽赤，采取拚命的打法，与武同春舍死相拚。

“黑纱女”杀手连出，人影接连倒下。

非死即伤，天地会的高手完全失去了反抗之力，纷乱的场面结束，只剩下天地会主与武同春在作最后之争。“鬼叫化”等丐帮高手，迫了过来。

大势已去，天地会主亮出了枭雄本色，一轮疾攻之后，弹退数尺，仰天狂叫道：“天亡我也！”

回剑勒向咽喉。

同一时间，武同春的霜刃扎入了天地会主心窝。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枭雄授首，中原武林又渡过了一次风暴。

浮云掩日，无双堡一片黝暗。

武同春持剑木立在凝碧的墓前，现在，他再无牵挂，决心了最后之愿——以死向亡妻赎罪。

他像一尊石雕，不言不动，面对凄冷的墓碑，霜刃慢慢横起……

“爹！”一声稚气未脱的叫唤，传了过来。

武同春如触电似的一颤，霜刃几乎脱手掉地，侧转身，站在眼前的，是爱女遗珠，两年不见，她长大了许多。“遗珠！”泪水挂了下来，喉头哽住了。

“爹！”黑白分明的大眼里，蕴起了泪光。

“呛”地一声，霜刃掉地，武同春抱起爱女，说不出半句话，泪水滚滚而下，他能向爱女说什么呢？

一阵唏嘘之声，起自身侧，武同春放下爱女，泪眼模糊中，倚在墓侧的是“黑纱女”，武同春拭了拭泪，向后挪两步。“黑纱女”站直娇躯，冰冷地道：“武同春，是时候了吧？”武同春按住纷乱的情绪，以自己听了都觉得刺耳的声音道：“是时候了。”

“黑纱女”冷酷无情地道：“那你行动吧！”

武同春的目光转向遗珠，内心阵阵痉挛，他想向爱女说句最后的话，但又觉得根本无话可说，泪水忍不住又流出来。遗珠上前牵住武同春的衣袖，仰脸道：“爹，您为什么要哭？”

武同春的心在滴血，猛挫牙，颤声道：“遗珠，爹……是在笑，哈哈哈……”他真的笑了，令人不忍卒听的断肠之笑。

遗珠连连拉扯武同春的衣袖，不安地道：“爹，不要嘛！我……好难过！”

武同春敛住笑声道：“遗珠，你……恨爹吗？”

摇着头，遗珠道：“不，从来没有，做儿女的，怎能恨父母呢？”

含着泪，武同春凄声道：“你……真的不恨爹？”“不！我喜欢爹，这两年，我天天想您！”

“孩子，可是……爹对不起你，也亏欠你娘！”

“爹！”

武同春抱起遗珠，亲了亲，又放下，强忍住悲痛，道：“孩子，有人告诉你……娘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遗珠瞪大了眼，道：“娘没有死！”

武同春心如刀扎，打了一个踉跄，道：“遗珠……你娘……

是爹逼死的，爹……”

仍是摇着头，遗珠道：“娘并没死啊！”

武同春泪水挂了下来，伤心地道：“遗珠，你……为什么要这么说……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

目光瞟向“黑纱女”。

“没人教我，是真的。”

“遗珠，你娘……在墓里，是爹……亲手捡的遗骨。”“那不是娘！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爹！墓里是一位阿姨，为了救娘，反而被烧死。”武同春连退数步，栗声道：“是谁说的？”

遗珠手指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娘说的。”

心神俱颤，武同春几乎瘫痪下去，这听起来，不像是事实，两眼直瞪着“黑纱女”，身躯簌簌抖个不停。

遗珠扑向“黑纱女”，摇着她的手道：“娘，你说话呀！”武同春口唇噙动了半天，才迸出声音道：“这……这会是真的？”

遗珠揉搓着“黑纱女”的手臂，道：“娘，您不是说……我们一家人，要生活在一起了么？”

武同春踉跄上前，手扶墓碑，望着“黑纱女”道：“凝碧……你……十年了……不！这不是真的。”

黑纱掉落，露出一张带雨梨花脸。

武同春双膝一软，瘫坐下去，血液骤然凝冻，久久才悲声道：“真的是你，凝碧……你没有死，天啊！凝碧……”凝碧还是没开口，泪水泉涌而出。

武同春又挣扎着站了起来，回肠九折之后，咬牙道：“凝碧，能再见到你一面，我满足了，我没资格求你原谅，我原本……

无可宽恕，老天对我太仁厚……我还有什么求，我实在太满足了。”

说完，转身拾取地上的霜刃。

“同春！”

悲呼声中，凝碧弹身抱住武同春。

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，没有说话，只有唏嘘之声。久久，凝碧以她本来的声音道：“同春……我做得太过份了！”

“不，碧妹，我……死也难赎罪愆。”

“让我们忘了过去，重新生活！”

“碧妹！”

遗珠怯怯地走近道：“爹！娘！”

两人分开，另两人现身，是白石玉和荷花，遗珠拉着白石玉的手道：“阿姨！”

凝碧手指白石玉道：“她就是你没见过，我向你提过的芳碧妹妹！”

点着头，武同春喃喃地道：“芳碧，碧字拆开便是白石玉芳碧低唤了一声：“姐夫！”

荷花也跟着唤道：“堡主！”

这一声堡主的称呼，使武同春想到自己的身份，不错，他早已是无双堡的堡主，目扫废墟，悠悠地道：“我要重建无双堡！”

目光收回，落在墓碑上，激声道：“这墓里的是谁？”芳碧代答道：“‘接引婆婆’的弟子，为了救姐姐而丧生！”武同春跪了下去，凝碧也跟着下跪。

浮云散尽，艳丽的阳光照着这一双劫后鸳鸯，扫除了废墟

的阴霾，也重燃了熄灭已久的情火。

劫火鸳鸯，破镜重圆。

烽火侠侣，剑在江湖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